0249 囂

囂伯盤　〈2913〉

『嚻白伯媵嬴尸母盥般』

林義光曰『說文云囂聲也气出頭上从㗊頁頁亦首也按象人首周圍眾口之形非气出頭上也古作囂邵鐘[illegible]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囂聲也气出頭上从㗊从頁頁亦首也或作嚻从㗊蓋㗊㗊同意也周禮司虣禁其鬬囂者左成十六年傳在陳而囂此本義也』(古籀篇五十第一四頁)

器 录卣

〈2717〉用乍文考癸寶障器

周憲鼎

〈0622〉周憲寶器

周憲簋

〈1303〉用乍寶器

𣝕建鼎

〈0363〉𣝕建乍旬寶器

𤔲叉簋

〈1281〉用乍宮中念器

龏鼎

〈0316〉龏乍寶器

䓓簋

〈1341〉王命䓓𦍒叔韓父歸吳姬飴器

封簋

〈1340〉用自作寶器

𦍒生盨

〈1495〉成口口口

桐遹𦍒生從口口折首學俘戎器學俘口乍旅彝

散盤

〈2927〉戎𣪘既付散氏田器

圅皇父簋

〈1326〉圅皇父乍琱娟盤盉障器殷具鼎具 A·B

曾子簠

〈1410〉曾子㡭自乍作

行器

鄭子賓夫鼎

〈0527〉鄭子賓夫賜其行器

弔姬簠

〈1435〉曾侯乍作弔姬邛嬭賸器鼎彝

[glyph]
邵王簋 <2820> 「以為祠器△」

[glyph]
鄦侯簋 <1327> 「鄦子作皇妣孟君中妃祭器△八簋」

[glyph]
黃韋俞父盤 <2910> 「黃韋俞父自作飤器△」

[glyph]
秦公簋 <1382> 「卣元器△一斗七升大奉簋」(王器底側)

[glyph]
邾公華鐘 <0059> 「元器△其舊」

[glyph]
陳侯午錞 <1501> 「陳侯午台群者諸侯獻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鐓」

錞

[glyph]
陳侯因資錞 <1503> 「用作孝武桓公祭器△錞」

[glyph]
子弔嬴芮君盂 <2011> 「子叔嬴內君作寶器△」

[glyph]
仲盤 <2890> 「用乍中寶器△」

<1502> <0048> 「分器△是寺」 <0725> 「樊君作叔嬴婦媵器△寶鬻」 <1303> 「用為寶器△」

「用乍平壽造器△𦎧錞」

林義光曰「說文云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按犬守器非守器之口四口象物形見品字條以犬守之古作器周客器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按此說恐誤皿下曰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蓋謂皿者器之形器者皿之用故械下曰凡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其字从㗊々下曰眾口也眾口所因以飯食者器皿也又从犬犬者肉也犬肉即衆口所嗜食必盛于器皿故器字从㗊犬會意又猒字訓犬肉也从犬从肉會意又猒字訓飽也从甘从肰甘亦聲俗作饜是也夫周禮有犬人又禮記月令食麻與犬又越語二壺酒一犬古者犬為常食可知也故器字从㗊从犬會意之指為至順矣轉為凡器用義老子天下神器王注器合成也」(古籀篇五十第一四至一五頁)

γ高鴻縉曰「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去冀切徐灝曰器不必犬守義稍可疑朱駿聲曰此說費解按器字从四口者象眾器之之形非讀若戢之㗊字也犬聲古無撮口呼故犬器雙聲而其韵則陰陽對轉也又犬字古音亦同句故周秦間於犬旁加音符句作狗犬與狗實一字也句讀之句讀變撮口為齊齒犬音同器讀句股之句則音同苟故器字此處實與訓假設之苟同用苟用為假設連詞論孟左傳習見但必有所承蓋假設連詞初借器字繼乃以同音之故通叚艸也从艸句聲之苟字為之久而成習不復再借器字矣」（散盤集釋六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去冀切

徐灝曰口象器物形而非口齒之口器从㗊象眾器……器不必

犬守義稍可疑

按徐說是也器从㗊象衆器非文字犬聲也非犬守凵字例五篇一六〇頁

朱芳圃曰「說文㗊部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林義光曰按犬守器非守器之口四口象物形从犬守之文源六.四一馬叙倫曰按皿也者凵盧飯器之訓凵器雙聲古書多借器為凵耳器為狜之轉注字狜聲談類㗊下曰讀若戢戢聲亦談類則器自从㗊得聲當入犬部說解經校者迭改之矣六書疏證五.四按林馬二說非也字从犬从㗊結構與囂相同說文㗊部囂聲也气出頭上从㗊从頁頁首也玉篇㗊部囂喧譁也囂从頁㗊義為人之喧聲器从犬㗊即犬之吠聲矣從聲類求之當為

㹜之初文、說文犬部、㹜、犬吠聲也、从犬斤聲、古音器讀群聲微韻、㹜讀疑聲文韻、旁紐雙聲、陰陽對轉、稽之字形、核之音義、器為初文、㹜為後起字、昭然若揭矣、

㹜一作狺、玉篇犬部、㹜、犬聲、狺同上、孳乳為狠、說文犬部、狠犬鬭聲、从犬艮聲、旁轉陽、孳乳為猩、犬部、猩、猩猩、犬吠聲、从犬皇聲、(今本皇皆誤作星 茲依牟庭說校改) 為獷、犬部、獷、犬獷獷不可附也、从犬、廣、聲、旁轉侵、孳乳為獫、犬部、獫、犬吠不止也、从犬兼聲、讀若檻、旁轉談、孳乳為獥、犬部、獥、小犬吠、从犬敫聲、

㹜又孳乳為豤、說文豕部、豤、豕齧也、从豕艮聲、為⿰斤虎、虎部、⿰斤虎、虎聲也、从虎、斤聲。」(釋叢一八〇頁至一八一頁器)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高鴻縉謂皿口象眾器之形、犬聲、非是、器字古音在微部溪紐、而犬字則

在元部Kiwan微部與文部對轉與元部則音近而已。高田忠周謂字从㗊犬會意。犬肉必盛於皿，从口所因以食者亦皿，所論仍不出許訓。說文㗊部所收嚚囂嘂𡅯器五文。獨器字之訓與众異，餘皆與聲音有關。㗊口有众意，器若為皿，則不必定从㗊口。竊疑㗊口表示喧聲，从犬即犬之吠聲，其造字之法與訓鳥群鳴也之喿正同。鳥棲木上，从木不从鳥，為求省便，而其意則一也。朱芳圃謂器乃狺之初文。狺从犬斤聲，古音在文部，與器字陰陽對轉，其言是也。然說文犬部所收訓犬吠聲而聲韵上與器字有關者尚有猥字。猥从犬畏聲，古音在微部合口·wəd。猥狺兩字孰為器之初文，則未知也。

〈大46〉「台以作作乎元配季姜之祥器」

干



a 㝬簋 干戈

〈1334〉「錫宗伯冑干△戈」



b 干氏弔子盤

〈2904〉「干△氏叔子作中姬客母媵般」



c 𢦔乳為斁 毛公鼎

以乃族斁敔王身

〈0680〉「以乃族干△吾斁敔王身」

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干犯也从反入从一ニ指事猶上下字所从之一也又入者下向垂順之意反之為向上進逆之意故干罪字从二干會意二古文上字犯上得罪即干也』(古籀篇十六第一五頁)

a 高田忠周曰『按此為干戈字先哲皆云訓犯干字今審Y、自別Y或作Y Y元盾象形同戎今存古器有亞細亞人所用盾形與此篆似可證但與干通』(古籀篇十六第一六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文與从倒入从一干字相似而自別也此與下文皆戰盾象形此為最古文也古亞細亞人所用盾形有與此篆似者可證然則干戈字初唯象形古省筆者或如此作遂與干字相近故別作从戈旱聲戰字以相避實非古』(古籀篇二十六第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干犯也从一从反入按說文幵下有幵象二竿對構𦥷（从干在臼上）則干實竿之古文梃也詩孑孑干旄禮記寢苫枕干（檀弓）干並為本義象形古作干（毛公鼎）』(文源)

郭沫若曰『干字小篆作干、說文以干犯義說之、云干、犯也、从一、从反入、字在金文者與此說有異。

豦毁甲冑干戈作□、毛公鼎干吾敦敔王身作□、其从干作之字、如睘卣王在厈作□、庚嬴卣丹一析作□、虢季子白盤博伐厰□作□、所从干字雖若从反入而並不从一。類似从一作者亦有之、如干氏叔子盤作□、大鼎之攼字作□、趞尊之王在厈作□、趞卣作□、散氏盤析字作□若□、毛公鼎有閈字作□、子和子釜有桿字作□、此等字雖似从一作、然實前項从圓點作者之所演進也、依古文通例、凡字之肥筆作或从圓點作者後均演化而从一、如十、如土、如古、如朱、如午、如辛、正舉不勝舉、此干字亦正其一例耳、故凡从圓點作之干字必先於从一作之干字、說字之源、非採其初字不可也。

就從圓點作者以觀之、余謂古干字乃圓盾之象形也、盾下有蹲循上之V形乃羽飾也、非洲朱盧族之土人所用之盾正作此形、

可為本字之證。(金攷一八八頁釋干鹵)。

參閱0458眂字條高鴻縉說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干部云干犯也从反入从一按許君說干字恐非朔義尋金文毛公鼎干字作Y象器分枝可以剌人及有柄之形詩大雅公劉云干戈戚揚書牧誓云稱爾戈比爾干注家大都訓干為盾說文戈部有戰字訓盾申注者皆以干為戰之假字余謂干當為古兵器之一注家之說殆未然知者三篇上収部云兵械也从収持斤并力之皃或作倂从人収干按兵字从収持斤斤兵也或體作倂从人从収持干収持干猶収持斤也斤為器名干亦器名明矣許君訓干為犯乃干之引

申義非初義也。近人徐灝及余亡友林君義光致疑許說是矣。顧皆謂干為竿之古文，不悟竿為竹梃，不得為兵器，如其說乃與詩書干戈之文不協，非正義也。戰盾主禦，不主犯，謂干為戰之假，與引申義之犯不合」

（小學六八至六九頁釋干）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干，犯也，从反入从一。』凡干之屬皆从干」高田忠周謂Y為盾之象形，但又別Y為干犯字。郭沫若謂从圓點者後均演化而从一，Y、Y一字，並為盾形，郭說是也」

〈大24〉

「[illegible]率㠯乃友干吾毀敔王身」



亞𠫓卣 〈2488〉 亞𠫓△



爵 〈1626〉 𠫓△



父癸目爵 〈1802〉 𠫓目△ 父癸



父丁爵 〈1685〉 亞中𠫓△ 父丁

阮元曰「𡨦子倒文乃𠫓字。說文云𠫓不順忽出也。从倒子。彝器重孝享。𠫓字義無所取。古文或順或倒。不拘一定也。」（積古卷二、八頁目父癸爵）

徐同柏釋倒子目曰「倒子不順子也字作𠫓讀若突目所吕視也子不順而視之蓋取育養之義說文育養子使作善也从𠫓」（从古卷八、二十一頁商倒子父癸爵）

高田忠周曰「[glyph]楚公鎛逆字所从屰形如此按說文屰不順也从干下凵屰之也又逆訓迎也迎逆逆者亦非順之謂也因謂此篆元當作[glyph]下筆不足者以便結構也由是觀之說文謂凵為屰意者非是古正作∧作厂ㄱ即干字之意向上進入而入反逆之會意兼指事而造字之恉明矣若作凵者從干犯而相俱也不順之意遂失不見然則如下文[glyph]于皆干之變文非正形也今經傳唯用逆而屰字遂隱矣」(古籀篇十六第一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屰不順也从干下凵屰之也按古作[glyph](欮敦欮字偏旁)象逆上之形」(文源)

馬敘倫曰「倫謂[glyph]似說文之屰字然此實表人自外而至故首向目目亦表一人也甲文逆字有作[glyph][glyph]者與此實同意」(刻詞)

五七頁父癸爵

高鴻縉曰「說文屰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魚戟切

羅振玉曰案屰為倒人形按即倒大字大即古人字

商錫永曰案秦繹山石刻逆字从屰尚存古誼後世小篆移一於中間形益晦矣

按繹山石刻逆字从倒夫倒夫與倒大均是倒人倒人不順故為順屰之屰狀詞後世逆字从之得聲說文逆迎也从辵屰聲動詞秦漢以來人多以迎逆之逆兼代順屰之屰日久而屰字廢說文繹屰意是釋屰形」非字例四篇四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干部云屰不順也从干下屮屰之也今按許君說干下屮屰之之說意義不明今以龜甲文考之知許

說誤也。尋屰字鐵雲藏龜拾遺(十二葉十版)作屮，書契前編(六卷四十葉五版)作屮，又後編(下卷十一葉十五版)作屮，皆作大字倒文，大象人形，故以倒人之形表順屰之屰也。其从辵屰聲之逆字，書契前編三見(四卷二十四葉一版，又五十三葉二版，五卷二十六葉五版)，後編五見(上卷十六頁十二版，十七頁三版，下卷十一頁十六版，十二頁一版，又二版)，龜甲獸骨文字一見(一卷二十九葉十版)，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見(十一葉十三版，以上並據甲骨文編二卷二十葉所記)，屰字皆作大字倒文，並可取證。許君不得其受形之由而強說之，宜其不相合矣。說文十四篇下去部云：去，不順忽出也，从到子。到大為屰，到子為去，皆訓不順，字之取象相同，故義訓亦同也。(小學八六頁釋屰)

a 商 康侯簋 〈1289〉王来伐商▲邑

b 商婦甗 〈0788〉商▲婦作彝

c 商角 盉 〈1863〉商▲作 文丁 吾尊

d 盟作文辛卣 〈2693〉宜止商▲盟

e 矢簋 〈1384〉成王伐商▲圖 商▲高南一投

f

g 商丘叔簠 〈1422〉商▲丘叔作其旅簠 (A·B)

h 取慮匜 〈2965〉取慮子商▲鑄匜

i 商叡簋 〈1306〉曾士商▲叡肇作朕皇考叔獸文障毁 商▲叡其萬年無疆

j 秦侯盤 〈2923〉𤎼頌 剖商▲

k 姞口句鑃 〈0068〉自作商▲句鑃

l 末距悍 〈3164〉國差商▲貢末

m 孳乳為賣 丁未角 甽賣征貝 〈1865〉甽商▲賣 延貝

n 般甗 〈0513〉王商▲作冊般貝

3.6

小子射鼎 〈0604〉「子錫小子𢍚王商△貝」

乙亥鼎 〈0623〉「商△貝」

豐鼎 〈0572〉「旺商△貝宰庚豐

貝一朋」

師鼎 〈0650〉「自乍後王母厚商△氏十之母魯公孫用鼎」

御正衛簋 〈1243〉「王來商△陁貝」

亞古卣 〈2724〉「商△亞古貝二朋」

㠱㠱尊 〈2135〉「商△㠱㠱貝」

揚鼎 〈0571〉「東叔

商△玑馬」

獻侯鼎 〈0590〉「唯成王大𠦪在宗周商△獻侯𩓿貝」

小子省卣 〈2708〉「子商△小子省貝五朋省玑揚

君商△

彥鼎 〈0528〉「尹商△彥貝二朋」

小臣單觶 〈2432〉「克商△」

庚嬴卣 〈2837〉「商△之台（王）

𤔲衣衣裘車馬」

商△之〔台〕只廿䢦車馬

〈0369〉「商」（蓋）〈0677〉「旚虘呂親口從商」〈0747〉「王光商賫御貝」〈0781〉「子商[illegible]」

〈1311〉「口商賫小子冩十朋口口口口令伐厥口冩口口」〈1213〉「商賫[illegible]」

貝朋」〈1242〉「商賞宴夜敖口𠁁一朋」〈1377〉「姜商賞令貝十朋」〈1497〉「其

邑彶眔句商宄眔[illegible]」〈2122〉「子光商[illegible]啟貝」〈2149〉「霝夏剖

商」〈2689〉「商賫小臣豐貝」〈2900〉「取膚子子商鑄盤」

劉心源曰「商用為賞古刻通例癸亥父己鼎[illegible]作冊豐貝癸亥

敔[illegible]貝孰卣丙孰易四書二皆商省與此銘同己酉彝[illegible]

貝十朋延彝𠃬[illegible]延貝師𢍜鼎王[illegible]貝十朋皆从口古刻亦

用商詳征人鼎案商賞通用古刻以外不見雅訓惟費誓云

我商賚汝僅存古文後儒不識通段乃以商度解之非也」（奇觚

卷一、二七頁珧鼎）

劉心源曰「賓商賈字說文商籀文作𧶠即从𠁁者」（奇觚卷十六三一頁師田父敦）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𧶠从外知內也从𠕒章省聲古文作𧶠亦作𧶠又帝下云𠕁古文帝古文諸上字皆从一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示辰龍童音章皆从古文上然此商頭作𢆉與許說合又𠕒亦古文𠕒字又下文作𠀤即𢆉論形亦辛字而从㗊即㗊蓋取于商議之意也然依本形又推許解商字本義非商議之謂从𠕒〻即訥字所謂訥於言敏於行故从外知內也章者明也兼會意又說文籀文作𧶠疑从晶省亦明意也唯愚謂𧶠實从𠁁省𠁁即㗊籀文㗊即星字然此為商星義本字而與商通用又小篆作𧶠从古而不改也」（古籀篇五十一第二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𠋤古文商。𠻿亦古文商。案汗簡引作𠋤。當是寫誤。第二文中間亦寫挩一筆。則與篆文不殊。甲骨文作𠀘。金文同。或省口作丙丙。金文傳卣作𠋤。象架上置物之形。而下从貝。是商也」金文作賞。用石經古文作𠋤。與說文之籀文同。（古攷十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㕯部。商。從外知內也。从㕯。章省聲。𠻿。古文商。𠋤。亦古文商。𤔲。籀文商。按商。星名也。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公羊傳昭公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何注。大火謂心星。字象𠀠置丙上。丙。物之安也。亦謂之堤。淮南子詮言訓。瓶甌有堤。高注。堤。瓶甌下安也。今俗謂之底座。蓋商人祭祀時。設燭薪於丙上以象徵大火之星。或增○○。象星形。意尤明顯。又增口。附加之形符也。考心宿三星。為東方七宿之一。在房宿之東。尾宿之西。中有一

等大星、其色極紅、故謂之大火、商人主之、始以名其部族、繼以名其國邑及朝代。』（釋林叒三十六頁至三十七頁商）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商、从外知內也、从冏、章省聲。◻古文商。◻亦古文商。◻籀文商。」商承祚謂字象架上置物、其言空泛、於字形無徵。朱芳圃謂冂為物之安、設燭薪於座、象徵大火之星、然商恐非商星之本字。閼伯居商丘、祀大火、遂亦因以為星名。曑為晉星、曟為房星、並从晶、晶象眾星之形。許書籀文商从◦◦、金文商𠭯簋蔡侯盤等从◦◦、與籀文同。蓋曑曟字之類化而為商星之本字。高田忠周謂从章从內、蓋取義於章明與訥於言、故从外知內、其說不脫許氏舊訓。甲骨文有商字、泰半从冂口、乃後加意符。商本不从冏也、竊疑字从辛丙聲、古音丙商同在陽部。丙當作piwǎŋ、商當作siaŋ。許氏謂章省聲、然古文商並未見

有章不省者

<大31>

穆商商

a 句
鬲比盨 〈4497〉「其邑彶眾句△商兜眾鏟」

b 殷句壺 〈2819〉「殷句△作其寶壺」

c 襄脽父鼎 〈0467〉「襄脽父作嘼句△朕鼎」

d 其次句鑃 〈0067〉「盥鑄句△鑃」

e 鑄客鼎 〈0370〉「鑄客為王句△大廣為之」(A·B)

f 鑄客簠 〈1406〉「鑄客為王句△六室為之」

g 姑口句鑃 〈0068〉「自作商句△鑃」

h 𨛫乳為耇 師䣄父鼎 〈0637〉「用祈眉壽黃耇△吉康」
用祈鬻壽黃耇吉康

〈0370〉「鑄客為大句△脰官為之」〈0439〉「𠂤子句△之寶鼎」〈1506〉「鑄客為王句△六室為之」〈2835〉「齊侯命太子乘遽盂載句△宗白(伯)鼏聽命于天子」

林義光曰「說文云句曲也从口丩聲朱氏駿聲云从丩口聲古作句師旂鼎作句師俞𣪘畜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句曲也从口丩聲如此與叫嘑字从口丩聲無分別也朱氏駿聲云句从丩口聲蓋非是愚謂句从口从丩丩亦聲會意而兼形聲字以口為義本說文瞿下曰讀若章句之句詩關雎疏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此當句字本義即言語之曲折也轉為凡事物之曲屈俗或作勾然則句叫二字皆均从口丩為形而造意全異若不然句叫元同字叫嘑義以嘂為本字作叫借句為嘂嘂下曰高聲也从㗊丩聲即高聲號嘑也故从㗊為義本文訓下曰大呼也从言丩聲凡言部字古文从口即知叫訓同字訓亦句字異文假借為嘂為大呼也要元有句嘂無叫訓耳」(古籀篇五十一第二七頁)

鉤 不从金

笱公鐘鉤

<0063>

「笱公作鑄從鐘之句」

守」

古

古

古伯尊

〈2141〉「□古△伯曰」「曰古△伯子曰知」

矢尊：又㚔丙田唯母入于公」

古

師旂鼎

〈0665〉「伯懋父迺罰得夏古△三百」

古

孳乳為故

盂鼎故天翼臨子

〈0676〉「古△故天異翼臨子」

「古△故𡨦𡨦(?)巨已絕祀」

林義光曰『說文云：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按十口於古字意不顯，取彝師雍父戍于𡴂自。遇甗作師雍父戍在古自，是古與𡴂同字。古模韻，吉微韻，亦雙聲旁轉。古作古，遇甗作古，曾伯簠作古，婦闢尊彝癸姑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古故也。从十口，十口識前言者也。古文作[illegible]。故也者，以借字釋本字之例也。詩那自古在昔，傳先王僔之曰

在古儀禮士冠禮記大古冠布注大古唐虞以上此皆本義也十口者十人之口也即十世所傳古說也然則古詁同字即古今字也說文詁下曰訓故言也从言古聲後漢書注引作訓古言也為正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疏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此即謂訓說既往十世所傳之事也實古字轉義耳古之从口即言也已从口又从言為重複也詁是後出俗字明矣』(古籀篇五十一第二九頁)

ㄅ 聞一多曰『師旂鼎(或釋旂為旅非)白懋父迺罰得茲古二百寽茲古二字舊無釋案古讀為居說文居美石也又琚佩玉今作琚瓊琚(此從詩木瓜)釋文引大戴記保傅篇琚瑀以雜之注琚瑀總曰玭珠赤者曰琚或曰石次玉居琚蓋為一字茲即說文系之籀文𦃃字系居即

聯繫成串之琚也」文選吳都賦松梓古度注古度樹也不華而
實子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
食也案古度疑即琚樹其子色赤如琚故名
又珊瑚之瑚似亦即琚字珊瑚色亦赤也」（聞一多全集二第
五九四頁璞堂雜識）

b 周法高曰「銘文「古三百寽」大系頁十三云
「寽之為量在殷周之際已有古今之別師旅鼎云「迺罰得㬎
古三百寽今弗克氒罰」古與今對言知殷周之寽已有輕重
之異蓋重六兩大半兩者即殷之古寽重六兩者舉其成數
而言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者為周之今寽兩者相
差甚鉅故言「今弗克氒罰」也」

案郭氏以「今」為「今寽」頗不詞未免曲解十批判書附仍持此「古
寽」「今寽」之誤說 Loehr p.12
對郭「古寽」「今寽」之說」事實上下文有「今毋敉」和上面的「今」並沒
有歇但有誤解處

有兩樣都是表時間的副詞。「古三百寽」的「古」為「辜榷」之意，即「約略三百寽」的意思。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六上

嫴榷猶揚榷也。檀弓「以為沽也」，鄭注云「沽猶略也」，釋文「沽音古」，聲與嫴相近。……略陳指趣謂之辜較，總括財利亦謂之辜較，皆都凡之意也。說文「夃，秦以市買多得為夃」，「夃」與「辜」義相近，……「嫴」與「榷」，皆總括之意，故釋言云「嫴榷也」，此云「嫴榷，都凡也」。

章炳麟新方言卷二頁二七

今人謂略揣梗槩曰嫴，俗變作估。

案「沽」「估」「辜」「嫴」等皆從「古」得聲，故金文可作「古」。又此處的「寽」和金文中的「取𧶠若干寽」（考工記的戈和戟各重三鋝）都以解作「六兩大半兩」為宜（零釋五七至五八頁師旂鼎考釋）

〈大13〉

「稽從師雍父戍于古△𠂤」

〈大24〉

「古△故亡歿承于先王」

0257 嘏

[a]

嘏 不从古

克鐘 叚字重見〈0053〉 「用匄屯叚△純嘏永令命」

林義光曰「說文云、嘏大遠也、从古叚聲、按嘏訓爲福、爲大、遠古之義、經傳無作嘏者、古叚皆聲也、叚古音與古同」(文源)

a 十 我鼎 〈0647〉 唯十月又一月丁亥

b 𩣡尊 〈2138〉 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c 𩰫伯簋 〈1347〉 十世不諲忘

獻身才(在)畢公家 d 𤔲簋 〈1354〉 易(錫)女(汝)尸(夷)臣十家

e 小臣𧌁簋 〈1357〉 唯十又一月

f 令簋 〈1377〉 臣十

家 g 𤼈鼎 〈0676〉 易(錫)尸(𩰫)王臣十又三白(伯)

h 史獸鼎 〈0652〉 十又一月癸未

i 大鼎 〈0666〉 隹十又五年

三月既霸丁亥 j 易鼎 〈0609〉 唯十月

k 遣卣 〈2713〉 隹十又三月辛卯

l 公貿鼎 〈0628〉 隹十又一月初吉壬午

m 𠭯尊 〈2146〉 易(錫)臣十家

n 命簋 〈1302〉 唯十又一月初吉甲申

o 卯簋 〈1390〉 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 十

p 師𩛥簋 〈1388〉 隹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q 守宮簋 〈1339〉 金十鈞

r 縣妃簋 〈1364〉 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壬午

5 庚嬴卣

〈2731〉「隹王十△月既望」

6 𠫑鼎

〈0679〉「隹三年……」「賞……十秭」「償遺十△秭」

4 克鐘

〈0053〉「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散盤

〈2927〉「凡十又五夫正履矢舍散」「田」「凡散有嗣十夫」

3 虢季子白盤

〈2925〉「執嚇訊五十△」

同卣

〈2710〉「唯十又二月」

不𡢁簋

〈1393〉「田十△田」

2 無叀簋

〈1353〉「隹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秦公簋

〈1382〉「十又二公」

齊鎛

〈0062〉「侯氏易（錫）之邑二百」 百 錫

1 又九十△ 又九邑

陳侯午錞

〈1501〉「隹十又三年」

者沪鐘

〈0058〉「隹𢦏十有九年」(A·B)

中鼎

〈0632〉「鄀安之孫簷叔史中乍（作）其造鼎十△」

邵大叔斧

〈3162〉「十△」

盂鼎 五十合文
〈0676〉「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人鬲千又五十夫」

召卣
〈2722〉「王自穀吏使賞畢」

上方五十里」

矢簋
〈1384〉「厰吒口又五十夫」

辛伯子克鼎
〈0625〉「室絲五十寽」

虢季子白盤
〈2925〉「執嘰訊五十」

盂鼎二 八十合文
〈0677〉「孚人萬三千八十一人」

〈0631〉〈0041〉「隹正十月初吉丁亥」
〈0560〉「十三年」
〈0569〉「十一年」
〈0626〉「唯十又一月」
「隹十又一月」
〈0639〉「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公易錫旅貝十朋」
〈0654〉「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
〈0656〉「隹十又五季五月既生霸壬午」「史趞曹易錫弓矢虎盧䖍口口百十殳」
〈0656〉「隹七年十

月既生霸」<0660>「令余其舍女汝臣十△家」<0673>「唯十△又二月初吉」
<0677>「孚車十△兩輛」「孚牛三百五十△五牛」<0702>「𦤎白旂盨鼎十△」
<1203>「王錫口口𨟻王十△丰章」<1250>「隹十△月既生霸辰在寅」<1279>
「隹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1293>「隹十△月初吉辛巳」<1299>「唯十△
月初吉甲戌」<1311>「在十△月彤日」<1317>「𤔲貝十△朋」<1326>「自家鼎降
十△」<1340>「唯十△又二月」<1350>「而錫盤魯𢼸金十△鈞」<1352>「唯王十△又
三祀十△又一月丁卯」<1358>「隹十△又二月初吉」<1365>「隹王十△又三
秊六月初吉戊戌」<1367>「隹十△又二月初吉丁丑」<1376>「隹十△又二秊
二月既生霸丁亥」<1384>「旅弓十△」<1443>「隹十△月初吉庚午」<1485>「丝
𢦏盨友有十△又二」<1496>「隹十△又八秊十△又二月初吉庚寅」<1497>
「𢓊友𤔲从田日十△又三邑」<1502>「隹十△年」<2139>「隹十△又三月辛卯
<2144>「錫貝十△朋」<2147>「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2148>「王錫公貝

五十△朋」〈2150〉「隹王十△又二月」〈2152〉「隹十△月吉癸未」〈2446〉「隹十△月々
吉癸未」〈2717〉「隹十△又九季」〈2722〉「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2724〉「在
十△月」〈2798〉「廿九年十△二月爲東周左師酉壺」〈2809〉「[illegible]公左自左
酉歃世二十△九祭三受又廿九季」〈2826〉「隹廿又六季十△月初吉己卯」
〈2833〉「隹十△季三月吉日」〈2981〉「隹十△又二月初吉」〈3022〉「重十△鈞十△八
益」〈3023〉「富子之上官隻之畫口癸鉄十△台口大癸之從鉄登
其弦」〈3136〉「十△六季」〈3160〉「十△五季」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
中央備矣然字元當作十・以象中央指事也……又按數始於
一終於十蓋一與十元同意唯異其位耳元同意故變一爲丨
以寓轉意而一亦有作丨者通用也然十字固大成之數四方

中央即十宮之意具足也故又作[glyph]而後或省作十[glyph]均皆同意耳其或作[glyph]者中宮之象移在于下此為異文』（古籀篇十八第一至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按古作[glyph][illegible]權伯不从一丨十本義為合象結形結即合也經傳多以協以叶以汁為之（叶汁皆與十同音合有周西之協則旁轉入葉韻）義故引伸為具數之名』（文源）

參閱0001一字條丁山說

高鴻縉曰『按丨為假象數目字作豎畫者以別於橫畫之一也指事字狀詞周初於豎畫之中點作肥筆以取姿後漸變為直

中加點，周秦之際，點復變為一橫，小篆本之，隸楷皆依小篆，是則東西南北之說，非其本矣。』(字例三篇六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十部：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按丨當為梲之初文。說文木部：梲，大杖也，从木，兌聲。丨原象大杖之形，自假為數名後，別造梲字，丨之初形本義，因之晦矣。從音理言之，古讀定紐雙聲，一屬緝部，一屬術部，聲同韻異，例可通轉。

說文十部：丈，十尺也，从又持十。林義光曰：梲持十，無十尺之意，當即杖之古文，十，古作十，象杖形，手持之。(文源六二九) 按林說是也。說文木部：杖，手持木也，从木，丈聲。手所持之木，即梲也。字之結構與史象手持中，以象手持丨正同。丨為梲之初文，此即其確證矣。古代用杖以量長短，嗣制度固定後，即以其名名之。

于省吾曰、數至十復反為一、但已進位、恐其與一混、古直書之、是一與十祇橫書直書之別、初民以十進位至明顯矣、郭沫若謂、初民以四進位、後改為十進位、未可據也、（殷契駢枝、三三二）按數名之字、一二三亖皆積畫、五六七八九十皆假借、韻集、一者數之始、（禮記目錄孔疏引）方言十二、蠢律、始也、一即蠢律之合音、從字之結構及語源證之、一與十了不相涉、于說失之（釋林取七十八頁至七十九頁十）

黃然偉曰『十字五期甲骨文皆作丨（干支字甲亦作十、）西周金文亦然、但亦有寫作丨、這是從丨的形體加以潤飾而成的、西周以後、十字的形體大有改變、我們從歸納新舊出土器物上的文字觀察、知道春秋戰國兩期、位於秦國以東的國家十字皆寫作

♦如齊之𩍉鎛陳侯午錞莒之簠大史申鼎（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出版）曾之鄫伯鼎（一九六五年一月發現於武漢見文物一九六五第七期）鄭之叔上匜虢仲殷晉之嗣子壺玉片朱書（一九六五年於山西省馬侯出土見文物一九六六第二期）越之者沪鐘（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出版）楚之鄂君啓節（一九五七年四月出土於安徽壽縣見文物參攷資料一九五八第四期）等十字皆作♦此字形體是於甲骨文的丨字中間處加一圓點這是上承西周金文所作的♦字衍變而成的西周文字中凡直筆中間呈橢圓形的部份到後來都聚成一點此一圓點以後逐漸向左右橫伸發展成為字體中的一橫畫此現象除見於此十字以外其他如天、土、古、正、午、氏、民、生等字其中一部份的橫畫在早期的銅器銘文上都作一圓點到以後才衍為一形的

十字從金文♦的形體脫變作十形的在西漢以前只見於秦

國的器物銘文上在我們所蒐集的資料中秦器如新郪虎符

商鞅量秦公毀（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出版）二十六年的詔權（日本書道

卷一）及一九六〇年於陜西臨潼縣出土的秦代銅鼎銅鐘（文物一九

六五第七期）字皆作十此字橫畫稍短直畫較長略異於漢隸所作

橫直兩筆相若的十形西漢之時隸書十字上承秦體而稍予

變化如孝文廟銅鐘建昭三年鐙永始三年乘輿鼎（日本書道全集第二

卷一九六〇年出版）字皆作十與今楷書形體無别自是以後見於東漢

彝銘石刻簡書的十字已無變化故屬於王莽時代的萊子侯

刻石（文物精華第二冊台灣出版）光武時的東海宮司空槃（小校經閣金文卷十一）一

九六四年六月於北平西郊八寶山發現時代屬於和帝的漢

故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闕（文物一九六四第十一期）一九六三年出土於

河南省襄城屬於順帝時代的畫象石墓磚文字（考古學報一九六四第一

期及有年號的東漢簡冊文字字皆相同十字形體至此完全固定

七字於甲骨及兩周彝器銘文皆作十其形體筆畫與西漢時已成定形的天九地十易繫辭之十完全相同由於十七兩字的形體與筆畫相同極易混淆西漢之時人們為求這兩字有所區分便將原來橫直兩筆長短相埒的古文七字「十」稍加變易他們把古文七字的橫畫加長直畫削短成為十形而訓曰數之具的十字則橫直兩筆相等不予變更這種區分我們可在西漢的彝器石碑磚塊及簡冊等實物文字中見之（中國文字廿七冊一至二頁故書十七二字互譌探源）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十數之具也一為東西丨為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凡十之屬皆从十」古文十作丨後加橫畫實直中加

點點再變橫並無東西之義黃然偉論七十二字之別頗詳其說甚是朱芳圃謂十乃柲之初文然古音十作ʑiəp在緝部柲作tʻwət或讀作tʻiwət在祭部韵部不同聲紐亦異其說非是于省吾謂數至十复為一然已進位故直畫書之以為別其言至塙」

〈大1〉「隹十又三月庚寅」〈大11〉「貝十朋」〈大12〉「隹十又三月」「王易錫貝五十朋」〈大14〉「隹王七季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大16〉「隹王十又二季三月既望庚寅」〈大19〉「隹王十月」「隹王十又一月」「賚敔圭鬲因貝五十朋」「易錫于敔五十田」「于早五十田」〈大20〉「隹十又六季七月既生霸乙未」〈大21〉「易女戈戠琱咸䵼必柲彤沙緌十五鋝」〈大31〉「隹王五十又六祀」〈大37〉「隹十又三月既死霸壬午」〈大50〉「十又二公」〈大51〉「十八季」「冬十二

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爲升」〈大52〉「用兵五十

人吕上」〈大95〉「鳌僕晉三百又卒五十家」

a 千 盂鼎

<0676>「人鬲千△又五十夫」

b 矢簋

<1384>「旅矢千△」

c

d 散盤

<2927>「鼏𠭯隱千△罰千△𠭯千△罰千△」

e 厚𩁹多父盤

<2921>「用伇孝婦嫼氏百子千△孫」

f 禹鼎

<0678>「剛馭百徒」

千△」

g 琴生盨

<1495>「其百男百女千△孫」

h 汈其簋

<1332>「百字千△孫」

i 盂鼎二 三千合文

<0677>「孚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

林義光曰「說文云千十百也从十人聲按从十則十百之義未顯。十古作丨，千古作𠦃多父盤作𠦃盂鼎不从十千身古音近當即身之省形𠦃亦象人形因可省為𠦃也」（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人十十百也从十人聲（繫傳）此先切按大徐作从十从人小徐作从十人聲人聲是也从十當為从一一數之整也」與人字合（字例五篇九一頁）

朱芳圃曰「說文十部千十百也从十从人」徐灝曰「人壽以百歲為率故十人為千」按徐說非也余謂千為大數造字之術窮故以人代表之一千作千、二千作⿻千二、三千作⿻千三、四千作⿻千四、五千作⿻千五、數至六千合書不便乃析為二字矣」（釋叢第四頁千）

〈大45〉「邊造戜鐵徒⿻千四（四千）」〈大47〉「易錫鹵賫千兩」

a b

博

師寰簋 〈1381〉

彖段 瑕 (A·B)

「今敢博氒」

高田忠周曰「按説文博大通也从十从尃尃布也會意中包形聲者也但説文尃从寸甫聲甫从用父為形用从卜中父从又丨而鐘鼎古文凡尃字皆作甾與小篆不同要甾即甾甾即圃古文从田父聲甾甫音同形亦近故轉化耳」(古籀篇十八第六頁)

林義光曰「説文云博大通也从十尃尃布也亦聲按从十與肸同意十周浹也見十字條古作□師寰敦」(文源)

a 廿 宰椃角

〈1868〉唯王廿祀

b 肆簋

隹王廿祀

〈1325〉唯王廿祀劦日

c 盂鼎

〈0176〉隹王廿又三祀

d 頌鼎

〈0674〉賓貯廿家

e 頌壺

〈2836〉命女官司成周貯廿家

f 舀鼎

〈0679〉匡眾氒臣廿夫寇舀禾十秭為廿秭

g 㝬鐘

〈0061〉廿又六邦

h 伊簋

〈1371〉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

i 善夫克鼎

〈0662〉隹王廿又三年九月

j 番生簋

〈1387〉取遺廿寽

k 寰盤

〈2924〉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l 䣄羌鐘

〈0042〉唯廿又再再祀

m 曾姬無卹壺

〈2828〉隹王廿又六年

n 東周左師壺

〈2798〉廿九年十二月為東周左師酒壺

o 廿七年鉶

〈9017〉廿七年寧為鉶

p 大梁鼎

〈0570〉梁廿又七年

〈0677〉「羊廿八羊」「隹王廿又五祀」〈1181〉「□子錫玑貝廿朋」〈1384〉「厥□百又廿」〈1497〉「隹王廿又五年七月既□」〈2148〉「公錫厥㹃子效王休貝廿朋」〈2726〉「不□□子□先盡于廿子子□□孫不□肆□觥皿彝」〈2809〉「徣公左自左酒世二十九㕧三受廿九式年」〈2826〉「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2850〉「廿一」〈2922〉「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3165〉「廿年𠷎上長弓𢦏𠬝六我鋁攻書」

高田忠周曰『說文廿二十併也古文省多段氏注云省多者省作二十兩字為一字也許解與此篆合但十省作↓又省作↓故此作ᗜ與作廿無異也依石鼓文卅字籀文作卅亦从古文篆初作廿从簡』(古籀篇十八第七至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按从兩十古作ᗜ省敦變作ᗜ伊𣪕作ᗜ肆𣪕乙省作ᗜ曾鼎』(文源)

高鴻縉曰「即两十字合文讀二十漢以後以為一字並構人汁切一音非是」(頌器考釋三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廿二十併也古文省 人汁切

按此兩個十字合文應讀為二十並非一字秦漢人以為一字並構一音非是」(字例四篇五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廿二十并也古文省」高鴻縉謂此乃兩個十字合文並非一字其說誤金文五十合文作[illegible]八十合文作[illegible]如此類推二十合文當作[illegible]然金文中未見許謂二十并者蓋一新字非合文也」

<大11>「佳廿又二年三月既望己酉」

<大23>「佳王廿又三年九月」

a 世 矢簋

〈1384〉「㽙口 百又卅△」

b 毛公鼎

〈0680〉「取𧶠 卅△寽」

c 㠱鼎

〈0679〉「㠱覓匡 卅△秭」

d 大鼎

〈0666〉「王召走馬雁令取䌛 䮂卅△二匹易 錫大」(A·B)

e 格伯簋

〈1362〉「乎賈卅△ 田」(A·B)

f 𢒼公簋

〈0670〉「隹卅△又二年十二 月初吉壬辰」

〈2809〉「𢒼公左𠂤 (師) 左俻 (?) 𩚫卅二 十九冬三 𢦏卅△九 年」

g 鬲攸比鼎

〈0677〉「執 𠷎 酉一 (?) 人 使賦百卅△七賦」

〈1384〉「㽙口邑卅△又五」

〈0644〉「卅△三年」

(盞)「卅△三年」(器)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卅三十并也 古文省蓋依廿字例此爲古形即卅之省也 依石鼓文籀文作丗 亦从古文至秦篆初作丗 繹山刻石卄作廿可證而許氏作卅者不知其所原疑元作卌 三十併列轉寫者誤作卅』(古籀篇十八第一〇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按古作卅（毛公鼎）省作卅大作卅（曶鼎）』（文源）

何大定曰『卅說解曰：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皆从卅。而卅之下所屬僅一丗字。以丗入十部，則卅亦當入十部，而不應另建為部首矣。金文編卅作卅（毛公鼎）丗作卅（公伐郤鼎）世為周[illegible]（容庚謂世與丗為一字）（金文編第三第二頁）馬叙倫曰：古書世字亦當直作卅，今作丗者，是由金甲文卅作卅卅卅少變其形而致。以卅卅卅證之，卅與世無殊也（說文解字研究法）。丗不過左右曳長之以取其聲，實為一字耳。世與丗既為一字，是卅亦應入十部，不當別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冊四一八五至四一八六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高鴻縉曰『說文卅三十併也古文省 蘇沓切

按此三個十字合文應讀為三十並非一字秦漢人以為一字並構一音非是石鼓文為卅里讀為為三十里四字句與全篇四字為句者合調可資證明』（字例四篇五二至五三頁）

〈大13〉「易錫貝世孚」

〈大20〉「白大師易錫白[illegible]僕世夫」

a 世 吳方彝 〈2444〉 吳其世子孫永寶用

b 師遽簋 〈1351〉 世孫子永寶

c 師晨鼎 〈0672〉 其□□萬年

世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d 伯作蔡姬尊 〈2126〉 其萬年世孫子永寶

e 同簋 〈1367〉 世孫子子孫孫左右吳大父

f 邵鐘 〈0055〉 世世子子孫孫

g 寧簋 〈1263〉 世孫子寶

h 徐王鼎 〈0619〉 世世是若

i 伯□簋 世子孫寶用 〈1169〉 世子孫孫寶用

j 或从木 獻伯簋 十世不諲 興□通 〈1347〉 十枻不諲 世世不忘 獻身在畢公家

k □簋 世孫子母敢彖 〈1301〉 □世世孫子母母

敢彖墜

l m 或从竹 晉庚簋 用世孝享 〈1264〉 用以世世 高孝 (A·B)

[古文字] n

或从百 師遽方彝

世孫子永寶

〈2443〉「[百/世]△世孫子永寶」

[古文字] o

守宮盤

〈2920〉「其[百/世]△子子孫孫永寶用勿遂(墜)」

[古文字] p

黃尊

〈2129〉「其世△孫子永寶」

[古文字] q

或从立 十年陳侯午錞 永世毋忘

〈1502〉「永世△毋毋忘」

[古文字] r

[古文字] s

陳侯午錞

〈1501〉「永[世/立]△毋毋忘」(A·B)

[古文字] t

陳侯因資錞

〈1503〉「[世/立]△萬子孫」

〈2150〉「盨曰其萬年世△子孫永寶之」

K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刺疑[此/束]之省說文[此/束]識也藏也……[此/束]字書傳罕見廣雅釋詁[此/束]夆也釋親[此/束]口也釋器石鍼謂之[此/束]一切

經音義卷二卷四卷十九引字書柴鳥喙也廣韻柴與觜同口也鳥喙也皆觜之義識藏二義罔可證明段氏說文注謂廣[illegible]石鍼義與識近牽義與藏近亦強為牽引耳惟此銘案之說文二義恰符然則古言古義古人習用而後世湮沈者多矣安得盡見三代遺文以發其隱奧乎」（攈古卷三之一、六十四頁至六十五頁趩尊）

K 方濬益曰「世从木从止拍盤銘永世母出作枼與葉為古通字詩長發昔在中葉傳云葉世也廣雅釋言并同可證」（綴遺卷十八、二十四頁趩尊）

a 方濬益曰「止為古文㞢 舊釋為之亦誤論語必世而後仁集解引孔注三十年曰世此正三十字趩尊作卅師遽尊作[illegible]皆

異文 積古款識師遽敦作止釋為止誤同」（綴遺卷十八．三十頁吳尊蓋）

吳大澂曰「論語子路集解引孔注三十年曰世後漢祭彤傳注三十年為一世說文解字世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古文世从卅从止見邵鐘世世子孫永以為寶世作世吳尊世子孫永寶世作止或从十止見師遽敦世孫子永寶世作止或作𣅀見師遽方尊世孫子永寶或作枼見趩尊世孫子毋敢㒸永寶三代彝器多偁子子孫孫其言世孫子世子孫者子孫二字皆無重文故知𣅀枼皆世字也或作枼見拍盤永世毋出阮氏釋葉或作𦯛見陳侯因資敦世萬子孫永為典尚或作𦯛見祖日庚乃孫敦用世亯孝又一敦作用世亯孝从𡆧从木从木从竹皆世字之緐文葉世二字古本一字詩長發昔

在中葉傳葉世也文選吳都賦雖累葉百疊劉注葉猶世也淮南子稱譽葉語注葉世也凡訓世之葉疑即从木之世字古器有象兩足形者滕縣陳氏藏尊殷人尚質文以形傳兩足繼嬗即世世子孫永寶之意此世字之最古者世止同音古或相通詩繩其祖武武亦足迹也』(字說二五頁世字說)

吳大澂曰『从十从止十止為世彝器有象兩足形者即世世之義詩繩其祖武武亦足迹也師遽敦曰世孫子永寶 或从世三十世也邵鐘世世子孫 吳尊世子孫永寶 師遽方尊世孫子永寶从目 趩尊曰世孫子毋敢㒸永寶从木與枼字同意』(古籀補十頁至十一頁)

b

劉心源曰『世从𠂇古文十字也。尨姬尊作𠀤（其萬年世孫子永寶）師晨鼎作𠀤（世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吳彝作𠀤（世子孫永寶用）邵鐘作𠀤（世子孫永以為寶）伯𠀤敢作𠀤（世子孫孫寶用）皆世字也』（奇觚卷四、八頁師遽敢）

n

強運開曰『𦉢黃尊與師遽方尊之𣅀相同均从百沈兼士云乃百世二字之合文也』（古籀三補卷三第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𠀤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按三十引長非三十年之義。古作𠀤吳尊彝當為葉之古文。象莖及葉之形。草木之葉重累百疊。故引伸為世代之世字亦作葉。詩昔在中葉長發傳云世也。世泰韻葉葉韻雙聲旁轉。葉轉為世猶盍葉韻轉為蓋泰韻。文盍覆也。說文灋韻轉為廢泰韻。廢朕命諸彝器皆作勿灋矣。說文云枼楄也。枼薄也。从木世聲。按古作枼拍彝作枼齊侯鎛皆用為世。當與

世枼同字。从木。轉注象形』(文源)

ռ 高田忠周曰『按古籀補釋世字未矣。今審篆形，左作囗者，明是肉字，右从世，世亦聲也。胐即腜字。說文「腜，薄切肉也。从肉枼聲。枼从木世聲。」世枼同聲，故世聲字或从枼，枼聲字亦或从世。說文紲字或體作緤，可證矣。然則胐為腜字，不容疑。但枼有片薄意，作腜形聲包會意，而作胐全為形聲，知腜為正文，胐為或體也。如下篆右形左聲，實亦同。吳大澂云世字或从目，皆非。凡金文腜子孫，借腜為世，聲音通用，猶借枼為世，又借葉為世也。』(古籀篇四十一第二八頁)

ռ 柯昌濟曰『世从卤，卤古席字，象席形，詳羅先生釋殷虛書契。謝字卤世亦聲，近古文有兼从二聲之字，此字是也。』(韡華二四一至二四二頁)師遽

方尊

a 吳闓生曰「師遽敦亦云止子孫永寶舊說止即世字案獻彝十杫不望趩尊杫孫子毋敢墜皆世之異文又黃尊其朙孫子永寶从目从止則从㠯朙為眔邢侯尊盟孫〻子〻其永無終盟亦洎之變文走敦走其眔厥子〻孫〻永寶用此文讀世讀眔兩通故古人行文亦不一致也」（吉文卷二第一六頁吳彝）

j 周名煇曰「卅部杫獻伯彝十世不諐 丁氏定為世字 今考定為枼字

名煇案杫字从木从止當為枼字無疑說文木部云枼楄也枼薄也从木世聲古金文如齊叔弓鐘（舊題齊侯鎛鐘或題叔夷鐘）銘云至于

口萬枼。又仲姜鎛銘云枼萬至於辝嗣孫子。王孫鐘銘云枼萬孫子永保鼓之。周蛟篆鐘（郭鼎堂改題曰越王諸咎鐘未確故仍舊題）銘云烏余孫子萬枼無疆。枼字與世字義同。後人或作葉。詩長發篇云昔在中葉。毛傳葉世也。獻白彝銘云十枼不諲者。諲讀如忘。同十枼與萬枼文法不異。不諲猶不忘者。縣改彝銘云其自今日孫孫子子毋敢望伯休。又豦彝銘云豦弗敢望公伯休。皆可比證。望忘古音同在陽部。益說文以形為主。爾雅以義為主。同義字相附。雅故之例也。丁氏補說文古籀補則此文當入木部。可增注云與世枼通用」（古籀考卷中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世。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舒制切。

按字从三個十會三十年之意止聲三個十非字（非卅字）乃會意符」（字例五篇一八五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世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金文作𠀍與三十并之卅形近然後者乃三┼串連而前者則象支葉之形本不相同寧簋作𠂭此乃正體𠀍𡳾皆其譌變字或从木若竹若𣎴並為意符明其為植物之葉也金文編卷六有枼字與萬或永字連言亦即永世世萬也世枼葉恐本為一字古音世在祭部 sĭad 葉有兩讀並在葉部 dĭap 與 sĭap 是也祭葉兩部元音近同可以對轉而葉字其中一讀與世字同紐其本為一字無疑許書謂字从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段注謂合卅乁會意亦取乁聲為聲讀如曳也云云乁聲之說乃蛇足許謂亦取其聲者蓋指卅聲也 陳侯諸器世字並从立不與

餘同。窃疑陳地方音世讀立聲。立卅古音並在緝部。立當作[illegible]卅當作 sep。而許氏所記亦陳音也。朱駿聲云。按音讀亦卅之聲轉。朱勝役遠矣。林義光謂草木之葉重累百疊。故引申為世代之世。其言至塙。金文恒言世孫子。即世代子孫也。子孫蕃衍。正如草木之開枝散葉。詩經所謂緜緜瓜瓞。亦即此意」

周法高曰「俞敏論古韻合怗屑沒曷五部之通轉（燕京學報第三十四期頁二九一—四八（一九四八））條目如下。一入內納。二入汭。三入枘。四立位。五卅世。六盍蓋。七合會。八泣淚。九接際。十給氣。十一執贄。十二集雜萃。最。十三甲介。十四荅對。十五乏廢。十六匣匱。十七及暨。十八沓詍𣥂。所舉共十八組。每組前者為合怗部（閉口韻）後者為屑沒曷部。在詩經叶韻。二者有別。但在較古之時。可能韻尾相通。高本漢董同龢亦

主後者在較古之時具有-b尾，至詩經時代變為-d尾。參拙著論古代漢語的音位，中國語言學論叢頁二七七。按俞氏謂卅與世有

又見史語所集刊第十九本（一九四八）

關，乃據說文「三十年為一世」之說，未必可信，然葉與世有關則無可疑。李方桂先生及余擬構審紐三等之古音為 st-。據周氏上古音韻表，上古音世為 stjiar，今訂較早時應為 stjiab。葉為 stjiap 及 riap 音為 liap。此項擬測可以解釋陳侯諸器從立聲之現象，又可解釋世與葉聲韻相通之現象。張日昇君所用古音乃據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時周氏上古音韻表尚未成書也。

〈火6〉「子子孫孫多世，其永寶」

卌 a 廣韵引說文有此字林部無字 說解亦引之今本奪佚 匋鼎 〈0679〉 卌△ 𠜙付 卌秭

a 劉心源曰「卌即卌廣韻二十六緝卌先立切下引說文云數名今本說文無卌而林部𣞤下云卌數之積也耒部𦓤下云卌又知許書原有卌字傳本奪耳漢石經論語年卌見惡焉宜㠯四十字為卌敔敲執緯卌亦此字」（奇觚卷二二七頁至二八頁曶鼎）

高田忠周曰「造字之例合形者不過三凡合四形者實合二形者也如四字或作亖合二二為之非合四一為之可以為證又㗊者二吅之合茻者二艸之合許云从四口从四屮非然則卌亦二廿之合也非从四十也今定收于本部以補許缺云又按此文卜辭有之古出可知其音亦當四十合音廿卌皆然矣」（古籀篇十八第九頁）

高鴻縉曰「按廣韻引說文有此字.

朱駿聲曰二廿併也.會意.古文省作四十形.讀若趿.

按此四個十字合文.應讀為四十.並非一字.秦漢人以為一字.

並構一音.非是」(字例四篇五三頁)

〈大4〉「氒人民卌夫」〈大19〉「執[illegible]卌。」「或馘百[illegible]卌。」

[a] 言 伯矩鼎 〈0505〉「用言王出內(入)使人」

[b] 鬲比盨 〈1497〉「其邑复祝心言二邑畀歸鬲从」

[c] 敕卣 〈2687〉「孫子用言出入」

方濬益曰「徐鼎臣校定說文謂䇂从辛从口中畫不當上曲李斯刻石如此今从彝器文从言字證之其中畫類多上曲此文諆字偏旁與辛字皆是也且石鼓文辥樸鑾章等字中畫無不上曲是非始於李丞相刻石可知鼎臣蓋未嘗攷求彝器文字乃并石鼓文亦若未經寓目者是可異也」（綴遺卷二十六、二十六頁䇂諆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言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䇂聲按䇂與辛同字（見辛字條）辛非聲言本義當為獄辭引伸為凡言之稱與辭字同字

同意。从辛,辛,罪人也。从口。古作𠶷,𠶷偏旁同」(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𠶷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从口辛聲左襄廿七年傳志以發言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法言問神言心聲也然則言者聲之流出乎衍也辛下曰讀若愆愆當衍字衍言音義相近辛字从上干而古文上字借一為之示作丌辰作辰是也然𠶷作𠶷亦為古文省略易需小有言虞注震為言書洪範言曰從皆為本義」(古籀篇五十二第一頁)

參閱1854辛字條吳其昌說

a 于省吾曰「言音初本同名後期為二……言音既為同字「𠶷言王」及「王𠶷言」之言即古音字以詞例考之應讀作歆……再以金文

證之。弭仲簠「音王賓」即歆王賓也。伯矩鼎「用言王出內吏使人」言亦應讀作歆，謂作器以歆饗王之出入使人也。（殷契騈枝續編三一頁釋因言王）（甲骨文字釋0741至0742頁引）

周法高曰：「案劉師培穆天子傳補釋「女當永致用岩事」條云：「檀本岩作旹，云旹同岩，古時字……案古鐘鼎銘文恆言用亯，檀本作旹與亯形近，疑即亯字之訛，後又由旹作岩，後儒遂以時字釋之，非也。用亯事者，勉穆王無忘祭河之事也。」法高案：「旹」讀為「歆」，饗也。弭仲簠「音王賓」，伯矩鼎「用音王出內（入）吏（使）人」，「音」俱讀為「歆」。劉氏疑「旹」即「亯」之訛，蓋猶未達一間。（零釋一三四至一三五頁釋歆）

C周法高曰『敎卣「孫子用言出入」言亦讀為歆。郭沫若屓敖簋銘考釋云「歆字音旁作言，金文中每有此例，如中（終）翰且揚句，沈兒鐘翰字作䪾从音，王孫遺者鐘作䪾从言，是其佳證」（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六九頁）』

〈六4〉「𢍑寅盼者言曰」

語

余義鐘 <0050>

是語 後民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語論也从言吾聲又言下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語字明有交午牾逆之意而五古牾字此从言从五形聲兼會意猶詩古文作訛也又籀文悟字作吾五作乂為籀體可識而𧥥亦籀文語又按言部字古文多从口謀作𠰿謨作暮諆作碁皆其證也又已从口又从言此為重複同詞合詒皆其類也然則吾古文語字而𧥥亦吾字也吾从口五聲五古文作乂陰陽交午之象論難曰語故从乂聲以兼會意吾即語字尤顯矣說文吾下曰我自偁也此叚借為我亦猶以予以余為我詳見我字下後世吾字專為我字義本義專以語字行矣』(古籀篇五十二第二頁)

a 郭沫若曰『語段為敔、謂敢敔也。』（兩攷一六三頁儠兒鐘）

0267 謂



謂 不从言

吉日壬午劍 胃字重見

<3159> 胃謂之

少虡

a 許 鬲攸比鼎

〈0670〉「弗能許△鬲从」

b 毛公鼎

〈0680〉「虩許△上下若否雩三方」

c 曶鼎 从告

〈0679〉「限詒△曰𠭯則卑我賞償馬」「𠭯效父迺詒△𠭯曰于王參門□□木榜」

〈1373〉「弋必白氏從詒△」縱許

b 徐同柏曰「詩伐木傳許許柹貌說文引作所所云伐木聲此當讀如𢡺𢡺許所𢡺一聲之轉虩虩如震雷威𢡺𢡺如履虎尾並恐懼貌」（从古卷十六、二十六頁周毛公鼎）

c 劉心源曰「詒舊釋詔非說文無詔字大徐所補十九文始有之文選注三十五引獨斷云詔猶告也 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之古

刻安得有詔字乎且詔从召＝从口刀聲此从𠮛下文从𠮛亦非口上刀也案古刻偏旁从旨者如䛥字多从𠮛說文旨从甘从口舌一作日古刻省伯晨鼎䛥从𠮛与此言旁从𠮛正同知此𥛱是詣字下文䛥字从𠮛又与从𠮛者近矣詣者至也此銘文義乃是詣井尗辨之猶今人被控者到案也』(奇觚卷二二五頁曶鼎)

a 孫詒讓曰『詽阮釋爲計案其字形右塙从午當爲許字說文許聽也』(拾遺中十三頁曶攸从鼎)

c 高田忠周曰『按劉(心源)說愈諸家愚亦初謂詣字然依吳氏本此篆右旁斷不从旨細審𠮛即加字从口从力甚顯但說文無詉依同詷合詥之例詉亦加字異文集韻類篇皆收詉字訓誣也誣之亦所以語相增加也加字一義之轉也此義亦當與銘

義相合故定為加字重文也』(古籀篇四十二第二四頁)

c 郭沫若曰「䛼是許字之異，所从午字下加口，与麥盉剌鼎卬字所从者同。』(兩攷九十八頁舀鼎)

陳槃曰「許古文或作鄦，如鄦子鐘、鄦子妝簠、鄭世家、說文邑部同。路史國名紀甲，許一作鄦，說文作 或作䛼，如蔡大師鼎或作邪(邪叢八上一八下)蓋所見本異無，如無㠱敦、曾生鼎、周師寰敢。古籀拾遺下周師敢條無即鄦之省也。無惠鼎無字作𣞤與此相近，阮氏云無字當讀為鄦，古鄦字每省邑是也。

許姜姓伯夷之後，初都許昌，靈公遷于葉，悼公遷夷，旋還葉，又遷于析，楚靈王滅蔡，遷許於荊，凡二年而後復，許男斯遷容城』

(譔異二冊一四三頁)

0269 䛩

a 𠯑

諾 不从言 叒字重見 台鼎

<0679> 「若諾」

<1444> 「曰余諾若龏恭孔惠」

a 劉心源曰若即諾之古文既从口又从言於義為贅知諾為後出字也（奇觚卷二、二六頁𠫑鼎）

讎 高比盪

〈1497〉「其乞級眾叶 商光眾讎△」

讎尊

〈2082〉「讎△作文 父日丁」

高田忠周曰「說文讎猶應也从言雔聲或省作售漢以後人多用之非二者讎對也詩抑無言不讎禮記表記注讎猶荅也轉義左傳五年傳憂必讎焉注猶對也又詩谷風賈用不售箋如賣物之不售蓋謂賈與物不相當也愚竊謂讎誰元同字而唯為其本字唯下曰諾也唯諾皆應對之言也廣雅釋詁唯應也正與許氏讎字訓同又按其音讎與仇通仇與隹通讎字古音亦當讀若唯耳代隹以雔當出於籀篇者後人以唯為唯諾字以誰為何誰字以讎為當讎字遂分別矣」（古籀篇五十二第八頁）

0271

諸 不从言

「其隹我者」

兮甲盤 者字重見 〈2926〉

「侯諸侯百生姓」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諸辯也从言者聲朱氏駿聲云按者亦意辯詞也蒼頡篇諸非一也聲類諸詞之總也小爾雅廣訓諸之乎也廣雅釋言諸之也又於也釋詁眾也蓋朱攷是說文者別事詞也从白米聲別事詞即辯詞也者諸元為同字也白下曰詞言之气從鼻出與口相助也已从白義足焉又从言作諸為緐複也古有者無諸三代金石文字皆以者為諸可證而秦權量詔版始有諸字諸出于小篆蒼頡篇收之耳者即諸字(古籀篇五十二第九頁)」

a 𠶷

𠶷簋

「𠶷作▵寶殷」〈1152〉

b

孳乳為𢡃為億，說文十萬曰𢡃，經典作億。命瓜君壺：至于萬億年

「祈無疆至于萬𢡃▵億年」〈2833〉

丁佛言曰『𠶷，𠶷敢。許氏說从言从中，案即古意字。古文言合心口為之作𠶷，故古从言之字或省从口，是則心口為言，言心為𠶷，此下从口與从心同。古祇作意，言意憶億皆後起』（古籀補補卷三第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𠶷快也，从言中。按言中為快非義。从言口以示言中之意，當與意同字，古作𠶷（𠶷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𠶷快也，从言从中。又𢡃滿也，从心𠶷聲。一曰十萬曰𢡃。又億安也，从人𢡃聲。許氏以萬億義當𢡃字也。然

此銘以啻當之蓋謂啻意同字也心有滿即有定而後其言必中言外而意內之理也言必有中即快于心也快也滿也一義之轉已从言中亦不待从心矣意字見詛楚文疑啻籀文作意而漢人多用萬億字億即億俗字耳朱駿聲云億實亦啻之或體快滿猶安樂也昭廿一年左傳心億則樂又襄廿五年傳不可億逞按億逞猶滿盈也注訓度失之又叚借為意論語不億不信又為噫禮記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為之也釋文本作噫又託名幖識字詩假樂子孫千億箋十萬曰億此說極佳也說文以意為十萬義本字毛詩以億為之鼎文以啻為之此亦當啻意億元皆同字之證也又以億為意〻亦當用為億字億意通用而後兩字混合億譌為億耳」(古籀篇三十二第一六頁)

a 柯昌濟曰「說文啻快也从言从中即此字啻又殆意之古文意為啻之繁文古文為一字也」(韡華一六三頁意畝)

b 劉節曰「啻即億字窸齋有啻毀釋啻爲億後人皆不信從西清古鑑有釐鼎萬億年字正作啻、汗簡引古文尚書噫字作𠥭从冊从革从心足證意之古文有作革者今又得此壺爲證知啻實一字益知吳說之不謬矣」(攷存九四頁旬君𠷎子壺跋)

誨 與謀為一字說文謀古文作𠰔从毋从口又作𧦝从毋从言王孫鐘誨猷即謀猷吳大澂曰說命朝夕納誨當讀納謀

〈0060〉「誨△謀猷 不丕 飤飭」

不姆盄女肇

誨 于戒工

〈1393〉「女姆盄女肇誨△ 于戒工」

強運開曰「王孫鐘誨猷即謀猷古誨謀為一字說文謀古文作𠰔从毋从口又作𧦝从毋从言」（古籀三補卷三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謀古文作𠰔作𧦝並从毋聲毋某古音同部固可通用然說文侮㑄同字又艸部莓他書作苺女部娒他書作姆每从母聲故每毋同用又古以每為謀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每崔注每貪也又以挴為謀方言挴貪也貪者有所謀也即本義之轉也據此等諸證𠰔𧦝元誨字古文段借為謀尤顯然者也」（古籀篇五十二第一一一頁）

b

郭沫若曰「王國維云、誨、敏之假借字、詩江漢曰肇敏戎公、戎工謂甲兵之事、虢季子白盤亦云、不顯子白胄武于戎工、古武敏音相近、則又借武為敏矣、余案當以武為李字、有編鐘殘文曰、余武于戎攻、周金文存一、六七、集古遺文一、三、亦正作武、誨敏均叚借字也、」（兩攷一〇七頁不嬰𣪘）

商承祚曰「說文⿱毋口古文謀、⿱毋言亦古文謀、依例補 案徐鍇本第一文作⿰毋口、而偏旁易位、从毋聲是也、玉篇作呣、言口古通用、金文中此例不勝舉、

又案謀誨一字、某每同聲、此从母、每省也、故亦為誨、金文王孫鐘誨猷即謀猷、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曰、說命朝夕納誨、當讀納謀」（古攷十七頁至十八頁）

𢦏

格伯簋 戠字重見

識 不从言

〈13.2〉「卯書史戠武立𩍆成𡏳」

陳介祺釋訊

虢季子白盤 執訊五十

即詩之執訊獲醜及執訊連連也

〈2925〉「執嚙△訊 五十」

兮甲盤

〈2926〉「折首 執嚙△訊」

不嬰簋

〈1393〉「女汝多折首 執嚙△執 女汝多禽 折首」

執嚙△

𣪕簋

〈1354〉「嚙△訊 訟罰」

同上

〈1375〉「嚙△訊 訟」

揚簋

〈1375〉「嚙△訊 訟」

師寰簋

〈1381〉「折首 執訊 𢓊△」

訊〈1373〉「今既嚙△厚 我考我母令命 今弗敢啚亂」

〈1363〉「啚官僕射士嚙△」

訊 小大又右 隣

α 吳式芬曰 張石匏說……薛釋僕案僕字不見說文當是繫字

說文奚从大繇省聲繇籀文系字淮南字本經訓僕人之子女注

僕與囚繫之繫同葢合於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之文即詩執訊獲醜也」(據古卷三之二、四十頁虢季子盤)

a 吳式芬曰「陳壽卿説……褀釋為訊燕庭疑繫字訊古文作𥃀又作𥃀(古史記)言古有作𡧞(汗簡)者詩執訊獲醜箋云訊言此从中从口與古言同中即凡或謂女非从糸者寓縶維之義詩出車釆芑兩言執訊此銘亦述伐玁狁事文義當同是訊字也」(據古卷三之二、四十七頁虢季子盤)

c.d 徐同柏曰「𡂝古文䜴从口糸虢省聲」(从古卷十、三十五頁周虢季盤)

a 方濬益曰「徐籀莊釋為執䜴謂為古文䜴从口糸虢省聲按説文口部與言部字多通此从口應以釋訊為確」(綴遺卷七、十

九頁虢季子白盤

a 吳大澂曰『〓』古訊字詩出車執訊獲醜箋云訊言也皇矣執訊連連說文訊本作謫禮記王制以訊馘告釋文訊本作誶此象獲醜之形執繫之故从糸以言訊故从口』(愙齋十六冊十一頁虢季子白盤)

a 吳大澂曰『〓』古訊字从糸从口執敵而訊之也虢季子白盤』(古籀補十一頁)

a 劉心源曰『緈』張石匏引敔敔從辥尚功釋僕而已說文糸及淮南注僕与繫同為解陳壽卿泥詩執訊獲醜一語釋作訊引訊古文為證皆謬案敔敔云執〓卅辥釋僕除8之外有何一筆佀僕乎說文訊古文作〓汗簡引古史記訊作〓皆与此不

合今戉兮田盤折首執[illegible]師衆敔有工折首執[illegible] 此為蓋文其器文作[illegible]一从中乃中之變非女字 觀此銘从屯師衆敔从夕敔一省口 敔从夕即知此篆不从女皆一字也[illegible]即韋中夕即[illegible]說文韋作[illegible]从[illegible]从口即此伯晨鼎[illegible]字从[illegible]幃字从[illegible]並可證也此將日施于旁故難識耳緯者束也（奇觚卷八十八頁虢季子白盤）

孫詒讓曰『戉近代陝西新出虢子白盤有[illegible]五十之文本據拓[illegible]即此[illegible]字而形校蕑其字徐氏同柏釋為[illegible]云古文餓[illegible]口系虢省聲劉氏喜海釋為繫陳氏介祺釋為訊㕛不塙諦案其形實當為絇之異文右从系左从句形甚明晳下增又者說文又部云又行遲曳又又也經典通用絇為屨絇字故又从行遲之又說文系部絇纑繩絇也是其本義 古籀文字或增或省形義則無不相毌也[illegible]絇者絇拘聲類同 儀禮士冠禮注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 之書

c.d

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吕歸亏周此云執絢與書執拘

義正同（拾遺上二六頁至二七頁敔敂）

孫詒讓曰執𡚁與虢季子白盤執嗞同（前卷）其字當為嗞當即絢

之緐縛文金文段借為拘（詳拾遺敔敂）舊並釋為訊案說文卂部篆

文作卂云从飛而羽不見訊从卂得聲舊釋蓋以从卩為卂于

形亦不類至从口从夂从系則於形尤遠說文从卂聲字凡五

皆無从此諸形者其非明矣（餘論卷三第四一頁不嬰敔蓋）

c.d

王國維曰𡚁古執字嗞字始見於博古圖敔敦今傳世虢季子

白盤作嗞兮田盤作嗞師寰敦作88此作嗞皆以折首執嗞連

言陳氏介祺始釋為訊字吳氏大澂從之云从糸从口執敵而

訊之其說是也首謂首級訊謂俘虜易曰有嘉折首詩曰執訊

獲醜．又曰．執訊連連」（觀堂二〇五六頁至二〇五七頁不嬰敦蓋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訊問也从言卂聲．𠧟古文訊从鹵」金文訊字作𡂮薛尚功釋僕張石匏釋繫劉心源釋縴徐同柏釋馘孫詒讓釋絢諸家之說皆不確陳介祺釋訊吳大澂从之並謂字象獲醜之形執繫之故从糸以言訊故从口其言至塙𡂮字字形譌變最劇然存於兮甲盤之𠂤則尚可推見其造字之朔義𢓊象以繩（糸）反縛戰俘雙手於背後之形下作屮非女字乃𠂇（止）之譌變𣃈或作𦁐執字或从𢓊處或从屮屢或从中可証𡂮字从口蓋取審問之義漢書張湯傳「訊鞫論報」注「考問也」鄭陽傳「卒从吏訊」注「鞫問也」訊从卂聲乃後起形聲字而𡂮乃其初文詩曰「執訊獲醜」而金文屢言「折首執𡂮」𡂮為訊之初文殆無

可疑

〈大14〉「氒厥嘍。訊庶右粦不井不中」「雩乃訊。庶右粦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大19〉「執噝。卌」「或臧百噝。卌」〈大25〉「迺敢庆噝。钦訊人」

0276 諶

諶

諶 諶

諶 鼎

〈0615〉

「諶肇其皇考皇母者比尼」

「𩰫鼎」「諶其萬年眉壽」

a 高田忠周曰「按銘人名其義無徵。說文：諶，誠諦也，从言甚聲。蓋誠之審諦，即誠之深甚者也。又古字省文，段借之例，唯當以甚為之。說文引詩大明天難諶斯，毛詩作忱，韓詩作訦，詩蕩其命匪諶，毛如此，而韓作訦。說文作忱，忱訓誠也。訦方言東齊謂信曰訦。依諄惇同字之例，訦忱同字無疑，而訦諶亦疑元同字。諶為正文，訦為異文。爾雅諶誠也，信也，本字本義也」（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一頁）

諆

齊鎛 諆

〈0062〉「金編 16 畏諆」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諆誠也。从言忌聲。淮南繆稱而不可昭諆。注誠也。鹽鐵論借記為之。愚謂。諆字亦忌異文。誠義亦忌字轉義耳。故金文多以忌為之』(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二頁)

諱 㝬簋

〈1350〉「曰不諱」

蔡侯盤

〈2923〉「不諱考壽」

〈2149〉「不諱考壽」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諱認也从言韋聲又韋下古文作𩏑與此𩏑近廣雅釋詁諱避也禮記曲禮卒哭乃諱檀弓舍故而諱新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二頁)

〈大45〉「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

a 誓 不从言 齊侯壺 折字重見

「于大無𤔲折誓于大𤔲命用璧玉」<2835>

b c d e 散盤 <2927>

「矢卑鮮且𦉢旅誓曰」「鮮且𦉢旅則誓」「迺卑西宮襄武父誓」

f 鬲攸比鼎 <0670>

「𧻚旅迺吏攸衛牧誓曰」「攸衛牧則誓」

「曰西宮襄武父則誓」

g 番生簋 以為哲字 哲字重見

「不顯皇且祖考穆穆」<1387>

「克誓哲氒德」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誓以言約束也从言折聲禮記曲禮約信曰誓書甘誓予誓告女馬注軍旅曰誓周禮典命誓于天子注猶命也左文十八年傳作誓命注要信也論語夫子矢之以矢為之以上皆為誓字本義也又說文𢡖敬也从心折聲古文言

心兩部通用悊亦當誓異文爾雅釋言誓謹也禮記文王世子曲藝皆誓之注謹也皆說文悊字義當證悊誓同字也又言部字古文从口亦為通例說文𠯑知也从口折聲古文作嚞此哲亦當誓字最初古文从三吉者吉字籀文吉折古音通矣但知也者哲字轉義哲昭明也昭明即大智也然則經傳皆借誓為哲石經古文有借嚞為哲為哲者也書洪範明為哲鄭本作哲此為正字存者矣」(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三頁)

g 吳闓生曰「誓悊之借見師望鼎逸周書商先誓王悊之為誓猶明之為盟也皆本一字後變為二義」(吉文卷三第二四頁番生敦)

b-2

高鴻縉曰「誓發矢言也从言折聲小篆折字作𣂚从二屮此从一屮意無别皆謂以斤斷屮」(散盤集釋五九頁)

a

諫 克鼎

<1373> 「多諫債」

<0675> 「諫辪勅乂」 王家

盂鼎

<0676> 「敏諫敕罰訟」

b 孫詒讓曰「案□舊釋為諫，攷此字从言从束，明是諫字。說文言部諫，餔旋促也。又辵部速古文作警，从敕从言。此云敏諫，侶當為警之省段字，諫與敏義略同。上文讕言別吕讕為諫，則此非諫字明矣」（餘論卷三第四九頁盂鼎）

强運開曰「□盂鼎敏諫罰訟。吳書入坿錄，疑古敕字。運開按說文諫，餔旋促也。廣雅釋言諫，促也。敏諫罰訟，蓋言敏於聽訟也」（古籀三補卷三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誎餔旋促也。从言束聲。段氏云未聞。疑有誤字。廣雅誎促也。集韵餙也。朱氏駿聲改作言之促也。云餔旋促也。似謂从餗省。與从言不合。愚按二家攷未精。此云餔旋促也。即謂供餕之事。易需有不速之客。馬注召也。儀禮鄉飲酒禮主人速賓。此以速為之。又轉為召致義。詩行露何以速我獄。要元速字轉義。古唯當以速為之。說文速古文作警。誎出於警」(古籀篇五十二第二四至二五頁)

b 吳寶煒曰「說文誎从言从束。同此左右相易。誎異文」(南公鼎文釋考十八頁)

a.b 陳夢家曰「敏誎罰訟。即慎罰。康誥克明德慎罰。多方罔不明德慎罰。說文誎謹也。誎即謹。大克鼎亦見此字。舊多誤釋為諫」(全

選一八一頁西周銅器斷代大盂鼎)

b 楊樹達曰「諫，說文訓餔旋促，廣雅訓促，有急促之義，而速字說文或作謸，亦從言，此敏諫二字同義連文，敏諫罰訟，謂刑獄之事當急速處之，毋有留獄也」(積微 六〇頁全盂鼎再跋)

諫

諫 番生簋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1387〉「用諫四方」

諫

諫簋

〈1370〉「𤔲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先冊命諫曰」「諫拜頓首」「諫其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諫証也从言柬聲周禮司諫注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蓋言說正道也其言也不可不柬擇焉諫之言柬也』

(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五頁)

〈大45〉「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

0282 訟

𧫷[a]

諴 从言从緘省 鄀公簋

〈1437〉「𧫷公諴作旅簠」

[a] 方濬益曰「𧫷即諴說文諴和也从言咸聲此从㒹與說文欠部㰹字同」(綴遺卷八．十六頁鄀公𧫷簠)

[a] 劉心源曰「諴从言又从糸合緘字為之」(奇觚卷五．二四頁鄀公諴簠)

[a] 高田忠周曰「按依毛公鼎緘字作𦂶此从言从緘明晳也諴緘同聲故諴亦或从緘聲也說文作諴為正此為異文耳」(古籀篇五十二第二七頁)

〈4637〉「下䖵雒公𧫷作䵼鼎」

0283 詠

詠 說文或从口

詠尊

〈2086〉

咏作詠

尊彝

0284 訏

訏 不从言

頌鼎 于字重見

<0674>

「王乎史虢生册令頌」

䜌 兮甲盤

〈2926〉毋敢或入䜌宄貯

䜌左 軍戈

〈3081〉䜌左 軍

蔡子亂為欒

宋公欒戈

〈3105〉宋公䜌之造戈

欒書缶

〈2998〉䜌口之子孫

蔡子亂為欒

欒人壺盥文作欒

中伯作亲姬欒人賸壺

〈2817〉中白乍亲姬䜌人賸壺

同上

〈2817〉中白乍亲姬䜌人賸壺

蔡子亂為䜌

虢季子白盤用政䜌方

〈2925〉用政䜌方 征

秦公簋虢事䜌夏

〈1382〉虢事䜌使

䜌頭夏 夏

梁伯戈

〈3118〉卯鬼方䜌 口攻旁

蔡子亂為䜌

頌鼎䜌旂

〈0674〉䜌旂

k l 頌簋

<1392> 䜌鑾旂攸鋚勒用事 (A·B)

m 頌壺

<2836> 䜌鑾旂鞗勒

n 免簋二

<1359> 䜌旂

o 趞曹鼎

<0656> 䜌旂 (A)

p 無叀鼎

<0668> 䜌鑾旂

q 揚簋

<1375> 䜌旂

r 豆閉簋

<1368> 䜌旂

s 寰盤

<2924> 䜌旂

t 休盤

<2922> 䜌旂

u 逭簋

<1363> 䜌旂

<0655> 䜌旂

<1371> 䜌旂

<0661> 䜌旂

<2834> 䜌旂

<1166> 中白作亲姬䜌䰜

<3012> 口口百䜌壺

<1340> 呼錫䜌旂

<1365> 䜌

a 吳式芬曰「公羽祖庚說……䜌或是䦨之省說文䦨妄入宮掖也讀若闌漢書所云闌入也」(攈古卷三之二、七十頁兮田盤)

p 徐同柏曰「䜌和鑾」(从古卷二、五頁周鄦專鼎)

a 方濬益曰「蠻古止作䜌禹貢馬融注蠻慢也鄭注蠻之言緡也左氏昭公十六年經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公羊作戎曼子顧氏日知錄曰金石錄有宋公䜌餗鼎銘云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䜌者莫知其為何人今攷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䜌即景公也」濬益按據此可證古讀䜌為蠻兜欒頭曼聲近通段亦非訛也」(綴遺卷七、九頁至十頁兮伯吉父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䜌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从言絲。按古作䜌(揚敦)、作𤔔(盤)、今曰不治之亂、古以䜌為之(見亂字條)、亂止訓治、从言絲、謂言如絲之棼』(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元用為蠻省文段借也、說文䜌敵也、从言从絲、古文作𢿢、蓋从系屮、即牽引之意、所以煩敵也、段借為亂、說文、一曰治也、又為聯、說文一曰不絕也、又漢書蕭何傳、南䜌長為蠻與此銘相合』(古籀篇五十三第三頁)

楊樹達曰『䜌者、翁同書讀為䦨、是也、說文十二篇上門部云、䦨、妄入宮掖也、从門、䜌聲、讀若闌、按史傳多作闌、䜌者、亂也、凡不當入而入謂之䦨、不必專指宮掖、其字从門、門非宮掖所獨有也、許君蓋據史漢諸傳恒有闌入掖廷之文、故為此訓矣』

（積微卅七頁兮甲盤跋）

陳鐵凡曰䜌說文亂也一曰治也从言絲𤔔古文䜌徐灝曰戴(侗)云字與䜌連屬應即䜌亂之亂治絲而紊之所謂亂也灝按戴說是也𤔔即古文𤔔之變體今按戴徐二氏之說甚諦言絲無以會亂義故當以𤔔為正䜌殆𤔔之譌變然則何以致譌前人似無說者今試一論之

甲骨文有𤔔字異構有𤔔𤔔𤔔𤔔諸體皆象以手治絲形絲作二股或三股不拘孫詒讓釋䜌(契文舉例)羅振玉從之(增訂殷虛書契考釋)王國維初亦從孫說(史籀篇疏證)後又謂說文䜌古文作𤔔形與此近(甲骨學文字編)今按王氏後說是也

繫有維繫聯繫懸繫繫屬繫縲諸義繫字構形从一系(或糸)

已足見義初不必从二糸之絲三糸之𢇁也是以甲骨文凡有

繫義諸字如

奚作[illegible]

孫作[illegible]

羌作[illegible]

金文如

縣作[illegible]

係作[illegible]

凡此諸字俱从一糸(一股)作而無从絲(二股)若𢇁(三股)者蓋無

論維繫繫縲从一股之糸取意已足而無庸作二三股亦不必

从手(又)若爪作也然則𤔔之非繫固彰彰明甚

𤔔字从又从絲當以戲徐之說 治絲為本義其後孳乳為[illegible]

許書系此字為䜌之古文古文从一手之又與从二手之爰同
為一字固數數見也
說文系字下出籀文𦃃與此形略同孫羅即據以釋此為繫今
考系部所屬孫䌛諸字皆从系而無一从籀文作者
𦃃𦃃當即䜌之本字盖由䜌譌省為䜌再譌而為孿即
𦃃 譌省↓ 𦃃 再譌↓ 𦃃
後儒以孿為䜌之古文乃系𦃃於系字之下而不知䜌為䜌
之本字䜌為䜌之譌變（詳說下）
䜌（即䜌變）之本義為治絲引申為治治絲而紊則亂于是又
引申為亂義亂實䜌（䜌）之孳乳後世治與不治皆用亂亂行
而䜌（䜌）廢集韻亂下出孿字此許書䜌之古文丁度等尚知
其為治亂之本字也

𢇍之譌變為䜌，要在其中體之形似致譌之時，疑在漢代隸古定之後。

說文言部詩、謀、訊、信、誥、訟諸字所出重文偏旁言字俱作☐，汗簡文亦多如此作。䜌之中體若以此代之，則當為☐，其與𢇍形極近似，如其上☐之上筆稍損，即成為☐，則與☐形同。漢人習見此體，乃即隸定為䜌」（中國文字廿六冊六至七頁率與亂）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䜌，亂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絕也。从言絲。𢇍古文䜌」。治也下段注云「與爪部𤔔乙部亂音義皆同」。古文作𢇍，恐與𤔔為一字，象兩手撚絞成線之形，𤔔則多一絞線之具工，故有治義。䜌𢇍形近而混為一。䜌之本義當為不絕。說文耳部聯下云「从絲，絲連不絕」。䜌从言絲會意，乃言之不絕也。又謜字說文云「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謜謜而來」。古音䜌為 lwân

謜為𢆶、𢇍並在元部，一為會意，一為形聲。陳鐵凡謂䜌乃𢇍之譌，並否定𢇍為糸字，然以一手(爪)治絲，似不可能，且古文明从受，豈可謂䜌从𢇍變哉。金文中𢇍之本義已不見，孳乳為𤔔、䜌等。

〈大22〉「䜌旂」〈大23〉「王令敢䜌𦰡嗣九陂」「䜌乍朕皇考䵼彝䵼鼎」「䜌用亯孝于朕皇考」「䜌子子孫永寶用亯」〈大26〉「䜌旂」〈大27〉「䜌旂」

〈大41〉「宋公䜌之饙鼎 鼎」〈大50〉「虢事䜌 䜌 夏」

0286

訇　錢大昕謂即詢于四〈1158〉「數寏敦用作

岳之詢　數寏簋　訇辛數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訇駭言聲也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訇鄉又讀若玄[seal]籀文不省但依旬字例不省者固古正文籀文从之耳顧氏原本玉篇引說文正相合又引聲類音大也西京賦沸卉砰訇』（古籀篇五十三第六頁）

于省吾曰『薛氏疑識師訇毁之訇字作[glyph]薛尚功釋𨗴郭沫若釋訇（大系攷釋一三九）並誤數寏敦毁有[glyph]字訇即[glyph]之誤橅訇字从言从勹勹即古旬字卜辭旬字作[glyph]詳王國維釋旬旬勻同文早期勻毁作[glyph]晚期王孫鐘作[glyph]是旬之演變由勹而勻而訇說文旬之古文作[glyph]即係从日勻聲說文訇駭言聲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訇鄉又讀若玄籀文作[seal]是从[glyph]乃勹之形

譌訇即訇即詢錢大昕謂訇即詢于四岳之詢至為卓識又說文新附攷詢字訓謀从言旬聲按誤分訇詢為二字失之金文鈞字守毁作⿹勹金屡敖毁作訇从金从勹然則訇之作訇猶鈞之作⿹勹金矣(古雜六頁釋訇)

容庚曰「訇段紹嘉同志釋旬是錯誤的試翻金文編勹部知九部便可明白不必深辯郭老說訇者詢之古文按說文言部有訇字但詢字乃新附可見詢字後出許慎不知勹讀旬音故說从言勹省聲并以籀文不省來作證明許氏省聲之說不少謬誤段玉裁于哭字注已辨之甚明今不備引」(文物一九六〇年八、九月七十八頁弭叔簋及訇簋考釋的商榷訇簋)

郭沫若曰「訇者詢之古文甲骨文旬字多見均作ㄋ金文旬字鈞字等均同此作釋為旬非也」(文史三四九頁弭叔簋及訇簋考

釋訇簋

段紹嘉曰「字从九从言、當是訄字、讀若求、與从ㄐ从ㄐ不同、因訂為訄」（文物一九六〇年二月十頁陝西藍田縣出土弭叔等彝器簡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訇、騃言聲、从言勻省聲、漢中西城有訇鄉、又讀若玄、籀文作𧦝」、段紹嘉釋作訄、非是、于容兩氏之言甚詳、皆不可易」

〈七24〉

「師訇」「師訇」「訇䭫首」「訇其邁萬由季子子孫孫永寶」

0287 誕

誕 不从言

康侯簋 延字重見

〈1279〉延命康侯啚于衛

諆 a 旁鼎 〈0360〉 「旁肇作尊諆△」

b 寧簋 「寧肇諆作乙考尊簋 其如我」 〈1263〉 「寧肇諆△作乙考尊簋」

c 甚鼎 〈0485〉 「甚諆△肇作文丁尊彝」

d 索卣 〈1864〉 「索諆△作有羔日辛將鼎彝」

e 万尊 〈2142〉 「萬諆△」

作茲 図

f 逐鼎 〈0475〉 「逐啟諆△作廟叔寶尊彝」

g 令鼎 〈0660〉 「王大耤農于諆△田餳 王歸自諆田」

諆△ 田

h 師寰簋 〈1381〉 「無諆△徒馭」

i 王孫鐘 𦟀壽無諆 段借為期 〈0060〉 「萬年無諆△期」

j 王孫壽甗 〈0816〉 「萬年無諆△期」

k 郘王鐘 〈0051〉 「眉壽無諆△期」

九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諆讀若記。古其諆諆曩記字並通。無記猶言無算也』(攈古卷三之二、五十五頁師寰敦)

α 徐同柏曰『諆讀為忌，忌通跽，跽又通己，己象人跽，與佗器象形子孫字同意』(从古卷十三、十七頁周旁鼎)

α 孫詒讓曰『尊諆義難通。吳引徐同柏讀為忌，亦肊說不足據。攷說文由部東楚名缶曰由，由與其形聲並相近，古字得通。故丌部畀杜林以為麒麟字，糸部綼或作綦。畀綼舊並从由，今依段玉裁校正。此諆字疑亦由之段借字。尊諆著器名，猶云尊鼎、尊彝、尊敦也。後郘伯達敦又云郘白達乍寶盨[illegible]，其字右亦从其，與此同，左不知从何形。盨唭猶它器云盨鬲、盨彝。依文義當亦器名，舊釋為盧，殊不類。〔攈古二之二〕當依此正之』(餘論卷一第三頁旁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諆欺也。从言其聲。又㥥忌也。从言其聲。二徐本如此。然有誤也。顧氏玉篇引㥥說文忌也。周書曰尚不㥥于凶德是也。又引諆尔雅謀也。野王按謂謀謨也。今亦為基字在土部也。即識許書元有㥥無諆。而依此篆諆㥥元同字無疑。說文實當作諆忌也。从言其聲。古文作𠮙。如此而與期會也。从月其聲古文作𠮙相合若夫。今本諆欺也者。謂諆為欺字耳。古口言欠三部殆為同用。雖為後增竄入。亦自非無理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一四頁)

α馬叙倫曰「諆從言其聲。本非器名。然郘伯達敔郘白達作寶盖𣪘吳式芬釋𣪘為簋。倫謂此字作䛦實說文之䫫。䫫諆同從其得聲。兩器皆借為器。猶借𩞄為器然。本字當為匚」(刻詞七五頁)

旁鼎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諆欺也从言其聲」金文「諆作」「䜬諆作」乃恒語義如其又段作期師寰簋云「折首執訊無諆徒馭毆孚士女羊牛」郭沫若以無諆徒馭為句 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頁一四六 容庚金文編引同郭又謂與詩車攻「徒御不驚」同義然於前後文意似有未安當於諆字斷句諆讀作計謂折首執訊無算而徒馭復毆孚士女羊牛齊侯敦云「男女無期」期亦讀作計與此正同謂其家族繁昌也」

〈大38〉

「萬年無諆」 期

詐

詐　段借為作

蔡侯盤　用詐大孟姬□彝□

〈2149〉「用詐作大孟姬嫸彝盥」

〈2923〉「用詐作大孟姬嫸彝盥」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詐欺也从言乍聲爾雅釋詁詐偽也段借或與乍迮通公羊傳僖三十三年詐戰不日注詐卒也齊人語也是也但依作胙字金文皆借乍為之詐字亦當以乍為之矣古字皆互為通用也又按會稽碑有詐字小篆固如此也但愚謂詐譌元作作偽即知欺訓亦作起義之轉猶爲偽同字元兼善惡兩義後人分別以偽為惡義也然則詐亦作字轉出異文後人分別欺言曰詐耳即知詐偽亦作乍爲為最古正文也又按上文詐慙語也从言作聲詐詐元同字無疑而顧野王所引

彼文作詐云野王按今並為乍字苲說文所無當笮字誤然顧氏所見本與今本不同且彼慗作整必係轉寫之誤因謂詐詐元同字而彼訓為慗語亦恐為怍字叚借慗于心為怍發于言為詐猶諄惇譎憰之類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一五頁）

<0679>「□曶吏使氒小子𩴵呂限訟于井弔」

訟[a]

訟 [illegible]簋

<1354>「[illegible]訊 訟△罰」

訟[b]

揚簋

<1375>「[illegible]訊 訟△」

訟[c]

曶鼎

<0676>「[illegible]諫敕 罰訟△」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訟爭也从言公聲古文作䛗从谷聲从容省聲也段氏云公言之也漢書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鄧展曰訟言公言也朱駿聲云以手曰爭以言曰訟易雜卦訟不親也序卦飲食必有訟鄭注猶諍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注謂以財貨相告者」(古籀篇五十三第一七頁)

訶 a b 訶 與歌為一字

余義鐘 飲飤訶舞 <0050> 「歙飤訶△歌 無舞」(A·B)

c 蔡侯鐘 <0054> 「自乍作 訶△」

歌鐘 d 朝訶右庫戈 <3102> 「朝訶△歌」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訶大言而怒也从言可聲朱駿聲云字亦作呵漢書食貨志縱而弗呵虖注責怒也字亦作歌廣雅釋詁歌息也叚借重言形況字々亦作㗎廣雅釋訓呵々㗎々笑也又雙聲連語海賦呵嗽注掩鬱不明皃此攷精矣古唯有丂丆可丂為气不舒出之義丂气欲上出而礙于一以屈曲之象又反此為丆字气一旦亭留遂上衝而發其勢越揚矣丆讀若呵呵即訶字又可訓肎也許可也从口从丆々亦聲其聲發出故聲意如此而依𧮂𠱃譪之例可呵訶同字顯然訶訓大言而怒

也者段借為丁也丁讀若呵可證矣此銘段借為歌字歌亦古唯作哥歌謌亦後出字知字作歌者歌省文與訶與丁通用又訶字用為丁者或以何為之所謂何誰是也何誰古作訶敦作丁敦(古籀篇五十三第一七至一八頁)

<大40>

「宋公戌之謌鐘」

a ⿰言朢 不从言
㝬簋 朢字重見
〈1334〉「㝬弗敢朢 公伯休」

b 从言从朢省
伯作⿰言朢子簋
〈1112〉「伯作⿰言朢子寶 尊彝」

c 召卣 召王休
弗敢⿰言朢王義如忘
〈2722〉「盟弗敢⿰言忘 王休異」

d 㝬伯簋十
世不⿰言朢
〈1347〉「十枻世不⿰言忘 身才在畢公家」

e 師望鼎 王
用弗⿰言朢
〈0669〉「王用弗⿰言忘 聖人之後」
〈0650〉「庸有⿰言朢」

b 吳大澂曰『說文⿰言朢責讓也此省作⿰言朢當即⿰言朢字籀文』（愙齋七冊十頁伯𣪘）

e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言朢責望也 从言朢聲 朱駿聲云按怨望字史傳皆以望為之段借為望 太玄逃寇讓其戶注責也蓋太玄

文形義並與此篆合傳云揚氏能識古文奇字者真不誣也吳大澂云銘義王不責望也可通然愚謂此譼段借為忘猶縣妃彝云毋敢望白休借望為忘也讀本義稍迂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二二頁)

「郭沫若曰䛨即譼字、說文云、譼、責望也、太玄、窒、諲其戶、正作諲、段玉裁云、望之古文作朢、故譼之古文亦作諲、是也、字在此乃段為忘、」(兩攷四十六頁獻彝)

𧧶

誰 罘鼎

〈0379〉「宜誰△郭」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誰何也从言隹聲蓋何即訶字段借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詩桑柔誰能執熱墨子尚賢篇以孰為之誰孰一聲之轉此朱氏駿聲之說是然按誰即唯字異文言部字古文从口此為通列而訶誰也者敦字段借敦下曰怒也詆也何誰也誰敦亦古音通」(古籀篇五十二第二四頁)

郭沫若曰「𧧶字右旁是身字古鉨身字多如是𢼸(身攸)𣂚(身忻)𡐏(息堅)𧨳(息中)𧦝者信之異古鉨信多作𧥷、从言千聲此从言身聲也古鉨息字乃仁字之異仁古或作忎从心千聲息則从心身聲字例相同可為互證」(金攷二一六頁釋𧦝)

0294 讕

a 𨳌

讕 義如諫。𨳌同。書曰諫从門若諂之或作𨳌。瞰之或作闞之類　孟鼎朝夕入讕

〈0676〉「敏朝夕入讕」諫

a 方濬益曰「諫从門若諂之或作𨳌，瞰之或作闞，是也。」（綴遺卷三、二十六頁孟鼎）

a 吳大澂曰「𨳌从門有闌，門納諫之義」（愙齋四冊十六頁孟鼎）

a 吳大澂曰「𨳌从柬言从門闌門以納諫孟鼎」（古籀補十一頁）

a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讕即諫，說文分用。按劉說為是，顧氏原本玉篇讕力但反說文讕讕也野王按此亦讕字猶以誣言相假被也漢書滿讕誣天是也今本說文詆讕也蓋誤矣。愚又謂讕讕與謰謱同，說文謱下曰謰謱也，楚辭絕世謀女詘兮謰

謱注不正皃謰謱猶曰連遱雙聲連語其義為叚借說文謰下曰謰謱也此為正字古唯作連連亦聯叚借字而讕即籀文諫字謱讕也者實為叚借又依讕謰同字例謰亦或讕異文同諫由此觀之以諫讕為同字其說為是又見讕下或謂此鼎已有諫字如上文明々白々此篆當自别字細審門形諫形皆自皃好非从言从闌聲而从門諫聲亦闌字異文叚借為諫耳果然亦與下文同例當互相證今姑存于兩部云（古籀篇五十二第二六頁）

α 陳夢家曰「諫从間聲與說文之讕非一字說文閒和說而諍也乃是諫之本義」（金選一八一頁西周銅器斷代大盂鼎）

⿰言攵 說文所無

者沪鐘

〈0058〉「勿有不義訅」(A·B)

郭沫若曰『訅字見玉篇、謀也』(文史三二五頁者汈鐘銘考釋)

平心曰『訅讀誘導也』(中華三輯九五頁者汈鐘銘考釋讀後記)

訴

說文所無

訴鼎

<0349>

訴啟乜

旅鼎

⿰言衣[a]

⿰言衣　說文所無

寡子卣

⿰言衣帝△ <2706>

家

α方濬益曰『說文誶讓也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又云本作訊音信文選思元幽通二賦注并引爾雅作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誶告也誶訊二字經典多通』(綴遺卷十二三十頁寡子卣蓋)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氏古文審云 此字从言从衣衣為卒之省文庚嬴鼎卒事之卒作衣可證此誶用為瘁．按劉氏論篆形是說文誶讓也从言卒聲經傳往往誤以訊為之艸書卒卂相似故以楷釋艸者致此誤耳又按吳語誶申胥莊子徐無鬼察士無淩誶之事此為本義又轉為爾雅釋詁誶告也銘意蓋是也劉云為瘁瘁即顇字非銘義也或讀為淬亦通』(古籀篇五十

三（第二一頁）

a 郭沫若曰「⿰言哀字古書所無，舊或釋詳，案詳字無義，當是哀之異文，古字从言从口每無別，如哉，或作𢧢（陳侯因資錞）詠，則作咏（季咏父殷）是也，哀愛古字通，此讀為愛。」b（金攷一四二頁韵讀補遺寡子卣）

a 𢦔 䛒 說文所無

孟䛒父壺

〈2783〉「孟䛒父作鬱壺」

a 周名煇曰『言部䛒 孟䛒父壺 說文無此字舊釋䛒同識不塙字彙補有識字具義切音支當即此字 強氏定為字彙補之識字音支 今考定為戠字重文當入戈部

名煇案字彙明代俗書而強氏據以考古此與鄉愚據封神榜演義解經者何異此篆从戈从言舊釋同識固無大誤蓋戠字从戈从音此篆从戈从言从言與音同意即就強書所錄徵之如沇兒鐘銘𢦔字从音而王孫鐘銘𢦔字从言亦可證也又如格伯毀戠字作戠从戈从言趩尊銘作戠从戈从音而說文解音字从言含一者是矣䛒字从𢦏者當以才為音符 𢦏才聲从戈 戈戠古音同在之部音支則在支部之支二部絕不相通強氏于

形既疏音理尤不達而欲上通古籀難矣。餘義參見中卷言部戠字條。周名煇說』案參閱1610條(古籀考卷下九至一〇頁)

〈大26〉

「穆公入右戠立中廷」「戠」「戠拜䭫首」

a ⿱攸言 說文所無

鄦子鐘 〈0051〉「其音⿱攸言△⿱攸言△」

a：高田忠周曰『按舊釋作悠，實非是。悠之言遠義者，段借為攸也。攸為水行攸攸，故轉為遠長義。此云其音⿱攸言⿱攸言，亦攸攸也。其義用專于音，故亦从音。⿱攸言固攸字別出異文。銘上文曰中縣且昜，昜亦加音作諹，與此⿱攸言加音同意也。但其字已从音从攸，攸亦聲。細別⿱攸言亦自為別字，所以字乳而益多也。姑存于各部，以弘其用。云或云此篆攸下从言，非从音者，然⿱攸言亦說文所無，而金文言音通用，恆見。⿱攸言或作⿱攸言，敢不足異也。銘下文云韹韹巸巸。顧野王音部韹字，書或鍠字也，樂聲也，鼓聲也。又言部諻，方言音也，蒼頡篇諻，樂也。此韹諻同，亦音言通例』（古籀篇五十三第三十七頁）

a

高田忠周曰『按此銘上文中縣且昜〻作鍚下文鍠〻巸〻鍠作韹並皆从音為義故知此言即音省而瞀〻亦元攸異文明矣。唯字已从音从攸〻亦聲細別亦自為各字猶昜暘元同字而說文別出之例故姑存于兩部弘其用云瞀〻謂聲遠聞與攸〻同』(古籀篇六十第二七頁)

a



譈 說文所無

王孫鐘 中譈盧鐊

<0060> 中終 戲且 鐊 韹△ 鶾 b



沇兒鐘

<0052> 中終 韹△

戲且 鐊

<0051> 中譈△盧 鍚陽

b 方濬益曰「左从音右象樂縣之形辟氏釋縣今從之」（綴遺卷二十六頁 郘王子沇兒鐘）

a 丁佛言曰「譈王孫鐘疑从𠦝从言或是哲通祈誓」（古籀補補附錄四頁）

強運開曰「譈王孫鐘中譈戲揚元鳴孔皇 譈沇兒鐘文與上同丁書入坿錄云从軟从言或是哲通祈誓運開按此篆

从倝从音，非从言，當即古文音字，鐘鳴象鸞和之音，易曰翰音登于天，从倝即从翰省也』（古籀三補卷三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銘用為中縣且揚之縣，然其揚以昜異文旟為之字，即作倝，知此㫃亦於字合旱以得倝形也，然此篆即⿰倝音字顯矣，唯說文言部無⿰倝音，此古字逸文也，然元用為縣字，縣倝古音同部，故知从言倝聲，而其義未攷，姑存疑云』（古籀篇五十三第二八頁）

郭沫若曰『⿰倝音字遺者鐘作⿰倝音，許子鐘作鶾，鶾字見說文，曰雞肥翰音者也，从鳥倝聲，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是知⿰倝音⿰倝音均鶾之異，即翰與雗在初亦當同是一物，說文分鶾翰雗為三字者，後起之歧異也』（兩攷一六〇頁沈

兒鐘

郭沫若曰「鄦子𬉼師鐘鄦子𬉼師𢍰其吉金、自作鈴鐘、中翰戲揚、元鳴孔煌、中下一文、宋人釋為縣、案其字形雖稍稍譌變、確是鶾字、說文鶾雉肥鶾音者也、从鳥倝聲、魯郊呂丹雞祝曰呂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此字正从鳥倝聲也。字或从音、沇兒鐘郐王庚之㤅子沇兒𢍰其吉金、自作龢鐘、中韓虘揚、元鳴孔皇、蓋从雉肥鶾音故从音也。一或从言、王孫鐘王孫遺者𢍰其吉金、自作龢鐘、中䛠虘揚、元鳴孔皇、三器出處見詳大系索引 爾雅釋樂大簫謂之言、从音、其義一也、故翰与韓均是鶾之異文。」(金攷一八六頁釋中鶾虘揚)

徐中舒曰『王孫鐘沇兒鐘並有中⿲言卓欠虘⿸㫃昜語．此與詩終風且暴．終温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語法全同．中終音同．故得相通．虘即且之繁文．銅器中有虍頭與無虍頭字多無別．又⿲言卓欠⿸㫃昜猶干揚．激揚也．樂記云．夫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鄭注以干揚為干戈戚揚之干揚．其說難通．賈誼鵩服云．水激則旱．旱有激意．干揚激揚也．干揚為古語．聲轉遂為激揚（詩揚之水毛傳云．揚激揚也）韓榦干激古並見母字．故得相通．終⿲言卓欠且⿸㫃昜終既也．（王引之釋）言既激且揚也．』（驫氏編鐘圖釋三頁）

ɑ 柯昌濟曰『吳清卿先生釋律⿱穴木字從音從卓．當是古調字．卓調聲轉．故從卓聲．淮南子天文訓．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高注．和也』（韓華一七頁王孫鐘）

張日昇曰「按字从言从軑說文所無宋人釋縣非是郭沫若據鄦子⿰爿盧師鐘「中鶾⿰虘又⿸㫃昜」一語謂⿰倝音⿰倝言並為鶾之異文其言似是而非徐中舒讀⿰倝言⿸㫃昜為干揚即激揚也然字既从言若音軑聲當即翰音之本字說文云「鶾鷄肥翰音者也从鳥軑聲」鶾為肥鷄其鳴聲高而長又从軑聲故可借作翰音之⿰倝言然二字非一也」

[a]

饕 說文所無

仲叡父盤

〈29.1〉「用亯饕飽」[△]

仲氏饕」

[a] 孫詒讓曰「饕字右从食从又左从缶當為缶齊國差甔字从缶作缶大鼎鎬字从缶正同當為[缶包]之異文舊釋為餐誤从又者餘縟文也集韻四十四有飽或作[缶包]呂氏春秋辨土篇云為其唯雖厚後急省而及省遒[缶包]也明古飽字有作[缶包]者故呂不韋得用之此古文之存於先秦古子者金文與彼正合說文失載亦許君之疏也」(名原下二一頁)

[a] 孫詒讓曰「饕清釋為餐以字形審之殊不類攷此字左从缶當為缶齊國差甔鑪字从缶(攈古三之一)又金文寶字所从缶形亦多作缶或作缶與此正相近蓋此當為[缶包]之異文从又者繁縟文也集韻四十四有飽或作[缶包]呂氏春秋辯土篇為其唯厚而及

⿰飠艮者亦即此字蓋周時固有此異文故呂不韋用之矣說文食部飽重文⿰飠采云古文飽从釆聲釆聲缶聲古文亦多互通後弫中盧云諸友具飽彼文作[illegible]右形闕蝕似亦从缶也攗古三之一又後大鼎王召走馬雁令取⿰缶馬騳卅匹易大彼⿰缶馬作[illegible]左从[illegible]與此亦相似攗古三之一⿰缶馬即⿰扌馬之借字爾雅釋畜驪白雜毛鴇詩鄭風大叔于田作鴇彼鼎作[illegible]右亦似从鳥形說文無鴇字鳥部鴇重文鴇鴇或从包鴇之為⿰缶馬猶此以⿰飠艮為飽足相比例也』餘論卷二第十八至十九頁仲叡父盤

α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今本云餐吞也从食奴聲或作湌从食从水而野王原本玉篇引餔也湌說文今餐字也又飧下引說文吞也韓詩不素飧此所據即古本與今本相反知今本轉寫者誤互相易也說詳飧下若从今本為吞義此銘不可讀而从舊

本銘義自順亦當證今本之誤矣愚謂餐之从奴當粲省文精米曰粲〻以為飯餔謂之餐〻粲音義皆近故詩還曰予授子之粲傳餐也可證矣但此篆从食从𣦼〻與奴自別又𦧇似舌不舌似缶不缶疑為𩛥省文果然从食从舍从又為會意舍者館也又家也手持餔以進亦當於屋下行之或云又即奴省聲亦通顧野王自云餐蘇昆反周禮司儀之職掌致餐積之禮鄭玄曰餐食也小禮曰餐大禮曰饔餐毛詩有饛簋餐傳曰餐孰食也謂黍稷也正亦與此銘義合經傳省作飧近來學者皆泥今本說文其所引悉改作飧殊誤』(古籀篇八十八第二五至二六頁)

a

張日昇曰『按字从言从養說文所無孫詒讓謂字从缶乃飽之異文飽然字明从言不从缶』

⿰言樂

⿰言樂

說文所無，廣韻⿰言樂謊，狂言。

⿰言樂季獻盨

<1475>「⿰言樂季獻作旅盨」

善

毛公鼎

〈0680〉「譱△效乃友正」

諫簋

〈1370〉「毋敢不譱△」

善鼎

〈0673〉「譱△善 譱△敢拜頓首」

[illegible]𤔲為膳

取它人之膳鼎

〈0416〉「取它人之善△鼎」

善夫克鼎 周禮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

〈0662〉「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A·B)

大鼎

〈0666〉「王乎(呼)譱夫𩀘召大以氒友入攼」(A·B)

大簋

〈1376〉「王令(命)譱△夫豖曰謂趣睽曰」

吉父盨

〈1413〉「譱△膳夫吉父作旅盨」

梁其簋

〈1332〉「譱△膳夫𣶒梁其乍朕皇考惠中(仲)皇母惠𡠀尊簋」

厚氏圃

〈1509〉「魯大嗣徒厚氏元乍善圃」(A·8)

卯簋

〈1390〉「女汝母毋敢不善」

鬲比盨

〈1497〉「善夫克」

厚氏會

〈3026〉「厚氏唐作膳鎗」

克鼎

〈0675〉「鑄季」

「右善夫克入門，王乎呼尹氏冊令命善夫克」

克盨

〈1496〉「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

師晨鼎

〈0672〉「王乎呼乍冊尹冊令命師晨疋足師俗嗣邑人隹与小臣善夫守口、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

〈0562〉「魯左嗣徒元乍作善膳鼎」

〈0586〉「𨛫白笔乍作孟妊善膳鼎」

〈0587〉「𨛫白祀乍善膳鼎」

〈0613〉「休善」

〈0640〉「齊侯作膳寶𣪘口孟

姜譱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譱吉也，从誩羊，此與義美同意。按言美為善，羊美省，二言者相善之意，與競義反。古作譱（毛公鼎）作譱（克𣪘彝）』

（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譱吉也，从誩从羊，與義美同意，篆文作善从言。从羊隸省作善，善〻吉義近，君子之言為吉，其嘉祥者謂之善也，善者言之健全者也』（古籀篇五十三第三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譱吉也，善篆文从言。案段氏云，據此則譱為古文可知矣。此亦上部之例，先古後篆也。譱字今惟見於周禮他

皆作善金文克鼎等皆作譱無作善者則譱非古文即籀文矣」

(古攷十九頁)

斯維至曰「案周禮冢宰下有膳夫其職為掌王之飲食膳羞此於金文無徵大克鼎云王呼尹氏册命善夫克王若曰克昔先王既命汝出納朕命則善夫為出納王命似與宰職相同古書中於膳夫膳宰宰夫等職常相混用此亦可證彼等古本同職清胡匡衷孫詒讓於其名義辨之至悉茲引於下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檀弓云蕢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胹熊蹯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膳夫亦稱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為一(以上胡說)案胡說是也(此下條孫之案語)膳夫大戴禮記保傅篇又謂之大宰亦與冢宰異(見周禮正義天官序膳夫疏)其他彝銘所見亦大致如是如大段云王命善夫鳫曰朝睽曰余既錫大乃里大鼎云王呼善夫騣召大以厥友入攼小克鼎云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

周遹正八師皆是也。師晨鼎云：王呼作册尹册命師晨足師俗嗣邑人，隹與小臣善夫、守口、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案此銘小臣、善夫、官犬皆師晨之家臣，其系屬自不可與王官同論。郭沫若云：小臣，周官屬司馬，為大僕所領轄；善夫，膳夫，屬冢宰；虎（此為犬字，郭於考釋已正），殆虎賁，屬於司馬。凡此均與古器不合（周官質疑），其疑非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三至四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又楊樹達曰：余謂善蓋假為膳。說文四篇上肉部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詩十月之交云：仲允膳夫。周禮天官有膳夫職。而金文善夫鼎作善，不作膳，以善為膳，與此銘文正同也。或曰：善字从羊，乃膳之初文，从肉作膳者，乃後起加形旁字。凡會意字加形旁，必犯

之重複，此加肉旁，與从羊義複，說亦通」（積微二一〇頁取它人鼎跋）

〈大18〉「女汝母毋弗譱效姜氏人」〈大21〉「母毋敢否譱」〈大25〉「譱效乃友內入辟辟」

a 競 簋文

〈0824〉「競△」

b 競 乙卣

「競作文

〈2592〉「競△作文

乙簋」

c 競 簋

〈1315〉「白享

文義卲御史競△曆」

「競△觀白享文休」

d 競卣

〈2732〉「皇享文皇衡競△各格于宮」

「競△義曆」「賞競△章璋」

e 仲競簋

〈175〉「仲競△作

寶簋」

f 猷鐘

〈0061〉「猷獻又有

成亡競△」

g h 宗尊

〈2147〉「仲競△文易賚

金」「對揚競△」

休文」

毛公旅鼎 肄母有

弗競 从言

〈0627〉「肄母有

弗競△」

孔 阮元曰「競古業字、亦見說文」乙(積古卷五、三頁段尊)

林義光曰『說文云誩，彊語也，从誩二人。按二人首上有言，象言語相競意。古作䇓（宗周鐘）或作䇓（取彝），大象人形，與从人同。

說文云竟，樂曲盡為竟，从音儿。按音儿非義，字為競之半形。古从言从音多通用。又與競同音，即競省。魏鄭文公碑竟作競，與古甚合。

說文云誩，競言也，从二言，讀若競。按即競之偏旁，不為字』

（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誩字，从言人，或从言下未詳，但般競為韵，即是訓；銘文或从二言从順省聲，或从競省从川聲，而銘意當讀為順，廣雅釋詁：訓，順也。樂記：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與此義近矣』（古籀篇五十二第一一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段氏云從二人，二言也。古音讀如彊，愚謂此解元當作彊也，後人誤沾

語字若訓彊語為詰段借競之从誩取于彊爭之義以轉義會意也左襄十年傳師競已甚注爭競也又莊子齊物論有競有爭注並逐曰競又詩桑柔職競用力長發不競不絿箋逐也左哀二十三傳使肥與有執競焉注遽也離騷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注並也又轉為爾雅競彊也詩烈文無競維人廣雅競々武也（古籀篇五十三第三〇頁）

徐中舒曰「金文有言亡競者

尹其亙萬年受氒永魯亡競在服｜尹卣

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我維司配皇天｜宗周鐘

文王孫亡弗褱井亡克競氒剌（烈）｜毛伯𣪘

亡競詩作無競毛傳無競競也（抑及執競傳）競彊也（桑柔及烈文傳）以無為

發語辭，以競為強，以釋此諸金文，皆不可通。故林義光詩經通解讀競為境，以無競為無境界，其說抑無競維人云。

競讀為境，境古字作竟，竟即競之省形也。境疆古同音，無競或與無疆通用。宗周鐘亡競我唯司配皇天，執競篇武篇並云無競維烈。亡競無競皆即無疆也（原注宣十二年左傳引武篇無競維烈，杜解亦以為武王成無疆之業）此與詩烈文篇無競皆訓為無境界，與無疆常訓為無終極者稍異。

林氏此說以無競為無境界，以釋尹卣宗周鐘固無不可，但以釋毛伯毀亡克競氒刺，則仍不可通。毛伯毀銘文見於西清古鑑，雖出傳模，其文與詩烈文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語意頗相似（詩百辟其刑之之刑，即金文裏井之井）以詩言之，則金文以亡競裏井並舉，確非誤釋。從而無競之說，必須別尋新

經案競有彊意毛傳實不誤左傳言競及不競者甚多如僖七年傳云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不能彊即釋不競之義又如宣元年傳云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宣二年傳云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成九年傳云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襄十八年傳云南風不競多死聲以上競皆當釋彊又昭三年傳云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弱為競爽之反則競爽之有彊意亦不繁言而喻蓋競者爭競晉語八其臣不心競而力爭競與爭對文競即爭也爭而勝斯為彊矣又爭競非一人之事故競又有並意離騷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注競並也莊子齊物論有競有爭注並逐曰競是亡競即無與比並無與爭競之意據此以釋金文尹卣亡競在服服事也在事猶言在位也言在位莫與並也宗

周鐘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朕為余之所有格言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之猷有所成就莫與比也毛伯㲃亡克競氒刺言莫能比其光烈也」(集刊第六本一分三六至三七頁金文嘏辭釋例)

g-h. 郭沫若曰「競當是競字之異从大与从儿同意大象人正面形儿象人側立形」(兩攷六十一頁㲃解) (2147)

i 周名煇曰「言部譱」毛公旅車鼎 丁氏定為訓字 今考定為競字古文

名煇案譱字从川从言从卩而卩即人形字說文誩部云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 誩(从二言)競言也 而川在言上當為象語气之上越而非水流之川字古文有文同實異者如首字鼎字从川象毛髮形與此文从川為气形者同例皆非川字也气字

說文气部作三，云雲气也。象形。反寫為彡。亦气字。說文乞部云：乞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横寫為三。齊侯壺銘云：用气嘉命。假气為乞，殆為一字也。古文此作巛，明為豎寫象言時气直出之形。从詰者，二人之言相競。一言上从巛，象發言之人。一言下从ク，象言从人出。此科形以定字者矣。

銘文云：肆毋　毋　又有弗競者。弗競，周代成語，猶經傳言無競也。弗不同用。春秋文公二年傳：夏父弗忌。漢書古今人表作夏父不忌。不無同用。詩板篇云：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春秋昭公三十三年傳引作不敢戲豫，不敢馳驅，可證。金文如宗周鐘銘云：保余小子朕有猷亡競。亡讀如無，同常語也。爾雅釋言云：競，彊也。詩烈文篇云：無競維人。柔桑篇云：秉心無競。弗競、亡競、無競，三詞皆一語之轉。四（古

攈考卷中二二至二三頁）

朱芳圃曰『說文誩部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林義光曰桉二人首上有言象言語相競意、文源八一 羅振玉曰諸器中競字首筆聯一一為一者、象二人之言相糾葛觸迕、今篆析而二之誼不如从一之密、遼居乙稿二四 桉林羅二說非也、丮象人頭上戴辛、字之結構與妾相同、兩之為形、故有彊義、詩周頌執競、執競武王、大雅抑、無競維人、鄭箋並云、競彊也、彊有爭勝之義、故引伸之訓逐、詩商頌長發、不競不絿、大雅桑柔、職競用力、鄭箋並云、競逐也、逐與爭義近、故又訓爭、左傳襄公十年、師競已甚、杜注、競爭也。』(釋叢二十二頁競)

屈萬里曰『蓋無競之語金文及周書中並數見之

宗周鐘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

班毀文王孫亡弗襄井(刑)亡克競氒(厥)剌(烈)

周書大武篇無競維害有功無敗

又和寤篇無競維人人允忠

又大開篇無競維義

又大匡篇無競維人維允維讓

綜合諸語證之則無競之義可得而說按詩中兩見職競之語小雅十月之交職競由人大雅桑柔職競用力鄭氏於職競用力箋云競逐也胡承珙毛詩後箋於十月之交職競由人說云

凡主相爭逐為其爭者古語蓋謂之職競襄八年左傳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杜註謂既卜且謀多但主相競逐為網羅之事無成功也哀二十三年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

紼。此謂國事方殷，主為奔走，無暇赴弔，故杜於此注云：競，遽也。其實義皆相近，桑柔職競用力，亦同此義。

按胡氏之說甚諦，蓋專事爭逐者，詩謂之職競；行爭逐之事者，詩謂之執競，見周頌執競篇，蓋指武王伐紂之事言；退讓不爭者，詩謂之不競，見商頌長發。而無競者則謂莫之與競。競之義謂爭逐，引申之則猶今語之較量比擬，亦即毛鄭所謂彊也。（書傭一七九至一八○頁詩三百篇成語零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林義光謂二人首上有言，朱芳圃則謂象人上戴辛，兩氏之言皆未當。競簋字作[illegible]，乃最近初文，象二人相並，口向上，以語相爭勝，頂上一橫示齊，而後競之意。許訓彊語，得其朔義，復引申為比並

離騷「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注「競並也」是也。字衍變作[illegible]（仲競簋）若[illegible]（猷鐘）遂有从言从二人之說而失其本也。說文兄部競下云「競，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丰聲」古音丰在祭部，當作[illegible]，兢在蒸部，當作[illegible]，丰聲之說非是。縱使以丰為聲，一丰已足，何必从丰丰。窃疑兢競一字。其云二兄競意，正所之注腳。又詩小雅無羊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訓彊訓競，皆足以見兢為競之譌也。金文恆語無競，徐中舒釋作無比，是也。

〈大6〉「文王孫亡弗褱（懷）井（刑），亡競氒刺（烈）」

音

郐王子鐘〈0051〉「其音△△」簫簫

楚王領鐘〈0031〉「其聿其言△」其聿其音 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林義光曰『說文云音聲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按本義當為言之聲从言一以示音在言中古作音(伯矩歆彝)作音(毛公鼎㬜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蓋音無可以象故借言為形意一以象其意指事也亦與甘从口含一同意顧野王云尚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陰陽之聲皆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土革木匏也禮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感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

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也野王按直出於響曰聲以聲相韻曰音故樂記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聲々成文謂之音此說詳矣」(古籀篇五十三第三三頁)

高鴻縉曰「按字意當為言之音 故从言而以一表音之假象指事字名詞」(字例三篇三五頁)

〈大50〉

「其音鉠々」

a

章 孳乳為璋

乙亥簋 王十丰璋

〈1203〉「王錫□□㦰(?) 王十丰章△」

b

競卣

〈2732〉「賞競章△璋」

c

師遽方彝

「王乎呼宰利易錫師遽

d

〈2443〉「遽琱圭一、環章三」

e

頌簋

〈1392〉「反入瑾璋△ (A·B)」

f

頌鼎

〈0674〉「反入納堇章△ 瑾璋」

g h i

大簋

〈1376〉「嬰賓儐承章△ 璋」

「大賓豕訊章△」

璋

「賓嬰訊章△」

j

萬簋

〈1341〉「侄黃賓萬璋△一」

k

二

召伯簋

〈1373〉「今余既訊于君氏大章△璋」

l m

史頌簋 穌賓章 馬四匹吉金

〈1356〉「穌賓儐章△璋 (A·B) 按郭氏釋文句讀與容氏異」

〈0658〉「穌賓儐章△璋 馬三匹吉金」

〈1390〉「易錫女汝鬲章△瓚璋三」

〈1497〉「章△」

斥之蠶夫已所从田」

〈2836〉「反入覲章△」

l.m 徐同柏曰『䡇即龍字通作寵』（从古卷二、十六頁周史頌敦）

d.e 徐同柏曰『覲寵猶云覲光寵與光同意』（从古卷六、三十三頁周頌敦）

f 劉心源曰『龍作䡇汗簡龕字即此或釋章非此用為寵大敦䡇帛束䡇馬兩皆非章字詩何天之龍維龍維光龍即寵也』（奇觚卷二、二十一頁頌鼎）

f 強運開曰『䡇頌鼎冊佩以出反入覲䡇吳書釋為章非按䡇為古龍字段為寵詩荷天之龍可證』（古籀三補卷七第九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章樂竟為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按古作䡇（代徐鼎）不从音亦不从十本義當為法从辛辛罪也从⊖

東之法以約東有罪也。曰所以東，見東字黃字條。或作章大敱」（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章樂歌竟為一章也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此說有誤愚初謂十甲古文同形並作十而甲之十或變作于鼓文淳字右旁作𠭥可證但章字从甲未詳何意因謂此十亦于省也樂歌一章而終其聲平舒而盡也如下文下筆作丂屈曲尤甚而于字往往作丂可證也……

愚嘗攷章字形如上見今再按未為是章字元非从音从十甲即古華字畢姬尊畢作畢丁亥彝畢公作𠭥可證章之从華即是畢省畢本訓田网也从田从華華有柄可持之象此有本有末者轉為畢終義廣雅釋詁三畢竟也書大誥攸受休畢疏終也爾雅釋詁畢盡也竟也者與說文章下樂竟為一章又竟下

樂曲盡為竟之說合焉說文攴部斁盡也畢斁古今字也然則章字从畢固為當然又辛即童省文童章古音相近其始當為同音章从童省聲故或作章章又作章章章作章者以畐為童省以十為辛省又或作章章章者並皆借童省為章也若不然章之上形即竟省文从竟从畢會意自顯宜建竟為部首收章于部中要章在本部元非古義不敢肊定存疑云』(古籀篇五十三第三四至三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章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諸良切按章明也从日辛聲日與辛穿合古作章後世借為樂章文章等意乃段彰為之』(字例五篇九二頁)

朱芳圃曰『說文音部章、樂竟為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林義光曰按古作章、不从音、亦不从十、本義當為法、从辛、辛、罪也、从日束之、法以約束有罪也、（文源八四）按林說非也、字象薪燃燒時光彩成環之形、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易豐六五「來章有慶」、虞注「章、顯也」、國語周語「其飾彌章」、韋注「章、著也」、是其義也、孳乳為彰、說文彡部、彰、文彰也、从彡章、章亦聲』（釋林殷二十頁至二十一頁章）

〈大31〉「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

a

韹 說文所無 廣韵 韹 韹語声

邵王簋 〈1103〉 「邵王之韹 之薦簋」

b

邵王鼎 〈0444〉 「邵王之韹」

「之饙鼎」

c 「韹」

鄦王子鐘韹韹熙熙 沇兒鐘作皇皇

〈0051〉 「韹韹熙熙」

〈0060〉 「皝皝趣趣」

高田忠周曰『徐王子和鐘中縣且易元鳴孔皇其音詹詹聞于四方韹韹熙熙……按元鳴孔皇皇即鍠字省文段借說文鍠鐘聲也从金皇聲詩執競鐘鼓鍠鍠毛詩借喤為之葢鍠者鐘聲之大也故下句云聞于四方可證鄦子鐘借煌為之煌喤皆音

通耳銘下又云諻〻巸〻諻亦鍠字爾雅諻〻樂也注鐘鼓音是也但他器銘云沱〻巸〻男福無期與此諻〻巸〻同例即祝禱語重言形況字也蓋謂和樂之意鍠字轉義巸亦與媐通用然則此銘本義用省文轉義用異文亦希見之例也字亦作鐄長笛賦錚鐄鎣嗃是也又金索云諻即喤字非然鍠或借喤〻亦當借鍠為之耳』(古籀篇十二第一一頁)

a商承祚曰『諻說文所無口部喤小兒聲引詩曰其泣喤喤揚子方言十二諻諻音也左思吳都賦諠譁喤呷注喤与諻通案言口古文不別如詠謨金文皆从口謀謨信說文之古文亦从口』(十二遐四頁至五頁邵王之諻毀)

a陳仁濤曰『張政烺說』鼎銘諻作[illegible] 以毀銘按之自是諻字無疑蓋字體之變化然也此如魯惠公名史記世家作弗湟集解徐

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系本作弗皇年表作孝公子弗生是皇之變體近於生字故籍中固已多如此矣……

考方言六

南楚瀑洭之間母謂之媓

又廣雅釋親

媓母也

此蓋漢代楚之方言如此楊雄著之於篇張揖因以為詁自來語言中親屬稱語詞之改變甚緩古者楚南交通不便教化未周部族聚居習於故俗四五百年間自可保存其固有之方言故余謂此鼎與毀銘之諻皆當與媓同義而訓為母先有段借後出本字固文字發生常例卲王之諻蓋即楚昭王之母也(全匱論古初集七一頁又七三至七四頁卲王之諻毁)

[seal] 童 孳乳為動

毛公鼎 雩四方死毋動

〈0680〉「弜人（一人）母毋童動余（才在 立位）」[seal] 番生

盂

〈1387〉「金童鍾」

強運開曰「[seal]毛公鼎雩四方死毋動段借為動 [seal]番生𣪘金[seal]金豪與毛公鼎金嶂金豪同文則又段童為嶂矣」（古籀三補卷三第四頁）

吳寶煒曰「說文繙之也此从帝从止同不从口从目視而後之也適古文悉無連重文二為一字釋動誤」（毛公鼎文正註十五頁）

a

張之綱曰徐[同柏]云蠢動童重古通愙齋从之孫[詒讓]云依徐吳讀當如左宣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詩商頌不震不動箋不可驚憚又疑讀爲憧說文憧心不定也亦擾亂之意（斠釋五頁）

a 妾 克鼎 〈0675〉「臣妾」

b 妾 伊簋 〈1371〉「[illegible]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

林義光曰『説文云、妾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辛女。按古作妾、伊𣪘彝作妾、克𣪘彝』(文源)

朱芳圃曰『説文辛部、妾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辛从女。春秋傳云女為人妾、妾不娉也。按許君此説、後世學者深信不疑。其實大有未諦。果如其言、龍鳳諸物、有何辠尤而从辛加於其頭上乎。其説之誤、昭然明矣。余謂妾象女頭上戴辛、辛與䇂同、䇂、爨薪也。書粊誓臣妾逋逃、鄭注、臣妾、厮役之屬也。史記張耳陳餘傳有厮養卒、集解引韋昭曰、析薪為厮、炊烹為養。蓋古代戰爭時俘獲異族之婦女、使之服析薪炊烹之役、故造字象之。釋名釋親屬、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即被俘獲之婦女除服役外、

兼薦枕席、後漸轉爲多妻制度中婦女等級之名、」（釋林取二十一頁妾）

〈大21〉「𤔲嗣我西隔東隔僕駿百工牧臣妾」

a

業

業 鄦王職劍

〈3157〉「鄦王職乍武業▲鈶鐱𢑚均」

林義光曰「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飾謂飾於栒詩有瞽篇設業設虡傳云大版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按晋公𥂴有𦍒字當即業之緐文業象全虡上有飾版之形業字象鼓鼙在虡上形亦以木爲虡足則業下當非巾字」(文源)

高鴻縉曰「業(篆)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虡業維樅𦍒古文業魚怯切按業爲加於栒上之大版从木丵聲浞聲之諸業聲者浞之聲毋消失乂韵變一韵而一復爲一世亦猶

之普之諸借即之諸節至之諸埡也、業上有鋸齒、署象簇嶽並出、故取丵為聲、古之縣鐘鼓之架、直桯曰虡(虡)、橫楪曰栒(亦作簨)、加栒上之大版曰業、每栒業上縣鐘磬、八曰肆、二肆為堵、鐘曰編鐘、磬曰編磬、[illegible]之複文作[illegible]、見晉邦盦、說文今本載業之古文作[illegible]者、殆此複文之形譌」(字例二篇一七五頁)

朱芳圃曰『說文丵部、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讀若浞、又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按丵象辛燃燒時光芒上射之形、甲文鳳字頭上所从之䇂一作丵、是其證也、又丵與業為一字之分化、一形之繁簡、例與䇂一作亲同、古讀複音tʂʻɔk ŋɔk或tʂʻi̯ăp ŋi̯ăp、讀tʂʻɔk為丵、讀ŋi̯ăp為業」(釋

（第二十三頁䒑業）

a 對非余 延文乙尊 〈2127〉 對公休

b 史㝬鼎 〈0652〉 對揚皇尸丕顯休

c 曆鼎 〈0574〉 曆肇

對元德 d 彔卣 〈2728〉 對揚伯休

e 井侯簋 〈1378〉 對不敢彖

f 吳方彝 〈2444〉 敢對揚王休

g 免簋 〈1359〉 對揚王休

h 盂卣 〈2707〉 盂對揚公休

i 競卣 〈2732〉 對揚伯休

j 廓伯馭簋 〈1342〉 敢對揚王休

k 𪇴伯簋 〈1347〉 對朕辟休

l 卣尊 〈2146〉 長由對揚侯休

m 井鼎 〈0630〉 對揚王休

n 貉子卣 〈2718〉 貉子對揚王休

o 靜簋 〈1366〉 對揚天子不顯休

p 友簋 〈1343〉 㫚對揚王休

q 農卣 〈2727〉 敢對揚王休

r 𤔲簋 〈1341〉 𤔲對揚天子休

對 趙曹鼎

<0656> 敢對䍺天子休 (A·B)

對 守宮盨

<1339> 守敢對揚天子休

對 師奎父鼎

<0667> 對䍺天子不不魯休

對 毛公鼎

<0680> 毛公唇對䍺天子皇休

對 克鼎

<0675> 敢對䍺天子不顯魯休

對 克鐘

<0653> 克敢對䍺天子休

對 休盤

<2922> 敢對䍺天子不顯休令命

對 番生盨

<1327> 番生

敢對天子休

對 大盨

<1376> 敢對䍺天子不顯休

對

對 頌盨

<1392> 頌敢對䍺揚天子不顯魯休 (A·B)

對 頌鼎

<0674> 頌敢對䍺天子不顯魯休

對 頌壺

<2836> 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對 免卣

<2729> 對䍺王休

對 大作大仲盨

<1330> 對揚王休

對 師𩛥父盨

<1388> 敢對䍺天子休

對 段簋

<1352> 敢對

䍙揚王休

j'
寧鼎

<0646>
對揚仲休
趞

k'
寰盤

<2924>
敢對䍙天子不顯䢅皇休令命

l
同卣

<2710>
同對揚王休

m'
n'
無叀簋

<53>
敢對䍙天子魯休令命 (A·B)

o'
封簋

<1340>
肆對揚王休

p'
豆閉簋

<1368>
敢對䍙天子不顯休命

r'
趞尊

<2139>
趞對王休

q'
督[illegible]

<2716>
叔對大保休 保休

s'
t'
𧊒簋

<1354>
對䍙揚王休命 (A·B)

u'
虢叔鐘

<0057>
旅對天子魯休䍙

v'
虘編鐘

<0037>
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w'
史懋壺

<2831>
對王休

x'
師虘簋

<1351>
敢對天子不不休

y'
敔簋

<1329>
敔對揚王休

z'
師晨鼎

<0672>
敢對䍙天子不顯休令

a''
追簋

<1355>
追敢對天

子覲揚

b″

元年師兌簋

〈1386〉兌拜頶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c″

師望鼎

〈0669〉望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a″

善鼎

〈0673〉對揚皇天子不㔻休

e″

㝨鼎

〈0631〉對揚其文休

f″

揚簋

〈1375〉敢對揚天子不顯休

g″

師虎簋

〈1383〉對揚天子不㔻魯休

h″

令鼎

〈0660〉令對揚王休

i″

柳鼎

〈0664〉對揚天子休

j″

無㠱簋

〈1353〉敢對揚天子魯休令命

k″

[illegible]鐘

〈0061〉對乍作宗周寶鐘

l″

師酉簋

〈1374〉對[illegible]

天子不顯休命

m″

笰伯簋

〈1359〉歸夆敢對揚天子不㔻魯休

n″

朐簋

〈1346〉朐敢對揚王休

o″

p″

大鼎

〈0666〉對揚天子不顯休 (A·B)

q″

卯簋

〈139[illegible]〉敢對揚[illegible]白休

r″

趞簋

〈1363〉「對▵𤾊王休」

s″

盠[illegible]尊

〈2151〉「敢對▵揚王休」

t″

師旂鼎

〈0665〉「旅對▵氒賀[illegible]于隩彝」

u″

同簋

〈1367〉「叔▵對𤾊天子氒休」

v″

大保簋

〈1323〉「周𢆶兹對▵令命

彝

w″

無叀鼎

〈0668〉「無叀敢對▵𤾊天子不顯魯休」

x″

對卣

〈2666〉「對▵乍父乙寶隩彝」

y″

召伯簋

〈1372〉「𤾊▵對訊揚朕宗君其休」

z″

𨋍侯鼎

〈0671〉「敢業▵對𤾊王休」

a‴

𡨦簋

〈1281〉「對▵𤾊揚王休」

b‴

彔伯簋

〈1380〉「彔白𢦚敢拜頧首對▵𤾊對揚天子不丕

顯休」

c″

亳鼎

有寸

〈0602〉「亳敢對▵公中休」

〈0044〉「昊口〔中缺〕口生拜手首敢對▵𤾊王休」

〈0049〉「汈梁其敢對▵天子不丕顯休𤾊揚」

〈0056〉「趞曹[敢對▵曹]〈三字原衍〉拜頧首」

〈0592〉「對▵王休

用之」<0635>「對△揚尹休」<0649>「對△䫉王休」<0653>「剌對△䫉王休」<0655>「對△䫉王

休」<0657>「敢對△䫉天子不顯休」<0659>「拜稽首對△揚天君休」<0661>「對△䫉

天子不顯皇休」<0663>「敢「對△揚」天子不顯休釐」<0676>「盂用對△王休」

<0678>「肆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1284>「對△井休」<1290>「對△揚王休」

<1314>「對△䫉白伯休」<1333>「𪓐對△揚公休」<1334>「對△揚伯休」<1349>「敢對△䫉

揚穆王休」<1358>「免對△䫉王休」<1361>「䫉王休對△」<1365>「對△䫉天子不顯休」

<1369>「𩩙敢對△䫉天子不顯休」<1370>「敢對△䫉天子不顯休」<1371>「對△易天

子休」<1385>「敢對△䫉天子不顯魯休」<1445>「對△䫉揚天子不顯休」<1495>「用對△

剌烈」<1496>「敢對△天子不顯魯休䫉」<1952>「敢對△揚天子不丕休」<2140>

「對△揚公姞休」<2144>「彔拜稽首對△揚白伯休」<2145>「對△揚王休」<2147>

「對△䫉競父休」<2148>「效對△公休」<2443>「敢對䫉天子不顯休」<2445>「盠拜

稽首敢對△揚王休」<2702>「寓對△揚王休」<2713>「趞對△王休」<2714>「對△揚

公姑休」〈2719〉「敢對△⿱日丮揚王休」〈2727〉「敢對揚王休」〈2731〉「庚嬴對△⿱日丮揚王休」〈2735〉「效對△公休」〈2834〉「敢對△⿱日丮天子不顯魯休令命」〈2920〉「守宮對△⿱日丮周師釐」〈2150〉「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

吳大澂曰「[古文字]」小篆作對許氏說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今彝器對字多从丵不从口許說非也虢叔鐘」（古籒補十二頁）

[古文字]″劉心源曰「奉舊釋對此字从丵从[古文字]即丮吳本作[古文字]當是奉汗簡作[古文字]从丮与廾同意」（奇觚卷四．二八頁召伯虎敦）

高田忠周曰「[古文字]」頌敦按此對揚字也然疑元撲字異文省丵為彐又移土連丵下其實同意也又省彐作丵又省土作⿰丵又其

省略之意無異矣。或謂省土者，借業為之。亦省形存聲之例。金文又有對字作[glyph]者，正以業為之，可證。亦通。」（古籀篇十第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對，應無方也。从丵口，从寸。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從士也。按古作[glyph]師酉敦，作[glyph]伯晨鼎。本不从口。丵者業省，从又持業。業，版也。業本覆簴之版，引伸為書冊之版。曲禮請業則起，注謂篇卷也。版亦即笏。對者執之所以書思對命。或作[glyph]虢叔鐘。从土。土者壬省。望作[glyph]舀鼎，聖作[glyph]洹子器，皆省壬為土。挺立以對也。兼轉注。亦或作[glyph]趩尊彝从口。」（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對，譍無方也。从丵从口从寸。又或作對云：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

許說甚誤今審凡鐘鼎文明是从丵从土从又又者𠂇之省也或有借叢為之者其明證也然則此實墣字異文也說文墣塊也从土業聲或體作圤从卜聲此篆即移丵于土上形稍異而實同耳然墣對義不可通因謂對應對揚字古唯有合字已說文合亼口也从亼从口亼亦聲也朱氏駿聲云三口相合為合十口相並為叶十口相傳為古按此即今所用之答字古或作畣爾雅釋詁合對也釋言畣然也左宣二傳既合而來奔注猶答也禮記喪服小記屈而反以報之注報合也史記樂書合生氣之和正義合應也此說精眇可服膺者也初借荅為合亦譌作答漢人艸竹混亂故也要周中世籀文盛行聲音可通者往往借餘形字為用對合通用亦當其一例也古音墣與對轉通朱氏部分已然此實墣對同字元同音之證也又對合兩字得

音通者金文立位通用可證其實立位同字即知今音入聲合韻與去聲隊韻及入聲覺韻古音皆近耳然字已為段借義所專亦少變字形以分別者金文往往所見也璞字亦借為合義因字亦改从寸、又通用叔或作村之類也下見望敦繼彝文皆从寸小篆所原可知矣从寸以為法度之意與高克尊从卩同意若夫从女奴僕服從之意或从犬所以服犬馬之勞之意手愚攷如此而今不悉收諸篆於土部者不敢妄斷待來哲之判云尒

余後得陳矦因資敦銘曰合揚奉惪是明對揚即合揚也當證上說以斷定也」（古籀篇八十三第三三頁）

高鴻縉曰「丵字之本意以其从之之各字推之當為古之兵器其首有橫木而下有直柄柄之上周及橫木之上方均有簇嶽

並出之齒，執其柄可以撲人，亦可以對禦刀劍戈矛之屬，其用殆如後世之九股叉……

從之得義而亦諧聲者有

1. 𣫹 宗周鐘 王對 對字如此 按即對抗反對之對，引申而有對面相對之意。从丮（手）舉丵會意，丵亦聲。浞之諧對聲，亦猶之澄聲之原於登聲，重之原於東聲也。弗韵之變賁韵，卒韵之變醉韵也。

2. 𦪃 伯晨鼎 敢對揚王休之對如此 𦪃 篆 菐 隸 菐 楷書 㯷 字偏旁。

說文 𦪃 瀆美也。从丵从廾，廾亦聲。臣鉉等曰：瀆讀為煩瀆之瀆。一本注云：丵眾多也，兩手奉之，是煩瀆也。蒲沃切。

按說解有誤。𦪃 从雙手執丵，仍是對字。雙手隻手無別。後引申而有撲滅、撲伐之意。隸楷又加手旁為意符作撲。撲與

菐實為一字。

3. [古文] …頌鼎敢對揚之對如此。字原作[古文]，而復加土為聲符耳。

4. [古文] …師晨鼎敢對揚之對如此。字原作[古文]而復加土省聲耳。

5. [古文] …師𢼄簋敢對揚之對如此。字原作[古文]而復省又而加土省聲耳（字例二篇一七二至一七四頁）

朱芳圃曰：『說文丵部：對，譍無方也，从丵，从口，从寸。對，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林義光曰：按古作[古文]、作[古文]，本不从口，丵者業省，从又持業。業，版也。業本覆簴之版，引伸為書冊之版。曲禮請業則起，注：謂篇卷也。版亦即笏，對者執之，所以書思對命，或作[古文]，从土，土者壬省，挺立以對也。亦或作[古文]，从口。文源六．三一。楊樹達曰：左氏傳記楚之始興也，曰：若敖

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宣公十二年）又記鄭之始建也，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處之。（昭公十六年）此對字从寸从丵之義也。許君所云从口者，非从口舌之口，乃从口，猶國邑之从口也。許君所云从士者，古文士土不分，文實从土，非从士。玉篇、廣韻皆云對字从土，是也。从士从口，與从寸从丵義不相關，故知其非矣。（小學述林二.五五）按林楊二說皆詰詘難通。金文對字可分四類：一、象手持丵（或兩手奉之）。丵，煇煌之鐙也。二、象手持辛，辛即燭薪，與鐙實異而用同。羅振玉謂金文中別字極多，與後世碑版同，不可盡據為典要，即以此器言之，按（指同𣪘）對字作𢼄，譌別已甚。（貞松堂集古遺文六.八）蓋由不瞭辛之初形本義，以不誤為誤，傎矣。三、象手持丵（或兩手奉之，與篆文業同）。丵，然燒發光之辛也。四、象人坐而兩手舉丵，若丵，結構與𩇕相同，其他或增具，或省又。

古人作字任意增省不拘常規也、

廣雅釋詁、對、當也、蓋黑夜無光持鐙以當明、故有相當之義、引伸為答、詩大雅皇矣以對於天下、桑柔聽言則對、鄭箋並云、對答也、為應、儀禮士冠禮冠者對、禮記仲尼燕居子貢越席而對、鄭注並云、對應也、為遂、詩大雅蕩流言以對、毛傳、對、遂也、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鄭注、對、遂也、為配、易无妄先王以茂對時、釋文、對、配也、詩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毛傳、對、配也、為嚮、廣雅釋詁、對、嚮也』(釋叢五十四頁至五十五頁對)

沈文倬曰『彝銘多言對揚、概括起來有下列諸式1.對揚王休(句上或有作器者名下同)2.敢對揚王休3.曰敢對揚王休4.揚王休對5.對天子魯休揚 1、2式為絕大多數、3、4、5式均是個別單稱對或單稱揚的、一般的有對(或揚)王休和敢對(或

揚）王休兩式個別的有作用．對王休或奔（敬）展（揚）于皇王室（休）．句中王字有作皇王．皇君．天子．王．天子．公．或明言某王某公的．其休字有作休令（或命）魯命．魯休．皇休．魯休命．不顯休．不顯休令．不顯魯休．不顯皇休．不丕休．不丕魯休．不顯段休令．文獻典籍里也有類似記載．詩大雅江漢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毀之段字）尚書說命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各本子字下有之字．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無之字．今即據唐石經刪）休命（注家于曰字斷字蓋誤）．與彝銘幾無二致．何謂對揚．鄭玄箋云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偽孔傳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各家彝銘考釋．均未有涉及．大率依舊注衍述．都解作對答稱揚王之美（或大）命．郭沫若先生亦僅稱之為古人恒語．沒有新解．似乎是略無疑義的了．

但是最習見的事物往往最不易獲得確切的理解。按彝銘之文都是記録當日時事，對揚王休均承拜手稽首之後，自與上文同屬活動情狀的描述。如作對答稱揚解，那就不復是描述一種具體生動的情狀。因此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考查，以明究竟。

从字義訓釋看對，說文丵部云：譍無方也。儀礼士冠礼鄭注云：應也。爾雅釋詁云：畣（王念孫疏証云：經傳通作荅）也。儀礼聘礼鄭注云：答問也（儀礼其他諸篇之注則云答也）。段玉裁云：對答古通用。對解作應或答，原是通訓。可是廣雅釋詁又云：讐也。當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贊李注云：偶也。當是别一義。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云：對有相當義，故从丵，丵者相并出也。疑當以相當為本義，引申之乃為對答耳。其實應或答都是一方對着

另一方的響當偶等别義當从此出訓釋對字必合二義而始
充足倒不一定一是本義一是引申義揚儀礼鄉射礼鄭注云
猶舉也廣雅釋詁小爾雅廣言礼記檀弓下明堂位鄭注均云
舉也礼記樂記云弦歌干揚孔疏引皇氏注云揚舉也干揚舉
干以舞也
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文選南都賦李善注引一作高
舉王筠說文句讀云字从手似不當言飛舉一詞
不易理解遂有此誤說文之說其實不然廣雅小尔雅都是揚和
翥并列的而釋詁又云翥飛也方言第十云翥舉也楚謂之翥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遂以為舉者本義飛者段借說文羽部
云翥飛舉也與揚同訓飛舉自是專名決非誤文由此可見揚
舉飛義通揚之訓飛舉不過是形容其高舉
之形李善徑作高舉雖屬臆改但其義未誤
礼記祭統云夫鼎
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
也鄭玄偽孔之注似據此文增一稱字以稱揚連文來訓釋揚
字的稱為爯之俗體說文冓部云爯并舉也又作偁人部云揚
也儀礼士相見礼礼記檀弓下鄭注尚書牧誓偽孔傳左傳宣

十六年襄八年二十七年哀二十三年杜注孟子滕文公趙注．國語周語晋語韋注并云稱舉也．尔雅釋訓云偁偁舉也．郭注云舉持物解釋較為顯明．揚舉爯三字都是持物而舉之義．揚之訓舉或稱亦是通訓．可是說文手部云舉對舉也．方言第二云旴揚双也．燕代朝鮮洌水之間曰旴．或謂之揚．郭注云．此本論双耦．舉揚又有對偶之義．亦當是別一義．其實持物而舉．亦必是一方對着另一方有所表示．訓釋揚字亦合二義而始充足．綜上所述．對和揚在一方面的意義上一訓應或答．一訓持物而舉．各有訓釋．二字之義有區別的．但在另一方面的意義上．二字都有對偶之義．又是相同的．所以廣雅釋詁又云．對揚也．把二字溝通了．于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對和揚有同訓的一面．訓詁上即稱之為二字相通．

从字義上證得對揚二字各有二義。二字之義既有區別又有相通。不但求得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訓釋，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从這些相通相異之義的互相充足中，也就是从上文所述應或答和持物而舉都是一方對着另一方的這種說解中，已能看出這二字的完整意義乃是一種當日具體活動的情狀。彝銘所記均是王策命和賜衣、玉、車、旂于其臣下，實系眂朝之礼的一個部分。由于它不是礼儀記錄，沒有詳盡地記述那些揖讓周旋的節文，自需經過類似的礼儀的推勘比附，方能得其真相。因此，繼字義訓釋之後，應當進行礼儀的探索。

眂朝賜命之礼不傳，無法知其全部歷程。但从現存諸礼中核究其相近儀注，取以比擬，似亦可得其概貌。先談對字。儀礼諸礼中有辭對之儀，致對之儀，與對頗有雷同之處。士冠礼初加

節云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鄉飲酒礼主人獻賓節云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在鄉飲酒礼的酢主人節和鄉射礼燕礼大射儀等篇的相同諸節均有同樣的儀注公食大夫礼賓食饌三飯節特牲饋食礼獻賓與兄弟節有司徹主人獻尸節也有辭對之儀進退周旋的細節容有出入其主要儀注是相同的不必多加徵引在此只詳釋上引之文作例證其餘諸篇自可借此概見飲酒之礼參與者的爵位縱有高卑賓主所行均是敵體之礼主人在東方東序東階上東階下賓在西方西序西階上西階下主人獻賓酒降至東階下就洗器洗爵賓以其為己而洗不敢獨處堂上就相从而降主人不

敢以自己的洗爵事勞賓降階.就坐礼儀中多坐興的動作.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古席地而坐.膝着席而下其臀曰坐.膝着席.就是跪.跪而以臀加于足跟上.謂之坐.而放下爵興起.請其勿以降.這是辭.賓說明自己當以降.請其不必辭.這是對.主人至洗.器之北.南面.坐而放下爵.盥手.取爵准備洗.賓以西階下東行.東北面請其勿洗.這又是辭.主人坐而放下爵請其不必辭.這又是對.賓即退回到西階下位.這就是辭對之儀.辭對之對.承對方辭之後.都是請其不必辭的意思.儀礼諸礼還有致對之儀.士冠礼賓字冠者節云.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年二十加冠而有字.字為加冠之賓所致命.冠者接受其命字并表敬意.就是對.聘礼歸饔餼于賓介節云.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聘賓在

主國聘享礼賓．私覿之後．主國君使大夫饋賓饔餼五牢．授訖．賓即儐大夫．即此節所述升堂後．賓東序奉幣(束錦)西面．大夫西序東面．賓表示要致幣．即要致乘馬(陳于中庭)束錦于大夫．大夫表示接受并表敬意．亦即是對．隨即傳至當前楣處．北面拜稽首．双方又都進至兩楹之間．堂中當棟處．大夫北面賓南面東錦授受．訖．大夫退至西序．賓退至東階上北面再拜稽首送幣．大夫从西階降．牽左馬出門．周礼里也有致對之儀．秋官司儀云．出及大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此即聘礼私覿之後．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無客辟而對．孫詒讓謂文不具．前一對字．是主國君問賓國君安好．據鄭注．賓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表示身體健康．乃是一般的問對．與本文所討論之對．有別．姑置不論．後一對字．是主

國君慶賓國君之安好再拜致意賓先逡巡避位表示不敢當君之拜繼而對即表示接受其慶賀并表敬意這對和士冠礼命字之對一様的也是致對之儀致對之對都是接受對方的致意并表敬意的意思

辭對的一辭一對鄭注云賓主之辭未聞致對的一致一對鄭注云致對有辭也其辭未聞這些辭是亡佚了礼記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于言語者也（喪服四制略同）喪服是死者的親族們按照他們不同的親疏關係規定出各種重輕不等的服制來表示對死者的悼念與服制相適應起居飲食舉止行動也都有不同的規定在言語上亦應表現這種親疏等差所以要有唯對言議的規定層次極為分明說文口部云唯諾也言

部云諾譍也論語里仁集解引孔安國注云直曉不問故答曰唯礼記玉藻云父命呼唯而不諾陳澔集說云唯速而恭諾緩而慢唯諾是答人呼喚的或速或緩的應聲說文言部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詩大雅公劉毛傳同言部又云議語也語論也論議也三字互訓相通孔穎達毛詩疏云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論（孔疏本來作答阮元校勘記云正義云答難曰語又云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釋文云論難下乃旦反是其本作論字今从阮校改）難曰語謂二人相對陳與詩毛氏傳疏云直言者徒言之而已不待辨論也論難者理有難明必辨論不已也釋名釋言語云言宣也宣達彼此之意也據此單方面表達意見謂之言相互間商討辨難謂之議要表達意見自需連續地說若干語句而進行議論還要求語句的講究修詞依喪服層次看斬衰是三年之服最重齊衰是一年之服次之大功是九個月

之服．又次之小功．緦麻是五個月和三個月之服．最輕．哀悼的
表現于言語．服斬衰之服的．僅用唯．諾來表示同意不能對的．
服大功之服的可用連續若干語句來表達意見不能議論的．
而服齊衰之服的．其言語一對．介乎唯和言之間不是唯．諾的
應聲比唯要繁複些．也不是連續地說若干語句比言要簡略
些．這樣看來．它只是一句或二句簡練的短句子．唯對言在通
常的訓釋中．往往相互為訓．不易分別．只有在相對為文時．方
能通過具體的比勘分出其中的差異來．喪礼的對是一．二句
短句子．飲酒等礼的辭對．致對之對是否也是同樣的．士冠礼
鄉飲酒礼對辭已佚．無法考查．而聘礼里却保存了一節辭對
之辭．士昏礼記所載納采問名．醴賓之辭．雖非辭
對．致對之辭．但有相類似之處．可以參考． 聘礼記云．辭
曰非礼也．敢．對．曰非礼也．敢．據段玉裁考證這十二字當作八

句如上句讀鄭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非礼也不敢豈非正是一些簡練的短句子非礼也猶如今人交際中常用客套語無此規矩與飲酒礼中的辭對之對請對方不必辭的意思也正相符合固然不同礼儀有不同内容其對辭是不相同的但據士冠礼加冠祝辭命字字辭等士昏礼納采問名醴賓等辭來看礼儀之辭均有規定錫命之礼也不能例外其對辭必然是原來規定而不是行礼的人臨事擬就的綜上所述可以證明對是一種貴族礼儀中的語言形式即一句或二句簡練的短句子其辭不同的礼儀各不相同但均有規定

對在一般訓釋中都作對人應或答解但在礼儀中則有它的特定意義由于礼儀已經亡佚或其文雖尚存在而後人不再舉行了這特定意義也就逐漸不為人所理解以致人們用一

般的通訓代替了特定意義.以通訓來解釋.自然就扞格難通了.

次說揚字.檀弓下云杜蕢洗而揚觶.鄭注云舉爵于君也.礼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燕礼云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鄭注云.媵送也.讀或為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揚大埳補正義引胡肇昕云.古文作媵.今文作騰.礼記今文宜作騰.經師以訓詁字易之為揚.故曰揚觶.騰媵是古今文異字.或讀為揚.可見杜蕢的揚觶.實即燕礼大射儀的媵觚.飲酒礼中.賓主人獻酬酢正礼之後.還要舉行旅酬和無算爵以盡賓主歡洽之情.在舉行以前.鄉飲酒礼.鄉射礼先有一人舉觶和二人舉觶.燕礼.大射儀先有二人媵觚于公和再請二人媵觚.後來即以此觶(觚)進行旅酬和無算爵.媵觚即舉觶.亦即揚觶.詩豳風七月

云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稱舉也稱觥亦即舉觥舉觥的儀注以鄉飲酒礼的記述最為簡明而完備錄如下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一人（或二人）担任舉觶即稱之為舉觶者舉觶于賓句是此節經文的綱目不是儀注的記述經文中舉觶的情狀沒有顯明的叙述需作解說舉觶者坐祭自飲之後降至階下洗觶升堂酌酒即立西階上准備舉觶賓的席位在户牖之間（此據東西而言據南北而言則是當棟和後楣之間即堂中深處）俟賓拜後舉觶者即舉起觶來从西階上進至賓席之前坐下把觶放在薦（狗俎

西賓、立起來辭坐下受觶、隨即立起來、舉觶者退至西階上拜送觶、賓又坐而以觶仍放在荐西、舉觶者事畢、降至堂下。稱此一儀注為舉觶于賓、稱此一人(或二人)為舉觶者、均是取義于其人舉起觶來从西階上進至賓席之前之時、那末所謂舉(揚)觶(騰觴稱觥)就是指這一動作形象而言。擅弓下杜蕢揚觶時、雖不是舉行這樣的飲酒礼、但他先自飲而洗觶酌酒、然後舉觶進致于公、與這一儀注也完全相同。七月的朋酒斯饗躋彼公堂、毛傳以公堂為學校、鄭箋云于饗而正齒位、與鄉飲酒礼也頗相近、均可以此取證的。

从鄉飲酒礼里所能證明的、僅是舉觶前進的動作形象、不够全面、還須繼續充足。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鄭注云、揖之謂小俛見于前也、揚之謂小

仰見于後也。此文泛指進退周旋中的佩玉之形。不是專記某一具體儀注。司儀云。土揖庶姓。鄭注云。土揖推手小揖下之也。土揖是俯身而揖。揚之對揖之言揖之是身軀小俯。揚之自是身軀小仰。方斯大礼記偶箋云。玉既合乎宮商。而君子趨行進退。復皆合節。故冲牙觸佩。自然鏘鳴。中律。佩玉在趨行中鏘鳴中律。進必小俯如揖。退必小仰如揚。或進或退。各隨其僅之所需可置不論。在這裏只要證明揚又是表現趨行身軀小仰之形。綜上所述。可以證明。揚是一種貴族礼儀中的動作形象。即趨行身軀小仰。手中舉物。其物。飲酒礼是觶。其他礼中各隨其礼之所應用。

揚在一般訓釋中都作稱揚贊揚解。但在礼儀中則有它的特定意義。由于礼儀已經亡佚。或其文雖尚存在而後人不再舉

行了。這特定意義也就逐漸不為人所理解。以致人們用一般的通訓代替了特定意義，以通訓來解釋，自然就扞格難通了。

上文闡明了對揚是貴族礼儀中的一種語言形式和一種動作形象。已無疑義。但這是就飲酒等礼中二者用于不同場合互不關聯的情況來論證的。而彝銘所載眡朝錫命之礼，對和揚聯系在一起，與上述諸礼應有不盡相同之處。因此在這裏，不僅要解通二者的意義，還要考明它們的相互關係。眡朝之礼不傳，而彝銘又不是礼儀記錄，所載自較簡略，要經過比勘方可信據。从一些文字較長的彝銘中所能看出礼儀的進程，大致是這樣：入廟即位，右相受命之臣公門。王命史策命，錫衣玉車。所受命之臣拜手稽首。最後是對揚。這一系列的儀注，雖不完整，但層次極為分明。對和揚在同時進行，用上面所證得

的特定意義來解釋就是受命之臣拜後起立仰身趨進手裏舉起王所錫之玉。受命之臣揚時手持何物無考。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云䵼「毛公鼎」對揚也从丮从日从王執玉以朝日日為君象此純从字形說解揚字有作䵼「揚鼎」有玉無日朝日日為君象之說顯系臆解但執玉之釋頗為有理今从其說口喚「敢（即不敢）」「王休」等短句子。其對與冠礼聘礼的致對之儀其義大致相同即表示接受王的策命并表敬意的意思。至于揚在鄉飲酒鄉射等礼中是舉觶于賓賓即以此觶遍致众賓進行旅酬和無算爵其義是舉起觶來明示此觶為众所歡飲而在此礼中王所錫車服諸物以王為最貴重。即持此仰身舉起明示尊王所賜動作所表達的意義同于語句所表達的意義。二者的結合實際上是前者補充後者的。因此在錫命之礼中對揚實是一個儀注的二個方面的表現而二者之中又以對為主以揚為輔的。

對揚．在錫命禮中的相互關係闡明之後．再進而解釋彝銘上的不同句式．大部分的．也即是帶有普遍性的彝銘．都是上述的一、二兩式．二字連文的．這些應該理解成這樣對(揚)王休或敢對(揚)王休．對的同時即揚．另一些彝銘如四．五兩式．二字分置首尾的．應該理解成這樣．對 王休揚．或揚天子魯休對．對後接着揚．或揚後接着對．動作總是言辭的補充．句式縱有變化．仍能說明對為主．揚為輔的．凡此．又都證明對揚原是一個儀注．還有如第三式．敢上有曰字．曰為語詞．王引之經傳釋詞云．說文曰欥詮詞也．字或作聿．或作遹．或作曰．其實一字也．皆以為辭助．詩中多借用曰字．如曰至渭陽．曰為改歲．曰殺羔羊．我東曰歸．皆當讀為歲聿其暮之聿．又云．爾雅曰．粵．曰也．曰與欥同．字亦作聿．聿．古字通．故爾雅訓粵為曰也．曰字是語詞．曰敢實與曰歸曰至同事實上即同于第二式．那些單用對或揚一個字的．這是省文．對揚既是一個儀注．簡略的記述．言對即包括揚．言揚即包括

對并無異義至于休下有令(或命)字的原來應該作王休命無命字也是省文對辭有僅王休二字有作天子丕顯魯休命文字繁簡雖不一致其意義并無二樣仍然可證在礼儀中對辭是有規定的

彝銘對揚王休是貴族礼儀中的一個儀注是他們行礼時的活動情狀是有其特定意義的自从其儀亡佚其義就不為人們所理解以後都以一般的通訓來解釋了在文獻典籍裏如上文所引的江漢和說命其意義尚未走樣而尚書顧命的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左傳襄二十八年的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等就都是稱揚的意思已經失去這特定意義了彝銘所記過于簡略不易看出真相幸有飲酒等礼存在結合其他文獻的一些殘痕从推勘比附中尚能取得完整具體的理解才得把

它復原』(考古一九六三第四期一八二至一八七頁對揚補釋)

林沄張亞初曰『沈同志認為對揚為古礼中致對辭對之對與揚解及佩玉退則揚之之揚認為對是一種貴族礼儀中的語言形式即一句或二句簡練的句子揚是一種貴族礼儀中的動作形象即趨行身軀小仰手中舉物總之對揚二者都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

沈說是否正確我們可以用銘文本身來驗證

睘卣王姜令作册睘安尸伯尸伯賓睘貝布揚王姜休(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作册睘受尸伯之賜而講王姜休當着尸伯之面感謝尸伯之賜應該講尸伯休而不應該講王姜休因而睘卣銘中的賓睘貝布與揚王姜休是不是同時發生的

事情。揚王姜休是不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這是一個問題。麥尊侯錫者𠭯臣二百家。儕用王乘車馬……唯歸揚（遲）天子休（大系）揚天子休是歸以後的事情。揚怎麼能說是貴族行礼時的活動情狀呢。

大盂鼎盂用對王休。用作祖南公寶鼎（大系）用……用……二用字後面的句子是并列句。這从師遽方彝。弔寶𣪘。偁盨。逭子孟姜壺（四器銘文均見三代吉金文存）等器的銘文中看得很清楚。由此可見，對王休是作器時盂所說的感恩戴德之詞。是作器的原因。這一點、在小子生尊銘文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小子生在受到王的賞賜以後講用作𣪘寶障彝。用對揚王休（西清古鑒八四三）用……用……也是兩句并列句。用對揚王休在用作𣪘寶障彝之後。銘文中習見用作寶障彝。用旂眉壽……用作

寶隮彝用啚孝于……用作寶隮彝後面的用旂眉壽用啚孝都是作器的原因或目的.顯而易見.小子生尊的用對揚王休也應該是用作毁寶隮彝的原因或目的.對揚怎麽能說是致對辭對之對.怎麽能說是動作形象呢.

大保毁.大保錫余土.用茲彝對令(大系).對令是對大保休令的省文(對某某休令的辭例見中齋鼎等器)用茲彝對令之對令也是作器的原因或目的

羌鼎有羌對揚君令于彝(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四13).天亡毁有每揚王命于隮毁之文(大系)每揚與對揚義相近.對揚于彝及每揚于隮毁之于字是介詞.于彝于隮毁都是表示對揚與每揚的處所狀語.沈同志認為對揚之對字是致對辭對之對.揚是趨行身軀小仰手中舉物.對揚于彝及每揚于隮毁的辭

例說明這些行礼時的活動情狀要在彝上和簋上進行。沈同志的這個說法實在太令人費解了。

總之，我們認為沈同志提出的對揚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這一點是無法成立的。對揚一詞可以在賓主面對面時用，也可以在別的場合下用(事後)。睘卣、麥尊、大盂鼎、大保簋、羌鼎、天亡簋之對揚(每揚)就都不是行礼時使用的明顯的例子。所以對并不是致對，辭對之對，揚并不是動作形象，對揚并不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

尸臣鼎有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漢書郊祀志下)之文，無㠱簋也有無㠱拜手䭫首曰敢對揚天子魯休令(大系)之文。沈同志認為這一類句子中的曰是語詞，所以應該以拜手䭫首為句，曰字屬下讀。

舀鼎有頷首曰……之文于省吾先生認為應在曰字下斷句(双劍誃吉金文選)無異毀拜手頷首曰…… 研究銘文的各家都是在曰字下斷句都未把曰看作語詞。因為曰字後面是講的話。這一點,班毀銘文反映得最清楚。班拜頷首曰。烏虖……烏虖(嗚呼)是感嘆詞。它不能冠以語詞曰。把曰看作語詞是說不通的。由此可以證明頷首曰。拜手頷首曰之曰都不是語詞。拜手頷首以後說幾句話乃是情理中事。更值得注意的是銘文中的曰字并沒有作語詞用的例子。因此拜手頷首曰之曰不能屬下讀。不能看作語詞(礼記祭統之孔悝鼎也有拜稽首曰對揚……的辭例)。

對曰字的認識與對對揚的理解是密切相關的。我們認為曰是說。是說道。其下面的敢對揚天子魯休令是說話的內容。而

并不是關于當時礼節的描寫.

某某曰對揚某休的例子還有伯㝬父卣等七條材料.伯㝬父卣伯㝬父曰.休父錫余馬.對揚乍休(陝西省博物館青銅器圖釋圖三九)余是第一人稱.乍是第三人稱.如果對揚是行礼時的活動情狀的話就不能用乍字.盠駒尊有盠曰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圖釋圖五七).孟簋孟曰……毛公錫朕考臣自乍功.對揚朕考錫休……(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匯釋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一期)晉姜鼎晉姜曰……每揚乍光剌……師望鼎大師小子師望曰……望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大系)伯宦父卣伯宦父曰.休口非余馬.對揚父休……(陳梦家西周銅器斷代(五)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三期)以上的對揚每揚也都是說話的內容.而并非是描寫行礼時的活動情狀.

要之拜手頴首曰之曰與師望鼎晉姜鼎等器的曰字都不是語詞。曰字後面的對揚……每揚……是作器者的贊美感激之詞。銘文中臣下受到上級賞賜以後的感激話常用對揚……休一詞來表達奉揚。每揚用得比較少。

沈同志認為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的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就都是稱揚的意思。已經失去這特定的意義了(沈文裏二十八年當為僖二十八年之誤)沈同志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奉揚是後起之詞。由對揚到奉揚詞意已有了轉移。我們認為情況并非如此。西周銘文中奉揚有三條材料。奉字有二種寫法。試條述于下

1. 君夫毁君夫敢[illegible]揚王休(大系)郭沫若同志將揚前一字隸定為每字。不確。于省吾先生在双劍誃吉金文選中隸定

為奸．細審銘文確系从女从丰．與每字不同．

奉字銘文作□（散氏盤□為奉說見下）从丰从廾．

奸奉均从丰聲所以君夫𣪘的奸揚應該就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的奉揚

2．縣妃𣪘椙 妃□揚—伯屖父休曰……（大系）揚前一字與奸字相同．丰左下角一橫微泐．

3．六年召伯虎𣪘□揚朕宗君其休（大系）郭沫若同志釋揚前一字為對．楊樹達隸定為𢀜．云即奉字．積微居金文說六年琱生𣪘跋．楊說是正確的．金文甲骨文中从丮从廾之字往往沒有分別．𢀜釋奉是有根據的

由此可知奉揚……休命并不是後起的詞組．據目前的銘文材料看．這個詞組的上限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中葉．

銘文中對揚奉揚每揚的用法與作用是大體相同的例如

段毀敢對揚王休

君夫毀敢奉揚王休

晉姜鼎每揚氒光剌天亡毀每揚王命于障毀

師觛尊對揚氒德(嘯堂集古錄上·二六·一)羌鼎對揚君命于彝

沈同志認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的奉揚是稱揚的意思那麼對揚每揚之對與揚顯然就不能看成致對辭對之對就不能看作是動作形象之揚我們認為奉揚對揚每揚都是詞組三者可以看作是同義詞它們的差別尚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考古一九六四第五期二四六至二四八頁對揚補釋質疑)

劉節曰詩經大雅江漢篇稱對揚王休古器物銘中屢見對揚二字如靜毁上說靜拜稽首敢對揚王休頌鼎上說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也可以省稱對例如遣作姞尊上說遣對王休亳鼎上說敢對公中休又可省稱揚例如小臣宅彝上說揚公白休就對揚這兩個字的字形看來都是像農民手裏拿着土產奉獻的形狀最可注意的就是同毁上的對字从辛从又又在伯晨鼎上从丵字代對字召伯虎毁作从丮从丰頌鼎上的對字仍舊是从丵省从丰从又都象奉獻農產物的形狀从又與从丮同意所以揚字可以單作丮例如楕妃毁女揚伯遅父休的揚字就是如此寫法而揚鼎上的揚字作从丮从玉像兩手捧玉形令鼎作从丮从日這是从昜字之省所以小臣宅彝就作从丮从昜了師酉毁作从丮从女从日从玉而君夫鼎的

對字也从女从半我們知道這種制度最初是女巫所作的拜舞周代人所謂對揚本就是六朝隋唐人所謂拜舞或舞蹈其原始出於農人貢方物與神巫跳舞之事克鼎上的揚字偏旁作丮頌鼎上的揚字偏旁从反丮更像一人捧物的形狀金文裏的對揚在經傳上也作奉揚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尚書顧命篇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說用答揚文武之光訓這答揚與道揚遠不如奉揚之與古義接近用奉揚解釋對揚於音形義三方面都相合的(效存三五九頁古代成語分析舉例)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丵部云對應無方也从丵口从寸重文作對云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面言多非誠對故去其

口以从士也按古鐘鼎文多作對許君稱漢文去口从士之說非是宋趙明誠金石錄載古器物銘大夫始鼎跋已糾之矣余友陳君公培喜研討文字之學一日訪余於嶽麓山謂余曰對字从寸从丵與應對義不相涉詩大雅皇矣篇云帝作邦作對以對與邦並言對義當與邦近許君訓應無方殆非是余按陳君之說甚碻左氏傳記楚之始興也曰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宣公十二年）又記鄭之始建也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蓬蒿藜藋而處之（昭公十六年）此對字从寸从丵之義也許君所云从口者非从口舌之口乃从口猶國邑之从口也許君所云从士者古文士土不分文實从土非从士玉篇廣韻皆云對字从土是也从士从口與从寸从丵義不相關故知其非矣（小學五五頁釋對）

岑仲勉曰對揚在周金的用法大概不外如上所徵古典裏還有少許的例子詩大雅江漢虎拜稽首對揚王休毛傳對遂鄭箋對答試觀前引金文各例對揚顯是寄于聲不寄于形不應逐字求解又爾雅釋詁下賡揚續也經義述聞邵曰曾子立事篇身言之後人揚之引之謹案後人揚之謂稱道其言非謂繼續也今案雒誥曰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大烈(逸周書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皆謂續前人之業也猶言嗣守文武大訓耳據我所見邵王兩家所引四個揚字應該都係對揚的省文解為稱道很相近不必另立續義

怎樣見得是寄于聲呢考于闐文動詞tvan 其inf(不定詞)作tvana 和 tvandana 義為贊揚(to Praise)致敬(to do homage to) V 可元音化又(在于文裏)常與y通轉比之對揚切韻tuai iang 兩相吻合荒古

時代人民對天神和統治者只有贊美無非難舊說詩的大雅是正雅小雅是變雅因為人民知識日進展開批評小雅多諷刺之詩故號稱變雅了

郭氏説辰當即揚字……且字從長當是聲符可知必讀陽部音也（青銅器研究上）按長切韻diang當係dang之表示這就是我所謂隱聲與一般聲符的用意不同音仍是讀作揚的

陳侯因資錞合揚氒德又書顧命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吳闓運氏謂合即答字左傳既合而後來歸杜注以合為答（同前吉金文選上3引）按答切韻tap揚上古diang我國音韻的-m,-p常通轉故答揚之語原應為tvam dang→tvap dang（兩周文史論叢第二一八頁從漢語拼音文字聯系到周金銘的熟語）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對，譍無方也。从丵从口从寸。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為責對而為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林義光謂字从手持業，業版所以書思對命。朱芳圃謂象手持丵，丵燀煌之證也。高鴻縉謂丵象有齒之古兵，持丵反抗為對。李孝定謂象以手持丵樹之之形，其下从土與封字从屮同意。甲骨文字集釋頁七七一。諸家之言似有未當。丵字上部作丵與我字所从𢦏取象相同，我象橫刃鋸兵，如高氏言，則丵為直刃鋸兵，然兵下皆有鐏，作丄若乚，對字所从作丵無鐏，其非兵器可知。甲骨文對字作對直畫中無兩橫，恐為後之增繁，从土之說亦不足信。蓋甲骨文除上舉一形外多作對▲非土也，竊疑丵為符節，▲為座，上作鋸齒形以便勘合。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按業

當从丵从木.業為版从木.如鋸齒故从丵.釋文云「對.配也」.廣雅云「對.當也」.對之本義為符節.有相當相配之意.引申之為對答.

對譍.

對揚一詞.金文恆語.沈文倬所言全誤.林沄張亞初辨之甚詳.

〈大1〉「中對.王休令」〈大11〉「對.王休」〈大13〉「對.⿰昜丮師雄父休」〈大14〉「敢對.⿰昜丮王不顯休」〈大15〉「對.⿰昜丮揚王休」〈大16〉「對.⿰昜丮王休」〈大18〉「令女汝眔𠭯䡠足對.各」「敢對.⿰昜丮天子不顯魯休」〈大19〉「敔敢對.⿰昜丮天子休」〈大20〉「白克敢對.⿰昜丮天右王白友」〈大21〉「敢對.⿰昜丮皇君休」〈大22〉「對.⿰昜丮天子魯命」〈大24〉「敢對.⿰昜丮天子休」〈大25〉「敢對.⿰昜丮天子不顯魯休」〈大26〉「對.⿰昜丮王休」〈大27〉「敢對.⿰昜丮天子休命」〈大45〉「弗敢不對.⿰昜丮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

僕 旂鼎

<0605> 「公錫旂僕」

呂仲僕爵

<1846> 「呂仲僕作毓子寶尊彝」

師旂鼎

<0665> 「師旅衆僕不從王征于方」

靜簋

<1366> 「小子衆服衆小臣衆尸僕學射」

召伯簋二

<1373> 「今老考止公僕」

「……附庸土田」

史僕壺

<2813> 「史僕乍尊壺僕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趞簋

<1363> 「宮官僕射」

士 嗌訊

令鼎 王馭溓仲僕 从广

<0660> 「王馭溓仲僕」

<1204> 「太僕乍父己尊簋」

方濬益曰『說文僕給事者从人从菐菐亦聲彝器文皆作三角紒首形與篆文从菐異古奴僕皆有辠者為之故从辛首為三角蓋象髮首之形也』(綴遺卷十三．十頁史僕壺)

吳大澂曰『⿸广僕从广从僕古廄字許氏說廄馬舍也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為廄廄有僕夫諆田鼎』(古籀補五十三頁)

強運開釋⿸广僕曰『⿸广僕諆田鼎王駿濂中⿸广僕令眾奮先馬走說文所無運開按即古僕字僕御車者也如論語冉有僕是吳愙齋釋為廄蓋誤』(古籀三補卷九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僕給事者从人菐菐亦聲業瀆菐也从丵从廾廾亦聲按菐字經傳無考僕古作僕(史僕壺)从辛人辛人者辠

人也。从𡗜𡗜舉也(見𡗜舉字條)。凷缶僕役之事。與𢍏同意(見𢍏字條)。省作[古文]、靜𣪘作[古文]、太僕𣪘或作[古文]、臣諫鼎作[古文]、伐鄀作[古文]、曾太僕𣪘作[古文]、諆田鼎作

「[古文]歸父盤」(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僕从叢叢从丵𠬞丵叢生艸也象形即象丵嶽相竝出之形讀若浞蓋上見諸篆所从諸形與此義稍合而如此篆全與从叢者別今審篆形从人从辛从𠬞从甾蓋从辛者與童字同意也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故童妾皆从辛辛辛同意也童僕元一故僕亦从辛會意也又从𠬞竦手給事之意甾缶器也婢僕所執者故婢字亦或从甾作𤰈卑字亦作𤰞然此篆作意歷歷可見亦古文中之一體也亦或从舁舁擧也亦執事之意又或云僕之加甶者」(古籀篇五十八第二頁)

九 郭沫若曰『㒒即僕之緐文、兮甲盤即井㒒伐即撲伐、从厂与此从广同意、彼乃段為撲、唯本銘㒒字、余初因于下文乃克至之乃未得其解、遂讀為仆、並說令眔奮、為令沸奮、奭其昌云、濂仲㒒、猶論語子適衛、冉有僕之僕、令眔奮乃令与奮二人、余曩亦未能信從、今知乃克至當訓為段若之若、猶曶鼎言、乃弗得女匡罰大、典籍中亦多用乃為若、詳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六、乃猶若也、条下、奭說實較余舊說為勝、今改从之、案用僕為御之例、典籍多見、可參看經籍纂詁入声一屋』(兩攷三十一頁令鼎)

商承祚曰『說文、僕、給事者、从人从菐、菐亦聲、䑑、古文僕、(依例補)从臣、案甲骨文作[illegible]、象人冠首而兩手奉箕、為僕之初字、後變作𠐍(史僕壺)、[illegible](靜𣪘)、將箕形寫誤、移置人首、齊其兩手而為艸義、乃不顯、古篆文變从菐、失彌甚矣、公伐郑鐘作䑑、亦从臣、與此同、書

柒誓臣妾逋逃傳曰役人賤者男曰臣此僕之所以从臣與(古攷十九頁)

斯維至曰『趞鼎』云啻官僕射士寀僕殆即大僕也靜毀云王命靜𤔲射學宮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尸(夷)僕學射又害毀云官𤔲尸(夷)僕小射底魰據此可知夷僕皆掌射事以其職名而言似與周禮隸僕最合但周禮隸僕乃掌掃除糞洒之事惟大僕之職有云王射則贊弓矢鄭注贊謂授之受之與此銘所言正合則此夷僕是周禮之大僕也雖然余謂隸僕亦掌射事僕者乃其類名周禮於大僕御僕隸僕細分其職殆非其朔

大僕之名於父已毀見之銘云大僕作父已尊毀辭雖簡略依文例當為職官書序云穆王命周大僕正作冏命史記正義引應劭云大僕周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則僕與大僕為一類

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一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朱芳圃曰『說文菐部、菐瀆菐也、从丵、从廾、廾亦聲。又僕給事者、从人、菐菐亦聲。蹼古文从臣。林義光曰 按菐字經傳無考、僕古作𠌥、从辛、人辛人者、辠人也、从𠬞、𠬞舉也、舉甾缶、僕役之事、與卑同意 文源一〇、一二。按林說近是、余謂菐字之原始形象當分二系、一作[illegible]、象兩手奉丵、一作[illegible]、象頭上戴甶、奉辛照明、戴甶運物、二者皆煩瀆之事、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貴族家中有專司此事者、因謂之僕、其於文字合二為一、則為[illegible]矣、[illegible]若[illegible]、皆別構也』(釋林取二十四頁僕)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僕、給事者、从人从菐、菐亦聲。蹼古文从臣」方濬益謂字从辛首為三角形、象髡首之形、蓋不知頂上从甶

也林義光謂从辛人即䇂人从𦥑舉甾也商承祚謂甲文作[illegible]
金文則移箕於人首脅其手而為廾或言舉甾或言移手於下
皆不能解釋甾廾之間更有丵丵若為䇂人則左旁更不煩添
人旁朱芳圃謂僕字原有兩系一作兩手奉甾(辛)一作頭上戴
甾並皆煩瀆之事窃疑僕字本象人負戴之形孟子梁惠王云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負戴乃粗重勞動僕役之所為也說
文云「菐瀆菐也从丵从廾廾亦聲」乃古僕字不从人及後甾下
人形(見旂鼎)譌變為丵(見史僕壺)再變為𦍌(見令鼎)篆書連
甾變作丵而負戴之義不見於字形矣世人不察以甾𦍌若丵為
一物添廾以奉之又增人旁為意符遂以給事者訓僕而瀆菐
訓菐實則僕菐一也說文云「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許
說似未可信丵疑為鋸齒形之符丫與我字所从之扌同象鋸

齒之簇嶽。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呂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巾，巾象版」此乃丵有鋸齒意之証。業从丵，如非形誤，則無義可說矣」

C 周法高曰『本銘中的「眾僕」大概是在師旂管轄下的一些人，也許是他采地裏的人民。郭氏認為是奴隸。羅越 Max Loehr. Bronzentexte der Chou-zeit. Monumenta Serica (華裔學志) Vol. XI. 1946. P.288 認為是「車僕」或「僕夫」。恐怕不大可靠。郭氏由於誤解本銘中受罰的人是師旂而不是「眾僕」，所以說，其社會組織確已入於奴隸制度，奴隸兼服兵役，奴隸主之奴隸須從隨國族之大共主征伐，如有違抗，則奴隸須受重罰。（彙攷）

按本文的「眾僕」可以由在上者罰他們出三百寽的絲爾。雖然

也許因為數目太大而一時出不起，但是他們一定私人可以保有一部份財產，假如是奴隸社會中的「奴隸」(slave)的話，他們本身就是主人財產的一部份，生殺之權可以由他們的主人—師旂—來決定，何必要上訴到白懋父那兒去呢。又如何還能教他們拿出罰額來呢。Loehr P.288 也覺得本文的「眾僕」是有較奴隸為高的地位的，反過來看封建社會的農奴(serf)雖然被地主奴役，却可以保有一部份財產(齊思和封建制度與儒家思想(燕京學報二二期P.201民國二十六年(1937)說「在西洋奴隸與農奴之區別在其法律上之地位不同，依法農奴尚為法人有財產權，而奴隸則並此亦無之，猶如其主人之牛馬」原註「參看 Adhémar Esmein. Cours Élémentaire d'Histoire du Droit Français (Paris. 1892). P.225. Emile Chénon. Histoire Générale du Droit Français Public et Privé des Origines à 1815 (2 Vols. Paris. 1926-1929) Vol. ii P.44」張蔭麟中國史綱(上古篇)(民國三十七年1948)P.37說「庶人和奴隸的重要差別在前者可以私蓄財物，可以自由遷徙」翦著中國史綱(民國三十三年1944)P.314說「西周的臣僕是農奴，不是奴隸……他若工奴與賤奴，

則更接近於奴隸，但是他們與奴隸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已經被允許有其自己的私有財產。可見郭氏的說法是孤立而不可信的。所以本文的「眾僕」其地位不得低於封建社會中的「農奴」（或「庶人」）和「奴隸」不同。（零釋四三至四四頁，七二至七三頁，師旂鼎考釋）

「白大師易錫白克僕卅夫」〈大21〉「𩰫嗣我西隔東隔僕馭百工牧臣妾」〈大20〉

「釐僕。音三百又卒五十家」〈大45〉

𠬞 攸 弔向簋 廾 明德秉威義 〈1360〉「共明德」

𠬞 諫簋 司馬 廾 人名 〈1370〉「嗣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

𠬞 師晨鼎 〈0672〉「嗣馬共師晨入門立中廷」

a 吳大澂曰「𠬞古共字象兩手有所執持共手之共即恭敬之恭从心後人所加叔向父敦」(古籀補十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𠬞竦手也从𠂇又按古作𠬞(師酉敦𢍏字偏旁)作𠬞(散氏器奉字偏旁)作𠬞(禹敦)今字以拱為之」(文源)

c 陳夢家曰「𠬞從二父吳式芬誤釋為共金文編隸于𠬞下郭沫若遂以其人即共伯和列此器並其相聯屬諸器于厲世是錯誤的」(金選三〇三頁西周銅器斷代師晨鼎)

高鴻縉曰「按𠬞字為說文所無見叔向父𣪘銘曰……𠬞明德秉威儀……𠬞字與秉字對文其為動詞無疑金文學家釋為拱但拱字甲文作𠬞金文偏旁習見俱作𠬞無作𠬞者則釋拱非也考𠬞字之形實類古文父字之反正對比而𠬞字余定為把之初文……較前人各說俱勝後世借父(把)為父母之父俗作爸仍留其音茲𠬞為對把應為握之初文握之意為搤持周公一沐三握髮又握手把臂疑雙曰握單曰把說文握古文作[𠬞+屋]應是𠬞字加屋省聲作[𠬞+屋]以後之譌變故叔向父𣪘之原銘即……握明德秉威儀……伯𢦏𣪘及善鼎均有秉德𠬞(握)純字樣𠬞即握也動詞」(字例四篇二五至二六頁)

b.c 唐蘭曰「舊時都把下字釋成共實是抙掌的抙字的本字」(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六〇頁永盂銘文解釋)

奉 省手猶承之省手作𢍏也 汗簡𢍏在廾部釋為奉在手部以為捧古文 散盤

〈2927〉

「一𢍏」「二𢍏」「以西𢍏于𢿌𩫨桂木」「𢍏于芻逨」「𢍏于芻衛內」「𢍏于周衛」「𢍏割諸析𨸏陵」「𢍏于𨧫衛」「𢍏于原衛」「𢍏于𨧫東彊右」「𢍏于眉衛」「以南𢍏于𦽇逨衛」「陟剛三𢍏」「降以南𢍏于同衛」「還以西一𢍏」「自根木衛ナ左至于井邑𢍏衛以東一𢍏」「陟井剛登析降棫二𢍏」

a-c 阮元曰「表者井田閒分界之木。禮記郊特牲曰、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鄭注、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田閒之處也。左襄二十五年傳表淳鹵賈逵注云、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韋注云、表、識也。」(積古卷八、七頁至八頁散氏盤)

吳大澂曰「𡊮古表字井田間分界之木國語列樹以表道韋注表識也散氏盤一表以陟二表至于邊柳（古籀補補遺二頁）

a-c

劉心源曰「封相承釋表案表从毛衣作𧘝不从𠬞（即𠬞隸作廾廾）且此銘有从屮者亦有从丰者（𡊮于戰道）則非毛也㠯古刻邦字證之盂鼎邦从屮宗周鐘邦从屮西亯𨰉邦从屮知此銘𠬞上从丰即丰也小篆封从㞷（㠯之土會意）从寸石伯虎敢勿敢𡊮从又从屮从一一者土也古文盖从又持土（又者手也）丰聲小篆改从寸（多一筆取其配句如射對二字古刻皆从又小篆皆从寸）从㞷說文封古文作㞷竟与艸木妄生之㞷無別（詳康庚鼎）余謂封古文當作㞷（从屮从土与㞷同）不从㞷土也凡从又之字与𠬞同意如對字古刻皆从又而害敢𡊮揚王休从𠬞僕字古刻小篆皆从𠬞而静敢洎厥𢓊从及又是𠬞又可互用也𡊮為𡊮何疑乎說文奉作𡕕解云从手从𠬞丰聲从手从𠬞於義為

贊明是从手𡍮聲（封奉一聲之轉）𡍮為古文封許謑解也得此銘𡍮字可以糾之汗簡屮部奉作𡍮𠬞部奉作𡍮正与此合曰誣於許說不能辨正耳」（奇觚卷八二五頁矢人盤）

a-c
强運開曰「𡍮𡍮𡍮均散氏盤文吳書从阮釋為表按表字从衣从毛殊不類當是古封字召伯虎敦𨑾𡍮康庚鼎𨑾𡍮盞封本从丰得聲此篆从𡍮即丰變寸為𡍮與从寸同意伯晨鼎對字𨑾𡍮亦其例也」（古籀三補卷十三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𡍮承也从手从廾丰聲按古作𡍮（奉尊彝辛）𡍮（奉彝庚）象兩手奉王形或作𡍮（奉尊彝庚）變王為丰取其聲或作𡍮（散氏器為封字）借从廾丰聲」（文源）

高田忠周曰「積古齋款識引阮云 此表字表者井田間分界之木國語韋注表識也又金石萃編 引江云周禮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大司徒 王國注鄭司農云从夏至日立八尺之表考 工記謂之臬周髀謂之髀又謂之竿亦謂之表此𦓔當釋作表蓋既正疆域定立表以為識耳諸家所說殆相一致吳大澂古籀補亦收表下然審字形𡳿與𡳿稍相似而屮是明屮字與衣下作𠃋迥殊吾友河井君仙郎云此从屮从半尤顯明者即奉字古文亦當與封通也此說確乎不可易者𡴀說文解曰承也从手从屮半聲然手屮均皆手義似嫌重複夫唯从屮半聲抑為明簡奉元作𡴀猶說文承作𢍏而鐘鼎古文作𠬞也又封 正字作𡉣籀文作𡋝亦半聲故與𡴀同聲固當用奉為封 寸元 訓爵諸侯之土也轉為 凡邦邑

疆域之義。小爾雅廣詁：封，界也。可證矣。又按說文手部別有𢬵字，解曰：奉也。从手夆聲。字或作捀。穆天子傳：六捀饋而哭。注：兩手持也。釋名釋姿容：捀，逢也。兩手相逢以執之也。正是丰字義也。𢬵捀皆丰字後出俗體也（古籀篇五十七第一五至一六頁）

a-c 高鴻縉曰：「丰古捀字。从廾（拱）丰聲。秦時又加手旁作丰，隸定為奉。後以奉借為上奉之奉，乃又加手旁作捀。此處丰字通段為封。大系考釋曰：銘中十七丰字均是奉字，讀為封疆之封，是也。封，起土為界也。」（散盤集釋十四頁）

楊樹達曰：「舊誤釋為表，金石萃編卷弍引吳穎芳說釋為封（拾陸葉）劉心源亦釋為封（奇觚廿卷下）據之是矣。惟劉謂𡉚即封字，則未諦。以字从𠬞从丰核之，盠彝奉之初字也。字从𠬞丰聲，小篆復加手旁，則與从𠬞義複。余曩謂會意形聲字後復加形旁者，

必患義複、如益加水旁作溢則重水（字見說文）用加木旁作梱則重木、用俞氏兒皆錄說皆其切例也、奉封音同、銘文假表為封耳、萃編又引樊明徵說釋為奉、以字形論為得之矣、汗簡有表字、釋奉、鄭珍云、省丰聲、移手在上、余疑其字當與銘文同、丰手二字形近、誤、摹丰為手、鄭據誤文說之也。』（積微卅五頁散氏盤三跋）

a-c
王國維曰『表舊釋為表於六書無說、實乃奉之古文、亦即封字也。說文封从㞢从土从寸、而籀文作𡉚从土、丰聲、說文邦之古文當从㞢从田、而卜辭作𤰔从㞢从田、丰聲、籀篆文封字所从之㞢、亦丰之譌、从寸與从又同意、此从丰从廾意亦同也。封者封土為界、周禮地官有封人。』（觀堂二〇二七頁至二〇二八散氏盤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奉承也从手从廾丰聲」阮元吳大澂並釋表非是劉心源釋為封字古文王國維謂古奉字亦即封字二氏之說亦未諦楊樹達釋奉段作封是也」

丞 从廾从卪

追丞卣

〈2165〉「追丞匕文父丁障彝」(A.B)

䜌乳為承

小臣謎簋

〈1357〉「懋父承丞王令命易旨」(A.B)

命仆君臺承受屯德祈無疆

〈2833〉「丞承安屯純惪德」按郭容二人釋文句讀不同

中丞鼎

〈0187〉「丰丞」

从丰从𠂤

〈3134〉「秦丞相觸造成市葉工武」

林義光曰：「說文云：丞，翊也，从廾从卪从山，山高，奉承之義。」按卪即人字，見卪字條，从人在山上，从廾象人登山須扶翼也。石鼓作丞同

說文云「𠨐陬隅高山之卩也。从山卩」按𠨐義不憭，經傳無𠨐字，實丞之偏旁」（文源）

c.d

徐中舒曰「丞甲骨文作[illegible]（見殷虛後編下30葉）乃承之本字，從廾從卩，凡甲骨銅器中卩字皆象人席地形，說文以為符節之節誤，從廾正象奉承之意，說文又增手作承，乃後起緟繁之字。甲骨文又有[illegible]字（見藏龜171葉）乃丞（拯）之本字，象人在陷中，上有人雙手拯之。與丞字形義各別」（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二頁遹敦考釋）

c

容庚曰「說文丞翊也。从廾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義。此象兩手舉人，不从山。承字从此从手。說文从手从卩从廾，未確」（善圖十九頁小臣遹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丞，翊也。从廾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義」。甲骨文作[古文字]，羅振玉謂象人臽阱中有拼之者。許君訓丞為翊，蓋誤以[古文字]為[古文字]，誤凵為山，而初誼遂不可知（甲骨文字集釋頁七八三引）。容庚並收[古文字][古文字]於丞字下。然一从[古文字]，一从[古文字]，兩者取義各不相同。[古文字]从[古文字]為丞，乃拯救之本字。[古文字]為承之初文。說文云「奉，承也」，又「承，奉也」。奉承互訓。奉之初文亦只从廾作弄，朔義為捧。後以奉為上奉之意，而別造捧字以還其原。奉从廾，承當不能从臼。容庚金文編謂[古文字]、[古文字]為承，又於十二部出承字，以為丞之重文，其說非是。丞字下所收[古文字]諸文應改隸承下」。

a 𢍏 與擇為一字从廾 與从手同意 沇兒鐘

〈0052〉 邻王庚之愻淑子沇兒𢍏擇其吉金

b 郘公𢍏鐘

〈0059〉 𨙵公華𢍏氏十吉金

c 攻吳王監

〈2986〉 攻吳王夫差𢍏其氏十吉金

d 王孫鐘

〈0060〉 王孫遺者

𢍏其吉金

e 子璋鐘

〈0041〉 𢍏其吉金

f 鄦子盞

〈1442〉 鄦子妝𢍏其吉金

g 邻王義楚耑

〈2435〉 邻王義楚𢍏擇余吉金

h 寬兒鼎

〈0629〉 𢍏其吉金

i 邾公牼鐘

〈0045〉 邾公牼𢍏氏十吉金

j 其次句鑃

〈0067〉 其次𢍏其吉金

k 姑口句鑃

〈0068〉 姑鴻昏同之子𢍏其氏十吉金

l 陳財簋

〈1336〉 敶𢍏吉金

m 曾伯簠

〈1446〉 曾𢍏其吉金金黃鑪鐈

n 中子化盤

<2906>「周𢍰△其吉金」

筥子甗

<0815>「筥子良人𢍰△其吉金」

王孫壽甗

<0816>「王孫壽𢍰△其吉金」

<0013>「口口口之子口𢍰△擇其吉金」<0039>「𪓐弔叔止白口口𢍰△乍吉金」<0043>「[鮑]公孫班𢍰△擇其吉金」<0045>「齊陶𨊠氏孫內𢍰△擇其吉金」<0047>「工𢿱王皮𪒠之子者減𢍰△擇其吉金」<0051>「𢍰△擇其吉金」<1443>「弔叔䑇𢍰△其吉金」<2637>「隹口口〔月初〕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子口口曰厚𢍰△其吉金」<2919>「者尚余畀口口口口𢍰△擇其吉金」<2985>「吳王夫差𢍰△擇乍吉金」<2986>「攻吳王大暑夫差𢍰△擇乍吉金」<2987>「吳王光𢍰擇其吉金」

b 阮元曰：「𢍰說文訓為引給。義與擇字異。」（積古卷三、十九頁圖公𨯹鐘）

『劉心源曰「羃說文云引給也，古刺用為擇，是擇之古文也」(奇觚卷五二六頁鄦子妝簠)

林義光曰「說文云，睪引給也，从𡴂羍聲。睪司(伺)視也，从目从羍。今吏將目捕罪人也。按羃為引給，睪為伺視，皆無考。釋从睪得聲，與捕治之義相反，睪羃當皆為釋之古文，古作睪(王孫鐘)，从目从羍从𡴂，謂省察罪人而釋之也。省作睪(寶字偏旁)，鐸作睪(靜敦)，作睪(匡)。彌仲變作睪(小子射彝)。尊彝已射，射聲，睪射同音，故無斁亦作無射。無或作睪(毛公鼎)，从目从矢，則義轉為射，與射同字。睪又變為睪(單伯鐘)，為睪(無鼎)，斁省。釋罪人有別擇之義，故羃引伸為擇，尋繹之繹，亦从睪省，釋之義引伸。說文云，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為澤字。按大白澤之訓不可曉，臭為古文澤，是與臭同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𢍉引給也从廾睪聲又擇下曰柬選也从
手睪聲此銘意與擇合蓋謂柬選分別即可引用給供𢍉下曰
引給也者柬選之轉義耳抑古字廾手通用𢍉當古文擇字揞
古作弇拔古作弃皆可以為證又斁下曰解也釋下曰解也从
釆取其分別物也而古文攴手亦通用撫古作𢻱揚古作敭皆
可以為證然則斁釋與擇𢍉疑亦元為一字而金刻古文有𢍉
無擇斁釋三字即知𢍉為最古文字擇斁釋皆後出異文也又
依許氏說釋為悅懌字然金刻古文有懌字與詩及爾雅合說
釋古亦當作兌懌也」(古籀篇五十七第一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廾部𢍉、引給也、从廾、睪聲、按𢍉象兩手奉睪、
說文㚔部睪、司視也、从目、从㚔、令吏將目捕辠人也、尋㚔為

驚人之物、增目作罘、示昭鑒無隱、許君云、令吏將目捕辠人

蓋據漢俗言之、非造字時之初義也、從聲類求之、當爲度之

本字、古从罘得聲之字、與度相通、釋名釋兵、鐸、度也、號令

之限度也、後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

來、李注、斁、……音徒故反、古度字也、是其證、廣雅釋器、殳

度、杖也、殳即投、說文殳部、投、殳也、从殳示聲、或說城郭市里

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投、故从示

殳、度即罘、與投異物而用略同、投爲驚牛馬之物、度則用

以驚人、周禮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鄭注、凡市

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詐譌也、必執鞭度、以威正

人衆也、度謂殳也、因刻丈尺耳、鄭君訓度爲殳、是也、謂刻丈尺

則因誤度爲度量衡之度而附會、王引之已辨正之矣、說詳經義述聞

茲不贅述。

金文又有作左列形者。

[glyph] 靜銘

靜段銘、靜學無罪、楊樹達曰、余疑罪為睪之省形、當讀為斁、說文云、斁、敗也、無斁猶他器言亡尤也、金文說七、一八九 按楊說是也、惜尚差一間、罪為臭之假借、無罪即無臭也」(釋栔一五三頁至一五四頁罪)

〈大38〉「鄦許子𥂴自罪、其吉金」

〈大46〉「罪、睪吉金」

〈大53〉「戉越王者召於賢罪擇睪吉金」

𢍏

師酉簋

〈1374〉 尸鼎（殷）

林義光曰「說文云．𢍏舉也．从廾甶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𢍏之．宣十二 按古作𢍏師酉敦 作𢍏弭仲匜 象兩手奉甶缶也」（文源）

a 弄

杕氏壺

〈2030〉「盧吾公□以為弄壺」

b

天尹鐘

〈0017〉「天尹作元弄」

c

智君子鑑

〈2984〉「智君子之弄鑑」

d

子口弄鳥

〈3027〉「子口之弄鳥」

〈3037〉「豐弄一睘」

b 商承祚曰「弄字金文凡三見，一鳥尊亡弄鳥，二杕氏壺以為弄壺，三即此鐘。弄當為奉之本字，言其形从廾从玉，言其義兩手奉玉，有兢業敬慎之意。後將玉譌寫作羊形，廾下復增止，而以羊為聲，遂用為戲弄字。三器制作花文皆精美，決非玩器。可知秦公毀器足刻款稱奉毀，奉字雖演變作[illegible]从龹廾聲，其文義固與弄鳥弄壺弄鐘同也。前漢昭帝紀上耕於句盾弄田，注師古曰弄

田謂宴游之田，遺義尚存」（十二栔二頁天尹鐘）

唐蘭曰『說文弄玩也。楚語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是玩有珍寶之意。器銘之稱弄者，如天尹鈴云天尹作元弄雙劍誃吉金圖錄上卷一葉林氏壺云盧以為弄壺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鳥尊云作弄鳥藝術類徵蓋皆指寶物之足以供玩賞者，異於尋常服用暨祭器明器之類也。徐中舒氏謂獵器即古代之弄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然有獵圖諸器僅一杕氏壺有銘辭而稱為弄壺，而其他稱弄者皆無獵圖，其關係似難遽行斷定也』（輔仁學誌七卷一、二期一〇一至一〇二頁智君子鑑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弄玩也。从廾持玉」。商承祚謂弄為奉之本字，非是。玉為珍寶，兩手奉玉摩挲玩賞，此弄之朔誼也。商氏又

釋拳為奉，亦非。秦公簋云「西一斗七升大半升蓋」，又「西元器一斗七升拳毀」。此言器及蓋之容量。蓋言大半升，而器則言拳拳，非弄字顯矣。斛〻小量云「斞料弆」，拳即弆字，朕之偏旁或从𢍏，而字下从手，乃增繁，一如奉金文本作𢍏，从手為複。𢍏若拳當讀作賸，餘也。」

戒

戒鬲 〈0709〉「戒作葬官明[阝尊]彝」

戒叔尊 〈2062〉「戒弔叔臣寶[阝尊]彝」

林義光曰『說文云戒警也。从廾戈持戈以戒不虞。按古作戒尊作戒叔尊彝』(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戒警也。从廾戈持戈以戒不虞會意也。又悈飾也。从心戒聲。今人唯用戒。而悈字殆廢矣』(古籀篇五十七第二二頁)

〈大45〉「尸不敢弗儆戒」「女汝台以專戒公家」「女台汝以戒戎攸作」

兵[a] 徐䛗尹鉦

「𢧐至鐱兵」〈0012〉 劍 [b] 庚壺

「冂哉其兵」〈2837〉 [c]

[a] 酓志鼎

「楚王酓志戰隻兵銅」〈0628〉(盤盞)

[a] 酓志盤

「楚王酓志戰獲兵銅」〈2916〉

林義光曰『說文云兵械也从廾从斤并力之皃𠈴古文从人廾干按兵漢孔宙碑作兵仴與斤形近而變𠈴實隸書非古文古作𢍬故鄦句鑃』(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𢍬械也从𠬞持斤會意正與此篆合古文作𠈴即人執干之意从人𠬞干亦會意也籀文作𢍬一在斤𠬞之間如下篆从二其意未詳周禮司兵掌五兵司農注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越語兵者凶器也然則字从斤者為叚借也轉義

左昭十四年傳簡上國之兵疏戰必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為兵然則字作[illegible]者依轉義為形耳」(古籀篇五十七第二三頁)

C

商承祚曰「兵鄦□句鑃作[illegible]秦新郪虎符作[illegible]皆同漢篆斤下增一筆袁敞碑作[illegible]則与說文之籀文作[illegible]同矣」(十二寳五頁楚王酓忎鼎)

〈大45〉「余易錫女汝馬車戎兵」〈大52〉「甲兵之符」「用兵五十人𠂤上」



龔 興龔其為 一字

子龔盉



<0892> 子龔

子龔鼎

<0190> 子龔

龔文辛 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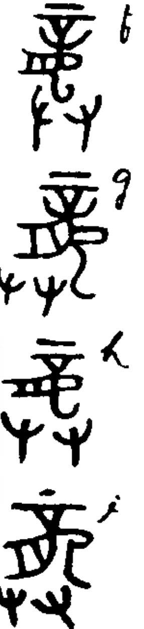
<2018> 亞龔 文辛



王孫鐘 不从廾

龔字重見

<0060> 余竈宏龔 恭煇庠





頌盨

<1392> 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始寶尊簋



<0616> 內史龔



龔萬

<0736> 龔入 衛子女子



頌鼎

<0674> 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始寶尊鼎





頌壺

<2836> 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始寶尊壺



克鼎

<0675> 肆克龔保 辟龔王

毛公鼎 〈0650〉「毋敢龏橐，龏橐迺敄（侮）鰥寡」

曼龏父盨 〈1488〉「曼龏父乍寶盨」

曼龏父盨二 〈1489〉「曼龏父乍寶盨」

秦公簋 〈1382〉「嚴龏夤天命」

段簋

〈1352〉「令命龏戉食遄」

大鼎 則于段

鄀公華鐘 〈0059〉「余畢龏威忌」

禾簋

〈1202〉「禾肇乍皇母懿龏」

孟姬鎗簋（A·B）

鄀大宰簋 〈1444〉「余諾龏孔惠」（A·B）

〈1503〉「龏恭哉」

陳侯因資錞

陳財簋 〈1336〉「龏恭寅鬼神」

龏

〈0048〉「余畢龏威畏忌」

〈0538〉「靜叔乍□龏旅簋」

〈0656〉〈0032〉「龏王才在周新宮」

「𪚥狀不龏供」

〈0785〉「龏妊媵甗」

〈1487〉「仲師父作季龏□寶

「[illegible]盨」〈3012〉「虔龏盨口」

徐同柏曰：『龏，恭古今字。』（从古卷六、三十三頁周頌敦）

吳大澂曰：『龏，共也。从龍从廾。易飛龍在天，聖人作而萬物覩，篤恭之義也。毛公鼎』（古籀補十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龏，慤也。从廾龍聲。與恭字音義略同。因謂說文共部有龔，訓給也。从共龍聲。鐘鼎古文有龏無龔，龔蓋龏字譌體。給供亦恭敬而行，或本義之轉，亦或段借為供，未詳。或供給為龏字義，慤也為恭字段借義，亦可通矣。要龔字俗添無疑也。』（古籀篇五十七第二三頁）

2 徐中舒曰「龏銅器共恭字皆作龏 趞曹鼎之龏王即共王 盂和鐘秦公段之嚴龏夤天命 嚴龏夤三字均有敬意 即恭之本字 此亦當釋恭」(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二頁陳侯四器考釋)

3 高鴻縉曰「恭字初原作龏 从廾 龍聲 後廾變為共 故有龔字 音義不別 秦以後有㤨字 从心 共聲 音義仍同」(頌器考釋四三頁至四四頁)

〈大9〉「王䠶大龏禽」「用龏義寧侯䫬考于井」〈大27〉「鄭用乍䠶皇考龏白䵼段」〈大45〉「是尨 小心 龏 恭 遴」〈大50〉「嚴龏 恭 夤天命」

a 具 从廾貝 叡八卣

<2701>「王錫叚御八貝一具△」

b 禹鼎 具

<0459>「求具乃中 孝寶障彝」

c 旨鼎

<0679>「余無卣 攸具△寢」

d 鬲攸比鼎

<0670>「从乍朕皇且祖丁公 皇考惠公障具鼎」

e 曾伯簠

<1446>「具△俱既 卑俾方」

f 孫弔師父壺

<2827>「邛江立宰 孫弔具△」

g 㝬鐘

<0061>「南尸夷東尸 具△見」

h i 圅皇父盨 从鼎

<1326>「圅皇父乍琱娟妘盤 盉障器殷鼎△具」(4B)

<0670>「我弗具△付鬲从其且祖」

a 吳式芬曰「徐籀莊說……具說文云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者以貝爲貨此从廾从頁益見是文之古書盤庚云具乃貝玉殷商以貝

為貨。又可概見。」（攈古卷二之二、三十九頁辛子卣）

徐同柏曰：「具說文云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者㠯貝為貨此从廾从貝益見是文之古書盤庚云具乃貝玉殷商㠯貝為貨又可概見。」（从古卷七、九頁商𩣡卣）

方濬益曰：「說文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以貝為貨廣雅釋詁具備也荀子正名篇性之具也楊倞注具全也蓋八貝一具即一朋也。」（綴遺卷十一、二十七頁馭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具，共（供）置也。从廾，貝省。古以貝為貨。按古作具（叔尊彝）作具（宗周鐘）作具（函皇父敦）。或變从鼎。鼎貝古多相混（文見貞字則字條）」

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字形字義顯然者也說文具供置也从廾从貝省蓋小篆用鼎異文貝為貝字故謂目為貝省非是如此篆明从貝不省也字元从貝必貨物具備為本義轉為凡物具備之偁』(古籀篇五十七第二五頁)

h.i

陳夢家曰『具字从鼎郭沫若所釋以為古从鼎作之字後多誤為貝字象兩手舉鼎之形舉具古音亦相近一具之具必是單位詞則無可疑殷卣有錫貝一具者(三代13.36.1-2)貝一具或即一區十枚爾雅釋器玉十謂之區墨子節葬篇下璧玉即具貝的大小約略相等則一具之貝是十個大小相等的貝後漢書禮儀志下記大喪明器有盤匜一具是一具為一套然由盤銘所

示則毁一具是八個毁（應是大小相等的）鼎一具則是自大而
小的一套（金選一五三至一五四頁西周銅器斷代㒼毁）

[a] 楊樹達曰「貝以具計、他器未見、不知其義云何、古者二玉為珏、余疑
計玉之珏亦通用於貝、具為珏之假字也、具字古音在侯部、珏在
屋部、二字為平入音也、

右跋作於避難時、時苦書之未能博考也、頃來覆校此文、覺音
理雖符、殊少文證、擬加删汰、因偶檢王静安觀堂集林釋珏朋叁卷廿葉一文讀之、則王君所言、有足證成吾說者、王君謂殷時玉與貝
皆是貨幣、珏與朋古本為一字、引珏字卜辭作丰或丰、金文乙亥
毁亦作丰、朋字戊午爵十朋作𦊱、朋字甚似珏字、倗友之倗、杜
伯盨作𠈀、豐姞毁作𠈀、所从朋字形皆同珏為證、按王君說至為
博辨、珏朋究為一字與否、容當別論、然二字同形、則事實也、如此

則貝一朋古人容可讀為貝一玨、此銘文作貝一具、假具為玨、自有其特殊之理由、余前所假定殆無可置疑矣、然王君又謂古玨字當與⿲王車王同讀、（說文⿲王車王讀若服）玨與瑴義同音異、今以此銘假貝為玨核之、則王說非也、何者、貝古音在侯部、玨在屋部、侯屋為平入、貝玨二字音近、故可通假、若玨讀與⿲王車王同、則銘文無由假貝為玨矣、王君既謂玨讀同⿲王車王、因謂洹子孟姜壺之璧二備為璧二玨之假、余謂⿲王車王本盛玉之器、備自假為⿲王車王字、與玨字無涉也、尋王君必欲謂古玨讀同⿲王車王者、以⿲王車王與朋為對轉音、欲證成玨朋本為一字之說耳、不悟⿲王車王朋音雖近、仍是二音、非一音也、玨或作瑴、此字見於亞侯叝方鼎、云玉五瑴、从〇與从玉同、字以㱿為聲、而此銘假具為玨、以此二事合證則玨讀古岳切、無可疑也、余謂甲文金文異字同形者多矣、異字不嫌同形、同形無害其為異字、字既異則音自異、正不必強為溝

合也、如謂玨朋古本一字、後始分化、容爲事理所有、但據今日吾輩所能見之文證言之、則仍是二字耳。」（積微八十九頁至九十頁駁八自跋）

b 楊樹達曰「具字羅振玉釋作鼎、余謂其字上从貝、下从収、乃具字也。說文三篇上収部云、具、共置也、从収、从貝省、古以貝爲貨、按小篆貝字作貝、具字作具、故許云具从貝省、古文則具字直从貝也。収字作廾、戒字作戒、弄字作弄、所从収字亦如此作、留鼎有具字、所以収字亦作廾、正與此同、羅氏不知其爲具字、而釋作鼎、誤矣。」（積微一一二頁叔具鼎跋）

郭沫若曰「具字本从貝从収、但亦从鼎从収、古文每每如是、例如函皇父殷與弭仲簠、具字均作鼎、古文凡从貝之字多从鼎、

如貞作鼑，則作劓，員作鼏，箕作筭，故此字在此不是鼎字，而是具字。民具卑卿者老百姓們都俯首服從也（文物一九六四年九月六頁曾子斿鼎，無者俞鉦及其它曾子斿鼎）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古以貝為貨」然金文从貝不省，或从鼎，鼎貝古文字中因形近恆互代用。篆文作昇乃形之譌變。曾伯簠及孫弔父壺與篆文同。方濬益謂八貝一具即一朋，非是。馭八卣云「王易馭八貝一具」，馭八為人名，王錫之貝一具。八與不具連讀，楊樹達謂具以具計，具為玨之叚字。然貝以朋計，金文屢見，若玨，朋古非一字，如王國維說，則貝何以於此獨稱玨，而不稱朋，此亦可疑也。函皇父盤銘較鼎銘略詳，云「函皇父乍琱嬶般盉隣器，鼎㲃一具」。陳夢家謂一具即

一套是也。又孫弔師父壺銘自稱為行具。則此具字有器皿之意。又孳乳為俱。猷鐘云「南尸東尸具見」是也。

弅 說文無弅字而有弅声盖傳寫奪佚 毛公鼎 錫女兹弅

〈0680〉 易錫 女汝 兹关 兹增

[glyph] 朕

〈1647〉 [glyph] 朕 分 量

〈3039〉 朕 分 火廾

吳大澂曰[glyph]古弁字覍也小篆作覍許氏說籀文[glyph]或作[glyph]毛公鼎(古籀補五十頁)

劉心源曰[glyph]古刻朕賸字皆从此即弅說文覍冕也[glyph]籀文覍从[glyph]上象形[glyph]或覍字案[glyph]即[glyph]作弁[glyph]今[glyph]皆古文火字說文之夷管子弟子職之櫛櫛俗作櫛管子注櫛謂燭盡皆弅字說文朕送等字皆从弅聲而無弅篆惟覍下有[glyph]許以為覍之或字今觀此銘而證以古刻朕字知古文段弅為覍弁夷皆真先部字許未析言之後人不知乃欲補[glyph]篆贅矣(奇觚卷二五十一頁毛公鼎)

a 孫詒讓曰『說文無灷字而有灷聲蓋傳寫挩之此讀為㑦說文㑦送也』（拾遺下三○頁毛公鼎）

孫詒讓曰『說文有从灷聲字四又有从灷聲字十有五而無灷字當有闕佚金文毛公鼎云易錫女丝茲灷用歲戌用政征此即灷字舊釋為朕字未是蓋假灷為㑦謂錫以㑦送之臣僕也說文人部㑦送也从人灷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㑦女古文以為訓字㑦即今賸字說文亦無賸而金文有之此文可補說文之闕而其形聲不可知今攷毛鼎𦩻字偏旁亦从□師酉𣪘友父鬲同與此正同它器或變為从十中白壺从□虢朩鬲从□叔白父𣪘豐兮敔又有作火火盂鼎作□陳侯鼎朕字子盤賸字从此于叔作大鼎先獸作□龔妊𩕢賸字从又有作灷姬單匜作□魯白愈父鬲又敔作𠔁戈朩朕朩朕盨鼎作□陜字陜敔此从此則與原形絕遠不知从何形也小篆从火與古文不同疑即廾形之變又金文賸字皆作賸如賸侯簋作□又朱龜白御戎鼎

媵姬字作□皆从火，小篆从火，或即涉媵字而誤，未可定也。今以𢍏字推之，似本从十从収。說文共部：「共，同也。从廿収。」金文作𦦩（善鼎），作𢍏（叔向父敢），與此字可相比例，但其本義無可徵。竊疑倂送字皆从此，或當含有共給侍奉之意，與共義儻相通邪（𢍏上从𠔏，與肸亦相近，然說文十部肸从十𦥑聲，與𢍏聲頗違，當非从肸省也」（名原下二九至三〇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劉心源］攷甚妙，然未為盡矣。說文兌从兄八，為象形，未詳其意。八蓋其聲，八兄古音轉通，今傳兄字音讀必有誤矣。而𢍏𢍏當𢍏古文，說文𢍏，拊手也，从手𢍏聲，古𢍏部字，小篆更加手者，𢍏𢍏𢍏𢍏之例可證。後世俗字作抃，呂覽古樂「帝嚳令人抃」，注「兩手相擊為抃」。𢍏可以象兩手相擊之義，而未足充意，故丨以為指事，丨無定義，故無定形。金文朕旁𢍏字作𢍏

殊多而亦作□可證又唯作□無聲故或从八作□金文朕旁有□□諸形可證□亦从八為聲於是乎□可通若夫籀文以囟為象形𨛜敦作□可證下从□即从□省也然則弁拚古今字□弁通用字劉云□从火叏古文非又按□字若不从八聲乎八即冂省也从冂與冠字同意周禮弁師注弁者古冠之大偁委貌緇布曰冠儀禮士冠禮皮弁服注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字固當从冂也或此字元在冂部為正卜辭可證今姑从許氏云(古籀篇三十四第一八頁)

張之綱曰「孫詒讓釋𢿋云說文無𢿋字而有𢿋聲蓋傳寫捝之此讀為𢿋說文送也」(斠釋十七頁)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孫比部釋為𢍏按𢍏全文偏旁作□送朕等字從之得聲近人由朕字之音讀此字為賸是也爾雅釋

詁朕予也郭注皆賜與也與猶予也是其證』(毛公鼎集釋一〇八頁)

高鴻縉曰『朱駿聲通訓定聲曰灷火種也按朱說本玉篇是也字象兩手持火分之之形字倚𠬞(拱)畫火形由物形丨生意故為火種周人或加八(分)為意符作⿱八灷謂火種必分也又或作繁形賸从火朕聲形聲字此繁形後借為賸薛之賸(見金文)後世通叚賸以代賸日久而賸字廢今火種字隸作关只存於朕佚送等字偏旁中』(字例二篇二五一頁)

朱芳圃曰『說文無⿱十𠬞字而有从⿱十𠬞得聲之[illegible]、栚、佚朕諸字蓋偶奪佚林義光曰⿱十𠬞象贈物之形丨象物兩手奉之以送人也(文源六五)

按字象兩手奉棁形毛公厝鼎銘云易女兹⿱十𠬞郭沫若謂兹关當讀為茲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七一三九)其說是也茲孳乳為佚說文人部

佚、送也、从人关聲、一作媵、儀禮燕禮媵觚于賓、鄭注、媵、送也、為賸、貝部、賸、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副也、為騰、馬部、騰、傳也、从馬、朕聲、為謄、言部、謄、迻書也、从言、朕聲、

金文又有作左揭形者、

𢦏 爵怫

𢦏上增八、八者別也、考古文通例、凡別於本義之字、恆增八以識之、如ㄩ大瓮也、假為公私之公作㕣、𠔿大獸也、假為現象之象作𠔿、是其證也。(釋叢七十九頁至八十頁𢦏)

丁山曰、𢦏毛公鼎作𢦏曰錫汝絲𢦏、用歲用政、吳大澂釋云絲當即絲𢦏、古弁字、說文覍冕也、籀文作𢦏或作𢦏、詩絲衣其紑、戴弁俅俅、傳云絲衣祭服也、箋云弁爵弁也、公羊宣元年傳注皮弁武冠、爵弁文冠、(愙齋集古錄) 孫詒讓云𢦏古𢦏字、似從十從𢦏、

其本義無可徵，疑含有侍奉供給之意。名下原山謂𠬞即舂之上半，从𠬞持杵，杵｜象杵形，有所撞擊，蓋舂牘之本字。釋名釋樂器：舂牘，舂撞也；牘，築也，以舂築地為節也。周官笙師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鄭玄注：舂者謂以築地。鄭衆注：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金文作𠬞者上象應，卜辭作𠬞者上象竹形，至明白，意至顯然。古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後漢書明帝紀城旦舂注鼎文錫女茲𠬞，猶言賜汝女奴矣」（闕義三五頁至三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有从𢍏聲字而𢍏字則闕。吳大澂釋弁，劉心源謂叀之古文，說文段作党，丁山謂字从𠬞持杵，乃舂牘之本

字古婦女犯罪者令舂以食徒故毛公鼎「錫汝茲弁」當解作賜汝女奴朱芳圃謂象兩手奉棁而[illegible]上从八者為別於本義之另一字高鴻縉謂象兩手持火分之之形諸家之說並有可商字所从十究為舂為棁誠難確定然謂从火則斷非孫詒讓疑小篆从火乃[illegible]形之變是也朕若勝所从金文兼具[illegible][illegible]兩體八乃後增繁飾與訓別之八為異若強以八為意符恐亦蛇足矣郭沫若讀錫汝茲弁為錫汝茲贈其說近是⿰弁斗[illegible]小量云「⿰弁斗料」[illegible]弁當讀作賸言其器容半斗有餘說文云「賸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副也」段注云「人部曰倂送也賸訓送則與倂音義皆同副貳也貳副益也訓送訓副皆與增加義近」毛公鼎之弁亦可讀作賸也」

0324

𤇾

说文所无

師寰簋

〈1381〉

曰林曰𤇾

曰鈴曰達 (A·B)

劉心源曰萃从炏从艸合萃焠二字為之（奇觚卷四、二七頁師寰敦）

樊省文猶樊之省為棥也

氏樊尹鼎 〈0465〉「小臣氏樊△尹作寶用」

樊君鬲 〈0725〉「樊△君

作叔嬴媵𩰫寶鬻」

旂弔樊鼎 〈0614〉「旂叔樊△作易姚寶鼎」

陳槃曰樊君鬲樊君乍叔能嬴媵 媵器寶鬻案此樊君為其女叔能外嫁而作媵器也古婦女之稱皆以姓是樊女字叔能而姓則嬴也嬴讀為芈（參上壹貳）楚姓楚之同姓國也是又有嬴姓之樊也水經沔水注沔水又逕平魯縣南東對樊城樊仲山甫所封也路史國名紀丁商氏後篇樊下今襄之鄧城有樊城鎮漢之樊縣有樊古城樊陂樊侯國也（注寰宇記樊陂在南陽西南 南雝州記荊州圖副摯虞等皆以為仲山父之封樊村鎮在宜城皆其地）（一葉四下 一四二上）案樊城漢樊縣在今湖北襄陽縣宜城即今宜城縣後改（古城）

自忠縣南陽今河南鄧縣鄧襄之間相去徑百六十里襄宜之間相去徑七十里此等地區蓋嬴姓之樊君所居楚之支族屬國以為仲山甫之國者非矣」(譔異三冊二七六頁)

樊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序仲氏祖統所出云「本繼於姬周之遺苗」春秋大事表譔異引是樊為姬姓金文有樊君鬲云「樊君乍叔能嬴賸器寶鬻」或謂此又為嬴姓之樊楚之支族按銘中叔能嬴當讀為叔嬴嬴姓嬴名嬴薛侯盤云「薛侯乍弔妊𡢁賸般」王仲媯簠云「陳侯乍王仲媯㛿賸匡」黃君設云「黃君乍季嬴賸設」均其例証(張日昇述)

棐[a]

棐 說文所無于省吾謂為排之初文 棐鼎

〈0417〉

「棐△ 𣪕 匕」

保旅鼎」

[seal script]

𣡕 說文所無

樊居簠　〈1398〉「𣡕居爲之飤匜」

a 方濬益曰「國語晉語韋注樊周之南陽地又云樊仲宣王臣仲山甫食采於樊」（綴遺卷八、六頁樊君飛簠）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𣡕京兆杜陵鄉从邑𣡕聲𣡕从楙又楙藩也从林爻象交午之形爻日益同意也此亦从𣡕明矣又邑省作日例見鄉字又如下文作8亦筆法稍小異古字省文段借之例唯當以𣡕為𣡕耳」（古籀篇二十第一九頁）

a 柯昌濟曰「𣡕即古桐字从林从艸同聲从林从艸實即从楙之訛體今文从木之字古多有作从楙者如鎬京之鎬字作𣡕見卜詞麓字見金文作𦶹是也桐國名左定二年傳桐叛楚春秋大事表今桐城縣是也」（韡華二〇七頁桐君簠）

a 亞且乙父己卣 共

<2587> 亞形中共 祖乙父乙

b 斿共 簋

<1113> 牧共乍父丁 皿食毁

c 共冀父 乙簋

<0958> 共覃父乙

d 父癸 簋

<0927> 亞中共 父癸

e 禹鼎賜共朕 辟之命

<0678> 肆禹亦弗敢惷賜 共朕辟之命

f 善鼎

<0673> 秉德共 屯恭純

g 酓肯 鼎

<0518> 召共 戠宗

k 酓肯 簋

<1415> 以共戠宗嘗 戠宗嘗 (愆)以共戠宗嘗 (愆)以共戠宗嘗

(愆)

h 酓志 鼎

<0638> 召共 戠宗(愆)

j 酓志 盤

<2916> 佋乍郢䪰圣差 佐陳共爲之 (A.B)

l 酓肯 盤

<2889> 召共 戠宗

m 信勺

<3002> 按該器銘文中不見此字

<0638>「吕以共△供戠粜嘗」<0958>「共△覃父乙」<1313>「秉德共△屯恭純」<1369>「𤔲馬共△右師餘入門」<2149>「蔡侯𩰫虔共△大命」<2916>「吕以共△供戠粜蒸嘗<2923>「蔡侯𩰫虔共△大命」<1350>不諱㚃敎用共用璧

a 方濬益曰「兩手奉器形彝器銘習見積古齋款識亞形父丁尊及後卷亞形父辛盤銘亞中字作𠀠从𠀠為古文尊字此與亞形父甲鼎銘亞中均从口作𠙵當是古文共字也說文部首共同也从廿廾按从廿無意義應即口之形變共又與具字篆形相近故義亦相通說文具共置也从廾从貝省論語鄉黨子路共之正義共具也禮記祭統官備則具注具謂所共衆物漢書成帝紀無共張繇役之勞注共張謂共具張設此文作兩手奉器正象共具之形」（綴遺卷二十六、二十二頁亞形父丁角）

a 吳大澂曰『[glyph]疑古尊字象兩手奉尊形且乙父已卣』(古籀補附録二十九頁)

a 强運開曰『[glyph]亞且乙父已卣 兩手奉器象供奉之狀』(古籀三補卷三第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共同也从廿𠬞按以廿取象無義理爾雅共具也釋詁此為共之本義廿即口之變見芇字條象物形見品字條兩手奉之古作[glyph]祖乙父已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𦱊同也从廿从𠬞古文从二𠬞作𦱊蓋疑𦱊元𦱊字之緐假借為共同音通用也說文𦱊字重文作𢍏揚雄說从兩手𢍏亦疑𦱊之誤从兩手說傳會耳』(古籀篇五十七第二十七頁)

郭沫若曰「說文、共、同也、从廿収、

案此說有未諦、金文共字作[字形]（鼎共毁）若[字形]、（且乙父己卣）容庚云、兩手奉器、象供奉之狀、所奉何器、亦泛無所指。

余謂共者拱璧也、左氏襄廿一年傳、叔仲帶竊其拱璧、釋文云、拱璧、大璧也、商頌、長發、受小共大共、與受小球大球對文、即言大璧、小璧、古人之用璧、蓋係于頸、而垂于胸次、時以兩手拱之、故稱曰拱璧、或單稱曰共、樂浪郡第九號墓、有璧在胸次、其明徵也。

今觀共毁文作[字形]、雙手所奉之圓、正象璧形、作口者乃形之變、後更變作[字形]、（此叔𢦏鐘文）故小篆從廿作矣、古文于圓形之物每以方形作之、如日作[字形]（祖日戈）若[字形]（東讀尊）元之首本係圓顱、而通作[字形]、（此蔡姞毁文、凡金文元字大率如是）更或作[字形]、（子仲姜鎛）此與共之从廿無以異矣。」（金攷

二一九頁釋共）

商承祚曰『說文𢍏古文共、案象四手共力形、與𢍏（篆文作𢍏）同、字同義、金文且乙父己卣作𠔏、牧共毀作𠔏、象兩手奉物形、古鉥文作𢍏、與此大同小異、整齊之、作𢍏、再變作𢍏、則與篆文同矣、从廿無所取義、段氏云廿、二十并也、二十人皆竦手是為同也、則曲為之說矣』（古攷二十頁至二一頁）

朱芳圃曰『說文共部、共同也、从廿、𠬞、按共象兩手奉𦲸形、書甘誓、今予惟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詩小雅小明、靜共爾位、鄭箋、共具、周禮夏官羊人、共其羊牲、鄭注、共猶給也、凡此皆共之本義、龔孳乳為龔、說文共部、龔給也、从共、龍聲、玉篇共部、龔奉也、

又按共與供音義並同。經傳通用無別。禮記曲禮共給鬼神。釋文。共本或作供。左傳隱公九年。不共王職。釋文共。本亦作供。是其例也。」（釋林九十六頁至九十七頁共）

b
〈1350〉郭沫若曰「㽙敄用拱用璧。用佋告其右子歆史孟」拱是大共璧。用兩手以捧之拱與璧對文。以亦其有大有小。春秋宋襄公時代的商頌。長發「受小共大共」亦即是小璧大璧。用大小二璧為贄見禮。可見是同時代的禮節。共字金文𣪘共𣪘作𠬞即象双手捧璧之意。故共字本是大拱璧之初文」（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六九頁㽙敄簋銘考釋）

〈大45〉「女汝敬共辝予命」「又有共供于䜌武靈公之所」

0329 龔

龔 从廾

頌鼎

龔字重見

<0674>

「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障鼎」

a 異 㠯鼎

〈0679〉「冉弔才在 異△為口」

b c

孫詒讓釋為翼 虢弔鐘嚴在上異在下即詩六月有嚴有翼之翼 傳翼敬也

〈0057〉「異△翼 才下」(A·B)

d 畫鼎 天 翼臨子

〈0676〉「古抜天異△ 翼臨子」

e 作冊大鼎

〈0646〉「公束鑄武王成」

召卣

〈2722〉「盥串敢點 忘王休異△」

王異△禩鼎

b

? 𠦪伯簋

〈1389〉「異△翼自 也他邦」

大 單異簋

〈1117〉「單異△作父 癸寶尊彝」

〈0049〉「穆穆異△翼 異△翼」

b,c

吳榮光釋畁曰『畁上下者陳於廟之器畁之訓為舉也武壯之器須以力舉之从由側詞切以為聲从廾以為訓左傳鄭之戰楚

人卑之脫扃許慎所見古文及服虔本皆作此字杜預本乃改為𢀛字而此字於經傳不可復見矣」(㻬清卷五第二十五至二十六頁周虢叔鐘)

吳大澂曰「異古文以為翼字孟鼎故天翼臨謂臨之在上翼之在旁也」(古籀補六十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異分也从廾畀畀予也按予與異義無涉古作異歛歸夆作異趩尊彝趩字偏旁變作異邾公華鐘不从畀當為翼之古文象頭身尾枝及兩翼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異分也从廾畀畀予也段氏云分之則有彼此之異諸家亦無異論然許氏未通古字古義也今審卜辭金

文異字下形正文作[illegible]省文作[illegible]均皆同𠬞說文𠬞竦手也从𠂇又段氏云此字謂竦其兩手以有所奉也是即𠂇又相助之意存焉上形作田或作由以象所奉之物亦指事耳然異即經傳輔翼之翼正字也廣雅釋詁翼輔也詩卷阿有馮有翼箋助也楚語求賢良以翼之注輔也尚書中候欽翼皇象注奉也此諸義實於異字形可見矣又左昭九年傳翼戴天子注佐也異戴同意故異部收戴字許氏於戴下云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𢦏聲分物者泥異訓分而誤耳蓋戴之从𢦏即載省文載物所增益曰戴異有奉物之意故从異从載省形聲兼會意戴載音義相近故或以載為戴詩絲衣載弁俅俅箋猶戴也唯南兵略戴以錫銀注飾也是也許氏失其根本故枝葉亦誤又翼戴者亦當授予也猶承訓奉也受也受授疑元同字固一義之轉通

也異字自應有授予意也若夫許氏所云分異義當以翼異為本字爲之為異一身分被即分異也故老子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言異元必如此轉為別異義禮記樂記禮者為異注謂別貴賤也王制事為異別注五方用器不同也呂覽上農賈不敢為異事注猶他也又洪範五行傳非常曰異論衡自紀物無類而妄生曰異又左昭二十六年傳然據有異焉賈注猶怪也孟子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注怪也秦策此無異故注怪也之類皆是也轉轉生義耳然則分異異同之異以異為翼者亦古字省文之恆例也』(古籀篇五十八第三至四頁)

e 郭沫若曰『異、禩省、說文祀或从異作禩』(兩攷三十三頁作冊大鼎)

ㄹ 容庚曰『異孳乳為禩，說文祀或从異，祀鼎即祭鼎』(善圖十三頁大方鼎)

e 陳夢家曰『郭沫若以為異省示，是說文祀的或體，則似若可商，廣韻職部曰鼉大鼎，集韻以為鼎名，玉篇則从匚从異，注云大鼎，是異鼎為大鼎之稱』(金選一六七頁西周銅器斷代作冊大方鼎)

g 楊樹達曰『異字郭沫若大系考釋一四七葉上于省吾吉金文選上三卷七葉下並讀為翼，說固可通，然甲文異字作人頭上戴物兩手奉之之形，異蓋戴之初字，戴从戈者，加聲旁耳，異德字部，戈咍部，字咍德為平入音』(積微二〇八頁爷伯𣪘再跋)

高鴻縉曰『按[illegible]原象人戴甶(竹器)而以兩手扶翼之之形，由物形[illegible]生意，故託以寄頁戴之戴，動詞，王靜安曰此疑戴字象頭

上戴由之形是也後人用字通段異以代狀詞異（不同也从北異聲）而異復通以代憶（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也見玉篇）兩字遞移久而成習秦人乃於異上加弋聲作戴以還異本字之原孟子梁惠王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周時戴應書作異若論其音異與戴亦一音之變亦猶之怡之與台弋之與代也（字例二篇二六八頁）

李孝定曰「金文異字習見其形體與契文之作異者略同㺇鼎作異辭云……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井叔在異……見擴古金文三之三第四六至五○葉

異為地名無義可說虢叔鐘作異辭云……皇考嚴在上異在下……見擴古金文三之二第三葉

又虢叔鐘作異見擴古金文三之二第四葉　虢叔編鐘作異見擴古金文三之二第六葉

辭並同上 此翼敬之義也 盂鼎作[glyph]辭云……古故天異臨子灋保先王……見攈古金文三之三第三一至三六葉 芇伯𥂝作[glyph]辭云……乃祖克末先王異自它邦……此翼佐之義也 召卣作[glyph]辭云 唯十又二月……賞畢土方五十里召勿敢諲王休異用作𨚍宮旅彝見貞松八卷第三一至三二葉 此殊異之義也 單異𥂝作[glyph]辭云 單異作父癸寶尊彝見攈古金文二之一二十葉 此為人名無義可說 其字皆象人首戴物之形 丁氏謂田為•或口所繁變見說[glyph]說非 單異𥂝字上从田 明係甾字 寧得謂為•或口所繁變乎 其義雖無訓戴者 然皆可自首戴物一義引申得之 蓋以首戴物者必小心翼翼敬慎將事 復以兩手扶翼之 故引申之得有敬也 佐也 輔翼也 諸義也 翼敬翼佐輔翼翼戴之翼其字實皆

當作異、單異簋銘父癸猶存殷習其制器之時代當較早故字从甾與早期卜辭之作異者相同其作異者則與契文之作異者全同其作異若異者則小篆作異之所自昉其遞嬗之迹猶的然可見也……

按翼之本義訓翍从異非僅以之為聲亦由之取義蓋異之本義為首戴物凡以首戴物者恆舉兩手扶異之如鳥翍然故訓翍之翼異从之也當解云飛翼翍也从飛从異異亦聲至經傳中訓敬訓助訓佐訓輔訓奉訓承訓恭慎之翼並異之假借字金文嚴在上異在下（見前引）猶作異不作翼可證蓋以首戴物者必敬慎將事小心異異而以兩手奉承輔佐之凡此諸義胥異戴一義所引申也段氏謂凡敬者必如兩翼之整齊蓋不明翼為異之借字而戴為異之本義故有此曲說耳王筠說文句讀飛翼下

云虢叔大林鐘嚴在上異在下詩有嚴有翼翼本借字則異亦借字亦可謂省形存聲

知翼本借字較之段說已進一境而謂異亦借字則猶有未達倘謂異在下之異乃用異之引申義斯則可矣」（集刊第三十四本下册四三八至四三九又四四二至四四三頁說異）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異分也从廾从畀畀予也』吳榮光釋畀非是楊樹達謂異字象人頭戴物兩手奉之之形乃戴之初文高鴻縉李孝定並同李氏更分析異字於金文用法有四㈠專名㈡翼敬也㈢翼佐也㈣殊異也然更有孳乳為禩者作册大鼎云「公束鑄武王成王異鼎」郭沫若容庚並讀作禩而陳夢家則謂異鼎即大鼎按上引作册大鼎一語乃以事紀年因鑄祀武

王成王之鼎．而特書其事以紀年．於理頗合．郭容之說可从．ㄟ



0331

𦦬 與从口 齊鎛 〈0062〉 「𦦬与鄩之民人都鄙」

a 方濬益曰「𦦬即與」(綴遺卷二、三十頁齊陶子綸鎛鐘)

a 孫詒讓曰「𦦬王楚釋爲俞薛釋及王俅並从之孫釋爲譽案其字从與从口孫釋是也古从言之字多變从口」(拾遺上十七頁齊侯鎛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𦦬黨與也、从舁与、按即与之或體、古作𦦬𦦬(毛與數)四手象二人交與、一所與之物、與𦥑𦦬同意各見本條、或作𦦬齊侯鎛譽字偏旁」(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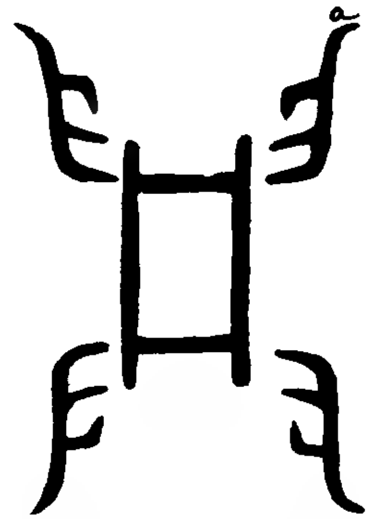
朱芳圃曰「說文舁部、與、黨與也、从舁、从与、按與象兩人用手鉤牙之形、金文从口、附加之形符也、論語雍也篇、與之粟九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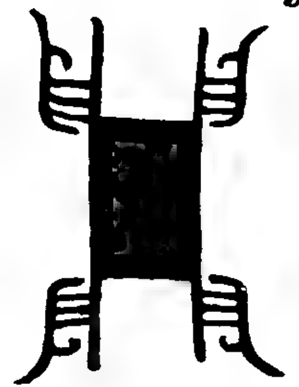
堯曰篇猶之與人也、孟子離婁篇、可以與可以無與、萬章篇、一介不以與人、皆謂給與、當即此字之本義、許君訓為黨與乃借義也、」（釋林取一一五頁與）

<大45>

「栽々磬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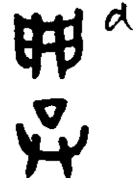
興壺文

〈2752〉「興」△（A·B）



父辛爵

〈1756〉「興父辛」△



興鼎

〈0305〉「興卣寶鼎」△



高卣盨

〈1469〉「高叔興父旅盨」△



般壺

〈2819〉「周興南口」△

林義光曰「說文云興起也从舁同同力也按古作興（鄭興伯鬲）从収攀从舁舁字之變即登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興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此為會意歸訓共舉也故廣雅釋詁興亦訓舉也興舁兩字義相關也詩大明維予侯興傳起也禮記中庸其言足以興注謂起在位也周禮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猶作也考工記弓人末應將興注

猶動也發也禮記樂記降興上下之神也注猶出也文王世子興秩節注猶舉也論語禮樂不興皇疏猶行也此皆與本義近者也(古籀篇五十八第一六頁)

馬敘倫曰倫按舊釋𠬞為兩手拱廾形非也此即說文之與字甲文作𦨶羅振玉謂從般象二人相授受形知從般者以般從月或作肜也知與字從般者以受字從舟知之般亦舟也所以盛物鄭司農謂舟若承槃是般與舟一物矣倫謂說文訓與為黨與非本義與為舉之初文亦舁之異文也說文舁共舉也實當作共也舉也舁共一字共為扛之初文扛者一人不足舉之必兩人而後舉故舁從𦥑從収舁聲魚類共若讀如扛聲入陽類魚為對轉矣說文共之古文作𢍏是形亦與舁音不別

也㸚與則音同喻四與從㸚從月小篆作𣪊由金文作𣪊而譌𣪊者高田忠周以為從牙得聲倫謂齊子仲姜鎛作𣪊蓋從𦨶牙聲為與之轉注字或𣪊乃譌并𣪊𦨶而一之𣪊為𦨶之譌也月為槃之初文非舟車之舟說文槃承槃也承槃即儀禮命弟子謂豐之豐鄭玄注謂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今杭縣良渚鎮出土黑匋之即其物也古始空角為酒器而後製酉形猶銳其底故父丁爵作父丁方鼎作甲文酉字亦多銳底酉即金器名卣者之本字銳底不可立故必以豐承之山西萬泉縣出土之正其遺制也(詳疏證)豐之象形文變為篆文遂與舟混耳槃者豐之形大者并盛飲食之器如陝西寶雞縣出土之斯禁其所盛尊罍壺勺之屬都十餘事其形長方與良渚鎮之豐大小相距甚遠然其製文飾相類其器以金檢說文

槃之古文作鎜從金而禮記引湯之盤銘銘者錄之轉注字錄為刻鏤之鏤本字鎜有銘文其器為金製可知周禮淩人共夷盤冰鄭玄注漢禮器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然則所共乃所以冰尸其製形亦不小矣寶雞之禁形亦長周尺四尺餘廣半之深尺餘一禁猶非一人所能舉益以所盛其必共舉可知也故與字從之(刻詞四四頁至四五頁父辛爵)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舁部云與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余按許君以同舁二字解與認與為會意字義不剴切今尋此字甲文作[illegible]象衆手共舉一物之形羅振玉誤釋甲文此字為與字商承祚糾之定釋為與是矣獨羅氏釋此字所从之日為般而商氏從之謂象四手各執盤之一角而與起之其說仍非是蓋盤之為物輕而易舉不勞衆手舁之古人制字用意大都精

切不應不協事實如此故商君釋文雖合其解字仍非也今按

曰明是甲文凡字葉玉森謂其字象船帆之形其說至審知凡乃帆之初文帆乃後起之加旁字釋名釋舟船云隨風張帳曰帆帆汎也使舟疾汎汎然也帆字或作颿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颿船上張布帊也吳都賦云樓船舉颿而過肆劉注云颿者船帳也說文云颿馬步疾也非此義經傳無帆字說文亦不載然舟行張帆以迎風此初民所易知之事宜殷代早有其文不得以經傳許書偶無其字遂爾致疑也帆之為物也大其始也聯布於竿當於地上為之及其移而樹之於舟也當以象手舉之故興字形象之而其義為起也

物自起為起內動字也舉物使起亦為起外動字也興之訓起以字形核之當為外動舉物使起之義淮南子覽冥篇云帝道

擀而不興。高注云興舉也。周禮大司馬云進賢興功。禮記文王世子云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鄭注並云興猶舉也。是其義也。

商承祚云金文父辛爵字作[古文字] 與甲文同。又或增口作[古文字] 興鼎 [古文字] 𠨘叔盨 則舉重物邪許之聲也。余謂象手合舉一物。初舉時必令齊一不容有先後之差。故必由一人發令命象人同時並作。字从口者蓋以此若邪許之聲乃已肩任後之聲。非初起時之聲也。至許君合凡口二字為从同其誤顯然。又不待論矣」

(小學九○至九一頁釋興)

陳世驤曰「興的初形即[古文字] 古音 *xiəŋ 此字見於甲骨羅振玉初以為是與。殷墟書契考釋頁五六 顯然受了說文的影響。他斷定與即舁即[古文字] [古文字]前者象四手。後者二手。最後只承認[古文字]字有二手。使之更近乎[古文字] 羅氏不能肯定此字當中月部份的意思。

此曾為中國文字學界的大疑問.有以為是舟者.有以為是槃者.雖則舟槃之間聲義已大不相同.羅氏勉強稱槃亦即舟.蓋二者皆載物.如此.我們可以在英文裏找出Vessel這個字來概括這兩個意思.亦舟亦槃.但以舟為槃或以槃為舟仍是十分勉強的臆斷.為了找出與字的原始意義.我們非改弦更張不可.羅氏殷墟書契考釋一九一四年問世及一九三二年才有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釋)和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的修正.現在我們加以研究.決可以接受商氏的解釋.以為四手合托一物之象.郭氏更強調說.此所托之物非舟而絕對是槃.郭氏指出.鐘鼎文裏由槃到舟的譌變.主張月即槃的象形.並強調此月具有環轉的動態.因素因為月與肢同.肢亦即般.槃.盤.此三者自古即兼具盤碟和盤旋的意思.息息相關.由來甚久.不能

以假借視之.商.郭二人的發現對我們決定與的字源極為重要.此發現可以延伸到對詩經文類的研究看得出詩經作品的初期型態.以及晚期發展.商氏先決定然是四手或象手托一物.繼而在鐘鼎文裏找到[illegible]和[illegible](二者都添了「口」的因素).因此而得到一個結論說.與是羣衆合力舉物時所發出的聲音.他斷定與音是擬聲.如邪許之類是也.我們發現英文裏相似的是「heave-ho」一辭.商氏指出.羣衆舉物發聲.但我們以為這不僅因為所舉之物沉重(一槃之物也不可能太重)郭氏所強調的「旋轉」現象.教我們設想到羣衆不僅平舉一物.尚能旋游.此即「舞蹈」.舉物旋游者所發之聲.表示他們的歡快情緒.實則合力勞作者最不乏邪許之聲.此.古字當中的部份慢慢發展為後期的「盤游」(尚書「盤遊無度」逸周書「盤游安居」)「盤桓」(易「盤

桓利居貞）而在詩經本身般訓「樂也」在衛風者槃和說文引「東門之枌」（槃娑其下）皆以槃為舞事。（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三卷一期一四四至一四五頁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

周法高曰「興字般字與樂舞有關。陳氏从比較文學觀點闡發甚詳可收他山攻錯之效。」

<大52>

「凡興士被甲」

晨 䡨侯鼎 〈0671〉「王命䡨侯白晨△」「曰」「晨△拜䭬首」

師晨鼎 〈0672〉「𤔲馬共右師晨△入門立中廷」「王乎乍冊尹冊令命師晨△疋師俗𤔲邑人隹于小臣、善夫、守口、官犬」「晨△䭬拜䭬首」「晨△其口口萬年世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鄀公鼎 〈0651〉「用追孝于氒皇且祖晨△公」

林義光云「說文云。晨早昧爽也。从𦥑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夙。𦥑辰為晨、皆同意。按辰者脣之古文（見辰字條）晨古作晨（伯晨鼎）象持物入脣早昧爽者進食時也。與夙不同意。變作晨（師趛鬲）从𠨎即从辰（辰亦作𠨎又增作唇）」（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晨早昧爽也。从𦥑从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夙。𦥑辰為晨。皆同意。經傳皆以晨為之。晨非必農省。文當

晨論體曰 曰易誤耳晨从辰辰字轉義亦與振字義相近爾雅釋詁晨早也禮記曲禮昏定而晨省疏旦也論語晨門集解閽人也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戒晨皆晨字也(古籀篇五十八第一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晨部晨早也昧爽也从臼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按晨象兩手持辰之形辰蜃之初文也象形說文虫部蜃雉入淮所化从虫辰聲先民利用其殼以除田穢淮南子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高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田穢也是其證辰為除田穢之器古人名動同詞因之兩手持辰以除田穢謂之晨矣

又按晨即槈之初文說文木部槈薅器也从木辱聲鎒或作从金考槈經傳通作耨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

鎒六寸、所以間稼也、高注鎒、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蓋上古之世、制作未興、先民利用摩銳之蜃殼以除田穢、及文物改進、乃斷木為柄、削木為刃、自金屬發明後、則柄用木而刃用金、故其字有从木从金之分、據任地篇言、柄長一尺、刃廣六寸、可證其仍為坐而操作、與持辰無異、易繫辭下、耒耨之利、釋文耨、奴豆反、馬云、鉏也、莊子胠篋篇、耒耨之所刺、釋文耨、乃豆反、李云、鋤也、鋤即鉏之後起字、說文金部、鉏、立薅所也、从金、且聲、考耨與鉏實一器之演進、名異而用同、蓋坐而薅草、其器曰耨、其柄短、立而薅草、其器曰鉏、其柄長、耨之用淺、鉏之用深、觀於晨槈、鎒三字之演變、與鉏之後起、可以明瞭古代農業技術發展之程序矣、從音理言之、晨讀定聲真韻、槈讀泥聲幽韻、旁紐雙聲、陰陽對轉、

楊樹達曰、按䢅為會意字、如許說、臼辰二字義不相會、辰時不能以手臼也、蓋吾族以農立國、俗尚早起、農民兩手持蜃往田、為時甚早、故以兩手持辰表昧爽之義、小學述林二五一 按䢅訓昧爽、於經傳無徵、楊說皮傅不切、非正義也、說文晶部曟房星為民田時者、从晶辰聲、晨曟或省、考星以晨或辰為名者、其在東方、恆星為房星、行星為歲星、皆以時曉見、故昧爽之晨或辰即由星名之晨引伸而起、猶日月二字、本以名太陽太陰者、引伸為日夜之日、年月之月也、』(釋䢅 一三三頁至一三四頁䢅)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上䢅部云、䢅早昧爽也、从臼辰、辰時也、辰亦聲、丮夕為夙、臼辰為䢅、皆同意、樹達按䢅為會意字如許說、臼辰二字義不相會、辰時不能以手臼也、蓋吾族以農立國、俗尚早起、農民兩手持蜃往田、為時甚早、故以兩手持辰表昧爽

之義。説文八篇上匕部云。卓高也。早匕為卓。匕卪為卬。皆同意。

樹達按。匕从反人。亦謂人也。人早為卓。此俗貴早起之證也。」（小

學五一頁釋㫳）

張日昇曰。「按説文云。「㫳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辰亦聲。丮

夕為夙。臼辰為㫳。皆同意。」朱芳圃謂字象兩手持蜃之形。乃農

之初文。説文昧爽之訓。乃晨之引申義。聲同通段。其言是也。高

田忠周晨乃㫳之譌。非農之省。恐非是。」

〈大36〉

「〔于省〕皇考㫳公」

農 从田 說文从囟乃傳寫之譌

農卣

〈1006〉 農作寶尊彝

農卣

〈2727〉 毋俾

農弋事乎友妾

農 農三拜䭫首

史農解

〈2314〉 史農

全鼎

〈0660〉 王大籍農于諆田餳

田農鼎

〈0378〉 田農乍寶障彝

田農甗

〈0794〉 田農乍寶障彝

田農盨

〈1028〉 田農乍寶障彝

散盤

〈2927〉 𠂇左執綏史正仲農

汈其鐘

〈0049〉 樝農臣先王

阮元曰：䜌，說文䜌，厤也，古文亦鬲字，此器有三足，與款足之鬲迥異，當是敵𩰬鬲之類，許氏解敵云三足鍑，解𩰬鬲云三足釜字

並从𠕁，是𠕁之屬。」（積古卷八、七頁散氏盤）

○劉心源曰：「說文農作[illegible]，从晨囟聲。籀文作[illegible]，古文作[illegible]、[illegible]。農卣有𤰷字，名令鼎王大耤𤰷于諆田，皆从田从辰。此从𠕁从𦥑，即𦥑。晨，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气動，雷電振，民農時也。晨，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臼者兩手作事，臼辰取作事早。辰亦聲。農取田辰會意。𤰷亦然。从囟乃田變也。」（奇觚卷八、二八頁矢人盤）

林義光曰：「說文云：『[illegible]，耕也。从晨，囟聲。』按：囟非聲。古作[illegible]（散氏器），从𦥑（𦥑象持物入脣，與晨同意。晨為進食之時，農為謀食之事，故所象形同）。農从田，注轉以別於晨。或省作𤰷（庚帑器）。又作[illegible]（諆田鼎）。作[illegible]（史農器）。」（文源）

ん高田忠周曰『按阮釋為𤔔莽編以為鬲字𤔔鬲同字其誤殊甚今審冂即辰省下从止⿸辰止即⿰𧾷辰字⿰𧾷辰辰通上作𦥑臼⿸辰止合為晨字从晨从田此為農字無疑矣說文農耕也从晨囟聲又辰訓房星天時也从上匕厂為聲辰晨義相涉如此又辱訓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於封畺上戮之也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為辰田候也然農字固當从田也此田上一筆或上字亦指辰星耶又說文⿱林辰籀文農从林𦦝古文農⿱林辰亦古文農朱駿聲云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耕人也按囟聲即囟省聲或云从晨省農省聲星昏中為民田時周語所謂農祥也拮据觔力故从臼存參（古籀篇五十八第一八頁）

ん吳闓生曰『鬲本作𦦝冂有似于農郭讀為仲農以為人名然彝器銘尾署名者極少且農鬲本同字師趛鼎作文父聖公文母

聖姬尊彝以𢍰為鬲甬又盥鬲甬盥肇家鑄作䰞字亦从長是此字釋鬲甬不誤也（古文卷四第二六頁散氏盤）

商承祚曰說文農古文農辳亦古文農宋玉篇作辳从甘𦳝皆本作𦳝从艸林艸形異義同古文四聲韻引尚書亦作辳甲骨文作𦳝𦳝从林从艸亦田之所在必有艸木也金文令鼎作農史農觶作農散盤作農與篆文近知从囟乃田之寫譌弟一文从田于義無可說殆因之傳誤也（古攷二二頁）

高鴻縉曰農作農農卣作農令鼎作農史農觶作農都公鼎作農皆从田說文作農解曰从晨囟聲按蓐田之蓐甲文作辰象人持石鋤之形變為辰或加手作辰變為辱或加臼於其上作晨變為晨今字作農者蓐田之謂

也農意甚明用知許書从囟者乃从田之譌」（散盤集釋七三頁）

a楊樹達曰「銘文曰、萛[辰/又]乍寶噂彝、愚謂萛字从茻从田、即苗字也、說文苗字从艸从田、此文从茻、與从艸同、說文艸部記芥蕙藿草以下五十三文大篆从茻、以甲文及金文考之、从艸从茻互通之字甚多、不僅如許君所記也、或以銘文苗字所从之艸不从四屮、而作芔形、疑其非茻字、然金文恆見萛京字、靜𣪕遹𣪕作莽、召伯𣪕作蕣、羅振玉𣪕文存上冊肆葉下有𢾊又辛鼎、𢾊字左旁即从此字、其字从四屮、不作芔形 此皆芔即茻字之證也、蓋古文中往往有與今隸形相合者、如戎字篆文从甲、今隸从十、十即古文甲字、茻字作芔、蓋亦其類矣、[辰/又]字从辰从又、以字形言之、似即辱字、从又與从寸同也、惟曰中父𣪕云、辰在壬寅、辰字作[辰/又]、與此文同、則非辱字、疑此爲晨或振

之或字、从又與从臼从手意同、苗辰爲作器者之氏名、故今改題爲苗辰段云、貞松堂集古遺文卷肆之肆拾葉下合苗辰二字爲一字題爲農𦦻、誤也。」(積微五十四頁至五十五頁苗辰段跋)

楊樹達曰「農耕人也、从臼辰囟聲、今按義爲耕人而字从晨義不剴切、此字蓋从臼从辰故有耕人之義、至囟䛁義同、囟讀如䛁故得農音前已言之矣」(小學五一頁釋辱)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農耕也、从晨囟聲、𨑃籒文農从林、𦦻古文農、𦦻亦古文農、甲骨文从林若森从辰與古文同、說文从囟乃金文从田之譌、从林與从田可通、野从里(里从田从土)金文野从林是其證也」

革

革 象形說文古文作𠦝云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臼声足誤以象形為會意矣𡩜乳為勒詩鞗革金文多作攸勒 康鼎〈0657〉「鋚革△」 鋚革

革同簋〈1287〉「𠧪△居卜作季言朏膆膆毀」 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林義光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曰革象古文革之形𠦝古文革从卅卅年為一世而道更也臼聲按從卅非革之義廿十亦不為卅古作𠦝毛公鼎勒字偏旁象獸頭角足尾之形與皮从尸形近臼即𦥑象手治之變作𠦝師兌敦勒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𠦝之形凡革之屬皆从革𠦝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臼聲許氏此說大謬也今依金文沈思細考𠦝即去毛獸皮象形也皮字古文作𡰯𡰪亦同意而从臼治去其毛之手也加

工之意。且以為字聲。皮下曰：剝取獸革者謂之皮。剝之亦用手為之，故从又。以皮加工而為革，事複於皮，故从兩手之臼。造字者用意可見矣。然則革與皮其義分別劃然，而統言亦通，故皮曰獸革也。夫如此，許云从廿與十，妄亦甚哉。周禮冥氏獻其皮革齒須備，書堯典鳥獸希革，詩羔羊之革，皆本字本義。（古籀篇五十九第一頁）

郭沫若曰：「□黃乃古佩玉之象形文。買毁作□，伯家父毁作□，趙曹鼎作□，足證此必為黃字。」（兩攷一七三頁黃君毁）

郭沫若曰：「黃君毁黃字前人多不識，然从伯家父毁及趙曹鼎黃字例之，其為黃字無疑。又該銘有眉壽黃耇語，彼黃字上泐，僅餘下體作□，亦係三垂。」（金攷一六五頁金文餘釋釋黃）

參1731黃。

商承祚曰『說文䩵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臼聲。案金文作䩵革勒字偏旁。古篆兩體皆有，石經古文與此同』（古攷二二頁）

高鴻縉曰『按革，獸皮治去其毛者也。字倚𦥑（兩手所以治去毛也）畫獸（口十象獸頭及身）皮形，革由物形口十生意，故為去毛之皮，名詞。後世亦借用為改革革除等意，動詞』（字例二篇二二八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革部云：革，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或作䩵，云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臼聲。樹達按許君說古文革从三十定為形聲字，殊為牽強。尋四篇上羽部云：翰，翅也，从羽革聲。愚以革古文䩵之上象

鳥口與燕字同。十象鳥身及尾，兩旁象鳥翅，蓋䎅之初字也。字義為鳥翅，字若偏舉鳥翅，則形義不顯，故於翅之外並舉口與身尾，猶嗌古文作𦉼，兼舉口及頸脈，篆文眉作𥃩，兼舉額理及目也。小篆變易古文象形之故不可得見矣。革為初文，䎅加義旁羽耳。許君不知其為一字而分列之，殆失之矣。

詩小雅斯干篇曰：如鳥斯革。毛傳云：革，翼也。革韓詩作䎅，云：翅也。毛作革，韓作䎅，義訓相同，此二文為一字之證也。異者，毛用初字，韓用加旁字耳。

書堯典篇曰：鳥獸希革。此亦用革字本義與毛詩同者也。偽孔傳云：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按鳥獸希革猶下文云鳥獸氄毛，偽孔云毛羽希少是也，而復云改易，訓革為改，則非也。蓋偽孔不知革為䎅之初文，故不免進退失據耳。

堯典篇又記仲秋鳥獸毛毨鄭注云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淮南子天文篇曰春夏則羣獸除高注云除冬毛微墮也蓋鳥獸毛羽有時除舊更生革為鳥翅引申有獸去毛之義又引申有改革之義許君以引申義為初義據之以說字形宜其牽強不合矣』(小學四八頁釋革)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文革之形凡革之屬皆从革𠦝古文革从三十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臼聲」革為獸皮字象剖剥獸皮左右兩旁展列有頭與尾知其為象皮者蓋所从𦥑與皮字所从𠬪同指一物說文謂皮从「又為省聲」實乃為省形之誤為為以手役象金文作[illegible]若[illegible]皮革所从並為象之省形皮之コ示皮離肉之意革之口若曰(見勒

字所从革)象獸皮展列之形.古文革从臼亦臼之譌.齊鞄氏鐘

鞄字所从革正作[illegible].此晚周之變體也.

陶韋 鞄 楊萬曰陶韋當爲鞄通鮑陶韋叔即鮑叔楊樹達曰說文鞄从革包聲銘文之陶韋乃从陶聲陶與包古音無異也經傳假用鮑魚之鮑爲陶韋叔之陶韋猶周禮假鮑魚之鮑爲柔革工之鞄也

齊鎛 〈0062〉「齊辟陶韋帀鞄叔之孫」「陶韋帀又成褮勞于齊邦」「陶韋」b

陶韋 齊鞄氏 〈0045〉「齊陶韋心孫小子曰曰」

鐘 「嬰其吉金」

a 方濬益曰陶韋从革陶聲當是鞄之繁文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鄭司農云韗書或爲鞄皋陶鼓木也康成謂鞄者以皋陶名官也鞄則陶字从革濬益按鞄之从革與韗之从韋幷同意皆以其爲攻皮之工故也又頗疑此爲復陶之本字左襄三十年傳趙孟使絳縣人爲君復陶注主衣服之官又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注秦所遺羽衣也按此注非也復陶當

是裘服之名奏復陶奏地所出之裘耳攻皮之工裘氏居一亦應以从革見義故又疑為復陶之本字』(綴遺卷二.二十九頁齊陶子綸鎛鐘)

a 吳大澂曰『[阝匋革]疑即古鞄字上作匋似玑之變體下即革字古地多從邑旁亦有从𨸏者如隴陝陽阮陘隫皆是』(憲齋二册二四頁癥侯鎛)

a 高田忠周曰『按[阝匋革]即鞠實亦陶字異文說文陶再成邱也从𨸏匋聲夏書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蓋亦本義之轉耳朱駿聲云……考工鞾人為皋陶字亦作鞠皆疊韻連語此說至詳愚按韗人注鄭司農云韗或為鞠皋陶鼓

木也康成謂鞠者以臯陶名官也鞠即陶字从革釋文鞠音陶

陶𩊠即同鞠顯然矣或云陶𩊠疑同鞄古包匋通用詾訩同字可證

而鞄陶亦當通用存疑左定二年傳殷氏七族有陶氏陶叔亦

當同系手𦥑古引吳大澂說云此疑即古𩊠字上作𦥑似巩之

變體下即革字古地名多从邑旁亦有从𨸏者如隴陝皆是春

秋人名往往以地著如郤缺偁冀缺之類左氏昭二十五傳尹

文公涉于鞏鞏為縣名非齊地晉有鞏朔亦偁鞏伯齊之鞏叔

不可攷此說非吳氏未攷篆形也』(古籀篇十五第三一至三二

頁)

a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考工記以鮑為之

又依詾訩同字鞄亦當作鞠而鞠陶通用鞸人注康成謂鞠者

以𠤎陶名官也、𩋙即陶字从革是也、又或陶韗為陶異文、从𩋙聲、
而陶亦當段借為鞄耳」(古籀篇五十九第四頁)
a 郭沫若曰「陶韗者𩋙之繇文、攷工記韗人為𠤎陶、鄭司農云、韗書
或為𩋙、𠤎陶鼓木也、鄭玄云、𩋙者以𠤎陶名官也、𩋙則即陶字、
从革、蓋陶韗本从革陶聲、省作𩋙、因匋𠣞軍形近、故誤為韗若
韗也、說文以韗為𩊳之重文、攷工記釋文亦云韗或作𩊳、礼祭統煇者甲吏之賤者、乃段煇為韗、
事又更屬後起矣」(兩攷二一〇頁鈴(鎛))
又曰「山西通志金石記引楊篤說陶韗當為鞄、通鮑」(兩攷二一〇
頁頭批鈴(鎛))

楊樹達曰「說文革部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周禮曰柔皮之
工鮑氏、鮑即鞄也、銘文陶韗字乃鞄之或作、說文鞄从包聲、銘文之

陶𩫖乃从陶聲、與說文異者、陶與包古音無異也、知者、說文缶部云、匋、作瓦器也、从缶、包省聲、案史篇讀與缶同、按勹包音同、匋字即从勹聲、許云从包省聲、殊為迂曲、陶从匋聲、匋實从勹聲、而勹包古音無異、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一也、許君云、案史篇匋讀與缶同、今驗之鼎彝銘刻、知此說良信、筍伯須盨云、筍伯大父作嬴改、鑄匋須盨、其子子孫孫永匋用、(畐父盤云、畐父作姒女匋盤、三匋字皆假為寶、是其證也、蓋寶从缶聲、故可與讀與缶同之匋字通作也、古音缶與包同、匋讀同缶、寶亦同包、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二也、說文言部云、詾、往來言也、从言、匋聲、或作𧦝、云、詾或从包、从匋之字或从包、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三也。(積微壹佰頁至壹佰零壹頁𩫖黔鎛跋)

a

鞏 不从革

毛公鼎 巩字重見

〈0680〉 王配命

不巩 丕鞏先

a 鞞

番生簋 鞞⿰革豙 〈1387〉 「鞞△⿰革豙」

b 靜簋 王錫靜鞞剢 〈1366〉 「王易(錫)靜鞞△剢」

b 郭沫若曰「鞞者珌也、……詩小雅瞻彼洛矣、鞞琫有珌、傳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釋文云、鞞字又作琕、琫字又作鞛、珌字又作琕、大雅公劉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鞊、鞞鞊亦即鞞琫矣、公劉與左傳用鞞為珌、甚顯著、即瞻彼洛矣實亦用鞞為珌也、鞞琫有珌、与首章韎韐有奭、為同例語、奭与珌均形容詞、毛訓鞞為容刀鞞、即用公劉語、容乃容飾之容、非容納之容、箋云、容刀有飾、正合毛意、下文五珌字与鞞互文見意、所釋者仍鞞琫之鞞、非有珌之珌、毛於首章「有奭」無說、故於次章「有珌」亦無說、蓋其義顯而易見也、又觀釋文諸

本多異字、疑毛傳本作、鞞容刀鞸也、下五珌字亦均作琕、為淺人所妄改而成今語也、要之、古文珌字均用鞸、金文亦猶是。」（金攷一五〇頁至一五一頁金文餘釋釋鞞⿰革彖）

（後案）鞞⿰革彖之鞞仍以說為刀室為妥、二字連文乃謂刀室上之璏也、如釋鞞為珌、珌不能脫離刀柄以為賜予物、故知其非是。」（金攷一六一頁金文餘釋釋鞞⿰革彖）

a 轉 彔伯簋 〈1380〉 「畫轉△ 轉」

b 毛公鼎 〈0680〉 「畫轉△」

c 師兌簋 〈1385〉 「畫轉△」

d 番生簋 〈1387〉 「畫轉△」

吳方彝 〈2444〉 「畫轉△」

b 劉心源曰「轉說文云車下索也又有轉云軶裹也古刻轉字即轉」（奇觚卷二五十頁毛公鼎）

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轉車下索也从車專聲釋名轉縛也在車下與輿相連縛也然車下之索者實縛字轉義也又轉下曰軶裹曰轉从韋専聲正與銘義合而金文有轉無轉即知轉轉同字段借與縛通用耳說文轉轉同字革韋通用之碻證也」（古籀篇五十九第九頁）

a郭沫若曰「𩌏說文作䩱、靶之裏也」（兩攷六十四頁彔伯𢦚段）

<大25>「畫𩌏」

a 勤 康鼎 不从力 革字重見

<0657> 革△ 攸

b 吳方彝

<2444> 勤△ 攸

c 彔伯簋

<1380> 勤△ 攸

d 師兌簋

<1385> 勤△ 攸

e 頌鼎

<0674> 勤△ 攸

f 頌壺

<2836> 鑾旂 攸勒△

g

h

i 頌簋

<1392> 勒△ 用事 鑾旂 攸 (A.B.C)

j 毛公鼎

<0680> 勒△ 攸

k 諫簋

<1370> 攸 勒△ 易女

l 遹 壺

<2834> 勒△ 攸

m 寰盤

<2924> 勒△ 攸

n 師嫠簋

<1388> 勒△ 攸

o 伊簋

<1371> 勒△ 攸

p 柳鼎

<0664> 易女赤市 幽黃 攸勒△

q 鼎 㝬

<0671> 勒△ 攸

<0668> 攸 勒△

<1374> 攸 鞗△ 勒

<2151> 攸 勒△

<2445> 攸 勒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勒馬頭絡銜也。从革力聲。朱駿聲云字亦作[革束]。勒為轡之所係。故曰轡首。漢書匈奴傳案勒一具注馬轡也。後晉諱勒。呼馬勒為轡。其實勒非轡也。勒為銜之所係。故曰絡銜。後漢烏桓鮮卑傳弓矢鞍勒。注馬銜也。其實勒非銜也』(古籀篇五十九第一〇頁)

a 郭沫若曰『勒乃馬首絡銜。以革為之。故字从革。亦竟稱之為革』(兩攷八十五頁康鼎)

〈大6〉「令易錫鋚勒。」〈大25〉「鋚勒」

[金文字形]a 䪃 射韝也 說文所無經典假遂為之 番生簋 〈1387〉「鞞、䪃△」

[金文字形]b 从刀 靜簋 〈1366〉「王易錫靜鞞剢△」

b 吳大澂曰「[金文字形]从豕从刀射韝也儀禮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靜敦王錫靜鞞剢剢遂古通」（古籀補八頁）

丁佛言曰「[金文字形]疑鞴字省廣韻鞴車具釋名鞴伏也在前人所伏也玉篇鞴亦同韝或曰鞴即剢同遂射韝也」（古籀補補附錄六頁）

a 強運開曰「[金文字形]番生敦鞞䪃按䪃為射韝說文無此字經典段遂為之是䪃實為正字也」（古籀三補卷三第六頁）

a 高田忠周曰「按詩傳皆云鞞琫連言此銘亦當鞞琫二字而从革與鞛合然則作鞛作鞛亦周代文耳但此文右旁未詳或此

為象形手𠂇即琫形而亻即紐糸形朱駿聲云佩刀手所握處其飾曰琫鞞者刀室也刀室之下其飾則曰珌毛傳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琫之處當有紐糸耳或云𡗗是蚌字𠃊其吉亻其肉蚌从半聲亦與奉同聲也」（古籀篇七第一五至一六頁）

b

高田忠周曰「吳大澂謂為儀禮大射儀袒決遂之遂蓋為彖字也劉心源即从吳釋亦謂為燧為璲銘意可解也然今審篆形斷非彖字此正从刀从彖省此疑劙為劙省文但劙說文所無廣雅釋詁劙解也玉篇劙分割也集韻劙或作剺亦作𠢾朱駿聲云說文鏍金屬从金黎聲段借為𠢾一曰剝也字變作劙此說為是鏍𠢾通用後人合兩字為𠢾形又劙訓蠡瓠木中也亦

段借為蝥方言蟊分也通俗文蝨䗬曰蟊一乾蝥為二之謂也象蝥蟊通用故或合兩字為𧖧形也然則𧖧雖非正文亦當晚出古文張揖等必有所據可識矣要𧖧字从刀蟊為聲猶从敄聲而蟊从象聲象从豕聲此字為𧖧省不容疑也』(古籀篇二十八第一六頁)

b 郭沫若曰「瑑者璏也」注璏者、說文云、劍鼻玉也、前漢書王莽傳、莽疾、孔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注引服虔云、瑑音衛、蘇林云、劍鼻也、師古自云、瑑字本作璏、从玉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瑑自琱瑑字耳、音篆也、玉篇以瑑璏為一字、案瑑字當是瑑形之訛、瑑即璏之異、古文彖彘音同而形近、戊辰彝彘一作

豕、中斜畫像矢形、羅振玉說、而周公𣪘不敢豕、作豕、結構全同、
蓋古本一字、入後分化者也、瑑瑑形近故致訛、瑑聲在元部、說文
云、圭璧上起兆瑑也、与瓛判然二字、又師古謂瑑自琱瑑字、則
是顏本李作瑑、瑑與瑑亦形近而訛也、金文⿰革彖字必係瓛字無
疑、字从革作、猶琫之作鞛作鞊、𤩽若珌之作鞞也、其或从刀作
剢者、因係飾劍之物、故从刀。𠃊(金攷一五一頁金文餘釋釋鞞

⿰革彖)

鬲 盂鼎 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人鬲即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民獻

<0676> 人鬲△自馭至于庶人

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人鬲千又五十夫

令簋鬲 百人

<1377> 鬲△百人 (A·B)

鬲叔盨

<1469> 鬲△叔

興父乍旅盨

鬲尊

<2121> 鬲△錫貝于王

呂仲 鬲

<0740> 呂中仲乍生妣尊鬲△

單伯 鬲

<0755> 單白伯邍父乍中姞鬲△

仲㝅父 鬲

<0742> 右戲仲夒父乍豐鬲△

南姬 鬲

<0728> 庚姬乍叔䖒尊鬲△ (A·B·C)

虢仲 鬲

<0745> 虢中仲乍虢妃尊鬲△

榮伯 鬲

<0730> 榮白鑄鬲△于㭬

仲姬 鬲

<0694> 仲姬作鬲△

仲姞鬲

<0704> 仲姞作羞鬲△

伯嗄父鬲

<0753> 白伯嗄父乍作畢姬障尊鬲△ (A·B)

伯姜鬲

<0719> 白伯姜乍作旅鬲△

盂辛父鬲

<0756> 口口盂辛父作盂姞寳尊鬲△

戎叔慶父鬲

<0723> 弋戴弔叔慶父乍作弔叔姬障鬲△

隮子鬲

<0757> 隮子鄭伯作尊鬲△

同姜鬲

<0695> 同姜乍尊鬲△

魯侯鬲

<0705> 魯侯乍姬番鬲△

呂王鬲

<0734> 呂王作障鬲△

鄭羌伯鬲

<0732> 奠鄭羌白伯

乍季姜尊鬲△

邾友父鬲

<0746> 朱鼄友父朕媵其子胙媯曹寳鬲△

伯𥨍父鬲

<0712> 白伯𥨍父乍姞尊鬲△

鄭師口父鬲

<0749> 鄭師口父作口鬲△

會始鬲

<0697> 會妘乍朕鬲△

鄭登伯鬲

〈0714〉「㠱登井白伯乍
弔叔𤕌女鬳鬲△」

a′

b′

魯伯
鬲

〈0739〉「魯白愈父乍邾姬
仁媵羞鬲△」(A·B)

g′

王伯
姜鬲

〈0722〉「王白伯姜
乍尊鬲△」

c′

許姬
鬲

〈0701〉「許姬乍
寶鬲△」

d′

𡨦妝
鬲

〈0729〉「𡨦妝乍
尊鬲△」

e′

衛姒
鬲

〈0716〉「衛姒
乍鬲△」

k′

叔仲
鬲

〈0743〉「叔中仲無龍
乍寶鬲△」

l′

江小
仲鼎

〈0484〉「江小」

中仲母生自
乍用鬲△

m′

魯姬
鬲

〈0715〉「魯姬乍
尊鬲△」

n′

仲𢷶
父鬲

〈0706〉「仲𢷶父
乍旅鬲△」

o′

郳伯
鬲

〈0741〉「郳伯乍
媵鬲△」

p′

郳伯
鬲

〈0717〉「郳伯御戎母
鑄其羞鬲△」

q′

季貞
鬲

从金

〈0696〉「季貞乍
尊盨△」

鬲」<0549>「命鑄飤鼎鬲△」<0703>「姬芳母乍䵼鬲△」<0710>「盦鄦姬乍姜虎旅鬲△」<0711>「奠鄭叔蒦父作羞鬲△」<0713>「奠鄭井叔歔父乍䵼鬲△」<0718>「王作王母𦥑宮隮鬲△」<0720>「𩁹𦉜白伯毛乍作王母奠鬲△」<0726>「白猎父作井姬季姜尊鬲△」<0727>「姬趛母作尊鬲△」<0737>「白伯家父乍孟姜朕鬲△」<0744>「白弋父作大姬𩱧鼎鬲△」<0750>「隹番君酓白自乍寶鬲△」<0751>「杜白伯乍弔嫞叔祁隮鬲△」<0752>「芮公乍鑄京氏婦叔姬朕鬲△」<0754>「奠鄭白伯筍父乍弔叔姬隮鬲△」

a 吳大澂曰『鬲疑獻之省文盂鼎人鬲千又五十夫人鬲當讀如民獻賢也周書作雒俘殷獻民酒誥汝劼毖殷獻臣皆别於殷頑民而言』(古籀補附録一頁)

劉心源曰𩰫或釋鬲非此字明：从鬲从𦥑攷說文𩰲部𩰫所

㠯枝鬲者从𩰲省鬲省渠容切邛𩰫音集韻曰之收入三鍾解亦同

又收入八語作筍許切音舉云支鬲也得毋曰其从𦥑遂作舉

音乎許云所㠯枝鬲者即明：有一器矣此器用㠯枝鬲如尊

彝之有舟鐘鏞之有虡丁氏於語韻改為支鬲也刪太公所㠯者

三字遂若無器矣此銘云鑄其羞𩰫可證許說之碻說又詳

太保鼎至於近人從宋人釋𦥑𦥑𦥑等字為舉實亦本於𩰫字

不知丁氏雖作舉音究未解其偏旁實从許書錄入許云从鬲

省者正謂𦥑是鬲也則𦥑𦥑𦥑等字已無憑決其為鬲何有於

舉且丁書所收何㠯不從鍾韻讀邛而必從語韻讀舉乎況𩰫

从鬲省今人乃謂𦥑為𩰫省亦傎矣後人知古器之有鬲不知

有𩰫故此𩰫亦名為鬲正如㠯匡為簠也今別器正名錄之鬲

後（說文農下古文作𦦨亦是借𦦨）

汗簡鬲作䰜，蓋不知許書有𦦨而以為鬲之籀文耳」（奇觚卷八五頁鄦始𦦨）

孫詒讓曰「䰜辥釋為格，王楚王俅釋為鬲，孫釋同王，而讀為歷，案孫讀是也（隸續魏三體石經大誥嗣無疆大歷服，歷古文作䰜，孫星衍三體石經攷云蓋古文鬲，籀為歷，今文尚書般庚云優賢揚歷，歷試也。文選魏都賦劉注）」（拾遺上十頁齊侯鎛鐘）

孫詒讓曰「金文最奇者鄦始鬲，鬲字作𩰲，上从臼，則與爨形略同，攷說文爨部有𦦨字，云所以枝鬲者，从爨省鬲省，鄦鬲似即借𦦨為鬲，依許說上从𦥑為爨省，下从冂為鬲省，依金文作𦦨，則實从鬲不省，唯从臼从西是从爨省耳」（名原上二三至二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鬲鼎屬也象腹交文三足按古作[古文鬲字形]（庚姬鬲）象形亦作[古文鬲字形]（王伯姜鬲）」（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鬲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或作融从鬲从瓦又作䥶漢令鬲从瓦厤聲凡鬲之屬皆从鬲又䰜歷也古文亦鬲字象孰飪五味气上出也凡䰜之屬皆从䰜然鬲部鬵籀文作⿲弓鬵弓䰜部⿲弓䰞弓或作䰞此元無分別許異部非今合為一部要鬲字象形當如此作不必作乂為腹交文矣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此篆即是也方言鍑吳揚之間謂之鬲廣雅鬲鬴也其用皆同耳」（古籀篇七十六第八頁）

ⓐ吳寶煒曰「鬲古通毄擊即徒之有勇力者說文䰙⿰瓦毄從毄聲讀若鬲⿰鬲求從鬲聲讀若擊書戛擊鳴球漢書揚雄傳注引作拮鬲

鳴球周禮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注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荀子齊人隆技擊注以勇力擊斬敵人也據以互証可知鬲同擊擊即徒也」（南公鼎文釋考十三頁）

b 郭沫若曰「臣与鬲有别、与大盂鼎同、彼鼎文云、錫夷嗣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人鬲當即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之民獻、尚書大傳作民儀、而黎獻字漢碑亦多作儀、如孔宙碑黎儀以康、田君碑安惠黎儀、費鳳碑黎儀瘁傷是也、前人以為古文作獻、今文作儀、以儀獻為陰陽對轉之聲解之、然金文有人鬲無民獻、鬲字許書重文作甗、云漢令鬲从瓦厤聲、古音亦在支部、如陳風防有鵲巢二章、从鬲聲之鷊字与甓惕韻、即其証、儀字古音雖在歌部、然歌部字于周末即多轉入支、故余意今文家

乃以支部儀字寫鬲字之音。古文家則誤讀鬲之象形文以為獻也。獻與甗通，古器之甗乃二部所成，上為甑，下為鬲，故其象形文即于鬲上更着一層，如小盂鼎屢見鬲王邦賓字，又毛公鼎言，鄭圭鬲寶，均古甗字也。其鬲鬲形近，最易誤釋。（兩攷第四頁令𣪘）

商承祚曰「說文鬲，鼎屬……象腹交文，三足。𩰲或从瓦，歷，漢令鬲从瓦厤聲。案䰜下解曰古文亦鬲字，則知鬲為古文，𩰲為篆文矣。金文召仲鬲作[illegible]，單伯鬲作[illegible]，驗以器，極肖其狀」（古攷二三頁）

a 吳闓生曰「吳云人鬲即民獻，謂賢人。案此鬲乃僕隸之稱，故有千數百之多，非十夫予翼之民獻也。孫云鬲讀為歷，周書世俘

篇謂俘虜為歷」(吉文卷一第六頁孟鼎)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鬲部記鬲甗鬳三文為一字、此說文全書中表文字形體發展最適切最完備之例證也、鬲為鼎屬、篆作鬲、許君說字之下截用為象復交文三足、其从口者、象盛食物之處中空、在實物、盛食之處向上、今作〇者、文字有平面而無立體、故假平面之形表立體之物也、从一者、此說文鼎部訓鼎覆之冪、鼏即今日之布罩、其作用與器蓋同、此可窺見古人之注重飲食衛生、此純象形字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為甗、此於純象形字旁加義旁瓦也、第二步發展為鬳、則取甗之義旁瓦為形、而別以鬲同音字之庥為其聲、變為形聲字、初文鬲字象形之面貌脫卸無餘矣』

(積微一九九頁自序)

高鴻縉曰：『按爾雅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即空足，空足取其烹易熱也。鬲字原象形，後世加瓦為意符作甂，至於歷，則又後起之形聲字也，从瓦厤聲』（字例二篇一二〇頁）

楊寬曰：『鬲又稱人鬲，大盂鼎載易（錫）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駿（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錫）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許多學者都認為鬲就是逸周書世俘篇的磿。世俘篇說：武王遂征四方，凡憝（敦）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七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按古時鬲確與从厤之字音同通用，如周書大誥：嗣無疆大歷服，魏三體石經歷作鬲。

从來解釋磿和鬲的學者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認為人鬲

即尚書大誥的民獻。如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卷二說帚疑獻之省。書大誥。民獻有十夫。與此語合。另一種認為曆和帚是俘馘的名册。孫詒讓的周書斠補、周礼正義、古籀餘論就是如此主張。他引周礼地官遂師抱曆（鄭注。曆者適歷執綍者名也）。來證明曆是名册。又認為曆和歷同聲假借。取其歷歷可數之意。并引礼記月令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礼記郊特牲。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作為佐證。因此認為世俘篇的馘曆是謂所執俘馘之名籍。而大盂鼎的帚也即世俘篇的曆。

上述兩種解釋我們認為都是不確切的。尚書大誥說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應作文）武圖功。又說。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尚書大傳民獻作民儀。漢書翟方進傳載王莽仿造的大誥作民獻儀。注引孟康說。民之表儀為賢者。所謂民獻

有十夫很明顯是指周天子最重要的十個助手即十位大臣也就是古本泰誓所說予有亂(司)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和論語泰伯篇引杜注武王言我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可知民獻和西周金文中用作賞賜物品的鬲性質根本不同兩者不容混為一談的至于周礼地官遂師抱曆的曆性質上也和逸周書世俘篇馘曆的曆不同也是不可混為一談的如果把馘曆作為所執俘馘之名籍解釋那麼武王攻伐九十九國所得的將不是俘馘而僅僅是俘馘的名冊這就很不近情理了我們認為世俘篇所載武王攻伐所得馘曆億有七萬七百七十有九就是指戰爭中所得俘虜至于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那是戰勝之後俘得的一般敵國人民包括男女老少在內猶如師寰簋記載師寰征伐淮夷除了在戰場上折

首執訊之外還曾毆孚(俘)士女羊牛孚(俘)吉金.關于鬲和磿的舊有解釋既然都不確切.現在我想提出另一種解釋.

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我們認為即是尚書梓材的歷人.尚書梓材說肆往奸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孫詒讓尚書駢枝解釋說.歷人謂搏執平民而歷其手(說文木部云.櫪撕押指也.歷即櫪之省)莊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剫其手.剫亦歷之借字也.(當从磿傳寫誤从磨.)這個解釋是比較可取的.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也說.考具謂之櫪撕.人鬲.鬲.歷人.磿的名義.該就是由櫪得名的.殷墟曾出三件陶俑雙手都是用拷具拷起來的.同時甲骨文執字正像俘虜被執後雙手用拷具拷住的樣子.甲骨文圉字又像雙手

拷住後被關住的樣子。

櫪撕原是一種堅實的木料，在古時不僅用來作拷具，也還用來作為關閉俘虜和奴隸的欄柵。這種欄柵就被稱為櫪撕或櫪。墨子備城門篇說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磿撕（原誤作磨撕，从王引之校正），洪頤煊認為磿撕即欄檻（讀書叢錄卷十三），這是正確的。這是指當時城上四角所建的高欄柵，是為了防御用的。但是在古時這種柵欄的建置，多數是用來養家畜和關閉俘虜奴隸的。方言卷五說：櫪，梁宋齊楚北燕之間或謂之樎，或謂之皂。方言卷三又說：苙，圂也。苙櫪聲同，豬圈叫做苙，猶如馬棧叫做櫪。方言郭注說：皂隸之名于此乎出。這個解說是正確的。皂隸之所以稱為皂，就是因為被關在稱為皂的欄柵裏。由此可見西周的俘虜和奴隸的所以稱為鬲或磿，該是由于這

種俘虜和奴隸被稱為櫪的拷具拷起來和被關在稱為櫪的柵欄中人鬲和鬲正是一種這樣被監禁着的俘虜和奴隸他們都是單身漢所以用人和夫來計「數」（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六九至六七〇頁釋臣和鬲）

于省吾曰「楊寬」先生原文謂西周金文的鬲和人鬲我們認為即是尚書梓材的歷人又引孫詒讓尚書駢枝說歷人謂搏執平民而歷其手（原注說文木部云櫪撕柙指也歷即櫪之省莊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呂氏春秋順民篇云𠟻其手𠟻亦歷之借字也（原注當作磿傳寫誤从磨）楊先生說孫詒讓這個解釋是比較可取的楊先生又說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也說考具謂之櫪撕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考具原作考曰具曰乃因字之訛任大椿小學鉤沈和龍璋小學搜逸引通俗文并

作考囚具。這是對的。廣雅釋詁訓考為問。考囚具是考問囚人
時所用的刑具。考也訓擊。詩山有樞的弗鼓弗考。毛傳訓考為
擊。俗字考打之考作拷。楊先生既改考囚具為拷具。又改訓拷
為拷住。為拷起來(見下文)。未知所本。
楊先生說人鬲鬲歷人磿的名義。該就是由櫪得名的。殷墟曾
出土三件陶俑。双手都是用拷具拷起來的。同時甲骨文執字
正像俘虜被執後双手用拷具拷住的樣子。甲骨文圉字又像
双手拷住後被關住的樣子。按楊先生以為西周金文的鬲和
人鬲是尚書梓材的歷人。引孫詒讓說。歷人謂搏執平民而歷
其手。歷即櫪之省。不足為據。但孫引說文訓櫪撕為柙指。又引
莊子呂氏春秋以說明之。則是對的。而楊先生引殷墟出土三
個陶俑和甲骨文執字圉字的双手都用拷具以解釋通俗文

考具謂之櫪撕，是靠不住的。陶俑双手帶械和執字圉字所从之㚔，系罪人手上所帶之刑具，即說文訓為手械之梏，與說文櫪撕訓柙指，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說文：櫪撕，柙（今字作押）指也。說文繫傳謂以木椑（應作押）十指而縛之也。說文段注謂柙指如今之拶指（省吾按：廣韵十三末，拶，姊末切，訓為逼拶）。又引尉繚子說：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前引說文繫傳謂以木柙十指，清代拶指刑具為木棍五枚，則所押者為四指。總之，櫪撕是歷代統治者煞費心機所作出來的押指刑具，也是對于人民所用的極為殘酷的刑具之一種。因此可知，帶在手上的械叫作梏，與考囚時所用的櫪撕，兩者是迥然不同的。

原文謂櫪撕原是一種堅實的木料，在古時不僅用來作拷具。

也還用來作為關閉俘虜和奴隸的欄栅．又引墨子備城門篇的高磿㯕．洪頤煊解磿㯕即欄檻為證．按墨子的高磿㯕．王念孫讀書雜志引其子引之說．以為蓋樓之异名．徐灝說文段注箋以為小屋如望樓．其四周皆排列木柱．故曰櫪㯕．櫪㯕之言．猶褵褷稀疏勻適之貌．櫪从歷聲．管子地員篇尹注訓歷為疏．㯕从斯聲．詩板鄭箋訓斯為離．說文訓斯為析．是考因具之櫪㯕本具有疏歷離析之義．正與上述分離木棍以柙罪人之指的作法相符．楊先生解釋櫪㯕原是一種堅實的木料．并不切確．墨子的高磿㯕究竟是樓或欄檻還無定論．但如果以為欄檻也應該从徐灝褵褷稀疏勻適之貌為是．楊先生又引方言櫪或謂之皂．郭注謂皂隸之名．于此乎出為證．是楊先生既从孫詒讓尚書的歷人為歷其指之說而加以誤解．又从方言郭

注皂隸之名出于櫪，皂之說。因而得出的結論是：被稱為櫪的拷具拷起來，和被關在稱為櫪的栅欄中，人鬲和鬲正是一種這樣被監禁着的俘虜和奴隸。這樣的詮解，把孫詒讓和郭璞兩種不同的說法混淆在一起，是難以成立的。（考古一九六五第六期三〇九至三一〇頁關于釋臣和鬲一文的幾點意見）

〈大39〉「宋賞眉父乍(作)寶子賸(媵)鬲」

〈大45〉「女(汝)雁鬲公家」

鬴 說文釜或从父金声

陳猷釜 从缶

「命左關𨷔五世伕敕成

子禾子釜 左關之釜節于廩釜」<3019>

「左關𨷔釜節于廩釜」「關人築桿」

<3020> 「成釜」「又口外淖盟洪釜」「北關之釜」

<0570> 「大梁司寇口乍智釜」

a 方濬益曰「釜與釜為古今字上古汙尊抔飲器皆用陶故古文从缶」（綴遺卷二十八、十七頁陳猷釜）

a 吳大澂曰「𨮳」疑即釜字上从父下即缶之變體釜本从鬲作鬴古人从鬲从瓦从缶之字往往相通如說文鬲或作䰛䰛本鬲屬从瓦為甗甑本从瓦𦉪文作𤮏鬲部鬵字疑與甑為一字缶部缾或作瓶缶部縠罐䍃罏皆訓瓦器虍部盧下篆文作𧇊𦉪

文作罏疑與金部鑪字為一从金从缶亦可通缶字不見於經典或即豆區釜鍾之釜』(愙齋二十四冊四頁陳猷區)

α 高田忠周曰『說文鬴鍑屬也从鬲甫聲或作釜从金父聲按鬴亦鬲之屬而或以金或以匋故字亦或从缶猶鬳或作甗䰝或作甑皆出同意唯此缶字多一點而較子禾子釜亦缶字異文耳』(古籀篇七十六第一二頁)

胡吉宣曰『瓦器謂之缶篆作□象器有蓋形加手持之為□(子禾子釜釜字)變為□(陳猷釜)从父聲又从金作□(今字作釜)說文以為鬴之或體鬴鍑屬鍑大口釜也缶釜鬴鍑皆與簠盬聲相近甫从父聲鬴簠之从甫當由缶之从父遞嬗而來也』(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輯刊第二冊二二五頁釋簠)

0344 鬳

a 鬳 象形 鬳戈 〈3041〉「鬳△」

b 見鬳瓦 〈0771〉「見乍鬳瓦△」

c 王孫壽甗 〈0816〉「自作飤鬳△」

d 子邦父甗 从犬 〈0810〉「子邦父乍旅甗△」 甗字重見

高鴻縉曰：說文「鬳，鬲屬。从鬲，虍聲。牛建切。」

桂馥曰：鬲屬者，疑作䰛屬。本書「甗，甑也」。虍聲者，戴侗曰：唐本虔省聲。林罕同。

沈濤曰：六書故云唐本虔省聲，林罕亦曰虔省聲，是古本不作虍聲矣。大徐本音牛建切，小徐本音俱願切，皆與虔聲相近，則今本作虍聲者誤。

又說文甗甑也一穿从瓦鬳聲讀若言魚蹇切

羅振玉釋甲文[illegible]字曰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甗也郭氏以為至確

按字象器形器分上下兩截或分或聯中隔以有穿之板上盛米下盛水所以蒸也故即後世之甑字初變作鬳从鬲虍省聲後又加瓦為意符作甗董逌以鬳為古文甗字是也（字例二篇一二〇至一二一頁）

a 〔篆〕

鬻鬲 說文所無 玉篇大鼎也

師趛鼎 从舁从辰

「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尊鬻鬲」〈0624〉

b 〔篆〕

晨肇家鬲 从𢀖从辰寸

「晨肇家鑄作鬻鬲」〈0731〉

b 高田忠周曰『按𢀖火即鬲與他篆作坐同 然與說文从鬲同意也 由是觀之 籀文二火亦或屬鬲 未可知矣 要籀文从古文 非籀始从鬲也 但銘云鑄乍震 其義難解 或當為祳字段借 義鑄乍祳者 謂作鑄可煮所受祳肉之鬲也 略鬲字者 與云某遽鬻者即為某遽鬻鼎之略同一例耳』(古籀篇五第二二頁)

a 高田忠周曰『按徐籀莊釋彝 非 吳大澂釋鼎 殊非 今依篆形 此明从艸从晨 蓋从艸晨聲 亦為振字異文也 銘云尊振 當云尊

裖鼎之略文與寅簋家鬲云鑄乍震同一文例彼借震為裖此即借振為裖並同音通用或云此曟从舁以為晨（古籀篇九第二八頁）

寽[a]

孚 與孚金文字形相同皆象兩手取物孚𤔔亂為捋說文云引取也易謙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鄭荀董蜀才作捋云取也孚𤔔亂為捋說文云取易也詩芣苢薄言捋之傳取也捋捋同从手同訓取故孚孚為一字𤔔亂為俘 師寰簋毆俘士女牛羊

〈1381〉「毆孚△俘士女羊牛」

[b] 過伯簋 俘金

〈1190〉「孚△俘金」

[c] 貞簋

〈1151〉「孚△俘」

[d] 盂鼎二

〈0677〉「孚△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孚△馬□□匹」「孚△車十兩輛」「孚△牛三百五十五牛」「孚△人□□□人」「孚△馬百三匹」「孚△車百□兩」据此器名误应作盂鼎二

[e] 翏生盨

〈1495〉「伐□□□桐遹翏生從□□折首孚△俘戎器孚△俘□乍作旅盨」

[f] 寧鼎 俘貝

〈0641〉「寧孚△俘貝」

[g] 孚公林甗

〈0804〉「孚△公林乍旅□甗」

[h] 舀鼎 使俘以告

〈0679〉「吏使孚△吕告器」「絲三孚△」

臤 卯簋保我家室用喪〈1390〉「臤我家寀」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于[古丰]白之年「臤蔑曆」「臤拜稽首」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i 徐同柏曰「臤古文臣為賢字詩北山傳賢勞也」(从古卷六、三十七頁周非敦)

臤 臤 子尊〈2147〉「臤從師雝父戍」

a 吳大澂釋俘曰「孚或从爪从ナ中●象貝作兩手攫貝形俘金之義小篆从子非是師寰敦」(古籀補四十七頁)

b 吳大澂釋鋝曰「孚曶鼎象兩手執貝相授受形」(古籀補八十三頁)

c 方濬益曰「按𠬪是受字說文受相付也从𠬪舟省聲釋臤非」(綴遺卷十八、二十二頁受尊)

劉心源曰「虘阮釋孚非从爪即虍从屮反爪即匕牧敔亦多字庶民是虘字也」（奇觚卷四三十頁邢敔）

林義光曰「說文云孚卵即孚孵也从爪子按孚與卵生之子形不類古以孚爲俘字師寰𣪘敺孚士女羊牛孚吉金即俘之古文象爪持子古作孚師寰𣪘作孚迟伯尊彝作孚魯士𠩺父匜作𠩺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古文作𤔣从禾禾古文保蓋鳥之孚也爪覆其卵故字从爪子為人子借為鳥卵意如古文从禾禾古文保說文保下曰養也从人从𤔣省古文作𤔣即省文也然人曰保鳥曰孚其理實同扠字者欲先制鳥孚之孚而不便于作造故姑制人保之保保已受意於孚也保字初當作仔而與訓克也从人子聲之仔混矣故亦从八以分別夫

已有保字省作呆又借呆配以人而為⿱爫禾字鳥之伏嫗猶人之養育也以呆人會意亦兼段借之指後省作孚从子〻實呆字也然則保字受意于孚而不受形於孚也孚字受形於保而亦受意於保也但兩字制作之意相係如此亦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即轉注之一例也許云保从⿱爫禾省稍缺妥當保下似當曰从人从子ノ所以保抱攜持之意指事也或謂初刱字者孚保同時作出孚从保〻从孚唯以人與人相為分別然卵不便象形故借保為此意故字主於保也此亦轉注耳……以上朱氏

『駿聲說』(古籀篇六十一第六至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爫禾古文孚从呆呆古文保案甲骨文俘字偏旁作[illegible]古鉢作[illegible]金文貞段作[illegible]迚伯段作[illegible]作俘皆用保或从呆金文

保字大都从此，即此所本也』（古攷二四頁）

c 馬叙倫曰：『孚為捕之轉注字，實俘之初文，猶奚之復作傒嫨矣。』（刻詞一五一頁䟒敔）

h 周名煇曰：『爪部□曶鼎 丁氏定為爰字。今考定為孚字。名煇案：曶鼎銘□字二見。銘文云：旨曶則拜䭫首，受茲五夫，曰陑、曰恒、曰𦤎、曰舜、曰眚，使□以告𪏭。又云：迺迪卑俾□以旨曶酉酒，级及羊絲三□，用致茲人。兩□與上文百孚之孚作□者有異，此觀墨本者所易識者也。窓齋集古錄、奇觚室吉金文述、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俱載全銘墨本。然阮伯元釋為餞，戚獻之識為爰，固非；近日郭鼎堂譯為孚字，亦未能分別。容庚以師寰𣪘銘毆孚士女牛羊字證之，定為孚，謂與孚金文字形相同，皆象兩手取物。孚孳乳為捊。說文

云引取也易謙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寽孳乳為捋說文云取易也詩芣苡薄言捋之傳取也捊捋同从手同訓取故寽寽為一字孳乳為俘師寰簋敺俘士女牛羊今案容說較長曶鼎銘則寽孚二文有別容氏猶未察及也曶鼎銘云孚以告⿰氏氏者謂取以告⿰氏氏也又云孚用致茲人者謂取以致之茲人也用以二字同義（見經傳釋詞）而作識文者或以為鋝字或以為人名皆未得其實義』（古籀考卷中五至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𤓰古文孚从杀杀古文保」容庚謂孚寽同字然寽解作鋝者多不从子孚解作取者多从子惟曶鼎作□郭沫若釋寽 㪷尊之□乃人名徐同柏與郭氏並釋孚方濬益釋受師寰簋之□吳大澂釋俘

容郭並从之。曶鼎「孚」字三見，用「百孚」「吏孚曰告[illegible]」「絲三孚」三處

篆字相同，容氏于第二語釋作俘，似非。卯簋「[illegible]我家窠」，郭釋取，

容釋孚，郭是也。

〈大5〉「孚。俘戈」〈大7〉「孚。俘貝」〈大8〉「員孚。俘金」〈大19〉「褱孚。俘人三百」〈大24〉

「孚。敢受天令命」

a 為 羅振玉曰从爪从象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在服牛乘馬之前 舀鼎

⟨0679⟩ 井弔才在異 為口 為廿秭

b 益公鐘

⟨0020⟩ 益公為楚氏龢鐘

c d e f 周寍鼎

⟨0622⟩ 王為周寍 用為寶

g (A·B) 𢛳 召伯簋

⟨1372⟩ 用獄諫為白伯

h 弘尊

⟨2112⟩ 弘為𩲃臚膚 寶尊彝

i 邾公華鐘

⟨0059⟩ 眘慎為ㄋ之名銘

j 姞氏簋

⟨1236⟩ 姞氏自作為寶尊簋

k 雍伯鼎

⟨0536⟩ 王令雍伯鄙于

l 宫之為

為甫人盨

⟨1461⟩ 口口為甫人行盨

m 歸父盤

⟨2912⟩ 齊大宰歸父為忌 盥盤

n 禺邗王壺

⟨2820⟩ 禺邗王之賜金以為祠器 為趙孟庎邗王之

o 曾伯陭壺

⟨2829⟩ 為德無叚

鄀嫛鼎

〈0611〉「王子刺（列）公之宗婦鄀嫛爲宗彝䵼彝」

散盤

〈2927〉「乃受授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

大師子大孟姜匜

〈2977〉「子子孫孫永用爲△」

鄦子𦓀鐘

邵鐘

〈0055〉「乍作爲△余鐘」「余不敢爲△喬驕」「永日爲△寶」

與兵壺

元

寶

〈2976〉「叔男乍爲△霍姬媵旅匜」

男

又匜

司寇良

文壺

〈1214〉「𩁹寇良父乍爲△衛姬設」

司寇良父壺

〈2808〉「𩁹寇良父乍爲△衛姬壺」

陳逆

簠

〈1296〉「乍爲△生皇祖大宗設」

陳侯因資鐘

〈1503〉「永爲△典尚（常）」

林氏壺

〈2830〉「盧吾台以爲△王升壺」

邵大

叔斧

〈3162〉「邵大叔以新金爲△𢦏車之斧」

a' 曲孜鼎 不从介

〈0616〉「用為孝」寶尊

b' 立盨

〈1454〉「立為」旅盨

c' 邾賠鼎

〈0571〉「鼄討為」其鼎

d'

e'

f'

g'

h'

i'

j' 鑄客鼎

〈0370〉「鑄客為集脰」(A 盨)「鑄客為集醻為之」(B)「鑄客為王句大府貝為之」(C)

「鑄客為大句脰宣為之」(D)「鑄客為集㸚僞㸚□戈豚㸚為之」(E)

k'

l' 酓忎鼎

〈0658〉「但盤埜差佐秦忎為之」(盤)「但吏秦差佐芮塈為之」(盞)

m' 但勺

〈3002〉「但吏秦苛腈為之」

東周左師壺

<2798>「廿九年十二月爲△東周左師酒壺」

酓肯盤

<2889>「楚王酓肯乍爲△盥鑄盤」

吉日壬午劍

<3159>「乍作爲△元用」

廿七年鈿

<3017>「廿七年寧爲△鈿」

𨮲侯鐘

<0054>「寉寉鐫△政」(A·B)「鐫△金𦘔」

鼄乳爲媯

陳子子匜爲媯穀女

<2979>「陳子子作𢊁孟爲△媯穀母媵塍鎰」

<0043>「爲△其龢鎛」

<0062>「余爲△大攻工厄輈大吏史」

<0527>「鄭子蒷夷爲△其行器」

<0570>「爲△賡量四分」

<1277>「用爲△屯夫人𪑳誼𣪘」

<1291>「王子

剌公之宗婦鄁嬰爲宗彝𩰫彝永寶用」〈1303〉「口王爲周𨚔用爲寶器」〈1406〉「鑄客爲王句六室爲之」〈1439〉「用爲永寶」〈1506〉「鑄客爲王句六室爲之」〈2824〉「王子剌公之宗婦鄁嬰爲宗彝𩰫彝永寶用」〈2879〉「鑄客爲鄃醻爲之」〈2914〉「王子剌公之宗婦鄁嬰爲宗彝𩰫彝永寶用」〈2916〉「𠈌𢆶繁各差佐陳共爲之」〈2950〉「𠊧公乍 作爲姜棄般盤盥匜〈2993〉「口口孟城作爲行鉼」〈3002〉「𠊧盤埜秦忘爲之」〈3158〉「其呂𤔲爲用元劍」

孫詒讓曰「詒讓案阮釋爲象說文象部象耳牙四足之形𤒺重文惟載豫古文作呂偏旁推之古文象蓋當作此字上从爪其非象字宲矣此當卽爲字晉姜鼎𢀛惠爲亟爲作宣味圖及薛款識所載字形小異此據王氏歗堂集古錄本召鼎爲作召伯虎敦爲伯父庸父爲作太簋太爲旅簋

爲𠏉[篆]本茲書見茲與此合晉鼎召敔筆畫最前』（拾遺中十五頁象解）

林義光曰『說文云[篆]母猴也。其爲禽好爪，下腹爲母猴形。按古作[篆]（曶鼎）上其手故爪在頭上。或作[篆]（鄦討鼎）象形不从爪。或譌作[篆]（楚公鐘）』（文源）

高田忠周曰『愚謂爲字元从爪从象，爪即手也，象像古今字，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謂之象。廣雅象效也，效者仿也，仿而象之即作爲也，以何行之手以爲之也，作爲即作僞也，爲僞古今字猶象像古今字也，然則爲字於六書爲會意，許云母猴象形，妄亦甚矣。若果爲字古別有母猴義，此段借託名幖識之例，與本義別。又按爾雅造

作爲也小爾雅爲治也廣雅爲施也又成也論語爲之難皇疏猶行也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皇疏猶學也又詩鳧鷖福祿來爲箋猶助也亦皆爲字義也錢大昕曰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爲之證也當與金文作爲字互證也要作僞者非本眞也善亦僞也惡亦僞也說文僞訓詐也詐元當作作轉寫之誤無疑矣但作詐亦通又以爲爲譌詩采苓人之爲言說文對篆解曰爲言多非誠是也然詐譌亦實作爲之轉出異文與作僞一理耳(古

籀篇六十一第八頁)

商承祚曰『說文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illegible]古文爲象兩母猴相對形案甲骨文作[illegible]金文宗婦毁作[illegible]石鼓文同皆象以手牽象助勞之意金文後變作[illegible]留鼎公代鄀鐘形已失小篆整齊之作爲以人手爲獸爪象形爲猴形古文無所取義』(古攷二四頁)

馬叙倫曰『[illegible]字從𠂇象聲金甲文率如此作象音邪紐故爲音入喻三同爲次濁摩擦音也說文訓爲母猴也蓋非本訓母猴乃禺字義禺音疑紐而從爲得聲之偽音亦疑紐禺猴聲同侯類故轉注字作猴猴從侯得聲音在曉紐而侯實候之初文候

音匣紐喻三與匣同為次濁摩擦音猴又轉注為猿猿音亦喻
三遠或借蔿為之此為為母猴之說所由來也為即作為之作
本字其訓當曰助也詩鳧鷖福祿來為鄭箋為助也論語衛靈
公夫子為衛君乎鄭注為助也助從力為從爪爪金文作爪為
抯之初文實同意也歌魚二類聲近故為聲在歌類而助聲入
魚聲其實轉注字也羅振玉謂意古者役象以助勞故從爪象
或據呂氏春秋古樂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宋翔鳳據漢書司
馬相如傳注引張揖說商人作南人南人即南蠻之人象產南
方作南人是南人服象為虐於東夷東夷自因此知象之可用
孟子言舜東夷之人也論衡及越絕書皆言舜葬蒼梧象為之
耕此以象助車之證而為所以從爪象也倫謂馭從又從馬為使
馬之義則為從爪從象亦止使象之義馬亦助人何以馭無助

義如因象耕而作為則牛亦以耕何以不作𤰔字如謂役象或先於役牛而象耕之說先秦未見也故倫以為象聲（刻詞一四九頁至一五〇頁弘尊）

于省吾曰「說文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𢑚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按為象以手牽象形已詳羅振玉說（增考中六十）惟古文作𢑚舊均不得其解列國時楚盟客鼎為字作𢑚亦作𢑚說文古文作𢑚即𢑚之形譌也（古雜九頁釋為）

郭沫若曰「鎬字本銘兩見殆即爲之繁文古文為从爪象示古代曾以象服務此字復从㕣土㕣乃公之繁文鯀公毀銘公字

如是作、爲旁復从公土盖示以象从事耕作。下文鎬令甫甫則當讀爲撝」（文史三〇〇頁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蔡侯鐘銘考釋）

石志廉曰「𢦔」字馬同志承源釋作也、欠妥。當「𢦔」本應釋爲、卜辭有爲字作𤔲、殷虚書契前編卷伍三十、𤔲殷虚書契後編卷下十一。此字从手从象作以手牽象狀。金文𡨦鼎作𤔲、石鼓文作𤔲。故知从飞者乃𠂆之變形。許氏說文訓爪非是。意古者除服牛乘馬之外，尚有役象以助勞其事者。舍此文幾不能知之矣。戰國楚器中如熊悉鼎的爲作𢧵、但勺（苟𠤷勺）作𢧵尚保存爲字的古意。演變程與𢦔字極爲類似，故其應釋爲、不能釋作」（文物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八頁陳喜壺補正）

金祥恆曰『許氏說文解字爲 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薳支切爲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歷來對許氏之說解有所異議如有清鄭知同說文商義云

爪部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爲古文為象兩猴相對按下既引王育說爪象形上乃云爪母猴象復不可通且既云其為禽好爪則爪是會意亦不得按云爪母猴象下腹腹字又難解竊意元文是其為禽好爪从爪爲母猴象也十二字下腹為母猴形句後人所增蓋讀者見注文誤作爪母猴象而爲形無解說故加此句云下腹為母猴形不知一字中有兩象形古人無此造字法也今又譌復作腹凡文字有一體象形一體會意為

象形兼會意爲象 猴之頭目身足尾於形絕肖上爪屬會意王育注史籀大篆者也其說不以爪為會意同是象形蓋依古文為說古文象兩猴相對即作爪是一猴形似爪而非爪字又疑下復為母猴形句亦王育說誤倒在上王意以為省古文之半作爪已是一猴下復作爲象母猴爾然一文作兩形非古造字之例故許君采異說

鄭氏說下既引王育說爪象形上乃云爪母猴象也復不可通是也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云

韵會引無爪母猴象也 五字

則爪母猴象也為後人誤入是可斷言下腹為母猴形之腹段注亦云為復字之譌而乃指爲形而言爲許氏謂為母猴形段注云全象母猴頭目身足之形王氏說文釋例亦云為字象形

兼會意者不以介表之不可知為猴也有頭有腹短尾四足此等物頗多惟以乚象其援攫不安靜之狀而復以介表之是真猴矣小學家墨守許說無有異議然說文解字自有象母猴之字夒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已止夊其手足又云猴夒也蓋夒確為母猴之證許氏說从頁已止夊其手足僅釋其乚止夊三形止解為手是也乃屮之譌夊為足乚闕解茲案說文婚之籀文作[illegible]與金文毛公鼎余非庸又婚(昏)之昏作[illegible]言之乚為巳之譌巳乃耳也夒為母猴而爲亦為母猴其形與夒相去甚遠故爲決非母猴亦可斷言也

然爲為何形羅振玉以甲骨文之為字考之當為象也羅氏殷虛文字考釋云

案為字古金文及石鼓文並作爲从爪从象絕不見母猴之

狀卜辭作手牽象形知金文及石鼓从ㄑ者乃乂之變形非訓覆手之爪字也意古者役象以助勞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馬以前徵此文幾不能知之矣

甲骨文之為如小屯乙編七五八九·八〇三九片

貞㞢為，

貞亡為，

作[illegible]為第三期廩辛康丁卜辭如殷虛書契後編下一〇·一三片

乙丑卜殻貞我叀㝊為？

又一〇·一一片

貞勿為㝊？

小屯乙編二五二四片

癸酉卜爭貞叀㝐為

殷虛書契前五·三〇·五片

癸未卜㱿貞王為□若

以上為第一期武丁卜辭其為作[illegible]或[illegible]顯然與第三期卜辭之為从象之象為酷肖其鼻長而詘小屯甲編二七六九片

己丑卜彭貞其㝐為且丁門于盥衣[illegible]彤

此為第四期武乙文武丁卜辭其為作[illegible]與金文大師子大孟姜匜用為元寶之為作[illegible]同惟[illegible]為[illegible]而已甲骨文固然有从[illegible]从象之為亦有獨體之象如殷虛書契前編三·三一·三片

隻象

小屯乙編七三四二片

貞叀象令从匸侯歸。

其象與為从之象同形金文且辛鼎之象作（三代吉金文存七、二十一）望而知其為象也體豐鼻長尾短耳大俗諺像不像只要看鼻子長不長象之特徵為鼻故其鼻特長行之於文為書契之便變為綫條鉤繪其輪廓甲骨文作□□□金文或作□（師湯父鼎三代四、二四）□（立盨三代一〇、二八、四）□（召伯簋為所从之象）楚繪書作□（不可以為之為作□）說文作□（為所从之象）乃因書寫之譌變猶汗簡所錄之象作□或□華岳碑亦然貝丘長碑之豫□所从之象作□亦由□等之譌變而來其形稍異當時尚能視為與□無別惟經千百年後世之人視之字形之差異甚大不知其為何物故許氏說解為母猴矣望文生訓不可信也金文為或作□見鑄客鼎□此乃為之省禺邗王壺王台（以）為祠器之為作□省鼎但勺）

其身與尾猶說文虍之與虎 𠀠之與象 百之與頁 叒之與桑 馬

之與[illegible]金文等是其例 或作[illegible](見東周左師壺)[illegible](見汗簡為出自石經)楚帛書作[illegible]

亦[illegible]之省譌

至於說文解字為之古文作[illegible]許氏說解為象兩母猴相對形

小學家从之 尠有異議 僅有清朱孔彰說文粹云

[illegible]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 汗簡[illegible]見說文左傳宋武公生

仲子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按當作[illegible]

朱氏以汗簡作[illegible]正說文作[illegible]之訛 且引左傳宋公生仲子之

故事 其為當从手爪形相差一間 不可信也 以我國文字之演

變考之 當从[illegible]从[illegible]乃[illegible]之簡 猶鳳之古文作[illegible]其形當作

[illegible]後因我國文字為求整齊移[illegible]於[illegible]傍作[illegible]又為美觀 求其

對稱而書為[illegible]於是象兩母猴相對 或如汗簡从兩爪相對矣

(中國文字廿七册一至三頁釋[𦥑巾]一為)

聞一多曰「為化古同聲通用此銘上為字當讀為化即黃白變化之化化錫金者化合錫與黃銅使成青銅也為化為動詞陳氏以為介詞誤甚」(聞一多全集二第六一０頁禺邗王壺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為母猴也其為禽好爪下腹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古文字形]古文為象兩母猴相對形」然金文及甲骨文皆非象母猴羅振玉謂字从爪从象蓋役象以助勞其說極是馬敍倫疑之以為从爪象聲乃抯之初文然甲骨文作[甲骨文字形]所从又置于字之上角象鼻之前乃象以手牽象鼻之形就字之構形觀之當是會意字馬氏必謂為抯之初文者蓋古音象在陽

部為在歌部陽部字與魚部字對轉只有把為字視作魚部摣字之初文始能成立从爪象聲之說然其論終覺牽強于省吾謂古文作□即□之形譌金祥恒从朱孔彰據汗簡謂即□之譌然汗簡所載恐亦□之譌于氏之言是也」

汝〈大9〉

「王乘于舟為△大豐」〈大43〉「異公乍(作)為△子弔(叔)姜口盥壺」〈大45〉「為△女敵寮」〈大47〉「乍(作)□為△□」〈大51〉「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五分尊一為△升」



豦 說文所無

楚公豦鐘

〈0028〉「楚公豦自乍寶大鐘」

林 鐘」(A)「楚公豦」

自鑄大鐘(B)

a-d 徐同柏曰「字从爪从家或是受之變文」(从古卷十三、三頁周楚公鐘)

a 劉心源曰「近人釋家案家不得从爪此於寫字為近或云古刻隊字𠂤豕為之𡫹作𡨄 录伯戜敦 与此下體合古刻辵有作𤴓者 引述 此从爪𠃊即𤴓省則此為𡫶也」(奇觚卷九、四頁楚公鐘)

a-d 孫詒讓曰「楊沂孫釋為又或釋為家說文古文家作𠖔 籀補 于文皆不類竊疑當為寫字」(餘論卷二第九頁楚公鐘)

丁佛言曰『[glyph]楚公鐘舊釋家或受又爲宗鐘文曰楚公[glyph]是人名字从𠤎从宀从豕疑寪字移易其部位說文寪許曰屋也又是姓春秋隱十一年公館於寪氏』(古籀補補附録三頁)

高田忠周曰『楚公鐘二器曰楚公家自作寶大鎛鐘一器曰鑄𡧊鐘均皆以家爲楚公名亦或爲家門之家古籀補引楊沂孫說爲寪字蓋依𠤎形立考非說文家从豭省聲而鐘鼎古文叚作𢼛此即宀下作豭象形而上加𠤎形是从豭省聲尤顯然矣』(古籀篇七十一第二頁)

郭沫若曰『𡩡蓋寪字之異，古文爲作𡩡形甚相近』(兩攷一六四頁楚公𡩡鐘)

a

鱻 說文所無

丹鱻 鮮

〈2318〉

「丹鱻△」

b

丹鱻 盉

〈1905〉

「丹鱻△」

丮

沈子簋〈1391〉「其丮哀乃沈子也唯福」

林義光曰『說文云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按古作□奉彝庚奉作□父器仲丮良作□師寰敦執象人伸兩手持物形或字偏旁字偏旁作□王孫鐘𢀛下从丮蓋夊之誤象人足見夊條及與女形易混字偏旁故不𢀛敦獵犹字犹作□寅假□為犹犹□古同音而譌从女古婚字作□而說文以𡗤為籀文婚字復譌从及說文云□亦持也从反丮闕』(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此解少誤今依古文當作象將有所持也許氏謂□為所持之手謂□為所據之物非是𠂇即又之譌形耳金文丮部與手又𠂇□□諸部皆通用也』(古籀篇三十六第二九頁)

高鴻縉曰『說文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讀若戟几劇切

按託人手丮持之形以寄丮持之意動詞後人通段縛執之執以代丮持之丮久而丮字廢說文執捕罪人也从丮从羍羍亦聲之入切此應為从幸丮聲丮金文有加凵聲作𠃨者見剌鼎亦段為凵』字例二篇一九五至一九六頁

〈大6〉

「不𡥜丮皇公」

a

埶 从丮持屮

埶 觚

〈2159〉「𢀖」

盨

父辛

〈0917〉「𢀖父」辛

b

从丮持木植土上

克鼎 顋遠能埶楢

毛公鼎 埶小大楚賦

〈0680〉「𡍮 埶小大楚賦」

詩言柔遠能邇

〈0675〉「𩞁柔遠能𤔲迩」

盨 蓋

〈1387〉「𩞁柔遠能𤔲迩」

盨 器 埶馭

〈1251〉「𤔲馭御從」

王南征

〈2445〉「王令盠曰𤔲嗣六自眔八自埶」

〈2151〉「王令盠曰攝嗣六臣眔八

自埶」

c

徐同柏釋𤔲曰「字作埶女讀如貪欲無藝之藝埶藝極也」（从古卷十六二十七頁周毛公鼎）

d

方濬益曰「埶从坴為木在土上其誼為樹埶乃埶之古文盾鼎銘作𤕤石鼓文作𤔲皆从坴篆文始變从坴說文埶種也从坴

丮持亟種之此文與戜敵銘并从犬不審其誼 (綴遺卷四．三十頁譱夫克鼎)

b 方濬益曰或以為執戟之象形以說文訓戟為有枝兵也後見阮文達公揅經室文集所圖龍伯戟一器形似戈而有枝斜出與此殊異知其非是或又以為戣瞿之象形則以書顧命鄭注云戣瞿蓋今三鋒矛此文三鋒上出似矣然以今世所見古兵證之戣罕見近只兩罍軒圖釋載一器瞿則習見皆横刃旁出與此并異則釋戣瞿者亦非惟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惠三隅矛與此文相近乃鄭注又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就康成注文兩蓋字論之蓋者想像之辭是未嘗親見古戣瞿及惠之形制況此時嗣王受冊所設儀衛自是武庫禁兵何得有宜芟刈之器列其間此必不然矣嘗謂古人制字莫不各象其物之

形器名惠亦必與古文惠字相似而惠之為字寔取象於禾穗之穗三歧上出象其穎也詩生民實穎實粒釋文云穎穗也小爾雅廣物禾穗謂之穎漢書禮樂志集注葉末曰穎穎穗同義故兵刃之末亦曰穎形相肖也』(綴遺卷六、十一頁子執惠父辛敦)

c 吳大澂曰『古埶字从木从土以手持木種之土也埶與蓺同廣雅釋詁蓺治也左氏昭十六年傳注藝法也』(愙齋四冊七頁毛公鼎)

d 孫詒讓曰『埶俗作藝書立政蓺人表臣蓺人亦謂邇臣與表臣為遠正相對』(述林七第一四頁克鼎釋文)

又高田忠周曰『按杢即𡔛例見埶字此銘家字作[illegible]猷字作[illegible]家字有二形一从豕一从犬即知此右旁作豸者明為从犬但說文無猷當亦𢤵字異文說文𢤵曰狎習相慢也从日埶聲詩雨無正曾我𢤵御傳侍御也經傳借褻為之因謂此从犬埶省聲从犬猶从狎也䚓為下視突也伺察之意㓊即始合始司為字者此或與𤔲通用實借為理字也或謂叚借為䚓䚓好視也䚓遠䚓𢤵猶晉姜鼎云㚷懷遠近書云柔遠能邇是也又𢤵與邇古音轉通此𢤵或亦為邇字叚借果然語意與書略合矣吾友河井氏云說文獮字異文作祢古文豕犬混用而字或作禰為邇廟字或借埶為之藝祖是也然此篆元可作𧰼合埶祢為形亦獮字異文而與邇通用耳此說亦似可通並存備參云』(古籀篇二十三第三二至三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埶種也从丮坴丮持種之按古作𡕒（毛公鼎）褻字偏旁作𡕒（毛公鼎）不从坴象人持木植土上形見丮字條亦省作坴（克桐）彝偏旁埶字變作杜（師虎敦）作𣏟（散氏器）格伯敦杜木邊谷散氏器封于𢽳城杜木杜木杜木皆埶木也說文杜从木土聲此後出字古或以土為之故韓詩徹彼桑杜（鴟鴞）毛古作桑土杜訓甘棠亦棠之雙聲對轉非有本字古文杜為埶虞書格于藝祖馬融讀藝為禰故師虎敦王在杜居格于太室杜即禰之借字也克鼎彝番生敦𨑳柔遠能𢊁𢊁（說文从豕杜聲所無）亦借𢊁為邇杜又變作𡐦（克桐彝小臣麦尊彝）王造于禰禰作𣏟𣏟（卜命小臣麦）循禰居禰作𣏟亦皆坴杜之變因𣏟變土為𡐦形類从予遂誤為予聲而以埜𡐦為野之古文矣』（文源）

高田忠周曰『依說文埶从坴坴訓土塊坴坴也後人作碌是也人手持坴土即種蓺耕農之意可見矣而古文別有作埶者人手持木種土上會意而實象形也古文木以兼屮以屮代木通用不拘要作埶者意在耕土播種作埶者為蒔植之意少異而實同許君所據經傳唯作埶而金文悉作埶未詳其孰先出正形矣又按說文槸木相摩也从木埶聲埶亦為槸省文乎果然埶槸同聲固當互相通用但疑卜辭字从丮持木或从丮持屮屮即艸也作埶者恐為正文然則槸字再从木為複埶槸正俗字木相摩一訓後出別義耳』（古籀篇三十六第三五頁）

d

于省吾曰『孫讀埶為暬并云國語楚語韋注暬近也猶詩言柔遠能邇柔擾聲近字通暬邇同義言其安遠而善近也依詩民

勞傳箋義能訓善用王引之說王云𢍰與埶通堯典格于藝祖今文作假于祖禰知埶禰同用』(雙選上二第一五至一六頁克鼎)

b 柯昌濟曰『𨽳或釋𢪊引詩𢪊仲氏任為證以為古國名說未安愚案字从坴从豕當是古埶字異文與𢪊字顯異皋陶謨下民昏墊說文下也溺也墊當是國族名』(韡華二七七頁𨽳馭彝)

d 吳闓生曰『𢍰即埶字與邇同書格于藝祖藝一作禰是其證孫讀𢍰御之𢍰非』(吉文卷一第一八頁克鼎)

a 朱芳圃曰『[古文字] 後下三 九一四 [古文字] 後上一 四六 [古文字] 戩三三 一四 [古文字] 粹一一五 四五 [古文字] 屯乙九 〇九一 [古文字] 燕七 九五

桉上揭奇字羅振玉釋為苣謂說文解字苣束葦燒也此从
丮執火或从屮象爇木形與㚇同意殆苣之本字或从木省
作屮殷虛書契考釋中五〇 王襄析為三从[illegible][illegible]為古爇字象人執火形
殷契類纂正編四七 [illegible] [illegible]為古埶字許說種也石鼓埶作𡎺从木从土
从丮此省土同上一二 [illegible]為風之本字引華學涑說謂米象指風
向八方之形[illegible]即凡之所由譌今隸夙之从凡亦一證說文風
篆文从它即十之譌 十為米之省 古文从⊙即古日字 金文作
[illegible]與米形近故譌从日也同上五九 商承祚釋[illegible]為㚇謂象人
燔積木之形殷契佚存考釋一一 又謂[illegible]與[illegible]一字同上五七 唐蘭謂此字
當从王釋爇及埶之本字為較近惜彼誤分為二耳 古屮米
通用故[illegible]或作[illegible] 其本義則人持屮木為火炬也後人謂
是種植之形則增土而為埶 其形小變則更為埶 而火炬之

本義湮、其本義因別孳乳為從火埶聲之熱、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熱當即火炬、故必濯手也、又孳乳為爇、燒也、然則此本人執火炬之形、為埶之初字、而其義則當於後世之爇、若爇卜辭用於田某地之下者、當解為燒、火烈俱舉也、或以紀時、如云、忛入不雨、夕入不雨、讀為爇入、殆如上燈時候矣、（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四六）

按諸家之說非也、字象人坐而兩手執苣、禮記檀弓上、童子隅坐而執燭、曾子弟子職、昏將舉火、執燭隅坐、考古代所謂燭、實即火苣、束薪蒸為之、然燒極速、舊苣將盡、接以新苣、故必有人焉、專司其事、

詩小雅庭燎、庭燎之光、毛傳、庭燎、大燭、儀禮士喪禮、宵為燎于中庭、鄭注、燎、火燋、釋文、燋、本作爝、按燋燎為一語音之分化、與燭同實而異名、考卜辭中之[illegible]、依文義皆當釋為燎、如庚寅、

卜何、貞叀[illegible]戒禱于妣辛 通六三 丙寅卜、貞[illegible]用[illegible]歲、天四六 意謂燔柴以祭、呂氏春秋季冬紀、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高注、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是其證矣、又如戊申卜、王往田、[illegible] 前二、二七、四 王其田、[illegible]亡𢦏、後下三九、一四 意謂夜間持火以獵、詩鄭風大叔于田、叔在藪、火烈具舉、孔疏、此為宵田、故持火炤之、爾雅釋天、宵田為獠、郭注、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是皆夜間持火以獵之證也、蓋[illegible]原為執燭照明之專字、假借為燎、借義行而本字廢、故不復見於載籍矣。』（釋林四十二頁至四十四頁[illegible]）

于省吾曰『盠方彝說王令盠曰、[illegible]嗣六自眔八自埶、郭沫若同志說……埶亦當是職官、亦必與六自眔八自相連、即西六自與

般八自中之埶人也埶是藝之初文又每與邇字通用毛公鼎有𤔲事乃王之卑微近臣則軍中之埶亦系卑微官職如毛公鼎小子師氏之類（考古學報一九五七年二期盠器銘考釋六頁）按郭說以埶為藝之初文是對的但謂埶為軍中卑微官職則未確埶字卜辭作𡕒或杋金文作𡕒孳化為[illegible][illegible]古文字偏旁中从屮从木每無別𡕒杋與埶左从屮或木及土右从丮象雙手植草木于土上說文埶種也从丮坴丮持而種之按从坴乃坴之形譌說文訓坴為土塊坴系據已譌之小篆為說殊誤埶字隸變作埶典籍作蓺或藝埶之本義為種植草木而加以扶持種植草木需要有一定的經驗和技藝故引伸之則為凡技藝之藝和藝術之藝的通義典籍中藝訓種植者習見例如書酒誥的其藝黍稷逸周書糴匡的余子務藝詩楚茨的我

藝黍稷鴇羽的不能藝黍稷生民的藝之荏菽孟子滕文公的樹藝五穀以上諸藝字各家注釋均就穀類為言訓為種植由此以推則盞方彝之王令盞曰䙷𩰪六𠂤眔八𠂤埶顯而易見是說王令盞掌管六𠂤及八𠂤的穀類種藝之事（考古一九六四第三期一五四頁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𠂤和八𠂤及其屯田制）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亟種之書曰我埶黍稷』金文不从坴坴乃坴之形譌其字本象雙手持屮種植草木後更於屮下增土其意更顯毛公鼎埶字所从丮寫作𢀖此增繁譌變之例金文中屢見如揚之本作𤔲一變作𢆶（守宮尊）再變作𦔻（師酉簋）惟埶字金文中未見从𦔻然其演變過程想與揚字無異此外埶字偏旁更有从𢀖者諸家尚未有說明竊疑𢀖者其

形在豕犬之間犬古作[glyph]若[glyph][glyph]之兩手與犬之蹄相近如丮更作[glyph]則所从夂與犬之尾部及後腿構形類似此種演變對字亦有同樣之情形對本从又或从丮作[glyph]盠尊盨更譌从犬作[glyph]大保簋

〈大2〉「埶王应在[glyph]𨵩貞山」「埶玗[glyph]彝」〈大3〉「中埶王休」〈大4〉「埶应在[glyph]」

〈大45〉「卑俾百斯男而[glyph]埶斯字」〈大47〉「用康[glyph]柔妥綏褱懷遠埶迩君子」

a b

孰 从亯从丮

伯侄簋

〈1014〉「白伯侄𠤎孰毁」(A·B)

a-b 吳榮光曰「孰說文作𩚮古文有作䭐者則下从中乃古孰字也禮運腥其俎孰其殽注祭祀自孰始 生孰字从火後人所加」(筠清卷三第四十六頁周伯致敦)

a-b 吳雲曰「𩚮釋𩚮說文𩚮食飪也 韵會孰本作𩚮後人加火段氏說文注曹憲曰顧野王玉篇始有熟字」(兩罍卷六第三十三頁伯到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𩚮食飪也从丮亯按古作𩚮伯致敦象兩手持高薦孰物器也𩚮即丮字 字見丮條」(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𦏧食飪也从丮𦎫聲易曰孰飪又𦎫下曰孰也从亯从羊讀若純然𦎫孰形音義皆相近唯孰从丮取持意知孰為𦎫之成也孰字形聲兼會意其音古今不同也但最古文孰字不从𦎫而从亯為會意亯下曰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然孰字从丮亯會意之指完全矣但審按亯為獻孰之義而字不从丮又孰為可獻之物而字却从丮似相乖者此即亯𦏧轉注之理也兩字同時作出故亯為建首而受意于𦏧況𦏧之受意於亯乎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是也後世變作𦏧又加火作熟々即俗字耳』(古籀篇三十六第三七頁)

a-b 馬叙倫曰『倫謂⿱孰女不從女從孰實從⿱丮女從亯即說文之𦏧字甲文作[illegible]者也⿱丮女者奴之異文不⿱孰女敳之⿱孰女亦從此⿱孰女即說文之

娸女為奴之初文從㚢猶從女矣」（刻詞六七頁白致敔）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𤕧食飪也从丮𦎫聲易曰孰飪」馬敍倫謂金文从㚢者奴之異文其說非是㚢下之女乃夂之譌變其例不可勝數如婚之[illegible]變作[illegible]揚之本作[illegible]一變為[illegible]再變為[illegible]又如馬氏所舉㜸字亦當作如是觀」

0353

a 𤔲 歖 經典通作載 詩載馳載驅 傳辭也 又正月載輸爾載

上載京是發声之辭 卯簋 歖乃先且考死司𤔲公室

<1390> 歖△ 載 乃先且祖考 死𤔲𤔲公室

b 沈子簋 作茲簋 用歖鄉食乙公

<1391> 用歖△ 載 卿饗乙公

c 币歖自 从食戈声

<2626> 币歖△ 匕 贊陴㜕

d 師虎簋 歖先王 既命乃祖考事

<1383> 歖△ 載 先王既 令乃既祖考事仕

e 嬴霝德作歖簋 笛

<1070> 嬴霝德 匕歖△ 簋

b 𣪘寏簋 不从丮

<1158> 𣪘寏 𣪘用

作訶辛 歖△ 簋

饋

邵王鼎〈0444〉「邵王之諻之饋鼎」

鄦臭鼎〈0366〉「鄦臭之饋鼎」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𩛢饐之古文玉篇作𩛢一切經音義十三作餀四聲韻引林罕集崔希裕纂古作𩛢推尋六書當是从食式聲（集韻五質益悉切饐 饐貮同字正从弋）弋古文一與壹通故小篆从壹古文从弋此篆作𢦔蓋升一於弋上又小變其平橫之勢耳諸書从弋者弌之省从戈者譌也（楊鉤增廣鐘鼎篆韻引林罕饐作𢦔足證四聲韻之誤矣）饐飯傷濕也此則借為歎詞書金縢對曰信噫傳云噫恨辭馬本作懿云懿猶億也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云詩大雅懿厥哲婦箋云懿者有所傷痛之辭也疏引此經為說易億喪貝釋文云本作噫千寶注億歎辭也又大雅抑篇楚語作懿韋昭云懿讀曰抑王氏尚書後案亦引瞻卬箋國語注為證又云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

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音噫韓詩云抑意也周頌噫嘻成王定
本作意淮南繆稱曰意而不戴高誘曰意恚聲蔡邕石經論
語意與之與古文意作抑然則噫意懿抑皆同也劉熙釋名釋
言語篇云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說文無憶字當作意
馬訓億億說文訓安于義無取疑馬注亦當作意與劉熙合也
瀚案瞻卬箋本文是有所痛傷之聲也孫王皆引作有所傷痛
之辭蓋誤記論語子曰噫包注云噫痛傷之聲正與鄭義合
噫億意抑懿各有本義經典作歎詞用皆假借噫億意抑懿
既可借則饐亦可借饐懿唐韻並乙冀切饐則壹聲懿則
恣省聲壹聲古音至部恣聲古音脂部雖相近而不同疑懿
訓專久而美實兼壹恣兩義今說文或經後人改易當是从
壹从恣省壹亦聲故得與饐同音而同借為歎辭也凡人之

音由喉則阿烏至由鼻則膺胷噫億鼻之噫即喉之烏烏長言之則曰烏乎噫長言之則曰噫嘻噫饐音近烏於字同書傳言於多矣此言饐猶言於新王發命念昔先人未言而吁嗟將之斯所以有痛傷之聲乎」（攈古卷三之二、六十一頁至六十二頁虎敦）

a 徐同柏曰「𩰫見石鼓文讀若載周禮載師注載之言事也」（从古卷六、三十七頁周邢敦）

c 方濬益曰「說文無截字丮部𩰫下云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石鼓文載西載北字作𩰫是𩰫載二字通截又𩰫之異文也」（綴遺卷十二、十七頁叔截卣）

林義光曰「說文云𩰫設飪也从丮食才聲按石鼓作𩰫象兩手持食才聲古作𩰫（師虎敦）从食戈聲」（文源）

ｆ高田忠周曰『按吳氏大澂此篆與下篆皆釋為𩞁字異文饋也然細審篆形甾甾並與𦫳𦫳全别吳考斷非但甾甾與卑字異文从由作𢀖者稍近而自有異此當說文甶字甶字解曰東楚名缶曰甶象形古文作由又甶部畚蒲器也𠁗屬所以盛糧从甶弁聲此右从貝从甶當為貴字說詳于貴下然則此為饋字尤顯明者說文饋餉也从食貴聲經傳多以餽為之又或以遺以歸為之皆音近而通用也古字唯當借貴為之耳禮記檀弓君有饋焉曰獻周禮玉府注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左僖三十傳注野饋曰饁皆本字本義也』（古籀篇八十八第二七頁）

ｄ吳闓生曰『吳云𢦏即載字案石鼓文𩀤西𩀤北借𩀤為載與在字同』（吉文卷三第一六頁師虎敦）

C 容庚曰『說文𩞁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此从由聲、夜君鼎云□夜君成之載、𦎫鼎載與𩞁義同、說文从由之字二十餘而獨無由字、王國維先生作釋由二篇、証由之為由、其說至碻其云、考此字古文本作由、篆文亦或如之、其變而為隸書也、乃屈曲其三直、遂成甾字、後人不知其為古文由字之變、从其形似甾、遂以甾之音讀之、實則此音毫無根據也、觀堂集林六、八 今从此𩞁字証之則由之讀側字反、側詞切、並非毫無根據、而王先生之說有未盡也。』(善圖二三頁𢽾霝德簋蓋)

陳夢家曰『𩞁字从食戠聲義為始或昔爾雅釋詁曰初、哉……始也、經傳或作載、西周金文之例可比較如下、

中方鼎　中茲……今……

善鼎　善昔先王既令女……今余……

卯毁 𢽴乃先祖……昔乃祖……今余……

師嫠毁 師嫠才昔先王……今余

師訇毁 鄉女……今余……

由此可知茲載鄉昔等字都是和今字相對的義為從前左傳襄十四周王賜齊侯命昔伯舅大公……今余命女環……亦昔今對立由卯毁之例則知時間詞的載—昔—今是三層的載早於昔昔早於今酒誥在昔殷先哲王君奭在大甲在昔上帝凡此之在疑是載字（金選二七八頁 西周銅器斷代 師虎毁）

陳仁濤曰『張政烺說吳大澂等舊皆釋饋見說文古籀補卷五食部 今以形聲考之不類按此字當从食貴聲貴當从貝𠙹聲貝即鼎字之省說文鼎部所謂古文以貝為鼎籀文以鼎為貝是也（金文例證繁多不煩列舉）𠙹即甾字齊叔夷鐘（嘯堂集古錄下·七九）淄作𠙹从水省从兩甾

相背陳向殘陶(簠齋舊藏)唐蘭先生有文考之載國學季刊甾作甾並即地名臨淄

形體皆與此近是其證也古者才甾音同故依聲類求之𧷚蓋

與鼒鼎同字饙當是𩚀說文𩚀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故塙

夜君成之載鼎(三代吉金文存三・一一)即𩚀鼎而嬴霝德作⿰甾丮殷(同上一七・五)

⿰甾丮則从丮食甾聲與饙字聲符同金文又有與此語相類者如

⿰鼎原鼎(同上三・三七)作其⿱甾食鼎曾者子鼎(同上三・三九)用作⿱内甾鼎則直段淄

為之饙鼎載鼎淄鼎𩚀殷義既同貫音又相若其皆用為𩚀字

斷無疑矣(金匱論古初集七一至七二頁邵王之諻殷)

楊樹達曰樹達謂此字下从食上从甾說文十二篇下甾部云甾東

楚名缶曰甾象形側詞切金文中未見甾字說文𢍬从甾聲而

師酉殷𢍬字其字作⿱甾廾所从之甾與甾形大同小校經閣金文柒卷

柒拾葉上有龍霝德殷蓋銘文云龍霝德作𩚀殷𩚀字从丮从食从甾

乃說文𩚬之或作,字或从才,或从由者,才由音相近也。此銘之餈,
蓋𩞁之省作。銘文云餈𣪘,與金文他器言鼎彝或餗𣪘者
相類。說文𩚬訓設飪,義適相合。甲文以餈為祭名,與說文義
亦無忤也。』(積微一五六頁數𣪘跋)

楊樹達曰:『按𩞁字說文未見,殆即𩚬字也。說文三篇下丮部云:𩚬,
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作代切 𩚬从才聲,𩞁从東聲,楚名
缶曰由,由之由得聲,才與由同屬古韻咍部字,聲亦相近,二字聲
類不同,實是一字。此猶鱷或作鯨、姻或作婣也。』(積微二三九頁
靁惠𣪘跋)

高鴻縉曰:『說文𩚬,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作代切。
按說解甚是。動詞。石鼓文𩚬西𩚬北,用如載,副詞,乃通段。

周時字形亦變作𢦏見師虎簋通哉爾雅哉始也」(字例五篇一七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𩚨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許印林釋𩚨謂饎之古文其誤顯然金文𢦏从甾聲又卲王鼎作饙張政烺謂𧴪當从貝甾聲貝即鼎甾即甾按金文胄字作𦫴所从由與此相同甾由一字王國維之說是也𩚨字或从才聲或从甾聲然則甾讀甾音於周代已然非因隸書兩字形似誤讀也」

〈大24〉

「𩚨載乃事」

巩 孳乳為鞏固也

毛公鼎丕鞏先王配命

〈0680〉「不巩△丕鞏先王配命」

又云永鞏先王

〈0680〉「永巩△攻先王」

〈1388〉「嫠叔市素巖巩△恐告于王」

ab 吳大澂曰「說文巩裒也从丮工聲或加手作𢀜大澂竊疑𢀜為奉之古文已亥鼎字正象兩手奉玉形恐字从此言心之恐懼如執玉如捧盈也」(愙齋四冊五頁毛公鼎)

ab 強運開曰「毛公鼎不巩先王配命原書已入錄仍入本字解亦毛公鼎文永巩先王吳書入奉篆下定為古奉字」

與上一字異解竊謂兩篆形雖小異實爲一字按說文巩褢也从丮工聲或加手𢹼又見手部云𢹼擁也擁又訓褢也是巩實有擁護褢持之意不必强爲穿鑿以爲即古奉字』（古籀三補卷三第七頁）

a.b

高田忠周曰『毛公鼎不巩先王配命又永巩先王……按吳大澂釋上文爲恐下文爲奉均失此明晳巩字也說文𢀜褢也从手工聲或體加手作𢹼按段氏云手部曰𢹼擁也擁褢也葢謂巩𢹼爲一字是手部當刪也要銘意亦褢擁義之一轉持護不失之意也』（古籀篇三十六第三九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𢀜擁也从手巩聲臣鉉等按丮部有𢹼與巩同此重出。按大徐說是巩下曰褢也褢下曰裹也擁下曰

哀也。此巩⿱巩手字本義也。段借為扛。廣雅釋詁⿱巩手舉也。漢書王莽傳⿱巩手茵輿行。注謂坐茵褥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也。是也。或云扛亦與巩同字，其訓橫關對舉者。即杠字之轉義也。杠牀前橫木。其狀似對舉者矣』(古籀篇五十四第九頁)

α 郭沫若曰『此巩字前人或讀為恐、余案當讀為攻。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攻說則以辭責之、例當如尚書金縢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不慈)之責于天。又如詩雲漢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之類。』(金孜二六二頁毛公鼎)

α 吳闓生曰『巩字當有憂傷勞瘁之義。恐⿱巩女等字从之。齊侯鎛女⿱巩女勞朕行師是也。詩維王之卭。卭病也。義亦相近。不巩先王配命猶云不壞不隊墜也。舊釋不巩為丕鞏。則下句永鞏先王不可通矣。荀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鞏義與此同』(吉文卷一第一頁)

毛公鼎

〈1388〉

周法高曰「師嫠毁「師龢父伇嫠叔市巩告于王」郭沫若讀伇為殂。讀巩為恐。大系頁一四九。容庚讀伇為胙。讀巩為鞏。商周彝器通攷頁五十八。案容說是也。如郭說則「叔市」二字無着落。參1079作」

戈丮 丁未卣

〈1865〉「戈丮△商賓 延貝」

戈丮卣

〈2720〉「既戈丮于 上下帝」

戈丮簋

〈1181〉「口子錫戈丮貝廿朋」「戈丮△ 用作父丁尊彝口」

寡史戈丮卣

〈0793〉「寡史戈丮△乍 寶尊彝」

嘼戈丮卣

〈2603〉「嘼戈丮△乍 從彝」

段簋

〈1352〉「令龔戈丮△ 大則于段」

䵼妃簋

〈1364〉「易汝錫一女」

婦嫊爵

「婦嫊戈丮△裸之 戈柲周瑪玉黃囚」

𠁁婦觚

〈2279〉「丁巳𠁁婦貝于戈丮△用 乍日乙尊彝」

林戈丮鬲

〈0721〉「戈丮△林」

乍父辛 寶尊彝

〈1145〉「戈丮△錫鳥王」

〈2694〉「戈丮△錫孝口」

阮元曰「埶即禾種。與商父尊銘錫秉埶埶字同義。」（積古卷五三十六頁楕妃彝）

方濬益曰「今按此文象人持戈之形與伐之从人从戈意同惟說文有𢦏字云擊踝也形尤相似應釋𢦏為當」（綴遺卷二十六、二十五頁征角）

吳大澂曰「古伐字从戈从丮象兩手執戈形」（愙齋二十一冊十八頁丁未伐商角）

吳大澂曰「古伐字从戈从丮象兩手執戈形丁未伐商角」（古籀補四十七頁）

劉心源曰「𢦏說文作𢦏擊踝也从丮戈讀若踝俗作𢧢𢦏」（奇觚卷四七頁畢段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㦰，擊踝也。从丮戈，讀若踝。按伐商彝云，丁未㦰商，段敦云令龔㦰追（飭）大則于段，文義並當為伐，當即伐之或體，象兩手持戈，字作𢦏（伐商彝），辛作𢧢（段敦）』（文源）

郭沫若曰『㦰字說文云，擊踝也，讀若踝，此當讀為踝』（兩攷四十一頁麥尊）

a

馬叙倫曰『[illegible]字似即說文之㦰，然畢仲敔之㦰亦伐字，甲文亦有作[illegible][illegible]者，㦰本是伐之異文，說文，㦰，擊也，即伐字義，今讀若踝，賈誼書，踝媼矣，即借踝為㦰者，由伐音奉紐，轉匣為踝，奉匣同為次濁摩擦音也』（刻詞一七一頁丁未角）

<大9>

「戾易錫者𢧢㦰臣二百家劑」

0356 䩻

a

䩻 說文所無

伯䩻父鼎

〈0533〉「伯䩻父作寶鼎」

〈大11〉「易錫疊䩻」

又 盂文

<1902> 又△ 敄又 罍

<2842> 又△ 叔 叔又 戈

<3069> 又△ 叔

尊文

<1969> 又△ 亞又 方彝

<2438> 又△ 亞 宰椃 角

<1868> 亞又△ 五

我鼎

<0647> 唯十月又△ 一月丁亥 公史 簋

<1189> 公史侃 事又△ 息 盂鼎

<0676> 女汝 妹辰 又△ 大服

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 易錫

鞏王臣十又三白伯 人鬲千又五十夫 隹王廿又三祀

沈子 簋

<1391> 隹彥歸又戒 孫克又△ 井𦎫型

敄 按鄭氏所釋與容氏異

小臣逨 簋

<1357> 唯十又△ 一月 師旂 鼎

<0665> 斯又有內 于師旅 庚嬴 卣

<2731> 易錫貝十朋 又丹一杆 麥鼎

<0626> 唯十又△ 一月 明公 簋

<1260> 魯侯又有 囚工 □卣

<2710> 唯十又△二月 曶鼎

<0679> 迺語又△言眾趞 金又△匡□ 夭 趞鼎

<0636> 厚趠又△有僨于潽公

<2717> 隹十又△九年 農卣

<2727> 母又△田 毛公鼎

<0680> 今非莫庸又△辭昏 毋又△有敢惷尃命

于 外 公貿鼎

<0628> 隹王又△一月初吉壬午 趞卣

<2713> 隹十又△三月辛卯 段簋

<1352> 唯王十又△三祀十又△一月

丁卯 善夫克鼎

<0662>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 史頌簋

<1356> 休又△有成事 鬲攸比鼎

<0670> 隹廿又△二年三月初吉壬

辰 散盤

<2927> 凡十又△五夫正眾履矢舍于 散田 今又△有爽䜌 虢季子白盤

<2925>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

丁亥 孔覭 又△有光

履弔多父盤

<2924> 曰匽右△ 父母

圅皇父簋

<1326> 又△殷 入 (A·B)

又 g′ 師寰簋
〈1381〉「休既又△工」有功

又 h′ 克鐘
〈0053〉「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又 i′ 無㠱簋
〈1353〉「隹十又△三季正月初吉壬寅」

又 j′ 伊簋
〈1371〉「隹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

又 k′ 大鼎
〈0666〉「隹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

又 l′ 㝬鐘
〈0061〉「廿又△六邦」朕猷「又△有成亡競」

又 m′ 又 n′ 鄭虢仲簋
〈1279〉「隹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A.B)

又 o′ 善鼎
〈0673〉「唯十又△二月初吉」

又 p′ 師嫠簋
〈1388〉「唯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

又 q′ 弔上匜
〈2981〉「隹十又△二月初吉乙巳」

又 r′ 寰盤
〈2924〉「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又 s′ 齊鎛
〈0062〉「于皇祖又△成惠弔叔」「皇妣又△成惠姜」「陶革弔又△成𤇾衣宗」「于齊邦」「侯氏易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

k′ 秦公簋

<1501>「隹十又△三年」「保又△有齊邦」

<1382>「十又△二公」「弘又△有慶 慶」

l′ 𪓐羌鐘

<0042>「唯廿又△再 再祀」

u′ 曾姬無卹壺

<0628>「隹王廿又△六年」

x′ 大梁鼎

<0570>「梁廿又△七年」

v′ 陳侯午錞

y′ 王作又將鼎簋

<0998>「王作又△將鼎彝」

z′ 仲爯簋 仲爯作又寶彝

<1153>「仲爯作又△寶彝」

a″ 龏萬用作又母辛尊彝 以上三字以文義觀之當是父字

<0736>「用作又△母辛尊彝」

b″ 縣妃簋 隹十又六月 字形與父字同

<1364>「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壬午」

<0331>「又△羌作父己」

<0603>「禽又△有殹祝」

<0626>「唯十又△一月」

<0627>「亦弘唯孝」

肆母又△有弗競 競

<631>「隹十又△一月」

<0639>「才在十又△一月庚申」

<0650>

<0650>「庸又△有謹」<0652>「十又△一月癸未」<0654>「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0656>

「隹十又△五季五月既生霸壬午」<0658>「休又△有成事」<0677>「隹王

廿又△五祀」<0678>「肄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0990>「又△收攵

巳」<1178>「用貝十朋又△四朋」<1251>「又△有得」<1274>「禽又△有敢祝」<1302>「唯

十又△一月初吉甲申」<1340>「隹十又△二月」<1358>「隹十又△二月初吉」

<1365>「隹王十又△三季六月初吉戊戌」<1367>「隹十又△二月初吉丁丑」

「毋(母)女(汝)又△有閑」<1370>「女(汝)其廱否又△憂昏」<1372>「又△有肅祈又△

有成」<1373>「琱生又△吏(使)鹽來合事令獻」<1376>「隹十又△二季三月既

生霸丁亥」<1379>「王又△有大豐」「隹又侯(滕)又△有慶」「天亡又△佑王」

<1380>「𩑨自乃且(祖)考又△有𡕟于周邦」<1384>「厥口百又△廿」「𤔲口邑

卅又△五」「厥口百又△卌」「錫在圖王人口又△七生(姓)」「厥甿口又△五

十夫」「錫圖庶人六百又△六口夫」<1389>「又△有芾(帀)于大命」<1390>「隹

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今余非敢夢先公又有進退」〈1485〉「丝兹𤔲友有十又二」〈1496〉「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1497〉「隹王廿又五年七月既口」「復友鬲从田日十又三邑」〈2138〉「唯王十祀又五肜日」〈2139〉「隹十又三月辛卯」〈2147〉「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2150〉「隹王十又二月」〈2151〉「穆公又佑盠立中廷北鄉向」〈2434〉「郘王朩又之卨」〈2568〉「雨又羊父己」〈2826〉「隹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2990〉「口曰牿又蚰人」〈3020〉「又口外盜洪匋」

王筠曰積古齋康鼎艾伯內右康無專鼎司徒南仲右無專頌鼎宰宏右頌𢐍安館師奎父鼎司馬井伯右師奎父趩彝井叔入右趩𩰫敔司徒單伯右內𩰫或言入或言內知二字古通故說文曰入內也內入也非徒轉注而已有右者將錫命之則使大臣與之偕猶燕禮以臣為賓即立膳

宰為主人也必右之者尊異之也左傳楚人尚左則是華夏尚右也此禮漢時猶沿之淮陰侯傳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是也諸銘皆言右惟平安館宂敨曰井叔有宂即令字獨作有可知有右一字也器銘之右與說文又字義相當可知又有一字也詩小宛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賓之初筵室人入又矧敢多又箋竝曰又復也据 右訓又為手知其解此三又字或異於毛公左昭元年傳天命不祐與小宛同詞知又即祐也而祐當作右詩維天其右之保右命之是也賓筵兩又字蓋作取字解又是手手能收物猶檀弓謂執弓為手弓也（釋例八〇四頁至八〇五頁）

吳大澂曰「又疑古妣字舊釋作乃非也父字作又持杖形去杖為妣即妣之省文亦非又字」（愙齋七冊九頁王作妣[illegible]敨）

林義光曰『說文云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按手之列如𠬞象三指止象三趾皆略為三蓋五指中有相比合者略視之不過三也古作又（毛公鼎）』（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ヨ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畧不過三也凡又之屬皆从又此解有誤元當云右手也以借字釋正字之例固如此也但ヨ者出于屮屮者出于手三指云云當在于屮字下此元右手形故用為左右之右左右借字屮又正字也』（古籀篇五十六第六頁）

高鴻縉曰『按字原象右手形手本五指只作三者古人皆以三表多後借為又再之又乃通叚右助之右以代之久而成習乃

加人旁作佑以還右助之原說文右助也从口又聲言不足以𠂇𠂇手助之是也又凡人作事多以右手故从又之字多有製作之意羅振玉曰卜辭中左右之右福佑之佑有亡之有皆同字今按卜辭並借為又再之又及右祭之右此當以左右為本意象形餘為借意借意與字形無關」(字例二篇九四頁)

〈大1〉「隹十又△三月庚寅」〈大4〉「㚔又舍女汝抑量至㚔女汝虎小多兕」「𦘒肩又△羞令口口弄兵」〈大11〉「隹廿又△二秊三月既望己酉」〈大12〉「隹十又△三月」〈大14〉「隹王七秊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大16〉「隹王十又△二秊三月既望庚寅」〈大18〉「母毋敢又△有不𩑋聞」「㚔又△有見」「又△有卽令命」「母毋敢庆汰又△有入告」「勿吏使敢又△有庆止鈦趾從縱獄」〈大20〉「隹十又△六秊七月既生霸乙未」〈大21〉「乃且祖考又△有𡔲

于我家」〈大19〉「隹王十又一月」〈大23〉「隹王廿又三季九月」〈大25〉「又有
進退」「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辠又故辠」〈大29〉「逆其萬季又壽」
〈大31〉「隹王五十又六祀」〈大37〉「隹十又亖月既死霸壬午」〈大45〉「女汝康能
乃又有事」「釐僕音又辛五十家」「又敢有嚴才在帝所」「又有共
供于盜武靈公之所」「[illegible][illegible]協而尔又有事」〈大50〉「寵又造佑下國」
匍又有敷佑亖方」「十又二公」「高弘又有慶慶」

a 父 父癸鼎 <0151> 癸 父

b 𤔲父 乙鼎 <0196> 𤔲父 乙

c 史父 庚鼎 <0222> 史父 庚

d 羊父 庚鼎 <0223> 羊父 庚

e 𪈈鼎 <0485> 𪈈諆䤵肇作父丁尊彝

f 寧女父 丁鼎 <0286> 寧 女

g 父 丁 父 丁鼎 <0203> 父 丁

h 父 乙盉 <0956> 天黿 父乙

i 父 辛卣

j 父 辛 <2530> 父 丙卣 <2520> 父 丙

k 父 辛盉 <0920> 父 辛

l 人作父 乙卣 <>

m 目中 失收 父 尊 <2441> 作父辛寶尊彝

n 盃父 辛鼎 <0233> 殺牲彤 父辛

o 且己父 辛卣 <2588> 祖己 父辛

p 父辛 盉 <0878> 父 辛

q 令 父 辛卣 <2570> 令

父 r
辛
丵父
乙觚

〈2233〉
父△
乙

父 s
東父
乙尊

〈1990〉
東
父△
乙

父 t
窾鼎

〈0384〉
作父△丙
窾

父 u
王古尊

〈2414〉
王古攸田蒲䵼
作父△丁尊

父 v
父戊舟
爵

〈1819〉
父△戊舟
作尊

父 w
父戊
鼎

〈0148〉
父△
戊

父 x
山父
戊尊

〈1999〉
山父△
戊

父 y
父乙
鼎

〈0149〉
父△
乙

父 z
叔父
癸觶

〈2367〉
叔父△
癸

父 a'
宵
盉

〈1086〉
重形中高宵
作父△癸尊彝

父 b'
戈卬
盉

〈1932〉
戈卬
作父△

丁
彝

父 c'
畱作父
丁尊

〈2054〉
畱亞作父△丁
旅簋旅彝

父 d'
乙亥
鼎

〈0623〉
用作父△
丁彝

父 e'
冉父
乙簋

〈0915〉
冉父△
乙

父 f'
堇臨
簋

〈1106〉
堇臨作父△
乙寶尊彝

父 g'
古
鼎

〈0597〉
丵父△
乙

父 h'
癸
觚

〈0795〉 宋陵作父乙尊彝

i′ 䌛𣏟尊

〈2103〉 䌛𣏟作父辛彝尊

j′ 作父丁尊

〈2079〉 作父丁寶尊

㚔

k′ 匽侯旨鼎

〈0432〉 匽侯旨作父辛尊

l′ 揚鼎

〈0571〉 用作父庚彝

m′ 穆作父甲簋

〈1154〉 穆作父甲寶簋

n′ 小子䍙簋

〈1232〉 用作父丁尊簋

o′ 父乙鼎

〈0280〉 父乙

鼎

p′ 能匋尊

〈2134〉 能匋用作父日乙寶𬳿彝

q′ 木父壬鼎

〈0237〉 木父壬

r′ 豚鼎

〈0452〉 豚 西

乍父乙寶尊鼎

s′ 𤔲父癸

〈1753〉 癸父

t′ 冉父辛卣

〈2531〉 冉父辛

u′ 作父乙簋

〈1058〉 父乙

乙寶簋

v′ 㭉家卣

〈2670〉 㭉家作父戊寶尊彝

w′ 作父乙鼎

〈0431〉 作父乙寶鼎其用

x′ 父癸盉

<0935>「[illegible]父△癸」

y′ 師旂鼎

<0665>「𤔲雷吏使氏友弘、呂告于白懋父△」「白懋父△迺罰得𢀛古三百寽」「懋父△令曰」

z′ 沈子簋

<1391>「歔𪅳父△迺是子」

a″ 師奎父鼎

<0667>「𤔲馬井白右師奎父△」「王乎內史駒冊命師奎父△」「用𤔲乃父△官友」「奎父△拜稽首」「師奎父△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b″ 揚作父辛簋

<1041>「揚作父△辛尊彝」

c″ 弔𢀛父簋

<1278>「叔𩁹父△作鷄姬旅毀」

d″ 傳尊

<2107>「傳作父△戊寶尊彝」

e″ 仲師父鼎

<0643>「仲師父△作季始寶尊鼎」

f″ 魯伯鬲

<0739>「魯白愈父△作𪓐姬羊般滕𥹸羞鬲」

g″ 弔向父簋

<1360>「弔叔向父△禹曰」

h″ 魯遣父簋

<1248>「魯大宰遼父△作季姬牙滕滕毀」

i″ 伯中父簋

<1261>「伯中父△夙夜事𢀛走考」

j″ 𠩺伯鼎

<0553>「𠩺白鱼父△作旅鼎」

k″ 王公鼎

〈0680〉
父曆父曆父曆，卒非先吉父曆，父曆舍命
父曆父曆父曆 巳曰級丝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

散盤

〈2927〉
矢人有嗣眉田鮮且散武父 西宮襄
淮嗣工虎孝䀠豐父 鳧人嗣工

晾君穿遽父 迺卑𠑇西宮襄武
父哲曰西宮襄武父𪔈哲

〈1326〉
𩕢皇父乍琱嫞妘般盉
盂障器毀鼎具

𩕢皇
父西

〈2952〉
𩕢皇父乍
周妘匜

𩕢皇
父盨

仲䱷父
盨二

〈1308〉
中仲䱷父作朕
皇考障毀

師害
盨

〈1312〉
麋生曶父師
害叔仲曶

仲毀
父鼎

〈0531〉
中毀父
乍鼎

仲毀
父盨

〈1249〉
仲毀父
鑄盨

芮伯多
父盨

〈1310〉
芮白多父
作寶毀 (A·B)

鼏妃
盨

〈1364〉
白𦎫父休于楷鼏
𠤳曰楷𠤳每叕
敏揚白𦎫父休

y'' 孟辛父鬲 〈0756〉呂□孟辛父作孟姞寶尊鬲

z'' 蔦簋 〈1341〉王命蔦眔叔𢻱父歸吳姬飴器

a''' 虢季子白盤

b'''' 伯家父鬲 〈2925〉白父

〈0737〉白伯家父作孟姜朕鬲

c''' 魯伯盤

〈2885〉魯白厚父作仲姬 艅俞 賸媵 般盤

d'''' 沇兒鐘 〈0052〉及我父 叔兒 庶士

a''' 鐘 姞口 〈0068〉臣樂賓客 及我父兄

l'' 余義鐘 〈0050〉樂我父兄

j'' 余義編鐘 〈0050〉而𢦏之 字慈父

k''' 歸父盤 〈2912〉齊大宰歸父 父為忌

乙 盤 盤

b''' 貴伯盨 〈1492〉㠱白伯子庭父作其延盨

j''' 𥅡父盨 〈1001〉𥅡父作車登

k''' 弔吉父盨 盨

〈1272〉弔吉父作仲仲姜寶尊簋

<0011>「父△己」

<0030>「用樂嘉賓父△𠑹大夫朋友」

<0041>「用樂父△𠑹兄者諸士」

<0046>「用廣啓士父△身」「士父△其眾口口萬年」

<0051>「兼台父△𠑹兄庶士」

<0056>「肄用作餘父△大[illegible]鐘」

<0060>「用樂嘉賓父△𠑹兄」

<0150>「父△辛」

<0192>「[illegible]父△甲」

<0193>「魚父△乙」

<0194>「冂父△乙」

<0195>「[illegible]父△乙」

<0197>「[illegible]父△乙」

<0198>「父△乙[illegible]」

<0199>「[illegible]父△乙」

<0200>「[illegible]父△丙」

<0201>「犬形父△丙」

<0202>「黿父△丙」

<0204>「魚父△丁」

<0205>「鼀父△丁」

<0206>「[illegible]父△丁」

<0207>「[illegible]父△丁」

<0208>「街父△丁」

<0209>「[illegible]父△丁」

<0210>「奉冊形父△丁」

<0211>「[illegible]父△丁」

<0212>「[illegible]父△丁」

<0213>「[illegible]父△丁」

<0214>「醜父△丁」

<0215>「亞中[illegible]父△戊」

<0216>「卿父△己」

<0217>「[illegible]父△己」

<0218>「[illegible]父△己」

<0219>「[illegible]父△己」

<0220>「亞中[illegible]父△己」

<0221>「亞中[illegible]父△己」

<0224>「[illegible]父△庚」

<0225>「得父△庚」銘在亞中

<0226>「箙父△庚」

<0227>「[illegible]父△庚」

<0228>「[illegible]父△辛」

<0229>「敷父△辛」

<0230>「[illegible]父△辛」

<0231>「[illegible]父△辛」

<0232>「[illegible]父△辛」

<0234>「子章三攕形父△辛」

<0235>「亞中[illegible]父△辛」

<0236>「亞中醜父△辛」

<0238>「魚父△癸」

<0239>「鳥形

父△癸」<0240>「酋父△癸」<0241>「□父△癸」<0242>「□父△癸」<0243>「□父△癸」<0244>「□父△

癸」<0245>「□父△癸」<0266>「彈父△丁」<0267>「彈父△己」<0268>「父△辛□冊」<0269>「獸

形口獸形父△辛」<0270>「□冊父△癸」<0271>「亞中鳥形父△甲」<0274>「亞中

趣父△丁」<0275>「父△丙□」<0276>「斿父△辛」<0277>「□父△辛」<0279>「枚父△辛」<0285>

「陸冊父△甲」<0281>「亞中獏父△丁」<0288>「乍父△己丹」<0289>「□父△辛」<0290>

「子刀父△辛」<0291>「天□父△癸」<0292>「子□父△癸」<0293>「□父△癸」<0294>「□

乍父△癸」<0295>「□兄戊父△癸」<0320>「□魚父△乙」<0319>「冊庚父△癸」

<0326>「丹□父△乙」<0328>「角戊父△□」<0330>「□父△丁」<0331>「又□□父△巳」

<0332>「□且庚父△辛」<0333>「乍父△乙尊彝」<0334>「臣辰□父△乙」<0335>「□

父△乙」<0336>「□父△乙」<0337>「□父△乙」<0338>「宰□宝父△丁」<0339>「孔

乍父△癸□」<0374>「中□父△乍□」<0378甲>「魚父△癸口□」<0383>「臣辰□

冊父△乙」<0385>「□乍父△丁寶鼎」<0386>「□作父△丁□」<0387>「□作父△冊

己彝」〈0388〉「剌乍父△庚隮彝」〈0389〉「冉乍父△癸寶鼎」〈0390〉「[illegible]系子[illegible]

父△癸」〈0402〉「鮮父△乍寶隮彝」〈0403〉「孟䫀父△作寶鼎」〈0404〉「中義父△

乍尊鼎」〈0405〉「旂父△乍寶將鼎彝」〈0406〉「才興父△乍尊彝」〈0407〉「史

盂父△乍寶鼎」〈0422〉「白逘父△作䧃鼎」〈0425〉「匸宁乍父△癸彝」〈0433〉

「朋作父△癸寶尊彝」〈0434〉「臣辰冊多父△癸口」〈0453〉「堇臨乍父△乙

寶尊彝」〈0454〉「引作文父△丁𩰫取𣪕」〈0455〉「乍作父△辛寶尊彝」

〈0456〉「𩵋季作父△癸寶尊彝」〈0457〉「䝿父△作姜懿母饙鼎」〈0467〉「衰𢦏

父△作旬朕鼎」〈0469〉「亞形中弘亳作父△乙尊彝」〈0470〉「伯𢦏作厥

父△寶尊彝」〈0471〉「[illegible]婦尊[illegible]己且丁父△癸」〈0476〉「中仲斿父△乍

寶隮彝亞鼎十∞∥」〈0477〉「義仲作厥父△周季尊彝」〈0486〉「戈固鼎

𨸏乍父△辛寶隮彝」〈0480〉「斧矢仔父△[illegible]父△庚祖辛」銘在蓋〈0482〉「甫

㡿戚乍作父△乙鼎彝」〈0490〉「叔𢀛父△乍尊鼎」〈0496〉「[illegible]旅用乍

文父甲寶䵼彝」<0497>「𨸏父△之走馬吳買作𩀗鼎」<0506>「中宦父△乍

寶鼎」<0513>「休王易𩛥父△貝」<0520>「用乍作𩂂鼎彝父△己」<0522>「黃饕

遣父△鑄鼎」<0523>「虢叔大父△乍䵼鼎」<0524>「白伯寏父△乍旅鼎」<0528>「用

作父△丁尊彝」<0530>「榮子旅乍父△戊寶尊彝」<0532>「𡚸宜父△乍作

䵼鼎」<0533>「伯𩔞父△作寶鼎」<0539>「伯筍父△作寶鼎」<0540>「白考父△乍

寶鼎」<0543>「旂用作父△戊寶尊彝」<0544>「輔白伯𤳳父乍豐孟媜妘

𩰫鼎」<0552>「用作父△丁尊彝」<0554>「中仲義父△乍新客寶鼎」<0565>「用

作父△乙寶彝」<0572>「口口豐用乍父△丁𩰫鼎」<0581>「用乍父口口口口口

<0583>「新宮叔碩父△監姬作寶鼎」<0594>「辛宮錫舍父△帛金」<0599>

「白碩父△乍朕皇考屖白吳姬寶鼎」<0604>「𦋞用作父△己寶尊」<0605>

「旂用作文父曰乙寶尊彝」<0608>「用作父△丁尊彝」<0613>「用乍作

父△甲𩱦彝」<0617>「用乍父△乙盨」<0625>「用乍父△辛寶䵼彝」<631>「師

雒父△循衛導至于[illegible]」「其父△蔑𫑝曆」「對䝞其父△休」<0634>「用雒饔
其者諸父△者諸兄」<0636>「趠用乍作乍文考父△辛[illegible]隮齍」<0637>
「師𩰫父△作尊鼎」「師𩰫父△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639>「旅用乍作
父△隮彝」<0645>「用作召伯父△辛寶尊彝」<0647>「用作父△己寶尊彝」<0652>
「用作父△庚永寶尊彝」<0654>「師湯父△拜𩒨首」<0655>「白俗父△右南季」
「用又左右俗父△嗣寇」<0679>「我既賣女汝五口夫口效父△」「䛂效父△
廼誥贊曰于王參門口口木榜」<0686>「叔父△丁」<0687>「ヨ于[illegible]父△丁」
<0688>「𦊆父△己」<0691>「冄[illegible]父△丁」<0708>「中𣪕父△乍齍鬲」<0711>「奠鄭叔
蒦父△作羞鬲」<0712>「白䢼父△乍姞尊鬲」<0713>「奠鄭井叔𧊒乍𦙂鬲
<0721>「林𨌮乍父△辛寶尊彝」<0726>「白㝬父△作井姬季姜尊鬲」<0723>「𢦏戴
弔叔慶父△乍作弔叔姬隮鬲」<0742>「右戲中嘼父△乍豐鬲」<0744>「白
𣳚父△作大姬齍鬲」<0746>「𪚞晉父△朕媵其子𡥈嫊曹寶鬲」<0747>「用

作父△口彝洗」<0749>「鄭師口父△作口鬲」<0753>「白伯嵩父△作畢姬隮鬲」

<0754>「奠鄭白伯筍父△作弔叔姬隮鬲」<0755>「單白伯邍父△作中姞

鬲」<0764>「㝬父△乙」<0765>「亞中㘝父△丁」<0766>「万亞中父△丁」<0767>「戈父△戊」

<0768>「企父△乙」<0769>「𠙵父△己」<0770>「栚父△辛」<0772>「亞形中非㽞父△己」<0773>

「豢父△乙」<0774>「戕箙父△癸」<0783>「作父△庚寶彝」<0790>「鼎作父△乙尊彝

<0798>「乍父△癸寶隮獻甗」<0806>「㴱鄭伯筍父△作寶甗」<0808>「叔碩父△

作旅獻」<0809>「彀父△作寶甗」<0810>「子邦父△作旅甗」<0812>「奠鄭大師

小子侯父△作寶甗」<0813>「用作父△乙尊」<0817>「師雒父△戍才在古自師」師「

雒父△肩兒史使遹事于䟫原」<0818>「微公子子弔叔㣿遂父△作作遊

旅獻」<0877>「父△戊」<0894>「父△辛冈」<0897>「山父△乙」<0898>「㐅父△乙」<0899>「𠂀父△乙」

<0900>「父△乙先」<0901>「𦉢父△乙」<0902>「◐父△乙」<0904>「非子𡗗父△乙」<0905>「木父△丙」

<0906>「戈父△丁」<0907>「𠂊父△丁」<0908>「𢪒父△丁」<0909>「文父△丁」<0910>「䰱父△丁」<0911>

亞中鳥宁父丁
<0912> 亞中[symbol]父丁
<0913> 非子[symbol]父丁
<0914> 贊父己
<0916> [symbol]

父辛
<0917> [symbol]父辛
<0918> [symbol]父辛
<0919> [symbol]父辛
<0921> 秋父辛
<0922> 亞[symbol]

中觶父辛
<0923> [symbol]父癸
<0924> [symbol]父癸
<0925> [symbol]父癸
<0926> 亞中[symbol]

父癸 銘在亞中
<0927> 共父癸 銘在亞中
<0932> 保父丁
<0933> [symbol]父己

<0934> 臤父癸
<0939> 冊父乙
<0940> [symbol]父丁
<0942> 亞中[symbol]父口
<0944> 咸父

乙
<0946> 亞中[symbol]父丁
<0947> [symbol]父乙
<0948> [symbol]父丁
<0949> [symbol]父丁
<0950> 亞

形中天天父乙
<0951> [symbol]父辛
<0952乙> 亞父辛
<0954> 祖癸父丁
<0955> 叔婦父

乙
<0957> [symbol]萬父乙
<0958> 共單父乙
<0959> 田告父丁
<0961> 奉冊父丁
<0962>

口父乙 持戈盾形
<0963> 作父癸先
<0978> [symbol]冊父乙
<0987> [symbol]父癸

<0989> [symbol]作父戊
<0990> 又羊取父乙
<0991> [symbol]衍天父癸
<0992> 作父乙毀(卄)

<0993> [symbol]作父丁寶尊彝
<0994> 亞形中其侯[symbol]父己
<0995> [symbol]作父

辛彝
<0996> 庚作父癸彝
<1008> 天工冊父己
<1010> 父乙臣辰[symbol]
<1011> 亞

中冀 作父乙」<1012>「[illegible]作父丙」<1013>「冀侯父戊」銘在亞中

<1020>「[?]父乙作寶殷」<1030>「秉中父乙冊冊」<1031>「衍[?]乍父乙彝」<1032>「亞

形中[?]侯 秉父乙 <1033>「[?]父乙卯」<1034>「作父乙寶簋先」<1035>「朋[illegible]

父丁冊」<1036>「[?]乍父丁[?]彝」<1037>「[?]乍父戊[?]彝」<1038>「作父戊旅

彝」<1039>「[?]乍乙[?]彝」<1040>「[?]乍父庚旅彝」<1042>「[?]乍作父辛

彝」<1043>「[?]乍父癸尊彝」<1044>「白伯[?]父乍[?]彝」<1046>「中仲追父

乍宗彝」<1051>「安父乍寶尊彝」<1062>「中[?]父乍作寶殷」<1071>「中仲

明父作尊彝」<1072>「叔[?]父作[?]殷」<1073>「白[?]父乍寶殷」<1078>「山

御乍父乙尊彝」<1079>「[?]禾乍父乙[?]彝」<1080>「[?]乍父丁[?]彝」<1082>

「[?]乍作父戊寶[?]旅彝」<1081>「休乍父丁寶殷」<1083>「[?]乍父戊

寶尊彝 <1084>「廣乍父己寶尊旅」<1085>「乍父戊彝」<1092>「乍父乙寶彝

<1093>「弔乍父丁寶[?]彝」<1094>「[?]乍父辛寶[?]彝」<1096>「[?][?]乍父

卯寶彝」〈1107〉「隹乍父△乙寶彝」〈1108〉「集㑨乍父△癸寶尊彝」〈1109〉

「𡧊黃乍父△癸寶尊彝」〈1110〉「囧作父△癸宗尊彝」〈1111〉「向乍父△

癸寶隮彝」〈1113〉「牧共乍父△丁皿食𣪘」〈1117〉「單異作父△癸寶尊彝」

〈1118〉「𫝀父△作寶尊彝」「父△壬」〈1121〉「子陾乍作父△乙寶隮彝」〈1124〉「宔父△

丁隮彝」〈1125〉「辪乍作文父△乙寶隮彝」〈1126〉「𤇍子口乍父△庚寶

隮彝」〈1128〉「𪏽冋冀乍作父△癸寶隮尊彝」〈1133〉「孟𢘃父△乍寶

𣪘」〈1136〉「師寏父△作叔姞寶尊簋」〈1144〉「䖒冬駒用作父△乙尊

彝」〈1148〉「弔叔双友父△乍作隮尊𣪘」〈1155〉「仲𠂤父△作好旅簋」〈1156〉

「中㒳父△乍𣪘」〈1160〉「白伯者父△作寶𣪘」〈1167〉「白伯庶父△乍旅𣪘」〈1168〉

「用乍父△丁尊彝」〈1173〉「白伯京父△乍飤𣪘」〈1176〉「𠭰臨父△作寶𣪘」

〈1179〉「休王易錫放父△𠆢三」〈1181〉「䢅用作父△丁尊彝口」〈1188〉「叔㮚父△作

寶𣪘」〈1189〉「用乍父△乙寶尊彝」〈1195〉「叔侯父△乍尊𣪘」〈1201〉「門用乍作父△己

「隮彝」<1204>「太僕乍父△己隮毁」<1206>「孟奠鄭父乍隮毁」<1207>「白伯家父△乍孟姜賸毁」<1208>「弔向父△乍婞始隮毁」<1214>「𤔲寇良父△乍爲衛姬毁」<1219>「匽中仲孝乍作父△日乙隮毁」<1223>「廣乍叔彭父△寶毁」<1225>「季𩰫父△乍寶毁」<1228>「白伯疑父△乍𣪘寶毁」<1229>「用乍父△乙寶彝」<1234>「白伯田父△乍井鄭寶毁」<1237>「大師事良父△作寶毁」<1238>「孟𡕒父△作幻白嫼媵毁八」「孟𡕒父△乍作寶毁」<1239>「叔角父△乍朕皇考宄公尊毁」<1243>「用作父△乙彝」<1245>「魯白大父△乍孟[姬]姜賸毁」<1246>「魯白大父△乍仲姬兪俞賸毁」<1251>「用乍作父△戊寶隮彝」<1255>「中仲叀父△乍餗毁」<1258>「吳尨父△乍作皇且祖考庚孟隮毁」<1265>「穌公子癸父△甲乍隮毁」<1266>「毛伯嚻父△作仲姚寶簋」<1268>「孖林父△乍作𩞁毁」<1270>「隹口月口口口口各王口口乐口口父△禁口口口口貝百朋」<1273>「𢐗父△賁賞𠨘御正衛衛馬匹」「用乍作父△戊

寶蹲彝」〈1276〉「𨚔趞父△孫孫叔多父△乍孟姜尊𣪘」〈1282〉「伯殿父△作朕
皇考遟伯吳姬尊𣪘」〈1284〉「用𡆥父△丁尊彝」〈1286〉「用追孝于其
父△母」〈1288〉「官李父△乍義友寶𣪘」〈1293〉「用乍父△乙寶彝」〈1295〉「牧師
父△弟叔朕父△御于君」〈1304〉「中(仲)辛父△乍朕皇且(祖)日丁皇考日
癸蹲𣪘」「辛父△其萬年無疆」〈1306〉「魯士商𠫑肇乍朕皇考叔
叔獸父△𨻰𣪘」〈1307〉「中(仲)𠫑父△乍朕皇考遟白(伯)王母遟姬蹲𣪘」
〈1311〉「用乍文父丁尊彝」〈1314〉「白雉父△來自𡖊」〈1315〉「白𡰥父△蔑卯御
史競曆」「競𣪘白𡰥父△休」「用乍父△乙𡨦蹲彝𣪘」〈1316〉「宴從㑯
父△東」〈1318〉「其虔子用𦣞孝于叔皮父△」「作鑄叔皮父△尊𣪘」〈1325〉「用
作父△乙寶彝」〈1328〉「隹白家父△𨙶迺用吉金」〈1329〉「用作文考父△丙彝」
〈1331〉「用饎王父△王母」〈1338〉「用乍文父△丁𩰫彝」〈1344〉「𥻆(䕘)伯𡕣(星)父△
作匋中姑寶𣪘」〈1347〉「乍朕文考光父△乙」〈1348〉「令(命)宅事白懋父△」

〈1349〉「用乍作文考父△乙障彝」〈1350〉「戎獻金于子牙父△百車」〈1353〉「穆々朕文且祖師爭父△」「巠逕念乎聖保且祖師爭父△」〈1357〉「白懋父△㠯殷八𠂤師征東尸」「白懋父△承王令命易𠂤」〈1365〉「寧倗父△右聖入門立中廷」「用乍作朕皇且祖白囨父△寶毀」〈1367〉「爯左右吳大父△」「世孫々子々爯左右吳大父△」〈1377〉「公尹白丁父△兄于戍」〈1384〉「作虞公父△丁障彝」〈1385〉「令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1386〉「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嗣ナ右走馬」〈1388〉「師龢父△段砠」〈1390〉「笝乃且祖亦既令命乃父△死嗣葊人」〈1402〉「衛子叔旡父△作旅簋」〈1408〉「魯士㫃父△乍飤簋」〈1411〉「白伯旅魚父△乍旅匿」〈1413〉「𧫷賸夫吉父△乍作旅匿簋」〈1420〉「魯白伯俞父△乍姬𠭯簋」〈1427〉「季良父△作宗㛣賸簋」〈1429〉「季宮父△乍中姊嬀姬侯賸簋」〈1432〉「唯伯其父△慶作旅簋」〈1439〉「奠鄭白伯大嗣工召弔山父△乍

作旅匡盨〈1441〉叔家父△作仲姬匡〈1448〉白筍父△作旅盨〈1450〉叔倉

父△作寶盨〈1456〉中仲義父△作旅盨〈1458〉叔賓父△作寶盨〈1466〉奠

義羌父△作旅盨〈1469〉禹叔興父△作旅盨〈1473〉白庶父△作盨毀〈1474〉

白伯多父作戍姬多女寧口〈1477〉遣叔吉父△作虢王姑旅盨〈1480〉筍

白大父△作嬴妃〈1487〉仲師父△作季龏口寶隮盨〈1488〉曼龏父△作

寶盨〈1489〉曼龏父△作寶盨〈1505〉車[illegible]父△丁〈1595〉父△甲〈1596〉父△壬

〈1645〉光父△〈1674〉串父△甲〈1675〉亞中不父△甲〈1676〉[illegible]父△乙〈1677〉[illegible]父△

乙〈1678〉弜父△乙〈1679〉羞父△乙〈1680〉父△乙〈1681〉丹乙父△〈1682〉魚父△丙〈1683〉[illegible]

父△丙〈1684〉[illegible]父△丙〈1685〉亞中[illegible]父△丁〈1686〉孙父△丁〈1687〉魚父△丁〈1688〉

天豕父△丁〈1689〉[illegible]父△丁〈1690〉殺牲形父△丁〈1691〉[illegible]父△丁〈1692〉[illegible]父△丁

〈1593〉丹父△丁〈1694〉[illegible]父△丁〈1695〉[illegible]父△丁〈1696〉覃父△丁〈1697〉[illegible]父△丁〈1698〉[illegible]

父△丁〈1699〉曲父△丁〈1700〉木父△丁〈1701〉[illegible]父△丁〈1702〉[illegible]父△丁〈1703〉[illegible]父△丁〈1704〉[illegible]

父△丁」<1705>「告父△戊」<1706>「[illegible]父△戊」<1707>「[illegible]父△戊」<1708>「[illegible]父△戊」<1709>「才父△

戊」<1710>「冉戊父△」<1711>「[illegible]父△戊」<1712>「旅父△己」<1713>「[illegible]父△己」<1714>「殺牲形

父△己」<1715>「萬父△己」<1716>「冋父△己」<1717>「覃父△己」<1718>「叒父△己」<1719>「父△己口」<1720>

「[illegible]父△己」<1721>「[illegible]父△己」<1722>「冓父△己」<1723>「亞中[illegible]父△己」<1724>「[illegible]父△己」<1725>

「[illegible]父△庚」<1726>「子父△庚」<1727>「[illegible]父△辛」<1728>「荷貝形父△辛」<1729>「木父△

辛」<1730>「冋父△辛」<1731>「[illegible]父△辛」<1732>「中父△辛」<1733>「[illegible]父△辛」<1734>「酉

父△辛」<1735>「[illegible]父△辛」<1736>「興父△辛」<1737>「非父△辛」<1738>「亞中[illegible]父△

辛」<1739>「[illegible]父△辛」<1740>「[illegible]父△辛」<1741>「糸父△壬」<1742>「亞形中鹿父△

壬」<1743>「[illegible]父△癸」<1744>「[illegible]父△癸」<1745>「鳥形父△癸」<1746>「鳥父△癸」<1747>

「集父△癸」<1748>「隻父△癸」<1749>「雔父△癸」<1750>「[illegible]父△癸」<1751>「幺父△癸」<1752>

「[illegible]父△癸」<1754>「[illegible]父△癸」<1755>「[illegible]父△癸」<1756>「[illegible]父△癸」<1757>「[illegible]父△癸」

<1758>「[illegible]父△癸」<1759>「丫父△癸」<1771>「亞中[illegible]父△乙」<1772>「[illegible]父△丁」<1773>「中

双獸形ㄖ父癸」<1774>「𣕾父口」<1777>「ㄖ亞中鼂ㄖ父丙」<1778>「㠯父丁」<1779>「𠂤父己」<1783>「父癸」<1784>「𠧪父癸」<1785>「𢆶父癸」<1786甲>「𡗗父癸」<1789>「旟作父乙」<1790>「子𢀛父乙」<1791>「冉敬父乙」<1792>「東中父乙」<1793>「𢘛作父乙」<1794>「囱ㄖ獸形ㄖ父乙」<1795>「田⊡父丁」<1796>「𠩺冊父丁」<1797>「加作父戊」<1798>「弓衛父庚」<1799>「子𨐨父辛」<1800>「𡭴亚父癸」<1801>「天𩡧父癸」<1802>「𦍌目父癸」<1803>「步7父癸」<1804>「畫父癸口」<1805>「中偁父癸」<1809>「𠀠亞作父乙」<1810>「⊕偁父甲」<1811>「⊕偁父乙」<1812>「ㄖ四冊ㄖ父癸」<1813>「中偁父癸」<1814>「ㄖ亞中向𧈧父戊」<1816>「父乙柱臣辰先𣄰」<1817>「臣作父乙寶」<1818>「羊𠂤口父丁」<1821>「口𦍋作父癸」<1826>「𦳢父作寶彝」<1828>「子東壬父辛」<1829>「㪉宁口父戊」<1834>「獸作父戊寶口」<1835>「𩑶𢓊父庚寶彝」<1838>「守㣇父己冊丁尊」<1839>「守冊父己冊丁酉」<1840>「口作乍父口寶尊彝」<1842>「𦯓大乍父辛寶隮彝」<1844>「𩜙作召

伯父△辛寶尊彝」〈1845〉「用作父△甲寶彝」〈1849〉「用作父△口隮彝」

〈1850〉「用作作父△龢隮彝」〈1855〉「陸父△甲」〈1857〉「父△丁」〈1858〉「父△丁」

〈1858甲〉「亞中鼿父△丙」〈1859〉「天黽父△乙」〈1860〉「陸父△乙冊」〈1861〉「史

父乙爻」〈1863〉「商作父△丁吾尊」〈1865〉「用作父△辛彝」〈1866〉「用作父△

癸尊彝」〈1867〉「用作父△癸彝」〈1868〉「用作父△丁尊彝」〈1869〉「W父△」〈1886〉

豢父△甲」〈1887〉「山父△乙」〈1888〉「父△丁」〈1889〉「保父△己」〈1890〉「父癸」〈1891〉

「父△乙」〈1893〉「闢闢作父△丁彝」〈1894〉「作文丁彝」〈1906〉「

父△乙」〈1907〉「父△乙」〈1908〉「父△乙」〈1909〉「荷貝父丁」〈1910〉「父△丁」〈1911〉

父△丁」〈1912〉「父△戊」〈1913〉「亞中父△己」〈1914〉「亞中子父△辛」

〈1915〉「父△癸」〈1917〉「父△丁」〈1918〉「父△乙䖒」〈1919〉「旅參父△乙」〈1920〉「亞从父△

丁」銘在亞中〈1921〉「天黽父戊」〈1924〉「子父△甲」〈1925〉「宁未父△乙冊」〈1926〉「榮

子作父△戊」〈1927〉「父△癸臣辰」〈1936〉「父△作茲女寶盉」〈1938〉「作

父△乙尊彝⌞<1939>⌝伯害作呂伯父△辛寶尊彝⌞<1945>⌝乍父△乙寶尊

彝⌞<1946>⌝伯衛父△作嬴𣪕彝⌞<1947>⌝白伯角父△作寶盉⌞<1948>⌝季良

父△作𣪕始寶盉⌞<1949>⌝王中仲皇父△作𡜮媜般盉⌞<1951>⌝用乍作

父△癸甗隮彝⌞<1976>⌝父△戊⌞<1987>⌝冉父△乙⌞<1988>⌝畄父△乙⌞<1989>⌝亥父△乙⌞<1991>⌝父△

乙九⌞<1992>⌝雞形父△乙⌞<1993>⌝[圖]父△乙⌞<1994>⌝[圖]父△丁⌞<1995>⌝母父△丁⌞<1996>⌝𦍌⌝

父△丁⌞<1997>⌝入父△丁⌞<1998>⌝[圖]父△丁⌞<2000>⌝[圖]父△己⌞<2001>⌝[圖]父△己⌞<2002>⌝[圖]

父△己⌞<2003>⌝壽父△己⌞<2004>⌝鼎父△己⌞<2005>⌝遽父△己⌞<2006>⌝亞中父△辛

丙⌞<2007>⌝舟父△壬⌞<2008>⌝山父△壬⌞<2009>⌝[圖]父△癸⌞<2010>⌝鳥形父△癸⌞<2011>⌝

酉父△癸⌞<2012>⌝獸形父△癸⌞<2013>⌝奉冊形父△癸⌞<2016>⌝[圖]父△乙

<2017>⌝父△丁魚⌞<2018>⌝亞龔父△辛⌞<2021>⌝作父△乙旅⌞<2022>⌝[圖]非父△乙⌞<2023>

[圖]父△乙⌞<2024>⌝天黽父△乙⌞<2025>⌝[圖]父△己⌞<2026>⌝[圖]父△庚中⌞<2027>⌝[圖]

[圖]父△辛⌞<2028>⌝[圖]乍父△辛⌞<2029>⌝父△癸[圖]⌞<2030>⌝[圖]父△癸⌞

<2037>「箙[illegible]父乙」<2040>「[illegible]乍旅父丁」<2042>「宰乍父辛旂旅」<2043>「[illegible]父
辛丿[illegible]」<2041>「魚作父庚彝」<2044>「[illegible]延子父辛」銘在盖<2053>「作父丁寶
彝尊」<2055>「乍父己寶彝[illegible]」<2056>「小臣兇辰父辛」<2057>「朕乍父癸
尊彝」<2065>「員父作寶尊彝」<2076>「辟東作父乙尊彝」<2077>「[illegible]白伯乍
父乙寶尊」<2078>「逆作父丁寶尊彝」<2080>「乍父丁寶尊彝」<2081>「[illegible]
[illegible]作父丁障彝」<2082>「[illegible]作文父日丁」<2083>「魚乍父己寶尊
彝」<2084>「[illegible]作父辛寶尊彝」<2085>「賁乍父辛寶尊彝」<2089>
「[illegible]彫作父乙尊彝」<2090>「[illegible]作父己寶尊彝」<2093>「史伏乍父乙
寶[illegible]彝」<2094>「乍父丁寶[illegible]彝」<2095>「[illegible]乍父戊寶障彝」<2096>
「[illegible]乍父癸寶尊彝」<2097>「宿父乍父癸寶尊彝」<2099>「衛乍季
衛父寶障彝」<2105>「冊[illegible]乍父乙[illegible]寶尊彝」<2106>「周[illegible]旁乍父
丁宗寶彝」<2108>「[illegible]作父癸寶尊彝」<2113>「[illegible]者君乍父乙寶障

彝」〈2115〉「孱肇其乍父乙寶尊彝」〈2119〉「𠬝戩事用乍父乙旅𩵦彝」
〈2120〉「作父辛尊彝」〈2121〉「用作父甲寶尊彝」〈2122〉「用乍文父辛尊彝」
〈2123〉「員作父壬寶尊彝」〈2124〉「用作父乙尊彝」〈2127〉「用作父乙非𩵦
彝」〈2131〉「用乍父癸寶𩵦」〈2132〉「用作考壯父尊彝」〈2132甲〉「用作父辛
尊彝」〈2133〉「用乍父戊𩵦彝」〈2135〉「用作父乙寶尊彝」〈2141〉「日古白伯
子曰𢦏𢦏乍父彝丙田唯母入于公」〈2143〉「甲午白懋父賜召
白馬」「不𥂴白懋父友」〈2144〉「白伯𨾚父蔑彔曆」〈2147〉「啟從師雝
父戊于䢅𠂤之季」「仲競父易赤金」「對揚競父休」「用乍
父乙寶旅彝 旅彝」〈2152〉「用乍父丁寶𩵦彝」「敢追明公賞于父
丁」「用光父丁」〈2219〉「知父」〈2231〉「得父乙」〈2232〉「𡗓父乙」〈2234〉「父乙豕」〈2235〉
「山父丁」〈2236〉「亞中𨐨父丁」〈2237〉「亞中䰟父丁」〈2238〉「𠫓父戊」〈2239〉
「𡖊父己」〈2240〉「旅父辛」〈2241〉「𡗓父辛」〈2242〉「㠯父癸」〈2243〉「𡗓父癸」

<2244> 子父庚
<2247> 栽父己
<2248> 父乙盉
<2249> 𠂤東父癸
<2251> [illegible]父乙

<2252> [illegible]父戊
<2253> 父辛[illegible]
<2255> [illegible]父丁
<2255甲> 子[illegible]父庚
<2259> 册[illegible]

父甲
<2260> 册守父乙
<2261> 父乙作尊 銘在蓋中
<2262> 首作父丁
<2263> [illegible]

非作父丁
<2264> 天黿父辛
<2265> 非[illegible]父辛
<2266> [illegible]父癸[illegible]
<2268>

[illegible]册父庚冏
<2273> 王子[illegible]作父丁彝
<2278> 用作父乙尊彝
<2325> 酉

父甲
<2326> [illegible]父乙
<2327> [illegible]父乙
<2328> 養父乙
<2329> 受父乙
<2330> [illegible]父

乙
<2331> [illegible]父乙
<2332> [illegible]父乙
<2333> [illegible]父乙
<2334> [illegible]父乙
<2335> 亞中

蚰父乙
<2336> 父乙飲
<2337> [illegible]父乙
<2338> 陳父丙
<2339> 冓父丙

<2340> [illegible]父丙
<2341> 雔父丁
<2342> [illegible]父丁
<2343> [illegible]父丁
<2344> [illegible]父戊

<2345> 字父己
<2346> [illegible]父己
<2347> 凡父己
<2348> [illegible]父己
<2349> [illegible]父己
<2350>

鷄形父乙
<2351> [illegible]父己
<2352> 父己 牽牲形
<2353> 美父巳 銘在亞中

<2354> 子父庚
<2355> [illegible]父辛
<2356> [illegible]父辛
<2357> 衛父辛
<2358> 冓父辛

辛」

〈2359〉「非子[illegible]父△辛」

〈2360〉「雔父△辛」

〈2361〉「[illegible]父△辛」

〈2362〉「羊父△辛」

〈2363〉「[illegible]父△

〈2364〉「亞中斿父辛」

〈2365〉「[illegible]父△壬」

〈2366〉「[illegible]父△癸」

〈2368〉「弓父△癸」

〈2369〉「矢父△癸」

〈2370〉「[illegible]父△癸」

〈2371〉「叔父戊」

〈2378〉「行父△辛」

〈2380〉「[illegible]父△己」

〈2381〉「[illegible]父△辛」

〈2382〉「冓父△癸」

〈2383〉「[illegible]父△丁」

〈2384〉「[illegible]羊父△癸」

〈2387〉「子

廟父△乙」

〈2388〉「[illegible]天父△乙」

〈2389〉「[illegible]父△乙」

〈2390〉「天黿父△乙」

〈2391〉「[illegible]父

乙」銘在亞中

〈2392〉「父△丁告田」

〈2393〉「[illegible]父△丁」

〈2394〉「[illegible]父△乙」

〈2395〉「典弜

父△丁」

〈2396〉「子[illegible]父△己」

〈2397〉「衛[illegible]父△辛」

〈2398〉「[illegible]父△辛」

〈2399〉「[illegible]口

父△癸」

〈2405〉「[illegible]父△丙」

〈2406〉「[illegible]分父△甲」

〈2407〉「高作父△乙彝」

〈2408〉「[illegible]

子作父△丁」

〈2409〉「盧父△丁作[illegible]」

〈2411〉「至作[illegible]父△癸彝」

〈2412〉「[illegible]宁冊父△

丁」

〈2414〉「車父△丁[illegible]登」

〈2415〉「[illegible]作父△乙尊彝」

〈2416〉「尚作父△乙彝

〈2417〉「[illegible]作父△丙隣彝」

〈2418〉「[illegible]作父△己隣彝」

〈2419〉「[illegible]作[illegible]父△辛」

〈2420〉

「[illegible]作父△癸彝舟」

〈2426〉「[illegible]中仲作父△丁寶[illegible]」

〈2430〉「鼓[illegible]作

父△辛寶障彝」〈2440〉「丹宝父△戊告父」〈2441〉「㝬作父△辛寶尊彝」

〈2442〉「嚣𢼸肇作父△庚障彝」〈2446〉「用作父△丁寶障彝」「敢追𠱾公

賁賁孫父△丁」「用光父△丁」〈2478〉「父△乙」〈2501〉「父△癸魚」〈2508〉「鳥形父△甲」

〈2509〉「[symbol]父△甲」〈2510〉「荷戈父△乙」〈2511〉「冊父△乙」〈2512〉「魚父△乙」〈2513〉「[symbol]父△乙」

〈2514〉「肇父△乙」〈2515〉「[symbol]父△乙」〈2516〉「[symbol]父△乙」〈2517〉「非子[figure]父△乙」〈2518〉「亞中

覃父△乙」〈2519〉「[symbol]父△乙」〈2521〉「史父△丁」〈2522〉「荷貝形父△己」〈2523〉「犬形

父△己」〈2524〉「受父△己」〈2525〉「遽父△己」〈2526〉「[symbol]父△己」〈2527〉「[figure]父△庚」〈2528〉「弓父△

庚」〈2529〉「[symbol]父△辛」〈2532〉「天父△辛」〈2533〉「肇父△辛」〈2534〉「弔父△辛」〈2535〉「父△

辛龜」〈2536〉「非子[figure]父△辛」〈2537〉「爵父△癸」〈2539〉「亞中得父△癸」〈2550〉「丹父△

辛」「[symbol]丹父△辛」〈2551〉「[symbol]父△癸」〈2552〉「[symbol]父△乙女告田」「[symbol]父△乙」

「盖」〈2553〉「分父△乙」〈2555〉「亞中非甘父△甲」〈2556〉「冂父△己」〈2557〉「[symbol]父△乙」

〈2558〉「[symbol]父△癸」〈2560〉「天[symbol]父△乙」〈2561〉「陸冊父△乙」〈2562〉「父△乙」「衛冊」〈2563〉「立」

甾父△丁」<2564>「㸚父△丁黄」<2565>「冉丁父△丁」<2566>「[illegible]作父△丁」<2567>「天黽

父△戊」<2568>「㒳又羊父△己」<2569>「家戈父△庚」<2571>「刀囧」父△癸」<2572>「[illegible]父△

癸[glyph]」<2572>「[glyph]父△癸[glyph]」[glyph] <[illegible]>「[glyph]父△癸」<2582>「采作父△丁」<2584>「[glyph]

父 父△戊」<2587>「共祖乙父△己」銘不亞中 <2589>「父△乙臣辰[glyph]」<2590>「臣辰[glyph]

父△乙」<2591>「[glyph]作父△乙彝」<2592>「[illegible]作父△乙[illegible]」<2593>「甾作父△己彝」

<2594>「[glyph]父△乙母癸」<2595>「冊冊陸父△庚」<2596>「[glyph]叔父△辛彝」

<2597>「守宮作父△辛」<2598>「[glyph]女甾父△癸」<2605>「采作父△乙盉彝」<2607>「冊

戈父△辛[glyph]」<2610>「小子作父△己」<2612>「[glyph]室[illegible]父△[illegible]」<2613>「[glyph]作父△戊[illegible]彝」

<2614>「考作父△辛卣」<2615>「作父△癸尊彝」<2629>「衛父△作寶尊彝」<2630>「[illegible]

父△作旅彝[glyph]」<2639>「齊作父△乙障彝」<2640>「作父△丁寶旅彝」<2644>「[illegible]巳

且丁父△癸」<2645>「史見作父△甲尊彝」<2646>「羊作父△乙寶尊彝」<2647>

「車作父△丁寶尊彝」<2648>「[glyph]無憂作父△丁彝」<2649>「[illegible]元作父△

戊尊彝」〈2650〉「叀乍父戊寶尊彝」〈2651〉「[glyph]尸乍父己尊彝」(罍)「[glyph]尸乍父己尊(盉)〈2652〉「囟乍寶尊彝父己」〈2653〉「[glyph]父己作寶尊彝」〈2654〉「𣪘作父辛寶尊彝」〈2655〉「[glyph]作父辛尊彝」〈2656〉「富作父辛尊彝」〈2657〉「夾乍父辛䵼彝」〈2658〉「矢白伯隻乍父癸彝」

〈2661〉「散白伯乍[glyph]父䵼彝」〈2663〉「史戌乍父壬䵼彝」〈2665〉「䀌作父甲寶尊彝」〈2666〉「對乍父乙寶䵼彝」〈2667〉「平乍父丁䵼彝」〈2668〉「追丞乍文父丁䵼彝」〈2669〉「䫄乍父戊寶䵼彝」〈2676〉「用乍父辛于彝」

〈2677〉「偺作父癸寶尊彝」〈2683〉「亞中口」[glyph]作文考父丁口䵼彝」(卣)「父癸」(盉)〈2684〉「[glyph]」巤豐乍父癸寶䵼彝」〈2689〉「用乍父乙彝」〈2691〉「用乍父癸䵼彝」〈2693〉「用作父辛尊彝」〈2696〉「豚乍父庚宗彝」

〈2701〉「用乍父乙尊彝」〈2703〉「用乍父乙寶䵼彝」〈2704〉「用作父乙寶尊彝」〈2707〉「用作父丁寶尊彝」〈2708〉「用乍父乙寶彝」

〈2710〉「用作父△戊寶尊彝」〈2712〉「用作父△乙寶障彝」〈2720〉「亞中𬚹」

父△丁」(盂)〈2721〉「亞中𬚹」父△丁」(盂)〈2723〉「白伯懋父△賜召白

馬」「不䜌白伯懋父△奢侑」〈2725〉「用乍作文父△癸宗寶障彝」〈2726〉

「作冊口作父△辛尊乍口萬年子孫寶」「用作大御于乍祖妣

父△母多神」〈2728〉「白雝父△蔑伐彔曆」〈2730〉「用作父△癸寶尊彝」

〈2732〉「隹白犀父△㠯戍自七郎東」「白犀父△皇衛競各格于官」「用

乍父△乙𩁹障彝」〈2733〉「令師田父△殷成周口」「師田父△令小臣傳非

余」「師田父△令余口口官白𠟭父△賞小臣傳口白伯休」〈2739〉「冽

父△辛寶尊彝」〈2742〉「子𡴀在凷乍文父△乙彝」〈2744〉「甬人父△作旅

𠀠其萬年用」〈2745〉「中子員引乍啟文父△丁障彝」〈2756〉「𡆥父△乙

〈2757〉「魚父△癸」〈2759〉「𠙵父△癸」〈2760〉「辰乍父△己」〈2773〉「桓父△乙亞𠍙」〈2783〉

「盂戠父△作𣪕壺」〈2785〉「𬚹尸乍父△己障彝」〈2787〉「鬼乍父△丙寶壺」

<2788>「朕口父乙口口彝」<2790>「䖒乍父辛彝」<2792>「奪乍父丁寶䵼彝」

<2795>「孟上父乙乍尊壺」<2796>「冉侯白(伯)多父行壺」<2799>「大作父乙寶彝」

<2807>「奠楙弔(叔)賓父乍(作)醴壺」<2808>「𤔲寇良父乍為衛姬壺」<2831>

「用乍父丁𪔂壺」<2832>「𢦏季良父作㜏始(姒)尊壺」<2844>「𠂤父丁」<2846>

「敄養[illegible]父丁」<2847>「角乍日父丁䵼彝」<2848>「乍父乙寶中尊榼

器」<2851>「趙作文父戊䵼彝」<2865>「[illegible]荷貝形[illegible]父乙」<2866>「父戊[illegible]」<2867>

「鋁父己」<2871>「[illegible]父丁」<2873>「[illegible]父丁」<2878>「畐父乍丝女寶盤」<2880>「乍

父丁寶旟旅彝」<2883>「真伯疑父朕媵姜無須般盤」<2884>「介陵

中𦰩乍父辛寶尊彝」<2886>「北(𠨘)子宋作文父乙寶尊彝」<2894>

「魯白愈父乍𫜨姬𠂤朕賸般」<2896>「叔五父作寶盤」<2898>「師

寏父作季姬盤」<2899>「白(伯)侯父媵叔嬀𩰫母盤(槃)」<2901>「仲𢾅父

作婦姬尊盤」<2910>「黃韋艅(俞)父自作飤器」<2921>「𢉖叔多父

作朕皇考叔氏寶㫃」「其事多父△眉壽考」「日辰右父△

母」「多父△其孝子作茲寶㫃」<2926>「兮白吉父△乍般盤」<2931>「父△

<2943>戊𦥑」<2932>「文父△丁𦥑子𦣻」<2933>「天黽父△乙」<2939>「𩛥作父△辛寶尊彝」

「隹曾子白父△口自乍𩰫盨」<2945>「真白伯㢩父△朕賸姜無須

它匜」<2946>「甫人父△乍作旅匜」<2948>「呂樂父△乍媵妃寶它匜」<2954>

「魯白愈父△乍鼄姬口朕賸它匜」<2958>「乍父△乙寶尊彝」<2959>「白伯

正父△乍旅匜」<2960>「叔啟父△乍㠯姬寶它匜」<2964>「叔高父△乍中姒它

匜<2976>「叔男父△乍為霍姬賸旅匜」<2978>「浮公之孫公父△宅鑄其

行它匜」<2995>「中仲義父△乍旅𩰫」<2996>「伯𡠱父△作畢姬尊𩰫」<3006>

「白公父△作旅盨」<3040>「[illegible]父△癸」<3025>「杞白敏父△作邾𡜊寶盨」<3124>

「父△日己」「父△日辛」「父△日癸」「中父△日癸」「大父△日癸」「大父△日癸」

<1353>「用乍朕文且祖師𩁹父△寶𩰫彝」<2538>「𤔲父△癸」

吳榮光曰『古文父从丶會意丶亦聲又者奉承之象卑幼者鞠躬側立之形此古文家說之勝小篆說者乃常州莊進士述祖所說』(筠清卷二第四十一頁周羊卣)

α劉心源曰『父說文作父云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案許說殊粗古刻父字作父从丨小篆取其筆畫勻淨變从丨許呂為象杖形非也竊謂父者主持家政者也从又从丨丨亦聲丨即主字又者手也取其能持』(奇觚卷一三頁父癸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父家長率教者从又舉杖按古作父(遷侯尊彝辛)作父(函皇父敦)作父(邿遣敦)』(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从又持杖扶雨切

按字从屮(手)有所持所持之物無由知其必為杖也或就金文

之形而言之以為象手持石斧形父為斧之初文自借為父親

之父乃加斤為意符作斧耳然金文作父者乃殷周間作肥筆

取姿之體態不可以其形似而臆測他物如又作又象右手形

而周康王時大盂鼎又字作又大字本作大象正面人形而大

盂鼎大字作大小本作小象雨點之形而大盂鼎小字作小畎

為田溝从田犬聲其古文作甽从田从川會意其初文作乙象

小水之形古借乙為天干第二位之名變為乙乙字商彝作乙

凡此皆商周間肥筆取姿之證宗周自夷厲以後肥筆之習無

覩是以釋金文父字之丨為石斧之形者實因不知殷周間有

肥筆取姿之習而致誤又前人有因甲乙之乙作乙而釋乙為

刀者其致誤之由與此同羅振玉釋父字曰許釋丨為杖然古

金文皆从丨疑象炬形羅氏此疑一不知肥筆取姿乃商末周

初之特習前此後此皆無有也二 涉許訓矩也二字而聯想說
文矩作[字形] 解曰苣束竹篝以燒也足徵矩必有竹篝之束故
甲文矩作[字形]作[字形] 均从丮从火而火下均有竹篝形(是為
倚文畫物之象形字)徒作火焰形或火炷形如丨者未可定其
為炬且亦未能以手執之也總之父或父者非手舉杖非手執
斧亦非手執炬其字當與尹字同構尹字甲文作[字形]作[字形]說文
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臣鍇曰周公尹天下治天下也此指
事是也準此愚意父為把之初文 从又(手)有所把也與尹字均
為動詞尹字所治者事事以丿之假象表之父(把)字所把者物
物以丨之通象表之故均為指事字自父借為父親之父乃另
造把字說文把握也从手巴聲把字行而父之本意廢今人鮮
知父為把之初文矣俗稱父為爸猶存把之古音」(字例三篇一

三至一四頁）

〈大1〉「[illegible]父△乙䵼」〈大3〉「用乍父△寶䵼彝」〈大4〉「白伯買父△囚台以亭人戍漢𨸏州」「用乍父乙寶彝」〈大6〉「呂乃𠂤屯左比毛父△」「呂乃𠂤右比毛父△」「呂乃族從父△征」「父身三季靜東或國」〈大7〉「白懋父△北征」〈大12〉「用乍父△口寶䵼彝」〈大13〉「𩛥從師雍父△戍于古𠂤」「師雍父△休」〈大14〉「才在師汙父△宮」〈大15〉「師毛父△即立位」〈大21〉「白龢父△若曰」〈大25〉「乃父△市」「弔叔邦父△弔叔姞邁萬季年子々孫々永寶用」〈大39〉「宋貴眉父△乍作寶子𦨶媵鬲」〈大48〉「晉𤔲徒白伯郄父△乍周姬寶䵼鼎」

燮 与爕為一字

曾伯簠 爕字重見

〈1446〉「卯燮又餘邑」

湯

a 高田忠周曰『按今本說文燮大孰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孰味也又又部燮和也从言从又炎籀文作燮燮燮古音同部段氏云燮亦燮字是說見燮下愚謂籀文省言為辛言从辛聲故也古文辛辛通用而辛有作干者一省得丁形此篆从丁是也又卜辭辛字作𢆉又作𢆉說文籀文作羊亦从辛耳然則燮燮同字不容疑矣大孰亦大和也和孰一義轉通又持炎辛之說後人附會湼造耳』（古籀篇十四第二至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燮和也从言从又炎籀文作燮从羊其讀若溼段氏注云炎部有燮字云大孰也廣韻謂此為文字指歸

之說然則炎部藎本無燮字俗用文字指歸說增之因羊辛相似羊音同飪飪義訓孰遂依又部之籀文加炎部之小篆未為典要此說似是言从口辛聲辛辛相近又或辛為舌省未可識耳唯疑下文諸篆悉皆代舌以丅丅與言甚遠或云辛有省作干者丅者干之省(古籀篇五十六第一七頁)」

〈大50〉

「䰈柔燮百邦」

0360 [seal character]

a [seal character] 曼 王國維曰从冃从又从目。曼者，鄧姓。鄧孟作監曼尊壺

b [seal character] c [seal character] d [seal character]

曼龏父盨

〈1488〉「曼龏父乍寶盨」(A.B.C)

〈1489〉「曼龏父乍寶盨」

〈2803〉「鄧孟乍(作)監曼(嫚)障壺」

b-d 方濬益曰：「阮釋引左傳鄭有曼伯，後為曼姓，亦作鄤。濬益按：左成公三年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杜注：鄤，鄭地。江慎修氏春秋地理攷以為諸侯東侵，公子偃使東鄙覆諸鄤，則鄤在鄭之東。水經注：成臯有鄤水。成臯在鄭之西北，宜非此鄤地。據此說，是鄭有二鄤矣。而鄤仲鼎、敵二器銘，其文則从𨸏作鄤，當亦地名，與

鄤皆曼之形聲字古蓋通用或為鄭器未可知也惟阮釋以曼姓為曼伯之後則大誤左桓公五年傳曼伯為右杜注謂曼伯即檀伯是檀伯以封邑在曼故又稱曼伯如士會稱隨會亦稱范會之例春秋時惟鄧國為曼姓鄧孟壺作𡜊經傳段借作曼是可以為曼伯之後乎』(綴遺卷九、十四頁𡜊龔父盨)

a方濬益曰『𡜊即曼字鄧國之鄭昭公母楚武王夫人皆稱鄧曼古姓多从女此文从女曰聲自是曼姓本字經傳作曼同聲通段字也說文又有嫚字云侮易也疑與𡜊為古今字其別義為侮易耳』(綴遺卷十三、十七頁鄧孟壺)

a強運開釋𡜊曰『𡜊鄧孟乍監𡜊尊壺說文所無王國維曰此𡜊字从曰从女曼者鄧姓也』(古籀三補卷十二第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㬅引也从又冒聲按冒幽韻曼寒韻雙聲次對轉古作㬅（曼龏父遺）从爰省爰引也（見爰字條）變作㬅（陳曼固）曼省作㬅（見㠯尊彝陳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㬅引也从又冒聲今依此篆从𠬪从冒𠬪又亦同意也蓋𠬪部爰引也从𠬪于爰曼義近引者導也陳也援助而舒長也詩閟宮孔曼且碩傳長也箋修也廣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一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曼引也从又冒聲」甲骨文曼字郭沫若云「象以兩手張目楚辭哀郢曼余目以流觀兮即其義」（甲骨文字集釋頁九四引）。郭說可从金文曼从𦥑目聲許氏誤作从又冒聲又鄧曼壺作㚾从女曰聲方濬益謂乃曼姓本字然卜辭有曼宗（甲一二一）

一曼作𡖚金文从日似乃累加聲符𡖚宗雖不必即鄧曼之遠祖惟日聲既為後添則𡖚不當為曼姓本字

a 尹 矢方彝

<2446> 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 眔者(諸)尹 乍冊令敢揚明公尹氒宦

b 令盉

<1377> 公尹

c 彥鼎

<0528> 尹商彥貝三朋

d 作冊大鼎

<0646> 大揚皇天尹大保宦

e f 穆公鼎

<0659> 穆公乍尹姞宗室于繇林 尹姞宗室繇林 君蔑尹姞曆

g 尹尊

<2039> 尹乍寶尊

h 史獸鼎

<0652> 尹令史獸立工于成周 尹賞史獸 獸對揚皇尹丕顯休

i 尹鼎 氏樊

<0465> 小臣氏樊尹作寶用

j 吳方彝

<2444> 周乍青尹寶尊彝

k 乙亥鼎

<0623> 尹光邐

l 師𩛥盨

<1388> 王乎(呼)尹氏冊命師𩛥

m 萬尊

<2142> 周高尹

n 人配 方鼎

<0635> 對揚尹休

o 頌鼎

<0674> 尹氏受王令(命)書

p 頌壺

<2836> 尹氏受王命書

尹

尹弔鼎

〈0437〉尹叔乍陾姞媵鼎

免盨

〈1358〉王受(授)乍冊尹者(書)

頌盨

〈1392〉尹氏受王令書

毛公鼎

〈0680〉已曰彶(及)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

尹伯甗

〈0801〉尹伯作祖辛寶尊彝

㽙壺

〈2834〉王乎(呼)尹氏冊令(命)曶

休盤

〈2922〉王乎(呼)乍冊尹冊易(賜)休玄衣黹屯(純)

寰卣

〈2702〉用乍幽尹寶尊彝

克鼎

〈0675〉㽙侯尹三方王乎(呼)尹氏冊令(命)善(膳)夫克

克盨

〈1496〉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膳)夫克田人隹(唯)用獻于師尹

尹倗友㝬遣婚媾

厚氏多父盤

〈2921〉師尹倗友

元年師兌盨

〈1386〉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疋(胥)師龢父𤔲(司)左右走馬

𧷻伯盤

〈2913〉𧷻伯媵尹母盤

魯侯壺

〈2786〉魯侯乍(作)尹叔姬壺

邾𣄰尹鉦

〈0012〉邾𣄰尹

〈0017〉「天尹作元弄」〈0528〉「尹商彥貝二朋」〈0664〉「王乎乍冊尹冊命柳𤔲六自牧」〈172〉「王乎乍冊尹冊令命師晨足師俗𤔲邑人隹小臣善夫守口官犬」〈1345〉「𢵧蔡姞乍作皇兄尹叔𤼈彝」「尹叔用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叀姬」〈1371〉「王乎命尹封冊命伊」〈1385〉「王乎內史尹冊令命師兌」〈1423〉「尹氏貯良乍旅匜」〈2151〉「王冊令尹易錫盠赤巿」〈2152〉「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四方」「眔者諸尹」「乍冊令敢䚄明公尹人室」〈2445〉「王冊令尹易盠赤巿」

林義光曰「說文云尹治也从又丨握事者也 按官也 廣雅釋詁四 官亦象教與父舉杖同意 古作𡰥 克鼎」(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 𠂤古文 然尹之从丿即指事也 又𠂉同意 故古文从𠂉 唯不未可知矣 朱駿聲

云古文从奴巾在屋下與㕁同意存參爾雅釋言尹正也左定
四年傳以尹天下即變理義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二○頁）
高鴻縉曰「說文尹治也从又丨握事者也[illegible]古文尹 余準切
徐鍇曰周公尹天下治天下也此指事
按字从又（手）握事動詞尹字自甲文以降均為一形之變說文
所載古文之形不經見（丨為事之假象）（字例三篇三一至三二
頁）

尹姞姓陳槃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册二頁一○七。云「杜預春秋世族譜次
尹氏尹武公尹文公于周王族祭氏之後蘇氏毛氏樊氏之前
是謂尹氏亦周分族姬姓之國矣然杜氏之說未詳所本」蔡姑
毁云「蔡姑乍皇兄尹弔隣將鼎彝尹弔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叀

「姬蔡姬姓尹姞姓蔡尹適婚尹弔之妹適姬姓諸侯而尹弔之母又為叀姬故尹不為姬姓明矣陳氏前引書一冊二頁一〇八云「東遷後畿內國今河南新安宜陽兩縣間有尹谷、尹谿、尹杜 西汾陽縣有尹吉墓疑東遷以前尹氏舊居在此或曰本居岐西所未詳也」(張日昇述)

〈大14〉「母敢不尹亓不中不井」

〈大16〉「王乎乍冊尹口口冊命徒」

〈大19〉「吏便尹氏受」

虘 不叜

虘鐘 虘字重見

<0036> 虘作寶鐘 眔蔡姬永寶

虘

虘 編鐘

<0037> 好賓

虘眔蔡姬(A)

虘眔(B)

大保簋

<1328> 虘乎友

師旂鼎

<0665> 義宜敉播虘諸乎 不從王于右征

虘作父

皮尊

<2095> 虘作父戊 寶尊彝

虘壺

<2790> 虘作父 辛彝

盂鼎

<0676> 酒 虘酉 無

敢 酸

袁卣

<2728> 上虘

小臣謎簋

<1357> 虘東 夷大仗

沈子簋

<1391> 虘組 克淵克 夷

虘霝 卣

<2698> 子錫虘霝玗一 霝用作丁師彝

虘

虘舒 姞簋

<1170> 虘舒姞 作寶簋

商虘 簋

<1306> 魯士商虘 ... 陳簋 商虘其萬年寶壺

散盤

<2927> 組 ...

仲虘父盨

<1307>「中仲虘△父乍朕皇考遟白伯吾王母遟姬障簋」

鑄妃盨

<1364>「虘△

叀甫人匜

<2969>「叀甫人余余王口虘△孫丝乍寶它匜

王孫鐘

<0060>「中終翰虘△且𦉵」

虘戊對 政儕為祖

<1765> 戊虘△

𠭯」

<0052> 曰」

<2444>「中終翰虘△且揚」

「虘△淮夷敢伐內國」

<1308>「中仲虘△父作朕皇考障簋」

<2698>「虘△霖用作丁師彝」

<1324>「居趣虘△

<2901>「仲虘△父作婦姬尊盨」

α 孫詒讓曰「說文又部虘叉卑也義難通此當讀為遟說文辵部云退往也重文徂退或从彳遟籀文从虘」（餘論卷二第三二頁

大保敔

孫詒讓曰「敔當讀為徂說文又部云叡又卑也又辵部云退往也或作徂籀文作遁此即借敔為徂」餘論卷三第十九頁楯攺彝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說文叡「又取也从又䖒聲類作摣云五指摣搩也」按此篆明皙與許解合又說文𢪱下曰挹也从手且聲讀若樝棃之樝方言𢪱取也凡取物溝泥中謂之𢪱又云自關而西索或曰𢪱又挹訓抒也抒訓挹也兩字同義通俗文汲出謂之抒蒼頡篇抒取也除也即知𢪱摣敔元為同字古文手又通用殆為恒例而且聲字籀文多从䖒聲置作罝退作

⿺辶虘明證也。況取也一義，可兼挹也、抒也二義，其字當以取、抯為本文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一頁)

徐中舒曰『⿰虘又，說文取也。或從手作摣。此借為徂字，徂，往也。往與今相對，故往亦有今義。王靜安先生釋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之徂茲為今茲，其例正與此同。彔卣⿰虘又淮夷敢伐內國，⿰虘又亦今也』(集刊第三本二分二八〇頁遣敦考釋)

郭沫若曰『⿰虘又，發聲辭，當與都同。彔或卣⿰虘又，淮尸敢伐內國，縣妃毀⿰虘又乃仕縣伯室，均其例』(兩攷二十三頁小臣謰毀)

柯昌濟曰『⿸虍⿱且又當即虘字，說文虘虎不柔不信也。此字下从又，與陳逆簠祖字作⿱且又為例正同，疑通嗟。金文之⿰虘又用為嗟字。新出之小臣謰毀⿰虘又東夷大反，即書王曰嗟之嗟，嗟揚猶抑揚也』(韡華一七頁王孫鐘)

c 容庚曰「𧆛義如徂往也昔也。小臣謎簋「𧆛東夷大反」，彔卣「𧆛淮夷敢伐內國」，大保簋「𧆛厥反」，𧆛義皆為昔者。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惟淫舍牿牛馬，徂今相對，與此銘正同」(善圖十一頁師旅鼎)

f 陳夢家曰「𧆛即退，說文退往也，籀文作遁，或體作徂，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義為往昔」(金選三五頁西周銅器斷代小臣謎𣪘)

e 周法高曰「𧆛在金文多用於一句的開端，除了容氏所舉數例，又如

𧆛吾考克淵克尸，沈子其顀褱多公能福(沈子𣪘)

𧆛乃以檐白室(縣妃𣪘)

大系頁二三云

戲發聲辭，當與都同。彔𢦔卣戲淮尸敢伐內國，縣妃𣪘戲乃仜縣白室，均其例。

郭氏在戲下斷句，認為與都同，為嘆詞，非也。本銘郭讀為諸，認為是之於的合音，尤非。徐仲舒遹𣪘考釋云

戲說文取也，或從手作摣，此借為徂字，徂往也，往與今相對，故往亦有今義。王靜安先生釋䚄誓徂茲淮夷徐戎竝興之徂茲為今茲，其例正與此同。彔卣戲淮夷敢伐內國，戲亦今也。

徐氏和容氏都認為戲同徂，是表時間之詞，不過容釋為往昔，徐釋為今的不同。按金文中不乏過去和現在上下文對稱的例，如善鼎克鼎昔和今對稱，師訇𣪘鄉（嚮）和今對稱，師𡨄𣪘繇（舊）和今對稱，與本銘和䚄誓戲（徂）和今對稱性質

相同。載籍中今和今夫等往往有發語詞的作用，我們現在可以說𪊲或徂是表時間的發語詞」（零釋六三頁至六四頁）

師旂鼎考釋

8 楊樹達曰：𪊲字自阮元釋為徂，孫詒讓、劉心源、吳闓生、于省吾皆從其說，吳及郭沫若並以為發語詞。按此字金文屢見，恆用於語首，如彔𢦏卣云：王命𢦏曰：𪊲，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苦𠂤。小臣謎𣪘云：𪊲，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𠂤（師）征東夷。全盂鼎云：𪊲，酒無敢酖（醺），有祡烝祀無敢醻，沈子也𣪘云：𪊲，吾考克淵克夷，皆其例也。據文求義，𪊲蓋即經傳歎詞之嗟字也。爾雅釋詁云：嗟、咨，𨆸也。郭注云：今河北人云𨆸歎，音兔罝。按嗟𨆸字同，並从差聲，古韻屬歌部，郭謂河北人讀𨆸如罝

者、明其不讀歌部音而讀模部音也。廣韻疋嗟二字同子邪切、並在九麻、與郭說合、䖒王篇音側家切、亦讀麻部音、（廣韻有䖒無䖒據）此、知䖒嗟音同、可以瞭然於經傳作嗟、奠銘作䖒之故矣」。（積微十八頁縣改毀跋）

h楊樹達曰、按䖒為歎詞、余去歲一月四日跋縣改毀已明之矣、或疑余此說於經傳無徵、今案書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僞傳訓徂為往、茲為此、殊無義理、余謂徂茲當為句、徂茲猶嗟茲也、䖒與徂聲類同、詩唐風綢繆云、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云、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云、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秦策云、嗟嗞乎、司空馬、尚書大傳云、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說苑貴德篇云、嗟嗞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士、嗟嗞嗟

子、並與嗟茲同、歎詞表聲、無定字也、費誓文不作嗟茲而云徂茲者、上文有嗟人無譁聽命之言、記事者特變其文以避複、徂與嗟本同也、㪥為歎詞亦有在文末者、詩小雅巧言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鄭風褰裳云、狂童之狂也、且、且亦與㪥同、狂童之狂也五字為句、且一字為句、通讀以六字為一句者、非也、以且殿文末、猶小雅節南山篇云、憯莫懲嗟、以嗟殿文末也、憯莫懲嗟、亦當以憯莫懲三字為句、嗟一字為句、十月之交云、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是其證也、嗟字經傳中無慮千百見、而金文中了無其字、正以作㪥不作嗟爾」(積微五十八頁至五十九頁全盂鼎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㪥、又卑也、从又虘聲」金文㪥除用作專名外、或段作且王孫鐘「中韐㪥鴋」、或段作徂散盤「陟雩㪥𩁹陵」、更有一用法即置

於句首．郭沫若以為發聲詞與郡同．徐中舒及容庚並認為表時之詞．然徐釋為今．容釋為往昔．兩氏各為一極端．其所以然者．蓋金文中叡字用於句首者皆無明確指出其時間．典籍與金文中上下文今昔對稱之例固然不少．就容氏所舉費誓徂今相對亦屬正確．惜彔卣．小臣謎簋．大保簋及沈子簋諸銘皆．但言叡而下文絕無今與之相承．今昔對言往往是指出兩個明確之階段．如善鼎「昔先王既令女ナ足𡩜侯．今余唯肇𦥯先王令」．但如小臣謎簋「叡東尸大反．白懋父𠂤殷八𠂤征東尸．唯十又一月……」諸語．只是以大事紀年．與善鼎之「昔……今……」用法不同．即使叡字為表時間之詞．亦很難斷定所指是昔抑是今．故釋叡為徂往．似有可商．楊樹達彝銘叡經傳作嗟．亦可備一說．盂鼎「叡酒無敢醺．有柴烝祀無敢醻」．此處叡釋嗟．當此徂往

為妥」

〈大25〉「受(授)徹(奪)戲行衢道」

〈大38〉「中終鶤鶾戲且禓颸」

0363 嫠

嫠 毓且丁卣

〈2709〉「歸夆于我多」「高對入山錫嫠」

師嫠簋

〈1388〉「嫠叔市素黹巩巩告于王」「師嫠」「宰琱生內入右師嫠」「王乎尹氏冊命師嫠」「師嫠拜稽首」「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a 保卣 〈2725〉「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

b 王孫鐘 〈0060〉「及我倗友」

c 沇兒鐘

〈0052〉「及我父兄庶士」

d 邾公釛鐘 〈0040〉「及我正卿」

e 邾王嵩(?) 〈2434〉「及我文考 擇其吉金 是於邾王 [illegible]」

f 齊鞄氏鐘 〈0045〉「及我倗友」

g 文盤 「賓用多[illegible]」

〈2921〉「用及孝婦[illegible] 百子千孫」

k 姑口句鑃 〈0068〉「樂居」

寰客及 我父兄

i 曾鼎 从千

〈0679〉「迺卑俾□以酉酒級及羊」

j 不嬰簋

〈1293〉「女汝級及戎」

k l m

n 格伯簋

〈1362〉「殿姓級及伩人從 格伯安級甸」 (A.B)

o p q r

鄭虢仲盨

子子孫孫級(及)永用(A.B.C.D)〈1279〉

年永及仲姬寶用

[illegible]

鬲比盨

〈1497〉其邑級(及)眔句商兒眔讎

[illegible]

鬲比盨

〈1482〉僕叔其萬

[illegible]

王公鼎

〈0680〉司[illegible]余小子弗級(及)急己曰級(及)茲御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

[illegible]

伯椃父盨

〈1167〉級(及)姑氏永寶用

〈0051〉及我生晉友(夕)

〈1467〉及子子孫孫永寶用

劉心源曰役古文及字說文役及分用(奇觚卷二四七頁毛公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及逮也从又人按从又持人謂追及之也古作[illegible]王孫鐘或作[illegible]曾鼎从行省注轉(文源)

吳闓生曰『公羊及猶汲汲也書我惟有及則余一人以懌及即今語之急學記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謂汲汲于速進也』(吉文卷一第一頁毛公鼎)

商承祚曰『說文乁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弓亦古文及逮亦古文及案徐鉉所臨繹山刻石改从小篆則許見原本如是甲骨文同篆文又作彳金文或从彳作𢓊(鄭號仲𣪘)石經古文作乁𢓊二形又隶字作隶幾與及無別』(古攷二四頁至二五頁)

張之綱曰『此字左从小非从水當為少𣪘契少字皆作小可證右从争當即支非及字惟攸字說文所無音義未詳考伯庶父𣪘有㑀字父丁卣有㑀字𣪘文與此同左从小微泐卣文左从入右从㑀亦有闕蝕此鼎㑀字當即仯省亻玉篇人部有仯字

則省文廣韵三十六效亦載仯字注云仯仯小子似即用書顧命眇眇予末小子文若然此銘竣茲云者實王自謙之詞蓋攸當為正字竣仯為省減眇則叚借字今借字行而正字與省體均廢矣（卣文攸簋文竣舊並釋及非）自徐同柏釋汲而讀為及諸家皆沿其誤實則以上文弗彶彶字右从及作𠬪校之此竣字右作攵篆勢首筆一曲一直明晳可辨其證也（斠釋九頁至十頁）

a 黃盛璋曰「決定本器時代關鍵在一及字陳氏認及是并列連詞因而把令釋為封侯之意，令即使可解釋為封侯其后必跟有所封的地名如陳氏所舉濬司土𣪕與麥尊後跟有于衛于并等否則語法上就非常蹩扭為金文所未見而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并列連詞及出現在這裏違反語法發展的史實從語法史的觀點論是不能容受的，西周金文早期并列連詞有眔

無及，及用做連詞為時是比較晚的，它不能早于穆、恭以前。西周初年，特別是成王時期，現象表現很顯著。如

令彝：令令我唯令汝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寧鼎：謙公令寧眔史旗曰……

臣長盉：王令士上眔史寅殷于成周年。

皆用于令字句，與本銘句式全同。用眔不用及。令彝用眔多至六個，無一用及。穆王時器如靜𣪘，也連用三個眔，不見有及字。格伯𣪘始有及，時已屬恭王。曶鼎（孝王時器）中也有連詞及，但與曶鼎同時的蔡𣪘又復用眔（令汝眔曶耤足對各，也是用于令字的中）。直到厲王時代，如師晨鼎、鬲从盨，仍然用眔。秦以後及字盛行，眔字始不見。然而有一個遝出現在方言中，方言卷三：關之東西曰遝，或曰及。關西即周發祥之地，關東則為殷之

故土.後為周所佔有者.還即眾當及字盛行已久之際.關之東西仍保留有此詞.當為殷周古語之遺.總起來說連詞眾字的歷史遠比及字為早.西周初年不能有連詞及字出現.這一點不應有多大疑問.

再往上考察殷代材料.甲文的語法正是支持上述的結論.甲文連詞用眾.及常用動詞.用做連詞之例.據胡厚宣先生見告.是沒有的.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121頁曾舉及用做連詞之例.雀及子商徒基方克(乙5582)這是陳氏妄說.據李學勤兄見告此片他整理過.及確是追及之意.絕非連詞(曾向陳提過).但陳仍沒有改.

依金文通例.令字若為賞錫.其後必有賞錫之物.若為封侯.必有所封之地.若為命令.必有所命之事.解釋及字為連詞.就無

一相合西周初年既不可能有連詞及字出現顯然及在這裏就必得為動詞其字从人从手初疑為付即拊或撫之初文也曾以此請教于郭沫若先生郭先生亦以及在此應為動詞并謂及音與輯執等近由形音推之古當有捕獲意據來函案緝(tsiəp)執(tiəp)及(g'iəp)古音均在緝部仔細考究郭說至允本銘之及顯為从手持人實與隻(即獲)从手持鳥同意執鳥為隻執人為及从字形上不難看出及本意必含有追捕說文解字第三下及逮也从又人繫傳臣鍇曰及前人也徐說扼要略能發及字形義之秘故段氏注亦採用此說徐氏所說及前人謂追及之意但及何以有此意小篆字形不顯徐段或未盡知案金文及人多在又上而甲文及則人多在又前殷虛文字類編收有[古文字形]等形商承祚云象人前行而又及之商說仍有未盡明

了之處。又實為手此字實象追及或追捕之意。前行之人即所追之對象也。甲文中的及有些正是表示此等意義。

及有追及意。經傳不乏其例。國語往言不可及。韋注及追也。論語駟不及舌。何注駟馬追之不及。用做并列連詞之及顯然是从動詞或次動詞(即介詞)演變來的。它所聯系的事物前後的關係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常有主要與次要的分別。即多少含有以及之意。故連及附及。以及裏頭都有及。即此可証連詞的及必源出于追及意。而追及與追捕相差僅有一間。意思上可同出一源。追及意稍一加强。那就具有追捕意了。

及有追捕意。經籍中還沒有發現直接的証據。我們所以敢肯定這一點。是从此字的相關字族及其語意引繹上考証出來的。說文于及字下注逮也。而逮字下又說及也。及與逮不特音

義俱密。而且時間上可能還有承襲的關係。說文及後收有一個遝。說是古文。及甲金文及字無作此形。此字顯然是逮或逮字的或體。說文所以收做及字的古文。可能與古今文經用字有關係。古文經用逮（最近見馬叙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証叙例中亦以遝即逮。遝為古文經字。即用馬說）秦漢時及字已占絕對優勢。今文經或改用及字代替。所以漢人就把它當及字古文了。現在尚書詩經雖都有逮。但都只有一見（尚書有兩個逮。呂刑篇之群後之逮在下。墨子引作肆。與本文所討論之逮。意實有別。）其中即不無可疑之點。詩經中別有迨字。共六個。意思與用法都跟逮或及字一樣。故徐鉉等謂逮或作迨。鴟鴞迨天之未陰雨。說文引作隸。云及也。逮。迨。隸當為一字。寫法不同。它們與及都是同一字族。詩經以後及字盛行。諸字大半為及字所代替。所以就少見。這種演變不能說與時間無關。舉一例就可窺知消息。孟子全

書都用及隸逮都沒有有個迨僅見于引詩中而一到自己的
語言中就立刻改用及字這說明在孟子時代迨字已成為一
個較古的字眼它的時間性當較及字為古老」(考報第十七冊
五一至五三頁保卣銘的時代與史實)
郭沫若曰「及同逮即逮捕之意此為本義後假為暨與之及而
本義遂失然考殷周古文如甲骨文與西周彝銘暨與義之聯
詞均用眔無用及者用及為聯詞乃後起事」(文史三二〇頁保
卣銘釋文)
平心曰「及不能如黃盛璋先生之考釋解為逮捕在甲骨文和
金文中及某方(方即國)之例甚多及當讀燮詩大明燮伐大商
曾伯簠印燮繁湯燮與及古音同在緝部均有征伐之意」(中華
四輯三二頁保卣銘略釋)

a

蔣大沂曰及從又和人小徐本說文及字下注云臣鍇曰及前人也。這字像一個人正在逃跑。而後邊伸來一隻手。把前面的人逮捕住了。這是屬於班固所謂象事之書的。及在別的青銅器銘裏也或從彳。後來便分歧而成彶字。說文彳部彶急行也。要想伸手把前面的人逮捕住。必須急、行趕上前去。所以急行實在也正該是這及字另一方面的意義。會合了兩方面的訓詁。則及字引申的第二義應該是趕及前人。

由趕及前人之義再引申出來。又可以作趕上時期解。詩摽有梅序男女得以及時也。疏言及者汲汲之辭。漢書卷八十七上揚雄傳不汲汲於貧賤。注汲汲欲速之義。詩序的意義是說男女得以從速趕上婚嫁的時期。而這裏的及般也。就是說從速趕上大合內外臣工典禮的日期。能夠趕上這件事。就是能夠

與聞這件事參預這件事左傳襄四年說文王兩君之樂也臣不敢及注及與也疏不敢與在其間而聞之管子卷十君臣上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注及猶預也所以及殷語的意義既是從逮趕上大合內外臣工典禮的日期而也正是與聞大合內外臣工的典禮或者參預大合內外臣工的典禮(中華五輯九七頁至九八頁保卣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及逮也从又从人」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弓亦古文及蓮亦古文」及徐鍇云「及前人也」又隶部云「隶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及前人與从後及之一也蓮恐亦是逮字保卣「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陳夢家釋為連詞暨與郭沫若黃盛璋解作動詞逮捕平心讀作燮謂燮及古音同部蔣大沂解作參預殷同之禮並以「東國五侯」屬下句與「征

兄六品蔑曆于保」連讀，陳說牽強。蓋若以及為連詞，則只有王所令之國而無所命之事。陳謂當與康侯毀麥尊同為命為侯。此乃懸想之辭，毫無根據。且與金文慣例不合。古音變在葉部，及在緝部，平心所說亦非。蔣氏認為必解作參預般同之禮，始可與下文「遘于四方會王大祀」一語相聯貫，實則殷人慣例以祀事紀時，而銘中所述不必與祀事有關。如切卣云「丙辰王令切其兄𣪕口于夆田，渻賓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大乙爽，隹王二祀，既丮于上帝」。保卣為周初之器，仍有殷人遺風。蔣說亦非。惟郭說可从。

〈大24〉「卿𦣠女汝𢓊」〈大38〉「及我倗友」〈大45〉「及其高祖」

a 秉 觚 父

<2163> 「秉△」

b 秉中 鼎

<0186> 中「秉△」

c 秉中父 乙簋

<1030> 「秉△中父 乙 冊冊」

d 秉冑 觶

<2373> 「秉△冑」 H

e 秉冑 丁卣

<2541> 「秉△冑」 丁

f 虢弔 鐘

<0057> 「不顯皇考惠弔穆穆秉△元明德」

g 井人 鐘

<0056> 「安不敢弗帥用文且皇考穆穆秉△德」

h 秦公 簋

<1382> 「穆穆帥秉△明德」

i 國差 𦉜

<0999> 「攻帀佋鑄西墉寶𦉜三秉△」

j 弔向 簋

<1360> 「秉△威義儀」

k 者沪 鐘

<0058> 「女亦虔秉△ 不經德」 A.B

l

乙 <0049> 「秉△明德」

<3012> 「秉△德𩁹女女」

<0673> 「秉△德共屯 恭純」

<1313> 「秉△德共屯 恭純」

<1792> 「秉△中父」

i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秉把也見詩大田傳伐檀箋左昭二十七年傳注又小爾雅廣物把謂之秉家語正論注一把曰秉甔瓶罌屬有頸可把故以把計四秉言四把也吾東凡壺勺刀匕之屬皆論把齊古語如此阮以為作器所用粟數失之」(攈古卷三之一四十八頁至四十九頁齊國差甔)

b 方濬益曰「說文秉禾束也从又持禾杜臺卿玉燭寶典引春秋說題辭曰禾者生於仲春以八月成嘉禾得陰陽宜適三時節和陽精斗牲得秋之宜此禾字正象嘉禾秋成垂實之形」(綴遺卷五二十四頁秉中戉形鼎)

f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秉禾束也从又持禾手持一禾為秉手持兩禾為兼詩大田彼有遺秉傳把也轉義爾雅釋詁秉執也詩

潒湑方秉簡兮、又烝民民之秉彝、此與銘意相合」(古籀篇五十六第二六頁)

j楊樹達曰、「擽古錄金文叄之壹卷四六葉引許瀚說云、秉、把也、見詩大田傳、伐檀箋、左昭二十七年傳注、又小爾雅廣物把謂之秉、家語正論注、一把曰秉、鐙瓶罌屬、有頸可把、故以把計、四秉言四把也、吾東凡壺勺刀匕之屬皆論把、齊古語如此、按許謂今語壺以把計、推論銘文、語似有徵、若以工師倍鑄西宮寶鐙四秉十字連讀、文勢尤順、似可信矣、然通考彝銘、彝器以單位之名計數者惟鐘耳、如洹子孟姜壺云、鼓鐘一銉、邵鐘云、大鐘八聿肆、其竈四𩊚、郘公牼鐘云、鑄鉾台和鐘二堵、皆其例也、此以古有編鐘、八枚為堵、二堵為肆、乃多數集合之名、至如今日云鐘一枚或一具者、則未見也、面皇父段云、自豕鼎

降十、又段八、兩鐂、兩鐘、欵段云、欵乍㠯段兩、皆其例也、且罍壺與甗為同類之器、圅皇父段第云兩鐂兩鐘、不云罍二秉壺二秉也、則許氏之說雖似是而實非也、余謂此秉字當讀為柄、說文六篇上木部云、柄、柯也、从木、丙聲、或从秉作棅、三篇下又部說秉字為从又持禾、故秉字有執字把字之義、引申之凡可執可把之物亦為秉、由秉字孳乳為棅、更由丙與秉同音而孳乳為柄、柄為名字、口語言把、通讀把字之去聲、蓋把持之把為動字、讀上聲、變動字為名字、則讀去聲以示別也、柄說文訓柯、柯為斧柄、此柄之直而長者也、儀禮士冠禮云、加柶、面枋、又云、加勺、南枋、枋與柄同 少牢饋食禮云、匕皆加于鼎、東枋、柶與匕皆似今之調羹、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壹卷十葉下有魚鼎匕、勺似今之瓢、皆有柄、此柄之曲而長者也、古器有盉、大類今之茶壺、前有直

出之長流、今茶壺之嘴也、後有半圓形之環、人可用手穿環、使器前俯、以傾器中之所盛、今茶壺之柄也、亦即口語讀把去聲之把也、此柄之曲而圓者也、要而言之、不問形之曲與直、方與圓、凡物之屬於器可執持以舉其器者、通可謂之柄也、必知此而後可以說工師俉𨭖銘文之秉、考寶蘊樓彝器圖釋說此𨭖器形云、四耳、作獸首形、銜環、…環徑二寸四分、按此器四耳、耳各一環、凡四環、人可執持以舉𨭖、此所謂四秉也、此器以全環為柄、猶盉之以半環為柄也、」(積微二六五頁至二六六頁工師俉𨭖再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秉禾束也、从手持禾」「國差𦉜攻帀俉鑄西𩫖寶𦉜四秉」楊樹達于𦉜字斷句、四秉又另為一句、謂四秉即

器之四環用以執持舉罏者按古銅器形制屢有異於常者然皆未見其銘文特書其與众不同之特徵器有四耳者不少如知君子鑒嬰次盧等是也殷代亦有四耳簋如四耳乳紋簋商周彝器通考下二四九非子史述簋仝上二四八等此罏有四耳似非絕對創新銘文固不少大書特書也竊以為十字連讀於義較安許印林謂四秉即四把可以此記所鑄罏之數一如函皇父盤云「自豕鼎降十又一毁八兩鑘兩壺」

周法高曰「許以秉為單位詞如今語之把楊氏以為於古無徵是矣阮謂四秉乃作器所用粟數亦頗有可能與莊子「客買其方百金」詞例相同」

郭沫若曰「秉緐蜀巢」四國名。以四國表示四方。秉殆假為彭城的彭。在今江蘇北部。澶淵一名緐淵。因緐水得名。在今河北境內。蜀即西蜀。在今四川。巢即南巢。在今安徽南部。這樣的四國就代表東北西南四方。在這個範圍內。大抵上就是周初的天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五頁 班毁的再發現)」

大6

周法高曰「班毁「秉緐蜀巢」于省吾云「秉猶今言主持也」(双選上二頁二)四班彝銘。郭沫若(兩攷二〇頁班毁)。斷代(毁12班)皆以秉為動詞。郭沫若云「緐亦國名。晉姜鼎「征緐湯𩁹」。曾伯霥簠「克狄淮夷印燮緐湯」。大率在南國」(兩攷二一頁班毁) 楊樹達云「秉緐蜀巢即四國之名。不止緐蜀巢三名為國名也。井侯彝云「易(錫)臣三品。州人。秉人。𩓥人」此文與彼文例同也」(積微一二三頁毛伯班毁跋) 郭沫若近亦以為四國名。案

揚郭說非是。四方乃通稱，與下文之國名無關。以一動詞領三名詞，猶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以三動詞對一名詞。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二語緩例引。陳夢家云「郭沫若以此器的緐、蜀、巢三者為南國的國名，並舉春秋時晉姜鼎曾伯簠為證，是正確的」

金選五五頁

斷代12班段 郭近說謂秉殆假為彭城的彭，在今江蘇北部。潼淵一名緐淵，因緐水得名，在今河北境內，恐不確」

〈十6〉「秉。緐蜀巢」

〈大50〉「穆々帥秉明德」

0366 𠩺

a 反 成甬鼎
<0617> 隹反△
b 大保𥂕
<1323> 𢿋卒反△
c 小臣𧽊𥂕
<1357> 𢿋東尸𡗜大反△
d 過伯𥂕
<1190> 過白(伯)從王伐反荆△
e 師袁𥂕
<1381> 反卒△又史
f 頌鼎
<0674> 反入(納)瑾璋堇章
g 頌𥂕
<1392> 反入瑾璋
h 頌壺
<2836> 佩以出反△入覲章
<0639> 隹公大保來伐反△尸(夷)年

參閱0796出字條吳大澂說

b 吳大澂曰「𠩺」古反字當从止从厂止為倒足迹形與出字同意出則納履反則解履厂亦象履形故倒出為𠩺从又者止之變

也太保敦』(古籀補補遺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反覆也从又厂按厂象翩翻形从又謂以手反轉之古作反(太保彝)同』(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反覆也从又厂厂象形蓋手所伺厂以象逆覆之即反覆之意顯然孟子由反手也是反字本義引伸為凡反覆之義字形字義甚昭明者也說文古文作反或云一者指事也或云从厂者厂聲也亦可通矣』(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七頁)

高鴻縉曰『反覆也从又厂反形孔廣居以為从又厂聲近人馬氏以為覆也乃覂字之訓古書通借反為覂非紐雙聲也反當如孔說从又厂聲其本義亡矣

按反當為扳之初字扳援引也挽也後反通用為覆意後人乃

又加手旁為意符作扳公羊隱公元年傳諸大夫扳隱而立之」（字例五篇一九八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又部云反覆也从又厂反形古文作反按許君此說形義不相合後儒紛紛為說以申其義如徐鍇謂又為反手厂象物之反覆段玉裁謂从又有覆之者字从厂聲林義光謂厂象翩翻形皆其事也王筠謂反為阪之古文疑字不从又則致疑許君之訓而於字形別為異說者也愚按許君立訓既乖則申證者自皆無當甲文金文反皆从又知王筠說非是今按反者𠬞之或字也說文三篇上𠬞部云𠬞引也从反収或作攀（今字作攀）反字从又从厂者厂為山石厓巖謂人以手攀厓也古文所从厂作二畫者猶磬字古文作殸所从石字厂形作三畫也反與𠬞異者𠬞為象形字但示兩手外向援引之形

反為會意字能攀之手與所攀之厓二者皆備爾
經傳有扳字隱公元年公羊傳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
之何注云扳引也扳訓引與說文𠬜字訓同禮記喪大記注云
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扳援釋文云扳本又作攀莊子馬蹄篇云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釋文云攀又作扳攀即說文𠬜字或作
之𢹞此皆𠬜扳同字之證也按扳實反之後起加旁字知者以
義言之何休訓扳為引莊子及禮記鄭注並以扳援連文扳引
扳援與反字形體相合一也以形言之凡會意加形旁之字必
蹈重複之病如益加水為溢則重水困加木為梱則重木嗇加
禾為穡則从來又从禾今反从又扳更从手與益溢困梱嗇穡
一例二也𠬜與扳為同字反與扳亦為同字反與𠬜當為一字
明矣(小學六七頁釋反)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反，覆也。从又厂。反形」。吳大澂謂字當从倒足厂，象屨然。稽諸金文甲骨文未有一反字不从又者。吳氏臆說絕無根據。高鴻縉謂字為扳援之初文。李孝定亦同（甲骨文字集釋九二一頁）。其說近是。字从厂从手，象以手扳厓巖之形，乃扳登之本字」。

〈六2〉「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

〈六5〉「王令（命）趞𢦏東反尸（夷）」

𠬝

「南或國𠬝孳敢臽虐我土」

𠬝 〈0061〉「𠬝孳迺遣閒來逆卲王」

㝬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𠬝治也从又从卪按卪即人字从又持人凡降服經傳皆以服為之古作𠬝（宗周鐘）』（文源）

𠬝 徐中舒云「𠬝濮古同在幫並母疑𠬝子即牧誓微盧彭濮人之濮」殷周之際史蹟之探討 春秋大事表譔異冊六頁五五二云「案周書王會伊尹朝獻篇正南百濮昭九年左傳詹桓伯之言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雷氏學淇據此因謂周初之濮在南又云濮類至眾今雲南雲南曲靖二府有濮四川東境有濮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亦有濮故言者各異此說甚通達」（張日昇述）

叏

叏 叏字亦如此作 「喪叏賓

喪叏賓鉼 〈2994〉 自作鉼」

林義光曰『說文云叏滑也从又屮一曰取也按从又持屮與取意近即拱之古文古作叏喪叏賓鉼 叏為滑乃泰之雙聲旁轉說文泰滑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叏滑也詩曰叏兮達兮从又屮一曰取也叏與泰同意……朱氏駿聲云此字當手飾為本義滑也者借為泰也一曰取也者借為挑也此說似是依字形手取飾物也或作𡕒亦同意鼓字古文作鼓可證作屮象上見作木象下乑意相同而作𡕒者偶與支干之支相涉故小篆必作叏以避又弢字从叏而云象乑飾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九頁)

𥜽

𥜽 戒鼎

〈0647〉「紐衿𥜽厶 安咸桼」

林義光曰「說文云𥜽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𥜽从又持祟讀若贅按又手形治之之意卜問吉凶以治祟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𥜽楚人謂卜問吉曰𥜽从又持祟祟亦聲蓋誤依此篆从柰聲不从祟𥜽者形聲非會意也說文款款同字又隸隸同字知古文柰祟二字形近通用也又羅君說云𥜽从手持木於示前古者卜用燋火其木以荊此字似有卜問之誼又許書有𥜽字注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𥜽从又持祟祟非可持之物疑出乃木之譌然此字在卜辭中皆為祭名豈卜祭謂之𥜽與此亦一說也要許云楚人云云即出于近義而古義逸久耳」(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九頁)

a 楊樹達曰『祭羅氏及小校經閣並釋𣪊。羅氏云。殷虛文以為祭名、是也。』(積微一五二頁我作父己甗跋)

高鴻縉曰『說文𣪊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𣪊。从又持祟祟亦聲。讀若贅。之內切。

按卜問吉凶祀神事也。故从示卜。必以手。故从又。動詞。此字構造當云从又从示出聲。故特正之。而列於此。祟亦出聲。故古籍祟𣪊有通用者』(字例五篇一七六頁)

金祥恒曰『𣪊象雙手持束薪供奉於示前。金文御𣪊父己鼎𣪊二毋其形正與此同。不過省一手而已。𣪊兄癸與𣪊二毋文例亦相同。殆為一字無疑』(中國文字十七册三頁釋𣪊)

[glyph a] 叔 伯叔之叔金文作[glyph]「王姜史叔△事于大保(保)」賞叔△鬱

〈2716〉「晉白金抚止牛」「叔△對大保(保)休」

即弔字與此異 叔卣

[glyph b] [glyph c] 師嫠簋 錫女叔

〈1388〉「嫠叔△市素(韍)巩(恐)告」

市金黃赤舄

〈1388〉「于王」「易(錫)女(汝)叔△市」

[glyph d] 吳方彝 冊命吳

〈2444〉「王乎(呼)史戊冊令(命)」

〈0675〉「易(錫)女(汝)叔△市素(韍)」

司旃眾叔金

吳𪛉旃眾叔△金

[glyph e] 克鼎

強運開釋𢿱曰『[glyph]善夫克鼎叔市參同吳愙齋釋為𢿱𢿱按从収即从甫也』(古籀三補卷七第十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叔拾也从又尗聲或作𡬶从寸汝南名收芋為叔詩七月九月叔苴因謂尗為菽本字叔字本義當為拾菽也轉謂芋謂苴又為凡拾掇義朱駿聲云叔叚借為少白虎通姓名篇叔者少也叔少雙聲儀禮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

其所當詩蘀兮叔兮伯兮發兄弟之偁此說至當金文多以㑭為之又或以未為之皆同聲通用也』（古籀篇五十六第二九至三〇頁）

郭沫若曰『叔字說文云、汝南名收芋為叔、案此當為叔字之本義、以金文字形而言、實乃从又持弋杙以掘芋也、用為伯叔字乃出于叚借、古金文伯叔字均作弔、弔亦叚借字、乃繳之初文』（兩攷七十五頁吳𢑴）

郭沫若曰『大克鼎錫汝叔市、參同葬悤、

師嫠𣪘師龢父𢦔（殂）嫠友叔市巩告于王、（愙九、一八、此本首行最明晰）

又錫汝叔市金黃、（一蓋誤作金黃）

吳尊王呼史戊冊命吳𤔲旃眔叔金、

右[illegible][illegible]諸文舊釋叔、余曩以魏石經春秋介葛盧介字作[illegible]、与此近似、釋為介甲之介、今案仍當以釋叔為是、……

叔、小篆作[illegible]、与金文諸字正同、說文汝南名收芌為叔、今案叔當以收芌為其初義、从又持弋(杙)以掘芋、●若小卽象芋形、尗、叔省、當是一字、尗用為菽、叔用為伯叔字者、均叚借也、（古器文伯叔字均作弔、亦叚借字、弔乃繳之初文、）

叔市亦叚借字、凡古文言市、如赤市、緼市、朱市、又如金文之截市（孫詒讓釋纔市、纔帛雀頭色、禮經作爵韠）皆箸其色、則叔殆叚為素、叔素雙聲也、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叔金蓋謂白金、爾雅釋器、白金謂之銀。(金攷二三〇頁釋叔)

陳小松曰、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琡、所以謂之琡者以玉大至八寸、玉之美者也、故謂之琡、引申可以為凡良玉器之稱、說文璹、

玉器也、讀若淑、即其證矣、叔與璹同聲、叔即璹之假字、為玉及玉器之總稱、周禮玉府職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所謂𤔲旂眔叔金者、即司帛及玉金也、旂即文織之總括、叔金即金玉之總括。(中央六三兩周金文辭大系吳彝考釋質疑)

朱芳圃曰、說文又部、叔、拾也、从又尗聲、汝南名收芋為叔、徐鍇曰、收拾之也、按叔象手從土中拔出木弋之形、故引伸有收拾之義、

善夫克鼎銘云、易女叔市、參同、葬悤、吳方彝銘云、王乎史戊冊命吳𤔲旂眔叔金、按叔當讀為赤、古音叔讀定聲屋韻、赤讀透聲鐸韻、音最近也、叔市即赤芾、詩曹風候人三百赤芾、小雅車

攻赤芾金舄。是其證也。叔金即赤金。說文金部。銅赤金也。从金。同聲』（釋林取七十六頁至七十七頁叔）

孫詒讓曰「金文通以叔為淑。叔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旂。毛傳云淑善也。金黃亦即叔市言之。謂錫以善市。其色則金黃即赤市也。據玉藻凡再命以上皆得服赤芾。詩小雅車攻云赤芾金舄。毛傳云諸侯赤芾。鄭箋云金舄黃朱色也。又斯干云朱芾斯皇。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詩金舄即赤舄。箋詳言之則云黃朱。金文如師餘敦寰盤師酉敦頌鼎皆云赤市朱黃。朱黃即赤色。此云金黃亦猶彼云朱黃也。凡舄市言金皆為采色。不關鏤飾。而車攻孔疏乃謂金舄加金為飾。此可証其誤矣」

（籀高述林卷七第二十八頁周師餘敦拓本跋）

b.c 周法高曰郭沫若「讀叔市之叔為素，叔金即白金。孫詒讓謂叔讀為淑，善也。叔市即赤市。朱芳圃叔讀為赤，叔金即赤金。」案周氏上古音韻表叔隸幽部入聲覺部審紐三等，古音為 st̑jəwk。素隸魚部心紐，古音為 sag。赤隸魚部入聲鐸部穿紐三等，古音為 t̑jak。師嫠𣪘既云「錫女叔市金黃赤舄」，則叔不得段為赤。孫詒讓謂「叔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旂」，甚是。惟未必即如毛傳訓淑為善。案叔讀為朱，朱隸古音侯部照紐三等，古音為 t̑jəg。與叔例得相通。番生𣪘「錫朱市」，詩小雅斯干「朱芾斯皇」，皆其例也。叔金者猶言赤金。說文「朱，赤心木」。

a 取 毛公鼎

〈0680〉 取貴 廿寽

b 番生簋

〈1387〉 取遺 廿寽

c 大鼎

〈0666〉 王召走馬雁令取繇騆卅二匹易大

d [illegible]簋

〈1354〉 取遺 五寽 (A.B)

e 揚簋

〈1375〉 取遺 五寽

g 趩簋

〈1363〉 取遺 五寽

h i j k l 格伯簋 取良馬 乘于倗生

〈1362〉 格白伯 取良馬 乘于倗生 (A.B.C D.E)

孳乳為聊 聊盧匜

〈2965〉 取盧子 商鑄匜

n 聊宂人鼎

〈0418〉 取宂人 王善鼎

〈2900〉 取盧子商鑄盤

m 方濬益曰吳清卿中丞釋首一字為聊邑之聊 濬益按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有取慮縣 錢獻之新斠注曰在今泗州北一百二十

里後漢書太平寰宇記並云故城在下邳縣西南如淳讀取為陬訾慮為鄒婁顧與王讀如秋閭應即此取慮是也」(綴遺卷七.四頁取慮子商盤)

九-1 劉心源曰「段即假借也或釋受非」(奇觚卷十六.三七頁甬生敢)

林義光曰「說文云取捕取也从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聝聝者耳也按取攜常語不當取義於聝古作𠬪數揚作𠬪格伯作𠬪大鼎皆象兩手有所取形不从耳變作𠬪鼎毛公作𠬪啟卯作𠬪取觶與耳形近」(文源)

九 郭沫若曰「受字原銘作𠬪若𠬪與小篆稍異與文意推之當是受說文受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字在此即是付義」(兩

攷八十一頁至八十二頁格伯𣪕)

ん楊樹達曰「按受說文訓上下相付、受良馬乘、謂付以良馬四匹也、受或釋受、讀為授、亦通、宂𣪕云、王受作冊尹書、寰盤云史黹受王命書、皆以受為授、蓋古人文字施受不分(詳余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壹卷陸葉上)加手旁之授字出後起、金文時尚無之也」(積微廿七頁格伯𣪕跋)

〈大14〉

「取□□寽」

〈大26〉

「取償五寽」

〈大47〉

「取孚吉金」

a 叚 孳乳為假為遐 詩南山有台遐不眉壽 遐說文所無 徐鉉曰或通用假字 曾伯簠叚不黃耇

〈1446〉「曾白(伯)霥 叚胡不黃」

耇鴽 萬年

b 衰盤

〈2924〉「敢對𩁹(揚)天子不(丕)顯叚△(嘏)休令(命)」

c

d 師衰簋

〈1381〉「今敢博厥眾叚△」

「今余弗𢭏叚△」

e 為鼎

〈0678〉「肆武公亦弗叚△望賸聖且(祖)考幽大叔懿叔」

f

g 曾伯陭壺

〈2829〉「為德無叚」

(A.B) 無叚△(嘏)

h 孳乳為嘏 詩閟宮天錫公純嘏 克鐘用匄純嘏永命

〈0053〉「用匄屯(純)叚△(嘏)永令(命)」

k 盠方彝

〈2445〉「盠曰天子不叚△(遐)不其」

〈2151〉「盠曰天子不叚△不丕其基」

a 阮元曰『叚即假之省。周禮典瑞注。晉侯使叚嘉平戎于王。釋文云。叚本作假』(積古卷七、九頁曾伯霥簠)

i 方濬益曰『叚經傳作遐爾雅釋詁遐遠也又通作瑕瑕之古音同胡詩隰桑遐不謂矣禮記表記作瑕不謂矣注曰瑕之言胡也故又通作嘏屯叚即詩之純嘏檀弓注將軍文子之子簡子瑕釋文云瑕本又作嘏而彝器銘又作屯魯則以嘏魯聲近相通也若左傳楚之陽匄字子瑕晉之士匄字伯瑕其皆有取於此義也夫』(綴遺卷一、八頁克編鐘)

吳大澂曰『叚古遐字遐字說文所無徐鉉曰或通用假字曾伯霥簠』(古籀補八頁)

a 吳大澂曰『叚借也一曰遠也 經典通作遐詩遐不眉壽曾伯霥簠叚不黃耇遐亦通假假字重文』(古籀補十五頁)

孫詒讓曰『㝵歐錄載楊南仲釋爲㝵謂即𣪘字孫苑巡之呂圖釋爲㝵宣味圖及薛釋同古金文𣪘字常見無作此形者㝵字亏形稍近而亏義無取此實當爲叚字說文又部叚重文㝵譚長說叚如此（玉篇作㝵是也今本說文佀涉段字而誤）此㝵字即㝵之變寰盤𣪘對揚天子不顯叚休命叚作㝵（見阮款識）周師寰𣪘叚反乃工事叚作㝵（見吳錄）正與此同又曾伯霥簠曾伯霥叚緐黃耇（見阮款識）阮釋叚爲假樂其字作㝵與此㝵字大正相佀此叚字呂文義校之當爲暇之省』（拾遺上十九頁至二〇頁晉姜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叚借也闕按古作㝵（師寰敦）从彐中象二手相付形从石省（轉注）石或作厏（魯大司徒匜礪字偏旁）即古藉字（見石字條）叚假者藉人所有爲己之用故謂之借（借即藉之俗字）亦作㝵（曾伯霥簠）作㝵（克鐘）从人厂猶石之作厏（鄭公華鐘庶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叚晉姜鼎余不叚妄寍博古薛氏嘯堂皆同而此器元似有數種古文審引此篆云黼薛呂梁釋作叚董揚作敢皆失篆形說文又部叚借也闕古文作叚譚長說作叚師寰敦蓋余弗暇俎作叚寰盤不顯㪊休命作叚正與此同此用為暇劉說甚佳按字當从𠬪唯𠂇ヨ為形未詳但人部假非眞也从人叚聲叚假當古今字叚借固非眞也左隱十一年傳而假手於我寡人此實叚借之義因謂叚字从𠬪疑爰省文爰援古今字援者引也助也乞援助以為我此謂之叚𠂇亦或耑省耑者始也轉為本也又為事業義借他人手以援助我事業从爰耑會意耳轉非眞之物非眞之事皆得偁假耳叚假為同字亦當以叚兼㪊遐瘕嘉賈諸字詳各字下然則此篆當收于𠬪部唯未得一文作叚者故姑从許氏說存疑云」（古籒篇五十六第三

三頁

商承祚曰「說文𠭧古文段，案金文曾伯簠作𠭧，𡨦盤作𠭧，此與𡨦盤近，當是寫誤」（古攷二五頁）

c.d 柯昌濟曰「段字像以手破石之形」（韡華一八四頁師𡨦敦）

朱芳圃曰「說文又部，段，借也，闕。林義光曰，按古作段，从爫又，象兩手相付形，从石省，石或作后，即古藉字，段者藉人所有為己之用，故謂之借。（文源六六）按林說非也，字象厂下取石，兩手相付之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晉士文伯名匄字伯瑕，昭公十七年楚陽匄十九年鄭駟乞皆字子瑕，瑕即段也，左傳成公元年瑕嘉，周禮春官典瑞鄭注引作段嘉，釋文作段，云本又作瑕，是其證。古人名字相應，廣雅釋詁，乞，匄，求也，又匄，乞，與也，

是乞與匃兼求與二義、故引伸為段借、經傳作假、左傳桓公十三年、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言天不假貸慢易之人、莊公十六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杜注、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是其例也、』(釋叢一三九頁至一四〇頁段)

丁山曰『𠭊借也、闕𠭊(從小徐、大徐本作𠭊、非)古文段、𠭊譚長說如此、許棫讀說文褋識謂此字從皮從二、古者以皮為幣、二皮則有餘可段也、會意、譚長說段作𠭊、與段混、按周伯琦六書正譌亦嘗有從皮之說、不知皮石鼓文作𡰪、叔皮父敦作𡰪、段克鐘作𠭊曾伯簠作𠭊、古文之形殊不倫、其形不倫、其從何據、以金文𠭊大抵從𠂆從ㄋ從又、觀之、知譚長之說、蓋校篆文為古𠭊左從手、蓋金文𠂆形之訛、而其右從𠬜、則金文ㄋ形之變也、ㄋ許君作𠬪、(ㄋ即爪字、詳前爪解)云物落上下相付也、九經字樣敍從𠬪云𠬪

上下相扶持也。段之從彡者，蓋取相扶之意。厈者，厂之古文也。卷九石下云：山石也。在厂下之，口象形。從石之磬，其古文則作𥐘。魯大司徒匜「礪𠊱之工」亦作后，是知石之古文或作后，厂之古文亦可作厈矣。

厂山之崖巖也，亦象懸空之狀。王國維云：殷虛卜辭磬作𡶷，與籀文殸罄同，𡵂即說文𡵂字。許云：屵，岸上見也。實則屮象磬飾，𠂆象縣磬。揅經室集釋磬亦謂磬象物之虛縣。文王世子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鄭注：縣縊殺之曰磬，即虛縣之義。𠂆與厂形極相近，𠂆象縣磬，厂蓋象縣崖，二者或係一字。

大山嵁巖縣崖峻阻之下，顛危甚矣。濟危扶顛，蓋段之本義。春秋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周禮典瑞注引作段嘉。段與瑕古通用。春秋晉士匄楚陽匄並字子瑕，而士子瑕亦名為乞丐者，望人之相扶持也。能扶持者謂之段，所扶持者亦謂之段，能所相成，借義始備，故曰段之形從厈從彡。自彡簡為彡，後人誤而為又，相扶之義失；自厈訛為𠂤，復誤為尸，而險危之義失。若段從冂從夊從夊，豪厘千里，不足是正云。（闕義十四頁）

〈太4〉「曰段。」〈太47〉「今不段。暇安寧」

友 a 居夫盨
汝亡人亢眾矢來左右
舒乃寮以乃友事

友 b 師旂鼎
〈0338〉 僕求乃友

友 c 矢方彝
〈0665〉 𨐮雷吏使厥友弘以告于伯懋父

友 d 命簋
〈1302〉 命其永以多友簋飤

友 e 萬尊
〈2142〉 用𢦏倗多友 用作念

〈2446〉 令我隹令命女

友 f 麥鼎
于多友

友 g 師𩛥鼎
〈0626〉 用鄉飤多諸友

友 h 又鼎

〈0667〉 用𩕃乃文官友

友 i 又盤 庚而多

友 j 𠨘伯簋
〈2921〉 師尸倗友

友 k 史頌簋
〈1356〉 灣友里君百生 帥𥁕盩于成周 (A·B)

友 l 史頌鼎
〈1389〉 𢓊倗友雩與百者諸𩱛𩱛婚媾

〈0656〉 灣友里君百生 帥𥁕盩于成周

友 m 辛鼎
〈0612〉 多友 ……辛

友 n·o 大鼎
〈0666〉 大以厥友守 王乎呼善嗣
夫𩰫召大以厥友入攼

友 p 克盨
〈1496〉 王令尹氏友史 趛典善夫克

「田人」「隹用獻于師尹倗友▲𨙶遘婚媾」

𦏲

遣小子簋

〈1183〉「趞小子𩏿以其友▲作醯男王姬𩒨彝」

𦏲

師㝨鼎

〈0672〉「眔奠人善言夫官守友▲」

𦏲

衛鼎

〈0633〉「眔多倗友▲」

𦏲

伯康簋

〈1331〉「用饗朋友▲」

𦏲

鬲比盨

〈1497〉「令小臣成

友▲石遣𧵥曰內史無斟大史旟曰「其邑旃𢆶𦊓復友▲𣶏」

𢼄从其田」「凡復友▲𣶏」「復友▲𢼄从田日十又三邑」

𦏲

杜伯盨

〈1493〉「于好

倗友▲」

𦏲

弔𡚱簋

〈1322〉「用侃喜百姓倗友▲眔子婦」

𦏲

王孫鐘

〈0060〉「及我倗友▲」

𦏲

嘉賓鐘

〈0030〉「用樂嘉賓

文建大夫朋友▲」

𦏲 𦏲

毛公旅鼎眔我友𩛥其用𦔻友从甘

說文古文作𦏸乃傳寫之譌

〈0627〉「𩛥其用𦔻▲友」（A.B）

[glyph] b'

曆鼎 孝友

隹井

〈0574〉「孝晉△友 唯刑」

孝△曆」「孝△既拜頴首」「孝△對揚王休」「孝△眔厥子子孫永寶」

[glyph] c'

師遽方彝

〈2443〉「師遽蔑曆晉△侑」

[glyph] d'

友簋

〈1343〉「王蔑

[glyph] e'

呂卣

〈2722〉「隹十又三月 初吉丁卯」

[glyph] f'

農卣

〈2727〉「叀卒友△ 叀農」

[glyph] g'

大史友甗

〈0803〉「大史友△作召公寶尊彝」

[glyph] h'

邿友父鬲

〈0746〉「㝬晉△父般媵其

子𡚸嫀曹寶鬲」

[glyph] i'

友簋

倒書

〈0970〉「友△乇旅彝」

〈0045〉「反我倗友△」〈0051〉「反我生晉△友 (夕)」〈0575〉「唯滐白泊友△口林作鼎」〈0593〉「用朝夕饗樂多倗友△」〈0627〉「我用䚄厚眔泊我友△」〈0656〉「用卿饗倗晉△朋友」(A.B)〈0663〉「䮂方晉△侑王」〈0680〉「諆敓乃友△正」〈1288〉「官李父作義友△寶毀」〈1485〉「絲茲𦈢盨友△有十又二」〈2143〉「不𤔲白懋父友△」〈2152〉「今我唯

会命女亡人亼眾矢爽詹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2723)「不譬白
伯
懋父奮△侑」

了吳式芬曰「翁祖庚說……作兩手形是守字之借不必依小篆釋
作友朋之友守从寸从手以理攷索蓋無不合」(攈古卷三之二、十
頁師全父鼎)

子徐同柏曰「𠬜本友字此為布者周禮外府注布泉也布讀為宣布
之布禮檀弓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吕通布貨財又漢書食
貨志故貨布於布今所見古布有𠬜字即𠬜之變楚篆兩
手分布形它器每有用貝𠬜金之文吕其布亦此例」(从古卷五、
十四頁周遣小子𣪊毁)

b' 方濬益曰「王蒙友大令說文釋例以䜌為友謂即敢字蓋以敢之古文从二又从甘與此正同禮記內則不友無禮於介婦或讀友為敢是也」(綴遺卷四、十二頁曆鼎)

c' 方濬益曰「男孝傑曰䜌从甘當與曆字同意兩又為友古又有二字通用疑䜌即侑字通作宥者左莊公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僖公二十八年傳王髙醴命晉侯侑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東帛以將厚意與此文正合」(綴遺卷十八、二十五頁師遽尊)

e' 徐同柏曰「友字从兩又左右之象……詩既醉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則所謂友者指職掌諸臣言無疑矣」

張廷濟曰『□李友字此當讀為布古布有□即布之變文竝从兩手分布形它器每有彝金用貝之文此以布亦此例』（清儀一冊四二頁至四三頁周𨚴敦）

吳大澂曰『□字从同从反友許書無　此字疑即冠字』（愙齋七冊十頁冠敦）

劉心源曰『□即友說文□古文作□案古文佀習字傳寫之譌無叀鼎史□阮文達公釋友即古文也曆彝孝□惟刑从□皆可㠯訂□字又案汗簡口部引石經差作□師遽方尊蔑曆□（即賞賜有差之義蔑曆詳彔敦）毛公鼎（李書毛公鼎弟二器）其用□皆差字與古文友同形攷說文差不相值也□蓋取兩手左右相背故合左右二字為之即不相值之義伯俗父鼎用□（右□）（右字从一向左即左字）

俗父嗣麻毛伯彝王命吳伯曰吕乃師𠂤(向左為左)从毛父王命吕伯曰吕乃師𠂤(向右為右)从毛父是古文左有作𠂤者故知㕛為左右合文也㕛亦取兩手相助但不相背耳差吕㕛為正篆其作[illegible]而涉於友者古人文存大略如甲才同作十成戌同作戌當隨文讀之此銘友讀侑禮運注輔也是也」(奇觚卷二九頁

盄侯鼎

孫詒讓曰「[illegible]父鼎女率我友吕事阮釋文云友謂臣僚也詩既醉鄭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書酒誥云太史友内史友是臣僚得偁友也(見阮款識)此言𤔲乃父官友言司乃父之僚屬也周大鼎大吕乃友守又云王乎善夫騣召大吕乃友入攼可與阮說互證」(拾遺下二〇頁 周

寶父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𠬪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按古作羽，師奎父鼎象攜手形，或作𦐧，無㠱鼎象攜手相交形，變作𣍘，宴友尊彝、乙辰作𦐧，師遠尊彝作習。趙曹鼎」（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𠬪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古文作𦫵，又古文作䎘，朱氏駿聲云太平御覽四百六引說文友愛也，按又亦聲，又古文未詳，疑引易朋友講習，傳寫闕脫習字，又誤入正篆為古文耳，此攷甚有條理，依許氏說，習字从白从羽，白即自字，自古文作𦣹，亦白古文也，習𦣹是習字甚顯矣，但習字古有二文，一為朋友講習字，故从友从白，白下曰詞言之气從鼻出與口相助也，即朋友講習者手口相助者也，又論語與朋友交，鄭注同門曰朋，同志為友，蓋志同矣，手言固相右也，又一為

鳥習飛字从羽从白或又从白下見徐王子鐘可證而兩習字小篆以後混為一字亦如𦥑與𦥑之例也然則講習字當別收于本部為獨字而兩習字得通用又依古𦐇翼通用即立聲與異聲相通之理兩習字亦當與友通用即知許氏友下古文一取段借猶近古文取㫃字為之耳然則友字本義為朋友之友」

(古籀篇五十七第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㕛古文友習亦古文友案甲骨文同篆又作𠬠象兩手相連助與𠬠象二人相並義一也此㕛乃𠬠之誤析金文亦與篆文同又作𦐇(無㠱鼎)與㕛𠬠同意其作習𦐇(農卣 曆鼎)乃由𦐇整齊之而變亦即此第二文所本而寫失」(古攷二五頁)

d,e'

容庚曰「說文古文友作𦐇上从羽傳寫之譌」(善圖十八頁友簋)

高鴻縉曰「說文𠬚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𠬚古文友𦐂亦古文友云友切

按字从二又(手)合作原為動詞周末漸與朋字同稱遂為名詞𠬚或為戰國末年古友字之異𦐂當是金文𦐂(友)字後人鈔譌(字例四篇四三頁)」

〈大9〉「冬(終)用寚造德妥(綏)多叉(祐)」

〈大25〉「𢆶率㠯乃友干吾(敔)王身」

〈大20〉「白克敢對揚天右王白友」〈大24〉

〈大38〉「譱效乃友內(入)辟(辟)」

「及我

倗友」

a ⿱䜌又 說文所無
蔡侯⿱䜌又盤 〈2423〉「蔡侯⿱䜌又虔共大命」

b 蔡侯鼎 〈0429〉「蔡侯⿱䜌又之飤鼎」

c 蔡侯鼎 〈0429〉「蔡侯⿱䜌又之飤鼎」(A)

d 蔡侯鉼 〈2991〉「蔡侯⿱䜌又之鎰」

e 蔡侯簠 〈1400〉「蔡侯⿱䜌又之飤簠」

b 蔡侯缶 〈2997〉「蔡侯⿱䜌又之盥缶」

〈0429〉「蔡侯⿱䜌又之飤鼎」
〈2149〉「蔡侯⿱䜌又虔共大命」
〈2997〉「蔡侯⿱䜌又之尊缶」(蓋)「蔡侯⿱䜌又之尊缶」(器)「蔡侯⿱䜌又之盥缶」(器)
〈2997〉「蔡侯⿱䜌又乍大孟姬媵盥缶」
〈2877〉「蔡侯⿱䜌又之尊盤 盤」
〈3101〉「蔡侯⿱䜌又之行戈」

丁佛言曰「⿱䜌又」蔡侯戈疑⿱䜌又字之繁文(古籀補補附錄二頁)

柯昌濟曰「从四甶从幺从又或𢿢字異文金文𢿢字見𢿢尊作𢆶从叀聲此文少變其體」(韡華三三三頁蔡侯戈)

a 陳夢家曰「此墓所出蔡侯諸器 其名从四甾从𤔔後者是其聲符說文以為讀若亂同此字當是說文䜌之古文後者从𤔔从兩系此字又或是說文𦁕字後者从絲从卝(即說文卵之古文)系或幺與說文叀之古文相近 叀即甾古音䜌亂卵是相同的而小篆之卵與申字形近易混蔡世家昭侯名申當是卵字之誤番生𣪘的朱𤔔毛公鼎作朱𦅫 即此字」(金選三三九至三四o頁壽縣蔡侯墓銅器)

a 唐蘭曰「蔡侯䌘的䌘字跟金文的𤔔字很相像,甫本作甾又十分像東字.戰國時皆成侯鐘重十鈞十八益的重字作𥁕

可證、邢末、蔡悼侯本名鬭、六國時人誤讀為東、不知又因為什麽變成了東國」(五省序六頁)

a 郭沫若曰「即產之異文、番生毀銘有朱𩱵弘靳一語、毛公鼎銘作朱𩱵弘靳、說文䜌之古文作[illegible]、即是𩱵字、𩱵與𩱵、至少其音必相同。[illegible]之結構與𩱵同例、其音亦必同于䜌、䜌與產、古音同在元部。[illegible]从四𡴀、𡴀亦聲、𡴀乃古圃字、則此奇文乃田產之產字。」

(文史三〇三頁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墓的年代、吳王光鑑)

朱芳圃曰「郭沫若曰「蔡、聲侯名、史記蔡世家作產、今器名作[illegible]、當即產之異文、番生毀有朱𩱵弘靳一語、毛公鼎銘作朱𩱵弘靳、說文䜌之古文作[illegible]、即是𩱵字、𩱵與𩱵至少其音必相同、[illegible]之結構與𩱵同例、其音亦必同於䜌、䜌與產古音同在元部、[illegible]

从四甾甾乃古圃字，則此奇字乃田產之產字。（考古學報一四）陳夢家曰：番生毀的朱𤔲、毛公鼎作朱𦉢，即此字。（考古學報二一一八）孫百朋曰：蔡侯名𤔲，篆書形體與𤔲字相近，即纘字。（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二一）按：三說皆牽附難通，誤不待辯。字中从𤔲，兩旁从二甾，𤔲即𤔲之省形。說文𤔲部：「𤔲，治也。幺子相亂，𤔲治之也。讀與亂同。」按：𤔲象兩手絞絲形，8為絲束，H為絞具，蓋絲易亂，用H收之，則有條不紊，故訓為治。許說失之。甾叀同字，圜形之竹器也。（詳考古釋叀說）代文字在結構上尚未定型化，往往因隙乘間，重疊其體，以取美觀。例如


前六、五〇、七


寧滬二、四五

漁从四魚，涉从四止，美觀之外，別無深意。𤔲从四甾，亦猶是也。

字形既明、次言音義、考古文有𩇓字、除結構與𩇓全同外、其受
聲表義亦復相同、說文雨部靁𩆦昜薄動生物者也、从雨畾象
回轉形、𩇓籀文靁、間有回、回靁聲也、㗊古文靁、𩇓古文靁、
又口部、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𡇯古文回、蓋象水旋之形、
說文水部、淵、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故顏回字
子淵、是其證、回象旋轉之水、田象旋轉之物、二字連讀、即肖旋
轉之聲、陰陽薄動、其聲回田、與物旋轉之聲相同、故造字象
之讀為 Yuái Luái
靁讀複音、尚有二證、一、尚書金縢、天大雷電以風、漢書梅福傳
雷風著災、一从田、一从回、二、西周末葉楚公逆鎛銘之吳雷、史
記楚世家作吳回、
靁字音義既明、進而釋𩇓、自可迎刃而解、中爰象治絲、治絲

必往復纏繞方能成束凿象圓形之器、前者含有圓意、後者具有圓形、合之表示圓義、而音亦寓於其中、從靁字古讀複音例之、當讀 *duân luân* 自語言單音化後、以一字代表一音、書作檀欒、漢枚乘梁王菟園賦、脩竹檀欒、藝文類聚六五引 謂竹莖之圓也、一作團欒、唐陸羽詩、披書寓直月團欒、謂月形之圓也、宋范成大上元紀吳下節物詩、撚粉團欒意、熬稃膈膊聲、自注、團欒、糰子、謂粉糰之圓也、」(釋林藂八十五頁至八十八頁轉錄)

ナ 鉦 〈0007〉「ナ△」

曼 〈1900〉「ナ△」

二 盂鼎 〈0677〉「三左△」「三右」

按此字見於盂鼎二

散盤 〈2927〉「自根木衛ナ△左至于井邑封衛是東一封」「還以ナ左△執纓要史正仲農」

善鼎

〈0673〉「昔先王既令命女汝ナ△佐足彔泉戻」「令女ナ△足彔泉戻」

鐘 㝬狄 〈0032〉「其嚴才在帝ナ△左」

師虎簋 〈1383〉「啻嫡官司

ナ△右戲緐荊」「啻嫡官司ナ△右戲緐荊」

師兌簋 〈1385〉「令既令命女汝足師龢父司ナ△右走馬」

元年師兌簋 〈1386〉「王乎呼內史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司ナ△右走馬」

以又爲ナ

甬季鼎ナ右

〈0155〉「周又△右 左右」

亦以又爲ナ

俗文

鬎寇

同簋 從衆 〈1367〉「𠫑左右吳大父」世孫孫子子𠫑ナ△左右吳大父」

K

强運開曰『𠂇同敢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左字从𠂇从ナ與距末右字𠂇𠂇从𠂇同意運開按𠂇𠂇當即古手字金文拜字多从之ヨ訓為手𠂇訓左手故古文ナ右字或从古文手容庚說𠂇从𠂇似猶未塙也』(古籀三補卷三第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𠂇左手也象形按古作𠂇(鐘狀)』(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借ナ為左也說文𠂇左手也象形此實𠂇字省略文借以為左手義又𠂇此為ヨ字為右手義ヨ𠂇兩字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此亦轉注也轉義為凡左右義後人借𠂇𠂇為𠂇ヨ𠂇字殆廢矣又左手相左助也从ナ工ナ亦聲此銘借ナ為左唯右用正文一正一略亦款識文之一例』(古籀篇五十六第一頁)

K 郭沫若曰『𢀩即差字讀為左』(兩攷八十六頁卯𣪘)

高鴻縉曰『說文𠂇ナ手也象形臧可切』

王國維曰古文反正不拘或左或右可任意書之惟ナ乂(一)(一

諸字例外

按𠂇象ナ手形後通以左字代之久而成習乃加人旁作佐以

還左字之原秦以後而𠂇字廢

左說文手相左助也从𠂇工徐鉉曰今俗別作佐』(字例二篇九

四頁)

卑 曾伯簠

乃俾西宮口
武父誓曰
口父、口則卑△俾復氒絲束⌞「母 母卑△俾弍于誓⌞「迺卑△俾口呂当
酉酒級及羊⌞「以尚卑△俾處氒邑⌞「誓劓卑△俾復令命曰⌞

〈1446〉「具俱既
卑△俾方⌞

藝亂為俾書無遣文王
卑服馬杰作俾 散盤

〈2927〉「矢卑△俾盡且舉旅誓曰⌞「迺
卑△俾西宮襄武父誓曰⌞

曶鼎
〈0619〉「限詰曰醫劓卑△
俾我賞償馬⌞效

國差 鐈

〈2999〉卑△俾音
卑△俾滯⌞

免簠
〈1358〉卑△俾冊
令免曰⌞

曲辰卣
〈2727〉母俾△
晨弋
鼄氏 鐘

〈0045〉卑△俾鳴
寡卑 盤
〈2919〉者尚余畀△口口
口擇其吉金⌞

〈0047〉支好⌞
「卑俾龢卑△孚⌞「卑俾女汝龢鑄之剖⌞之

孫詒讓曰『⿻甲ナ楊疑爲卑字王楚釋爲異薛從之王俅釋爲威孫釋字從王楚讀從王俅案楊說是也此卑字卽俾之省曾伯霥簠既俾方俾作⿻甲ナ散氏盤大俾義祖襄旅誓俾作⿻甲ナ齊侯甗俾旨俾瀞俾作⿻甲ナ竝見阮款識正與此同』（拾遺上二一頁晉姜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宀⿻甲ナ賊也、从ナ甲、按ナ甲非義、古作⿻甲ナ（靜敦繹字偏旁）不从甲、田當爲由之變形、由缶也、手持之、與㒒（僕）甹（俘）同意、或作⿻甲ナ（曶鼎）作⿻甲又（克淵彝澤字偏旁）』（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宀⿻甲ナ賊也、執事也、从ナ甲、徐鍇曰、右重而左卑、故在甲下、此說非是、今據金文、字明从由从夂、攴支、說文所無、唯見此字、因謂由爲缶名、缶由 賊者所取之器、攴者小擊也、敹牧字从之、所以使爲也、⿱甲又从夂攴、所以受教也、卽賊者執事之

意在焉然則元當有攴部而收𢼸于此唯古攴又通用支乡亦可通用故收于乡部中亦可矣許氏固有此例又或謂椑訓兩手擊也从手卑聲又𢼸訓毀也 从攴卑聲𢼸椑當同字攴手通用本部多例兩手擊也字固當从攴毀也者本義之轉也然字元當作𥟀之理也此篆作𢼸𢼸椑古文卑由古音轉通弭晲同字可證此从支由聲也若然卑賤義以婢為本字耳依前說喪服小記養卑者否注謂子弟之屬 此與本義近矣(古籀篇五十六第二頁)

徐中舒曰「俾金文作卑其義皆當為使其用於𢻸辭者如

卑女𩐍𩐍 剖剖龢龢倉倉一 者盪鐘

卑若鐘鼓外內剴辟……卑百斯男而埶斯字一齊夷鎛

此卑女卑若皆命令之辭(女若皆第二人稱女汝同若亦汝也)自為祖先或天所

命其在詩天保云俾爾單厚俾爾多益俾爾戩穀卷阿云俾爾彌爾性閟宮云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亦俾爾連言」（集刊第六本一分一二頁金文嘏辭釋例）

b.c 高鴻縉曰「卑作[illegible]从田攴聲特攴字反書耳金文亦有不反書者如吳者減鐘有[illegible]字余卑盤作[illegible]卑从田猶之障（尊卑本字）从阜阜高而田低故以取意王靜安曰卑讀為俾按俾使也𣪕攸从鼎虢旅匜使攸衛牧誓句法與此同」（散盤集釋五九頁）

〈大25〉「卑俾復虐逐氒君氒師」〈大45〉「卑俾若鐘鼓」「卑俾百斯男而𡕬蓺斯字」〈大47〉「卑俾[illegible]串[illegible]通孔」

史 鼎文

〈0092〉 史△

尊文

〈1953〉 史△

文盨

〈0837〉 史△

文尊

〈1953〉 史△

鼎文

〈0092〉 史△

史父丁卣

〈2521〉 史△父丁

井侯簋

〈1378〉 王令眔内史△曰：命

史父庚鼎

〈0222〉 史△父庚

競簋

〈1315〉 白犀父蔑御史△競曆

遹簋

〈0817〉 師雝

父甬妃史△使遹事于獣侯

公史簋

〈1189〉 公史△做事父泉

史獣鼎

〈0652〉 尹令史獣立工于成周史△獣獻工

于尸尸賣
史獸
鼎

m

令盨

<1377>
用障史使
于皇宗

n

[illegible]鼎

<0616>
內史令命毋事
內史龍

o

雪鼎

<0641>
濂公令命雪
眔史旟曰

p

q

史見
卣

<2645>
史見乍父
甲寶尊彝
(A·B)

r

臣辰
卣

<2730>
王令士上眔史
寅殷于成周

s

彭史
尊

<2047>
𫹉彭史
從尊

t

史桒
盨

<1105>
史桒𧊒兄乍
且辛寶彝

u

師旂
鼎

<0665>
弘𠂤吉中
史使書

v

史秦
鬲

<0685>
秦史

w

免盤

<2917>
令命乍冊內史易
錫免鹵百陵

x

毛公
鼎

<0680>
已曰彶茲卿事寮
大史寮于父即尹

y

倗史車
鑾

<3030>
倗
史

z

頌鼎

<0674>
王乎呼史虢
生冊令命頌

頌簋 〈1392〉 王乎史虢生冊令頌 (A·B)

頌壺 〈2836〉 王呼史虢生冊命頌

元年師兌簋 〈1386〉 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足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 (A·B)

匜 〈2951〉 史頌作鉈

史頌簋 〈1356〉 令命史頌 纕鉌

師酉簋 〈1374〉 王乎呼史𢾊冊命師酉 (A·B·C)

豆閉簋 〈1368〉 王乎內史冊命豆閉

師虎簋 〈1353〉 王乎呼內史吳曰

楊簋 〈1362〉 王乎內史先冊命楊 (A·B·C·D·E)

史寏簋 〈1184〉 史寏作寶簋

散盤 〈2927〉 王乎史減冊賜寰玄衣黹屯

伯上匜 〈2981〉 西大內史伯叔上作

史 w'

鬲攸比鼎 〈0670〉 史南日 鄙虢旅

史 v'

師奎父鼎 〈0667〉 王乎呼內史駒冊命師奎父

史 u'

番生簋 〈1387〉 王令 ……

𤔲公族事 x' 大史寮

史 y'

史 作冊魖卣 〈2734〉 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 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 王遣公大史 公大史在豐

史 z' 𤼷盨 〈1363〉 內史 鄙命

史 a'' 克鼎 〈0675〉 易女史小臣 霝龠鼓鐘

史 b'' 克盨 〈1496〉 王令尹氏

友史 趞曹

史 c'' 鬲比盨 〈1447〉 令小臣成友逆里口 內史無𩠦大史旟曰

史 d'' 寰盤 〈2924〉 史𦈡受授

夫克田人 王令命善夫 王乎呼史減冊 易錫玄衣黹屯

史 e'' 揚𤼷眔𤔲工史 又一器史作司 〈1375〉 王乎呼內史 先冊令命𤼷

史 f'' 大次鼎 〈0180〉 史次

史 g'' 無叀鼎 〈0668〉 王乎呼史翏冊令無叀曰

史 h'' 史宜父鼎 〈0532〉 史宜

文臣作障鼎」

i″ 史農觶

〈2314〉「農史」

j″ 史話甗

〈1275〉「遹易史話貝十朋」

k″ 吳王姬鼎

〈0585〉「吳王姬作南宮史叔飤鼎」

l″ 柳鼎

〈0664〉「陽佃史」

m″ 史頌簋

〈1396〉「史頌作簋永寶」

n″ 趩簋 內史

以事為史

〈1361〉「王乎呼內史冊令命趩更氏且祖考服」

〈0325〉「懋史讞鼎」

〈0407〉「史盉父作寶鼎」

〈0411〉「史昔其作旅鼎」

〈0482〉「史」

〈0519〉「史」

喜作朕文考翟祭」

〈0656〉「史趞曹易錫弓矢虎盧盧冂冂百十殳」

〈0658〉「王

在宗周令史頌徲蘇」

〈0662〉「王乎呼作命內史冊命剌」

〈0793〉「寡史姒作

肇彝」

〈0803〉「大史友作召公寶尊彝」

〈1137〉「史逗作寶簋」

〈1240〉「史敖作僉遺中

彝」

〈1350〉「其右子吹史史盂厤教莫用糸衣于史盂」

〈1365〉「王乎史年

冊令命壁」

〈1369〉「王乎呼作冊內史冊令師艅髙嗣化口」

〈1370〉「王乎

呼內史△先冊命諫」〈1385〉「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1433〉「史△免乍旅匡」〈1452〉「史△𩜾乍旅盨」〈1940〉「史△孔乍和盉」〈4951〉「王令命士上眔史寅𣪘于成周」〈2072〉「羕史△乍旅簟彝」〈2093〉「史△伏乍父乙寶簟彝」〈2145〉「令史△懋兄兄載市冋黃」〈2431〉「齊史△疑乍且辛寶彝」〈2444〉「王乎呼史△戊冊令命吳𤔲旂眔叔金」〈2663〉「史△戍乍父壬隫彝」〈2704〉「寧史△錫耳」〈2716〉「王姜史△叔事于大保」〈2729〉「令命史△懋易錫免載市」〈2813〉「史△僕乍尊壺」〈2851〉「寵覯令史△懋路筭」〈2891〉「史△頌乍般盤」

阮元曰：「案中射禮所用以實算者。儀禮大射儀賓之弓矢與中籌豐。鄭注中閭中算器也。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禮投壺司射奉中。疏云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此銘中字有

旌旂。當是兕鹿背上所立之圓圈形。凹其上以受算。以手執之奉中之義。』（積古卷五、十九頁手執中觚）

方濬益曰：『此文為彝器習見。薛氏款識釋史，積古齋款識前從薛釋，後釋手執中形。按後釋是也。文以一手執中，即儀禮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之象。若陳壽卿編修所藏之父乙角文作[古文]，則以兩手奉之，即禮記投壺司射奉中之象。蓋此諸器皆射禮所用，故著其形以見義。班孟堅敘次六書，所謂象事者也。』（綴遺卷十七、五頁執中尊）

吳大澂曰：『[古文]記事者也。象手執簡形。許氏說从又持中。中正也。按古文中作[古文]，無作中者。史頌敦』（古籀補十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古文]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按古作[古文]揚敦，作[古文]師酉敦，作[古文]錫吳尊彝乙。从中不从中，中古作中，中象簡形，執簡所以

記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〻正也朱駿聲云周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其屬又各有府史胥徒史主造文書者亦偁史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書酒誥矧大史友小史友鄭注大史内史掌記言記行又左氏春秋序魯史記之名也疏掌書曰史此說至詳葢謂史字从彐實聿省聿即筆字中之中丨以兼聿之中丨聿字已象手持筆形史字亦不可象手持筆形故為手持中而會意也史之職尚直筆故手持中正之中此例亦往〻有之而其會意之指顯然矣』（古籒篇五十九第二〇頁）

「容庚曰『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王國維先生曰古文中正之字作［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古文字形］諸形伯仲之仲作中無作中者唯篆始作中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則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案周禮大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算……中者盛算之器也……周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算亦與中字形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形而於中之上橫鑿孔以立算達於下橫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於他器者也……算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算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史字从又持中義為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丨象筆者形同意矣釋史」(寶蘊十三頁至十四頁商史鼎)

何大定曰『史說解曰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史下屬字僅有一事字史金文編作史(史父庚鼎)事作事(毛公鼎)容庚謂史與事與史為一字羅振玉攷釋曰卜辭事字从又持簡書執事之象也與史同字同意王國維舉證史事為一字亦甚塙然則史字當攸入又部或聿部而史部不應分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六頁說文解字部首删正)

陳夢家曰『此銘罬方鼎第二行第六字(即主賞者之名)起初不敢認為中字因它與金文伯仲之中不同上畫是平的及比較前器所論的楮中作旅盂其第一字與此器全同而中作伯仲之中因知中乃中之異體說文史字解云从又持中中正也金文小篆史字从中許慎以為是中正之中是正確的王國維釋史(觀堂集林卷六)以為史所从之中即周禮凡射事飾中舍筭

之中中乃盛算之器亦用以盛簡策對于王氏此說久所致疑今因此器而可釋然于懷」(金竣九二頁西周銅器斷代綵方鼎)

a 馬叙倫曰「倫按說文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其實史為書之初文聿之異文從又持ф為聿從又持ф為史ф|ф雖有県正之殊皆是筆之初文古之書刀即筆也故今之筆形猶似之書刀之形蓋為ф虛之則為ф形與中外之中近故譌為中矣此似非史字中乃儀禮鄉射禮虎中兕中鹿中之中從又持中明是射時執中者制器以此為識也此亦圖語之明證也」(刻詞九頁至十頁手執中彝)

斯維至曰「案散氏盤全銘所記為矢散兩國劃定封疆之事其最後一語云厥左執繢史正仲農繢契要之本字(釋从郭)史正殆

即史官周禮大史職云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此可知其所以由史正執契要也鬲从盨云厥右鬲从善夫克與此情形亦似（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六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案史為古代最常見之官彝銘中凡稱史某者多至不可勝計作册之名曾見於書洛誥顧命及書序中自來皆不能解至孫詒讓始發其覆於周禮正義內史疏云尹逸蓋為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謂之作册（古籀拾遺宄自跋略同）王國維釋史（觀堂集林卷六）繼加推闡又謂凡彝銘中所見之作命內史作册內史亦皆作册之別稱內史之長曰尹氏亦曰內史尹亦單稱尹氏又或稱命尹說極精審余案叔上匜有大內史當亦即尹氏異稱之一也周禮五史（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金文惟見大史御史內史異稱

至多而御史之史當讀為事疑周禮所謂五史殆出後人虛擬事實上非有如此之整齊也

大史古實祟職王國維已論之甚詳番生段毛公鼎均以卿事寮大史寮並稱余謂西周之時實為兩寮共同執政迫春秋中葉以後大史終於漸漸淪為閒職遂造成卿事專權之局面此亦可覘時代之變遷矣（參見卿事條）（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五至一六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疏士切

按象口有言記事者手持簡以記之之形由文又（手）生意故為記事者謂手為人者亦猶後世謂能手為能者之意史即史官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殷墟書契卷五第卅九頁有其隹大

史寮命字樣是也。商周中字作𠁩仲字作中。秦始通作中與仲。知許謂从又持中。中非古之中也。又後世作史事解者。乃其借意也。』(字例二篇二三〇頁)

王國維曰。『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並作史。从中。秦泰山刻石御史大夫之史。說文大小徐二本皆如此作。案古文中正之字作中中中中諸形。而伯仲之仲作中。無作中者。唯篆文始作中。且中正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然則史所从之中。果何物乎。吳氏大澂曰。史象手執簡形。然中與簡形殊不類。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

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江氏以中為簿書。較吳氏以中為簡者得之。簡為一簡簿書則需眾簡。顧簿書何以云中。亦不能得其說。案周禮大史職。凡射事飾中舍筭。大射儀司射命釋獲者設中。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又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云云。此即大史職所云飾中舍筭之事。是中者盛筭之器也。中之制度。鄉射記云。鹿中髹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是周時中制皆作獸形。有首有足鑿背容八筭。亦與中字形不類。余疑中作獸形者。乃周

末彌文之制其初當如中形而於中之上横鑿空以立筭達於下横其中央一直乃所以持之且可建之於他器者也考古者筩與筭為一物古之筩筴最長者二尺四寸其次二分取一為一尺二寸其次三分取一為八寸其次四分取一為六寸（詳見余簡牘檢署考）筭之制亦有一尺二寸與六寸二種射時所釋之筭長尺二寸投壺筭長尺有二寸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箭篠也籌筭也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刋之也刋本一膚賈疏云長尺復云有握則握在一尺之外則此籌尺四寸矣云刋本一膚者公羊傳僖三十一年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為膚又投壺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引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是扶膚一字）一指案寸皆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為一謂刋四寸也所紀筭之長短與投

壺不同疑鄉射記以周八寸尺言故為尺四寸投壺以周十寸尺言故為尺有二寸猶鹽鐵論言二尺四寸之律而史記酷吏傳言三尺法漢書朱博傳言三尺律令皆由於八寸尺與十寸尺之不同其實一也計歷數之算則長六寸漢書律歷志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說文解字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尺二寸與六寸皆與簡策同制故古筭筴二字往往互相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注古文筭皆作筴老子善計者不用籌策蓋謂不用籌筭也史記五帝本紀迎日推筴集解引晉灼曰筴數也迎數之也案筴無數義惟說文解字云算數也則晉灼時本當作迎日推筭又假筭為算也漢蕩陰令張遷碑八月筴民案後漢書皇后紀漢法常以八月算人是八月筴民即八月算民亦以筴為算是古筭筴同物之證也射時舍筭既為史事

而他事用筭者。亦史之所掌。周禮馮相氏保章氏皆大史屬官。月令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計歷數者史之事也又古者筮多用筴以代蓍易繫辭傳言乾之策坤之策士冠禮筮人執筴又周秦諸書多言龜策罕言蓍龜筴筭實一字而古者卜筮亦史掌之少牢饋食禮筮者為史左氏傳亦有筮史是筮亦史事筭與簡策本是一物。又皆為史之所執。則盛筭之中。蓋亦用以盛簡。簡之多者。自當編之為篇。若數在十簡左右者。盛之於中。其用較便。逸周書嘗麥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將。其為盛筴之器無疑。故當時簿書亦謂之中。周禮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斷民獄訟之中。又登中於天府。鄉士。遂士。方士。獄訟成。士師受中。楚語。左執鬼中。蓋均謂此物也。然則史字从又持中。義為持書之人。與尹之从又持丨象筆形者同意矣。然則謂中為盛筴之器。史之義不取諸持筭而取諸持筴。亦有

說乎。曰有持筭為史事者。正由持筴為史事故也。古者書筴皆史掌之書。金縢史乃冊祝。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又作冊逸誥。顧命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灋。掌則。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之。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讀禮法。史以書辨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凡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冊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御史掌贊書女史掌書內令聘禮夕幣史讀書展幣又誓于其竟史讀書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注讀王命書也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又公史自西方東面讀遣卒命曲禮史載筆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祭統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毛詩靜女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又周六官之屬掌文書者亦皆謂之史則史之職專以藏書讀書作書為事其字所以从之中自當為盛筴之器此得由其職掌證之也

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

說文解字事職也从史之省聲又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然殷人卜辭皆以史為事是尚無事字周初之器如毛公鼎番生敦二器卿事作事大史作史始別為二字然毛公鼎之事作𠭁小子師敦之卿事作𠭁師寰敦之嗇事作𠭁从中上有斿又持之亦史之繁文或省作𠭁皆所以微與史之本字相別其實猶是一字也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間王室執政之官經傳作卿士書牧誓是以為大夫卿士洪範謀及卿士又卿士惟月顧命卿士邦君詩商頌降予卿士是殷周間已有卿士之稱而毛公鼎小子師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虛卜辭作卿史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二十三葉又卷四第二十一葉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諸侯之執政通稱御事書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大誥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肆余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酒誥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又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梓材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召誥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又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洛誥予旦以多子越御事文侯之命即我御事罔或耆壽𠊱在厥服多以邦君御事並稱蓋

謂諸侯之執政者也。而殷虛卜辭則稱御史。（殷虛書契前編卷四第二十八葉）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書甘誓謂之六事。司徒司馬司空，詩小雅謂之三事。又謂之三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稱事若吏，即稱史者也。書酒誥有正有事。又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立政立政立事。正與事對文。長官謂之正，若政，庶官謂之事。此庶官之稱事，即稱史者也。史之本義為持書之人。引申而為大官及庶官之稱。又引申而為職事之稱。其後三者各需專字。於是史吏事三字於小篆中截然有別。持書者謂之史，治人者謂之吏，職事謂之事。此蓋出於秦漢之際，而詩書之文尚不甚區別。由上文所徵引者知之矣。』（觀堂二四五頁至二五二頁釋史）

勞榦曰「認為所從的是[illegible]字當然不可以是中字也不可以是中形更不可以王國維認為盛筭器也不可以只有認為所從的是一種弓鑽是可以的在史字中其所從的中就是一個弓背向下的弓形金文及甲骨凡從弓的字弓都是對側面的這都是射箭的弓只有這個弓形的弓背向下對於弓鑽的形狀正皆符合吏字所從是弓鑽頂上壓着的重物事字所從則為弓鑽頂上還附上一根繩子現在中國大陸的木匠還有人用這種樣子的鑽子……所以史字是從右持鑽鑽是象鑽龜而卜之事因為卜筮之事是史官最重要的職務而記事為後起字史的結構及史官的原始職務大陸雜誌十四卷三期頁一至四」一九五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金文从中與中正字作[illegible]異史職尚直筆乃春秋以後之史學觀念先

民造字於史學形成之前，當不以手持中正為會意之恉。陳夢家竟从許說而不知其誤。吳大澂謂象手執簡形，江永謂手持簿書，然兩者皆與中形不符。王國維謂从手持盛筭之器，義為持書之人，其文引徵詳盡，其說較勝，然誠如王說，則字當作[illegible]（李孝定說見甲骨文字集釋頁九六九）以明筭在中，中中為何物，尚難定也。馬敘倫謂史从手持中，中象倒聿，乃書之初文，而金文[illegible]手執中彝乃以手執中（飾中舍筭之中）之圖語，非史字，然金文史字習見，馬說非是。」

周法高曰：「陳夢家初釋史為田獵之網（考古社刊第五期七至十二頁史字新釋，甲骨文字集釋九六六頁引），後據『𩛥方鼎』『𣟂中』之中作中，說明中乃中之異体，但此器中作中而不作中，中形体尚差一間。勞榦氏以為史象手持䪜之形，然中形與䪜形不類，其說非是。阮元、方濬益、王國維

諸家均以中為盛筭之器。引周禮儀禮為證。白川靜疑之。提出史之祭祀起原說。謂卜辭中五種祭祀之一[illegible]象收祝辭于由之中而捧持于𣪘之旁、卜辭常見「由王史」白川氏不贊成釋由為古・叶。而贊成于省吾釋作甾而讀為載。以為與史字音近。史字象收祝告載書之辭于曰之中而捧持之形。史字所從之中與中字之形音義無關。釋史。甲骨金文學論叢初集一至六六頁。案史字所從之中是否讀為中抑讀為甾。今姑不論。然其為盛物之器。則無可疑。周禮儀禮之中安知非中字之隸變。然則王國維等引周禮儀禮之中為說。不能謂之為誤。而白川氏謂中字之音與甾近。似尚無確證也。」

〈大1〉「王令大史兄褱土」「丝茲褱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大4〉「史究至」〈大8〉「員從史旗伐會鄶」〈大14〉「王乎呼內史吳冊令牧」〈大15〉「內

史ㄥ冊命」〈大18〉「王乎史。尤冊令命希」〈大27〉「王乎呼內史。冊命鄦」

a 事 與史使為一字

小子𩵦簋

〈1232〉 卿事△錫小子𩵦貝二百

b 矢方彝

卿事寮

〈2446〉 受卿

旋事寮 公令 命佸出同

卿旋寮 眾及卿旋寮

c 又公令 三事命

〈2446〉 王令 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 三方 佸令舍三事△令 命 令我

隹令 命女此二人亢眾矢爽 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d 作矩鼎

〈0505〉 用言王出 內入使△人

e 公史 盄

〈1189〉 公史△

文 鼎 侯事△

f 匽侯鼎

〈0589〉 匽侯旨初 事△于宗周

g 農卣

〈2727〉 事△乎友 農 氒十小子小大事△

h 叔卣

〈2716〉 王姜史叔 事△于大保 保

i 師旂鼎

〈0665〉 靁 史△使 氒友弘 以告于白懋父

j 壺 卣

〈2834〉 用 事△

k 人 𠭯簋

〈1354〉 用 事△ A·B

m 遹簋

〈0817〉 師雍父肩 史△使 遹事于𡚸侯

事 宅簋

〈1348〉「令命宅事△」白懋父

事 易鼎

〈0609〉「使于鄧」

事 大豐簋

〈1379〉「事△喜」

上 帝

事 盂鼎

〈0676〉「在雩于 御事△」

事 衛鼎

〈0633〉「乃用鄉饗 王出入吏人△」

事 公貿鼎

〈0628〉「叔氏口口使△ 賁安賁口白」

事 召卣

〈2722〉「盟啓 隹事△」「旅奔」「從事△ 皇辟居」

事 麥鼎

〈0626〉「用 從」

井侯 徒事△

事 毛公鼎

〈0680〉「庶出入事△于外 尃敷命尃政」「已曰 及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小子師氏虎臣」

執衣事△ 雩與朕

事 伯中父簋

〈1261〉「伯中父夙夜 事△走考」

事 頌鼎

〈0674〉「用事△」

事 頌簋

〈1392〉「綠窐 旂攸攸鋚 勤用事△」(A-B)

b' 頌壺

〈2836〉 用事△

c' 克鼎

〈0675〉 敬夙夜用事△

d' 史頌簋

〈1356〉 休又(有)成事△

e' 師嫠簋

〈1388〉 用事△

h' 守簋

〈1339〉 王使小臣守使于夷

f' 不嬰簋

〈1393〉 用述乃事△

k' 鬲攸比鼎

〈0670〉 虢旅迺史(使)攸衛牧誓曰

i' 追簋

〈1355〉 追虔夙夕卹厥死事△

j' 害生簋

〈1337〉 王令(命)[illegible]𤔲公族事△大史寮

K 賢簋

〈1301〉 公命事△

l' 免簋

〈1358〉 用事△

m' 事族簋

〈1300〉 事△族寶毀

n' 豆閉簋

〈1368〉 用降乃且(祖)考事△

o'

p' 封簋

〈1340〉 王使焚蔑曆 (A·B)

q' 師虎簋

〈1383〉 截(載)先王既令(命)乃以取(祖)考事△仕用事△

r' 曶鼎

〈0679〉 用事△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𤔲卜事△

s' 趞簋

〈1363〉「用事△」

t' 伊簋

〈1371〉「用事△」

u' 叀良父簋

〈1237〉「大師事△良父作寶簋」

v' 秦公簋

〈1342〉「虢事△使繇鑾瓔夏」

w' 庚嬴多父盤

〈2921〉「其事△䍃多父眉壽考」「事△利于辟王卿事△」「事△」

x' 邵鐘

〈0035〉「余頊岡事△君」

y' 輕侯鼎

〈0671〉「用夙夜事△」

z' 師寰簋

a'' 師寰簋

〈1381〉「夙夜䘏將事△」(A·B)

b'' 齊侯壺

〈2835〉「余不其事△使女受冊」「用御天子之事△」「萬年無疆御事△」

c'' 齊鎛

〈0062〉「余三事△是台」「余為大攻厄」「𩐾大吏△史」「是辝以可吏△使」

d'' 陳猶釜

〈3019〉「陳猶立事△歲」

e'' 中鼎

〈0632〉「鄦安之孫䱷大吏△史」「中作其造禮鼎十」

f'' 師寰簋

〈1312〉「休成事△」

事 9" 倗卣 〈2692〉「用萬年事」

事 6" 朐簋 〈1346〉「用以(以)乃祖考事，官嗣ㄓ土」

事 i" 望簋 〈1365〉「用事」

事 8" 伯句 〈3002〉「伯吏(史)秦苟膌為之」

事 k" 龠忑鼎 〈0636〉「伯夲吏秦差(佐)苟燕為之」(盂)

〈0026〉「龕龍事朕辟」〈0049〉「天子倗事𣲵梁其身邦君大正」〈0410〉「事戕乍寶隮鼎」〈0524〉「用口王逆洀事刀」〈0571〉「珥見使于彭」〈0616〉「内史命䖒事」〈0658〉「休有成事」〈0661〉「用事」〈0673〉「用事」〈0677〉「三事口口「入般酉」〈1143〉「用鄉王逆𢀛事」〈1164〉「對休錫厥瀕事貝」〈1297〉「相侯休于厥臣口錫帛金口揚口口事文考」〈1373〉「琱生又吏使𦉢簋來合事余獻」〈1381〉「反乍工吏」〈1388〉「女汝敏可吏使」〈1950〉「用從井侯征事」「井侯光乍吏麥」〈2116〉「用萬年事」〈2119〉「罷殺罷殳事用乍父乙旅隮彝」〈2151〉「遣朕先寶事」〈2152〉「王令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三方」「受卿事寮」「公令命𢓊同卿事寮」

「𢓊令[命]舍三事。令[命]」「眔卿事寮」「今我唯令[命]女二人亢眔矢
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2445〉「叀朕先寶事」〈2722〉「王自穀吏。使
賣畢土方五十里」〈2825〉「隹王五年奠□陲𡍫再=[再]立事歲」〈2920〉「周
師光守宮事」〈2999〉「國差立事歲」〈3026〉「□□立事歲」「闢人□□亓
其事」「于亓事區希杀」

方濬益曰「古使吏事三字恆通用此使字从史持㫃出使者之
所載與旅字同意」(綴遺卷四、四頁揚鼎)

α吳大澂曰「事从㫃从史出疆立於旗下此事字之冣古者古文
事使為一字也」(愙齋七冊四頁乙未敦)

吳大澂曰「[illegible]古文事使為一字象手執簡立於㫃下史臣奉
使之義此事之最古者小子師敦乙未饗事亦釋饗使 [illegible]毛

公鼎 事師舍敦 事或从史从㫃省許氏說从史之省聲非也盂鼎(古籀補十五頁)

劉心源曰吏讀為事說文一部吏治人者也从一史史亦聲史部事从史㞢省聲古文作事从㞢不省古刻吏作事事二形用為事為使為史小篆吕事為吏吕中直筆下貫之事為事始分為二如守敦王事小臣守事于夷並讀為使頌鼎用事讀為事趩尊王呼內事讀為史毛公鼎卿事寮用事為士師寰敦邮厥穡事即事之古文从㞢不省者也古刻吏从屮即㫃非从㞢也又古刻吏从凵無从一者隸省从一許收入一部非也當入史部云从屮史史亦聲寀大徐解省字云屮通識也是屮即徹字通徹文史謂之吏史記所謂吕文無害為吏也(奇觚卷一、二六頁至二七頁玥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事職也从史之省聲按古作事趙尊彝作事多父盤作事克彝作事師寰敦从又持中與史同意之省聲或作事伯矩歆彝作事追敦之聲或作事子和子釜變从一亦作事師寰敦作事師害敦从㫃从執簡執旂皆治事之意事史同音疑本同字而有兩義說文云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按一史非義事字古或作事形與吏合吏事古同音蓋本同字吏音本如使使从史得聲復轉如理使音亦轉如理離騷吾令蹇修以為理兮左傳行李之往來僖三十理李皆借為使吏訓治人者亦由職事之義引伸』(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事職也从史之省聲古文作事不省與此篆相合爾雅釋詁事勤也小爾雅廣詁事力也老子治人事天又說文一部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也周語百吏庶民注百官也又說文人部使伶也从人吏聲伶者弄臣也承令服

事者也。然則事吏使音義皆同。鐘鼎古文有事無吏使，即知三代吏使義唯以事為之，如此銘亦可證矣』(古籀篇五十九第二二至二三頁)

6 郭沫若曰『卿旋寮旋字作𠭥，毛公鼎之卿旋寮，小子師毁之卿旋与此同，而番生毁之卿事大史寮，則作事。用知旋事為一字，典籍作卿士，即曲礼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之屬，其或別出大史者，蓋以屬于史職之官特多。』(兩攷第八頁至第九頁令彝)

商承祚曰『說文𠭥古文事，案段本作𠭥是也。古史吏事一字，石經古文作𠭥』(古攷二五頁)

馬叙倫曰：「倫按舊釋叀為事、倫檢𤔲卣作叓、其蓋作叓、王國維謂史吏事一字、倫謂吏事一字、事者為吏、事從史之聲、乃史之轉注字、金文無從史從一之吏、其實說文之吏、即此文之變耳。」（刻詞一五八頁𤔲尊）

楊樹達曰：「事與服同義，故金文或即言事。守宮尊云：周師光守宮事。光讀為既，與也。文云：光守宮事，猶井侯彝云：𦎫井侯服也。服之訓事，本是古義，特事字在今日義太廣泛，故今釋為謀事之事，而綜合彝銘詩書諸例，以職字釋之云。」（小學七九頁釋服）

f 楊樹達曰：「按見事之文，又見於他器。珥鼎云：「己亥，珥見事于彭，𡨦叔商珥馬，用乍父庚𫒉彝」，是其例也。亦有省略其文單言見者，賢𣪘云：「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見于衛，賢從」，是其例也。尋諸經傳未見見事之文，惟書康誥云：「唯二月哉生魄，周公初基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古士與事音同，見士即見事也。彝銘「見事于宗周」及「見事于彭」，與書文「見士于周」文例正同，特彝銘之事用本字，書文之士用假字為異耳。

古文事史使三文不分，故吳大澂方濬益皆釋現鼎之文為見使（憲齋錄伍卷拾肆葉己亥鼎，綴遺齋肆卷肆葉揚鼎），于思泊釋此銘及現鼎亦然（文選下壹卷肆葉下）。今可以確知三家之釋為誤說者，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見士決不能讀為見使，一也。彝銘見事或省稱見，如是見使之義，不能省稱，二也。見使之見與孟子「盆成括見殺」之見同，表受動，此種用法金文銘刻中絕未見，三也。

（積微一七三至一七四頁匽侯旨鼎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事，職也，从史之省聲。𠀠古文事』。甲骨文事字从屮，與金文从𠁧若𠁧異。劉心源謂从屮史，史亦聲，通徹文史之謂吏。此乃以後世之制度臆測造字之本義，不足信也。方濬益謂从史持㫃，與旅同意。吳大澂謂象手執簡立於㫃下，史臣奉使之義，从㫃之事。見於小子𤔲簋、矢方彝、毛公鼎及師簑簋，除末一器外，餘皆卿旋連文。且矢方彝及毛公鼎中吏旋同文並見，而分用劃然。然𢆶弔多父盤及番生簋卿事作吏，而師簑簋則牆事，又或作旋。吏旋互用無別，其用意不詳」。

〈大4〉「令女汝事。小大邦」〈大6〉「公告氒事于上」〈大10〉「辟井侯光氒正吏。」〈大11〉「衣殷事。」〈大12〉「小臣[illegible]靜即事。」〈大14〉「有𠂤事包苞」「乃田政吏。」〈大18〉「勿吏使敢又有庆止鈦趾從縱獄」〈大19〉「吏使尹氏受」〈大21〉「敬乃娶夙夜用事。」〈大24〉「[illegible]截乃事。」〈大25〉「勿吏使𦇧暴虐從獄」〈大26〉「用事。」〈大27〉「用

事」〈大45〉「嬰夙夜宦褻執而尔政事」「虖虔卹卒死尸事」「女汝康能乃又有事」「兢命于外内之事」「堇裘其政事」「龢敱協而尔又有事」〈大46〉「余寅事齊厌」〈大50〉「虢事䜌蠻𡕒夏」「于乍祿執事」〈大52〉「燔隊事」

肄 經典譌作肆 毛公鼎肄皇天亡斁 詩抑肆皇天弗尚 作肆 聘禮記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 注古文肆爲肄

〈0680〉「肄皇天亡斁」

肄盨 〈1325〉「𢐗師錫肄」 曶白[illegible]貝

毛公旅鼎 〈0627〉「亦弘唯孝肄」 毋有弗競

禹鼎 〈0678〉「肆武公亦弗叚望朕聖且祖考幽大叔懿叔」「肆禹亦弗敢惷賜共朕辟之命」「肄台彌守匌匡弗克伐噩」「肄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車百乘」「肄禹又成敢對揚武公不顯耿光」

克鼎 〈0675〉「肄克龔保氒辟龔王」「肄克[illegible]于皇天」

封盨 〈1340〉「肄對揚」 王休

縣妃簋 〈1364〉「肄敢隊對」 于彝曰

盂鼎 率肄于酒 〈0676〉「率肄于酉酒」

<0056>「𦘹用作鄦父大𪔅鐘」<2726>「不口口子口先𡔈于廿子子口口孫不口𦘹口鋭盄彝」

古 徐同柏曰「𦘹从彖从聿字同肄韵下器字𦘹字亦見縣伯彝與彝字韵 縣伯彝積古彝=彝器作楷妃彝釋云㮚楷伯萬季保𦾔燕筆于彝按楷當作縣=繫之彖𦾔當作𦘹義同裔燕當作殷與下文母殷塑伯父休殷字同文㮚縣伯萬季保𦘹句殷筆于彝句 肄餘也與夏肄=字同義」(从古卷六、二十四頁周對殷)

九 徐同柏釋肄曰「字从廾重習之意」(从古卷十六 三十六頁周盂鼎)

九 劉心源曰「肄說文作隸云習也从聿希聲籀文作𦘹篆文作肄此𦘹即篆文克鼎𦘹克龔保厥辟龔王縣妃彝𦘹敢筆于彝文義皆是𦘹肄即知古文肆肄實一字後人分為二」(奇觚卷二、三九頁盂鼎)

高田忠周曰「按吳大澂古籀補引云古肆字或从希讀如詩肆皇天弗尚之肆此說未盡說文𨽻習也从隶希聲籀文作𨽻篆文作肆隸變作肆从聿又隸字隸變作肆肆形音皆近故後人多以肆為肆々字却少見矣周禮小宗伯肆儀々禮聘禮未入竟壹肆禮記學記宵雅肆三左文四年傳臣以為肆業及之也段借為勤詩谷風既貽我肆傳勞也又為𣀈詩汝墳伐其條肆傳餘也斬而復生曰肆又為豕々從詞也爾雅釋詁肆故今也虞書肆類于上帝許氏引作𨽻々肆通用凡金文皆作𨽻可證矣希隶古音為轉通耳」(古籀篇五十九第三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文義或當如劉「心源」攷也然篆形𨽻𨽻迥異此矢即擬字擬矢古音通用故許氏𠤕字解云𠤕古矢字即知此

篆从矢聲之理也右旁作隹字壞文此實雉字異文雉字古與肆通用爾雅釋詁雉陳也即許氏所謂肆極陳也是也此義轉為舊廢又為放恣越語肆與大夫觴飲注放也正與此銘意合字或以矢為之爾雅釋詁矢陳也又或以𠩺為之釋詁又云㞸陳也由此觀之雉字或从𠩺固為有理矣（古籀篇九十四第一五頁）

商承祚曰『隸案此字下出籀文復出篆文則此為古文也金文毛公鼎作𨽸戊辰𣪘作𨽸與此同古今隸寫作肆毛公鼎隸皇天亾斁即詩抑肆皇天弗尚聘禮記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為肆注古文肆為肄』（古攷二六頁）

a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肆云見博古圖疑生豆孫云銘作𨽸右从希即隶字說文隶部隶从又持巾是也又𢑥習也从隶希聲又

希部絺古文𦎫虞書𦎫類于上帝絺𦎫字通。（斠釋三頁）

「楊樹達曰：『按此器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題作封敦（陸之廿叁葉），引徐同柏說釋𦎫爲𦘦字，云：字从象从聿，字同肆。今按𦎫字亦見毛公𣪘、㝨齋拾式（冊拾葉下），疑是說文之絺字。九篇下豕部云：絺，豕走絺絺也，从豕，希聲。銘文左旁从㣇，以靜𣪘之𩋊字及頌𣪘之𩋊字證之，知爲希字。說文九篇下希部希下云：河內名豕也，是从希與絺之从豕同也。右旁上从又，下从巾，與聿字金文恒作𦘒者不同，知非聿字，實希字也。但希从二爻，此只作一爻耳。小校經閣金文釋其字爲𧴆，右旁釋希，是也，左旁釋爲，非是。』（積微八十二頁絺𣪘跋）

高鴻縉曰『說文：豸，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伺)殺(也)。象形。池尔切。

段玉裁曰：古多段豸為解廌之廌，以二字古音同也。

徐灝曰：象側視之形……豸自是猛獸，故貔貙豺豹等字皆从之。

按司通伺也。象二字據沈濤古本攷補。徐鍇曰：欲有所伺殺，謂其行緩也。苗夔曰：豸之言遅也。豸字甲文屢見，茲取前四.53頁字。金文取毛公鼎肆字偏旁及貉子卣貉字偏旁。本意為貪猛噬殺之獸，即豺也。典籍或通以代解。左氏宣公十七年傳：庶有豸乎。杜注：豸解也。乃同音通段。

秦人加才為聲符作豺。說文：豺，狼屬，狗足。从豸才聲。士皆切。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解詁：豺似狗，白色，有爪牙，迅捷善搏噬也。禮王制：豺祭獸，然後田獵。呂氏春秋季秋紀：豺則祭獸戮禽，注

云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左氏文元年傳蠭目而豺聲忍人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為人豺聲似此則豺為體瘦而貪噬殺之獸甚明與說文所云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伺殺也象形意合字在商周或作複體或又加弋(古拭字見會意篇)為聲作豺(見商紂王時戊長彝及周宣王時毛公鼎)此形秦漢以來譌變甚歧詳如上列

說文肄習也从聿㣇聲肄籀文肄篆文肄羊至切說解於形意俱非所謂籀文篆文亦俱誤又雷浚說文外編曰肄釋獸肄脩毫說文無肄字部首㣇脩毫獸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此脩毫之正字陸釋文曰肄本又作隸案說文亦無隸字釋獸貍子隸陸釋文曰隸眾家作肆又作隸案隸說文正體肆俗體

無貄字

章太炎文始曰說文𧰨脩豪獸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古文作𢑑此古文變易也亦變易為𧲡𧲡𧰨屬从二𧰨古文又作𧲡此則舒為齒音矣𧰨蓋與豸同物從長脊言為豸從脩毫言為𧰨狐貒貙貍皆兼二事豸𧰨古音並如弟釋獸又嫥以𧰨為貍子變作貄本或以肆為之夏小正七月貍子肇肆說文引書𧲡類於上帝今亦作肆然則𧲡又同𧰨音也小正之肆傳訓肆為殺取豸欲伺殺義也說文古文殺作𣏂即𧰨字然則變舌為齒轉支入隊然後孳乳為殺𧳧也

茲據各家說理之如次

(一)肆為豸之累加字音義不變音伺音才音似音以均一音之轉

(二)引申段借為

(1)伺殺動詞。廣雅釋詁肆殺也。如詩皇矣是伐是肆。論語吾力猶能肆諸朝

(2)犯突動詞。小爾雅肆突也。左氏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肆暫往而退也」(字例二篇七〇至七二頁)

沈兼士曰「竊疑㣇𦁗與𦘔隸。殆皆重文變易之體而殺亦為其孳乳字。說文極陳之隸與肄習之𦘔雖分別部居然形音既相近。且古多互用。為例不一。毛詩伐其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方言烈枿餘也(秦晉之間曰肄)論語憲問篇皇疏肆殺而陳尸也。說文𦘔習之訓恐非本義(王筠說文釋例云。𦘔本同㣇借為肄習之義借義奪之遂分為二字本從㣇聿聲爾雅用之蓋本作𦘔因譌隸也。)隸訓極陳極殛古通。殛殊也。蓋𦘔之有殘餘義與

隸之有體解尸陳義相應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云𦔮說文習也篆文作肄或讀隸毛公鼎𦔮皇天亡斁讀如詩肆皇天弗尚王國維史籀篇疏證謂假肆為隸與篆文略同其實隸𦔮之為一字猶㣇𢑴之為一字耳故說文㣇𦔮同音羊至切𢑴隸同音息利切也而殺字亦復同原殺有殺戮𥻆散二義猶隸有隸殺肆解二義也又經傳多以殺為弒左傳釋文殺字或音試或音申志反是殺字本具二音去聲之音與𢑴隸皆相近古音心審二紐相通後世以聲別義凡以下殺上皆讀去聲而字形不變故廣韻集韻弒均或亦作殺厥後乃造弒字形音俱異儼然兩語矣段玉裁說文弒字注謂經傳殺弒二字轉寫既多譌亂音家又或拘泥中無定見多有殺讀弒者……殺在古音十五部弒在一部本不相通也蓋段氏先袁一之脂兩部於古絕不許通之成見故為

此說以牽就之不必信也』(輔仁學誌八卷二期四頁希殺祭古語同原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肄習也从聿希聲𦘔籀文肄肆篆文肄」楊樹達釋豨是誤𢁫為希也高鴻縉謂字从豸聿聲乃豸之累加字然古音豸在佳部聿在葉部高說非是沈兼士謂隸肄一字容庚謂經典肄譌作肆容說是也說文段注徐灝箋聿字下云「戴氏侗曰書傳未嘗有聿字聿又作筆實一字耳灝按許君固以聿聿為一字矣聿如非筆類何以釋曰所以書也而从聿建類乎然則聿即聿之省而非从巾明矣後人有所竄改也」金文肄所从聿正象以手持巾之形徐箋誤矣古文聿聿隶分別作𢁫隶𦘔取義各有不同聿為以手持巾聿為以手持筆說文謂从聿一聲誤隶為以手持尾與及字同意隸變後則往往混淆

說文所載肆之籀文从隶，恐亦聿之譌也。又肅說文从聿，金文从聿。于省吾曰「叙字象以手刷洗帚畜豪毛之形，或从數點者，象水滴之形，金文肆字多从巾者，左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服注率為刷巾。說文刷刮也。禮有刷巾，刷洗之初祗以手，繼則用巾，此人事自然之演進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九七五引 于說可从。

〈大4〉

「肆△眉又差令囗囗弄兵」

〈大24〉

「肆△皇帝乇昊數」

a 𦘔 肅 金文肃作𦘔肃作肃 㘽从肃非从肃 王孫鐘

〈0060〉「肅哲 聖武」 悊 哲

a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肃部肅持事振敬也从肃在㴱上戰々兢々如臨深淵也肃為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肅字从之會意自叶然今依此篆字明从聿々古筆字又說文古文作𢗏云从心从卪愚謂聿者史也執筆之官也史字从又持中々者中正也禮記曲禮史載筆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夫史之職者豈不持事振敬者哉其心當如戰々兢々臨深淵而已然則字从聿从淵會意之恉顯矣蓋謂此篆當以聿為建首至小篆變从肃固當在于聿部但聿肃形近通用下文可證故姑从許目而辨正鑾云左文十八傳忠肅共懿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語寬肅宣惠皆與此銘意同』(古籀篇五十九第三五至三六

頁

商承祚曰「說文𢚓古文肅从心卪，案金文王孫鐘作𢚓，與篆文近」(古攷二六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肅持事振敬也，从聿在㶁上戰戰兢兢也。𢚓古文肅从心，从卪』。金文聿聿形近，而篆文聿又與金文聿形近，肅从聿說文誤。高田忠周謂聿聿形近通用更非」

a 聿 壺文 <2751>「聿」△

b

c 戈文 <3050>「聿」△ (A·B)

d 女帚 卣

e 女帚 <2586>「女帚庚聿」△ 此器(A·B)

f 聿叟 鼎 <0187>「聿丞」△

g 者沪鐘

h <0058>「光之于聿肆」△ (A·B)

i 尊 父丁 <1996>「丁聿父」△

<0031>「其聿其言」△

<1320>「宰口樂母母聿肆𢦏諸」△

α 方濬益曰舊多釋為以手持杖之形又或釋為支蓋以說文部首𦘒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古文作𣏟此文適象手持半竹之形以為得之余以吳清卿中丞所藏婦女卣銘證之器銘作𦘒蓋作𦘒與此正同乃聿字說文部首𦘒手之𢓊巧也从又持巾

肄肅等字从之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筆𦘒書畫等字从之今觀此文从手持木象作書筆豪分布之形聿貝父辛卣作[glyph]與隶為一斂一舒是為聿之古文意古文聿聿止一字篆文興始分為二而訓聿為从又持巾亦就篆文隶之一畫兩端下垂為解說若古文則聿止作隶安得有从巾之義乎』（綴遺卷二十六、二十一頁聿角）

吳大澂曰「[glyph]古聿字象手執卜卜不律也聿貝父辛解』（古籀補十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隶所以書也从聿一按楚謂之聿秦謂之筆聿實即筆之古文古作[glyph]彖[glyph]婦庚器从又持卜卜象筆形說文云隶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按聿為疌巧無所考古聿字作聿此即聿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此最古筆字也古籀補載下文聿篆云古聿字象手執𠂇〻不律也此攷至當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又聿下曰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此說字形甚誤矣今審正如吳說其作⚫者象毛銜墨瀋而潤斂之形又作𠂇者象毛未銜瀋而乾散之形均皆同意也與聿字从又巾者豪不相像矣後人篆文變作聿或謂為指事或謂形聲皆牽強傅會之說耳如許氏遂為聿一之合形妄亦極矣說文次聿出筆云秦謂之筆从聿竹此當曰篆文聿从竹三代以前聿管以玉或以漆木詩云彤管是也至秦蒙恬別有竹管之制字亦變从竹作筆〻是秦以後字也然則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禮記曲禮史載筆皆秦漢人所改可知而已今合為一字云』(古籀篇五十九第二八頁)

高鴻縉曰「按聿即筆字。倚手（手）畫筆形，由物形生意。故為書畫之筆。名詞。聿與聿乃一形之變。非有二字。後借為語詞。如詩歲聿云莫。聿來胥宇等。久而成習。秦人乃加竹為意符（筆桿以竹為之）作筆。筆行而聿之本意廢。許書存筆之本字於聿。甚是。而歧出聿字。則非。徐灝曰。戴氏侗曰。書傳未嘗有聿字。聿又作筆。實一字耳。灝按許君固以聿聿為一字矣。聿如非筆類。何以釋曰所以書也。而从聿建類。手然則聿即聿之省。而非从巾亦明矣。疑後人有所竄改也。說甚是」（字例二篇二五三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金文字象从手持筆形。从聿一聲之說非是。者沪鐘作聿。筆端增一橫畫。與小篆同。此一聲之所本也。高鴻縉从徐灝謂聿聿一字。然肄从聿。金文確象从手持巾形。與聿之

持筆形異高徐之說非也

0382 書

a 書 免簠 不从聿 者字重見

〈1358〉 王受授乍冊尹者書△

b

c

d

e

f 書 頌簠

〈1392〉 尹氏受王令書△（A.B.C.D.E）

g

h 頌鼎

〈0674〉 尹氏受授王令命書△（A.B）

i 書 頌壺

〈2836〉 尹氏受王令命書△

j

k

l 格伯簋

〈1362〉 氒書史戠武立宧成壁（A.B.C）

m 書 寰盤

〈2924〉 史𦔻受王令命書△

n 師旂鼎

〈0665〉 弘以告中史使書△

o

p 樂書缶

〈2998〉 囗畐孫囗書兄 數擇其吉金△（A.B）

q 廿年距悍

〈3165〉 廿年囗上長弓 冘穴我䧿改書△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書箸也从聿者聲又序曰著於竹帛謂之書周禮保氏五曰六書易繫辭傳易之以書契蓋者為別事詞

也諸為辯也多〻益辯之意書即以聿記事而辯治分別也者

書同意也(古籀篇五十九第三〇頁)

a b c

𦘠 說文所無

子𦘠簋

〈0583〉「子𦘠△」(A.B.C)

再簋

〈1231〉「用作季日乙𦘠△」

d 爵 父癸

〈1804〉「𦘠父△癸口」 e

b 師望鼎 不敢不家 不𦘠 義與文同

〈0669〉「不敢不分不𦘠△規」

e 徐同柏曰「𦘠字从乂交午之象聿象手執筆形手執筆左右相交則為畫矣畫著也如也言著之後世長如此廟器也衛孔悝鼎銘施于烝彝注施著也按鄭氏此注可與是銘書字互證」(从古卷十二、七頁周𢓊彝)

f 郭沫若曰「𦘠字當是規之古文、彝銘畫字从此作𦘠、蓋謂用規以畫圓周即圓周也、說文周匝字作𠣬此字古未見」(兩攷八十一頁師望鼎)

吳闓生曰「叒妻即肅字」。个嵒敦偁生蔑爯歷用作季日乙妻子孫永寶用則妻又、、器名(吉文卷一第一八頁師望鼎)

參閱0384晝字條高鴻縉說

張日昇曰「按从聿从又，說文所無，郭沫若謂當是規之古文，其說是也，字所从又非即說文訓芟艸之又，芟艸之農具乂作ノ乀相交象剪刀之形，與正圓之規形狀相近易混，必當加義符以為區別，剪艸之乂或从刀作刈，正圓之規乃从聿作妻，晝金文作晝从周从妻，郭說周即圓周(是，詳0384晝字條)，非妻亦聲，規晝古音並在佳部合口，規kiweg晝ɣwek，爯簋云「用乍季日乙妻」，妻叚作規，鬹也，說文云「三足釜也，有柄喙」，古規鬹之形制不必如許書所云，然妻借作食器名稱則絕無可疑，師望鼎云「不敢不豖不妻」，容庚謂義

與乂同．郭沫若釋作「不敢不分不婁」規．按第四字原作分郭釋分於字形不合．容釋豕似亦未當．蓋不豕或不敢豕雖為金文成語．然不敢不豕則於誼不通．不敢不一詞亦見於金文．乃反言懼辭．沈子毁「不敢不緜休同公」．番生毁「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不杯之德」．兮甲盤「毋敢不出其負」．並皆可證．至於郭說分字雖當存疑．而不敢……不規於義亦可通．

周法高曰「師望鼎「不敢不分不婁」分容庚釋豕．但0089「豕」字下不收此字．而收於附錄下頁二(3014)收．此字．張君謂「不敢不豕則於誼不通」．案「遂」有成誼．禮記月令「百事乃遂」注「猶成也」．豕訓為墜亦訓為成．猶亂亦訓為治也．」

〈大24〉

「首德不克婁」△

[glyph] 畫 吳方彝 〈2444〉「畫轉」

[glyph] 番生簋 〈1387〉「畫轉」鞻「畫」轄

[glyph] 宅簋 〈1348〉白（伯）易（錫）小

匡宅畫 中戈九

[glyph] 㠱（?）侯鼎 〈0671〉「畫」 叀（?）靳

[glyph] 上官登 〈3023〉「富子之上官隻之畫口鑄 鈇十台口大從之從鈇 登」

[glyph] 其 弦

[glyph] 毛公鼎 〈0680〉「畫轉」鞻「畫」轄

[glyph] 師兌簋 〈1385〉「畫轉」鞻「畫」轄

[glyph] 彔伯簋 〈1380〉「畫轉」鞻「畫」轄

〈0677〉「畫」 鐃一

〈3084〉「口庶長畫」

吳大澂曰「[glyph]畫古文从聿从爻从周爻交也象手執筆畫于四周文相交錯與彫同意許氏說彫琢文也毛公鼎[glyph]或从

又从田田古周字吳尊𤱪或从王录伯𢦏敦金厄畫𦔻」（古籀補十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畫介也从聿象田四介聿所以畫之按規劃也古作𤱪（師望鼎）从聿（古筆字）象所畫之形或作𤱪（番生敦）作𤱪（師兌敦）並从周（注轉）𤱪作𤱪（彔伯𢦏敦）从王此為刻畫之畫與琱从王同意」（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畫古文畫劃亦古文畫皆鍇本作畫𤱪是也从聿田象畫田正經界也刀部有劃則第二字乃劃之古文畫劃一字劃為後起甲骨文作𤱪金文吳尊作𤱪宅段作𤱪上官登作𤱪同𪉷文毛公鼎作𤱪吳大澂曰从聿从乂从周乂交也象手執筆畫於四周文相交錯與彫同意許氏說彫琢文也」（古攷二六頁至二七頁）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彫下同據古釋畫愙齋同孫(詒讓)仍吳釋云篆作畵从周古文之變體徐釋彫下同並非是綱案愙齋云畫古文从聿从爻从周爻交也象手執筆畫於四周文相交錯與彫同意此說合徐以此篆下从周故誤釋實則吳尊畫字下亦从田而省口彔伯戒𣪘此字下从田从王唯師兌𣪘畵字較此僅省一乂餘並合參互校之其為畫之變體焯然無疑矣」(𣪘釋十四頁至十五頁)

高鴻縉曰「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畵古文畫省𦘦亦古文畫 胡麥切

按此字甲文(24.一 [illegible] 藏)倚聿(筆)畫其所畫之花紋形由文聿(筆)生意故託以寄繪畫之意動詞周人加田或畕或周或琱為聲(周

人所加者均與周同音之字，故為聲符則可通，為意符則不可通也。況有畫字从日畫省聲可互證，秦篆又略變之也。至許稱畵古文畫者，當是金文畵形之譌變；稱劃亦古文畫者，當是周末劃字通叚以代畫者也。劃為割劃本字，與用筆繪畫意別。（字例二篇三〇九至三一〇頁）」

朱芳圃曰：「說文畫部：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書古文畫，劃亦古文畫。郭沫若曰：古金文畫字作畫，从聿从周，當係以規畫圓之意。（甲骨文字研究後記一）　按郭說是也，惟釋周為圓周之周，尚差一間。余謂聿所以作繪畫，即所畫之文采也。或从玉，林義光謂此為刻畫之畫，與琱从玉同意。（文源大三〇）其說是也。爾雅釋言：畫，形也。郭注：畫者為形象。釋名釋書契：畫，繪也，以五色繪物象

也、比本義也、書顧命、畫純、孔傳、彩色為畫、周禮春官司常、皆畫其象焉、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儀禮鄉射禮、畫以虎豹、畫以鹿豕、凡此、皆用其本義、引伸為分畫、左傳襄公四年、畫為九州、杜注、畫、分也、為界畫、漢書地理志上、畫壄分州、顏注、畫謂為之界也、為計畫、史記屈原賈生傳、章畫職墨、索隱、畫、計畫也。」

(釋叢 一三八頁畫)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凡畫之屬皆从畫、畫古文畫省、劃亦古文畫」吳大澂謂字从聿从爻从周、象筆畫四周文相交錯、與彫同意、郭沫若謂以規畫圓之意、朱芳圃謂叏所以作繪、田即所畫之文、采高鴻縉謂叏倚聿畫其所畫之花紋形、田(周)為後加聲符、然古音周在幽部、畫在佳部、高說非是、商承祚謂象畫田正經畛之形、諸家之說、以郭商兩

氏較近字从叏規之古文从田叏亦聲田乃田周四至（詳字條0122）周叏為規畫（詳字條0383）叏叏規古音同在佳部並為喉音正田經界乃畫之本誼許氏不誤」

〈大14〉「畫△轊䡟」〈大25〉「畫△轉」「畫△轊䡟」

a

隶 莊子亂為隸經典作肆 「大鐘〈0055〉八聿肆」

郘鐘大鐘八肆

林義光曰『說文云隶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

按古作郘鐘』(文源)

何大定曰『隶說解曰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隶部所屬字僅隸隸二字隶隸音義一致……實為古今字耳隸訓附箸義同及隸之篆文作隸說解曰從古文之體徐鉉曰未詳古文所出桂馥曰本書(指說文)款或作款則隸亦隸之別體當有古文捝去馬叙倫謂隸隸隸三字之于隶猶鞉鞀之于鞀當附於隶下而隶又从尾與及從人殆無不同蓋亦及之異文故及下有字說解曰亦古文及其字從隶甚明然則隶當入部而隶部可削矣(馬叙倫說文解字研究法)是隶

不應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冊四一八六頁說文解字部首刪

正）

容庚曰「聿經典作肆、韢與說文堵下籀文同、周禮小胥、凡樂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吳大澂曰、若執十六鐘為一肆之說、八肆為一百二十八鐘、四堵為三十二鐘、安用如此之廣樂哉、案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邾公牼鐘鑄辝龢鐘二堵、齊侯壺鼓鐘一肆、言堵肆而不言其數、地下所發見者、齊侯鎛十四器、臨江鐘十四器（西清續鑑錄十一器、近年所見三器）、邵鐘十三器、新鄭鐘二十二器、均與十六鐘一肆之說不合、竊疑肆列也、而不必為十六之數、嘗見手持而擊之商鐃、以三器為一組、所見五組均如是、以聲

類通假或者四馬為駟四鐘為肆歟(善圖第五頁邵黛鐘)

a

臤 引鼎

<0454>「引作文父丁 𡫥臤盨」

b

引觥

<2745>「中子貞引臣 臤文父丁尊彝」

c

鳥且癸盨

<1145>「臤」

d

文癸盨

<0934>「臤文癸」

d 劉心源曰臤「說文云堅也从又臣聲讀若鏗鏘古文㠯為賢字苦閑切此為作器者名當是賢臤卣作臤亦此字校官碑袁良碑皆㠯臤為賢」(奇觚卷三、三頁臤敢)

a 臣 臣辰父癸鼎

〈0434〉 臣△辰冊 父癸日

b 臣辰卣

〈2730〉 臣△辰冊 冊先

c 父乙臣 辰卣

〈2589〉 父乙

臣△辰

d 臣辰盉

〈1951〉 冊 臣△辰

e 臣辰父癸簋

〈1095〉 臣△ 臣△辰 冊辰冊 冊 父癸（A）父癸（B）

f 臣辰先 父乙卣

g

〈2590〉 臣△辰 父乙（A.B）

h 臣辰父乙

〈1816〉 父乙臣△ 辰先

i j 臣辰父乙鼎

〈0334〉 臣△辰先父乙 臣△辰冊父乙 叔臣（之）字在別見於

〈0383〉 臣辰父乙

k 井侯簋

〈1378〉 易錫臣△三品 朕臣△天子

l 留鼎

〈0679〉 臣眔卒臣△廿夫寇留禾十 秭用臣△日徙 又臣△□□天

m 易鼎

〈0609〉 休錫小臣△金

n 臣尊

〈2146〉 易臣△ 十家

o 宅簋

〈1348〉 白伯易錫出臣△宅 畫甲戈九

p 康簋

〈1334〉 朕匈居公伯錫臣△十 臣△弟虘康井五

氏樊
尸鼎

〈0465〉十臣△
尸作寶用
氏樊

簋

〈1354〉易錫
女汝
夷
臣△
十家

小臣
鼎

〈0358〉小臣△
卜
尊彝

仲盤

〈2890〉中仲
臣△
卜
朋
以金

臣
鬲

〈1817〉臣△
文
乙
寶

金
簋

〈1377〉臣△
十
家

獻伯
簋

〈1347〉
天子
獻伯
十
金
車

臣
卿
簋

〈1229〉臣△
卿
易錫
金

簋

〈1168〉大
保

錫
臣△
金

靜
簋

〈1366〉小子
般
小臣△

簋

〈1381〉
淮
夷
臣△
令

〈0676〉易錫
臣△
十又三
白伯
王

簋

鼎

令
命
女汝
淮
夷
臣△
夷
虎

〈0660〉
余
其
女
汝
臣△
十
家

簋

〈1284〉
叔休
小臣△
貝三朋
臣△
三家

鼎
毛公

〈0680〉小子
虎臣△
事

臣g' 臣k' 頌簋 〈1392〉「畯臣△天子」(A·B)

臣i' 頌鼎 〈0674〉「畯臣△天子」

臣j' 頌壺 〈2836〉「畯臣△天子」

臣K' 克鼎 〈0675〉「臣与卑臣△妾」

臣l' 追簋 〈1355〉「畯臣△天子」

臣m' 師酉簋 〈1374〉「嗣乃且(祖)」

臣n' 克盨 〈1496〉「畯俊臣△天子」

臣o' 不嬰簋 〈1393〉「臣△五家」

章官邑人虎臣△西門尸(夷)」

〈0049〉「欙農臣△先生」

〈0050〉「余義鄉之良臣△」

〈0563〉「臣△鄉錫金」

〈0668〉「官嗣𠂤王退

側虎臣△」

〈1010〉「父乙臣△辰𠦪」

〈1024〉「王乍臣△空彝」

〈1297〉「相侯休于厥臣△口錫

帛金口揚口口事文考」

〈1369〉「臣△天子」

〈1371〉「鼎官嗣康宮王臣△妾百工」

〈1494〉「畯臣△天子」

〈1497〉「令小臣△成友右逆口口內史亞鬲大史旗曰」

〈4927〉「父癸臣△

辰𠦪」

〈2686〉「女子小臣△兒乍己尊彝」

〈2770〉「臣△辰𠦪册」

林義光曰『說文云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按古作𦣞櫨伯器乙作𦣞使曾鼎』(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屬皆从臣禮記禮運仕于公曰臣晉語事君不貳是謂臣又周禮太宰八曰臣妾注男女貧賤之偁皆是也屈服隨从即比附也詩云克順克比比匕匕同意故臣字从匕又下作𦣞即𦣞省也詩黃鳥序哀三良也箋云三良三善臣也所謂忠良也臣字从匕良會意固為至當也許氏云象屈服形未得其詳而已但匕有屈服意故云爾耶』(古籀篇三十三第三二至三三頁)

斯維至曰『案卜辭習見小臣其職蓋自般代以來即有之矣周禮中有二小臣其一屬冢宰謂內小臣乃掌宮中賤役猶寺人

之類銅器中有魯內小臣鼎其職與周禮正合亦有未著內字而地位至卑賤者如師晨鼎大克鼎之以小臣與車服同錫是也其二屬司馬其職文云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此於金文並有徵靜𣪘云王命靜司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夷僕學射靜為小臣別有小臣靜彝可證此銘所言或周禮之賓射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四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按董作賓氏曰臣象瞋目之形石刻人體上有此花紋是也此象瞋目之形故託以寄瞋意動詞後借為君臣之臣乃另造瞋瞋行而臣之本意亡』(字例二篇一九八頁)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臣部云臣牽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大徐音植鄰切按許君以牽訓臣乃以聲為訓明其語源植鄰切之音與牽聲紐不同古音殆不當爾觀臤从臣聲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及孝經援神契並云臣堅也廣雅釋詁云臣掔也亦皆以聲為訓知臣古音當與臤牽堅掔音近矣臣之所以受義於牽者蓋臣本俘虜之稱禮記少儀云臣則左之注云臣謂囚俘是也蓋囚俘人數不一引之者必以繩索牽之名其事則曰牽名其所牽之人則曰臣矣吳越春秋卷七勾踐入臣外傳云越王勾踐五月五日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大夫文種前為祝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

二觴夫句踐入臣而文種謂其牽致此必有以表之如秦王子嬰繫頸以組之所為者矣左傳宣公十二年云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注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按臣牽之義本謂受牽牽羊則屬主牽事雖有異其以牽表臣則一也不然臣僕所執之賤役亦多矣奚必限於牽牲乎及秦王子嬰降於漢高祖亦係頸以組亦以表牽致之義也應劭乃云係頸者言欲自殺知仲遠俗儒為不識古義矣」（金石七七頁臣牽解）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郭沫若謂人首俯則目豎所以象屈服之形（甲骨文字集釋頁九九一引）李孝定謂自來解說文者自小徐繫傳通論而下皆以擎跽曲拳釋許君象屈服之形一語惟郭說獨得許君之神恉（仝上頁九九三）按目之作橫豎

誠有深意存焉。目横乃平視時之象，如見作罒是也。目竪乃仰觀俯察時之象，如望作𦣠，監作䀋是也。俯首屈服，其目竪，而以竪目代表屈服之人，此造字之本義也。」

〈大1〉「丝（茲）褱（懷）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隹臣尚中」「臣口口」〈大9〉

「庆（侯）易（錫）鍚者䝂（䝂）臣二百家劑」〈大12〉「小臣靜（静）即事」〈大21〉「𤔲（嗣）我西隔東隔僕馭百工牧臣妾」〈大45〉「伊少（小）臣隹補（輔）」

臧 从口

貞伯逭

〈1492〉「慶甘其以臧」△（A.B.C）

林義光曰「說文云：臧，善也。从臣，戕聲。按字从臣，本義當為臧獲。臧，奴也」（文源）

a

𦣞子　說文所無甲骨文有𦣞字

今附于臣後　小子𦣞子簋

〈1232〉「卿事錫小子𦣞子貝二百」

高田忠周曰「𢬯古籀補亦收此篆吳氏釋為師云𦣞與帥字所从𠂤同非𠂤與二臣迥别詳見帥下而如此篆右明从子與下全異左旁从重臣與層字或作𨹍同尸亦人也故尸臣通用與僕字古文作䑑同然則此篆亦為仔字無疑周頌佛時肩仔傳克也箋任也蓋任事克勝即臣僕之本分也故字从人或从臣與僕䑑同意殊从重臣者亦與𨹍作𨹍同意也吳氏之妄不須辨耳或云此亦保字義然銘義人名固不可定矣」(古籀篇三十二第一九頁)

張日昇曰「𢬯字从𦣞从子說文所無高田忠周釋仔謂僕古文从臣从𦣞若臣與从人同意其說非是金文及甲骨文僕字無

从臣者疑䑕乃後起字且从臣與从𦣝是否同意亦屬可疑

a

鱛 說文所無

鱛鼎

〈0354〉「鱛下寶鼎彝」

a 方濬益曰「鱛疑增之異文說文增益也按古通作曾孟子曾益其所不能又爾雅釋親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郭注曾猶重也釋名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此文从二臣亦增益之意故疑為增之異文」(綴遺卷四、十八頁鱛鼎)

a 吳大澂曰「𩚳古增字从𦣝从曾𦣝即𠂤之異文與古𠂤字同意小篆作𠂤增鼎」(古籀補八十頁)

a 劉心源曰「贈人名从糸臣當是糸𠂤乃阜之異文古文形近者每依稀為之小子師敦之師作𠂤可互證而得从糸𠂤者增高之象與土同意當是古文增字」(奇觚卷一、九頁贈鼎)

高田忠周曰『古籀補吳氏云古增字从𦣞从曾𦣞即𦣞之異文與古師字作𦣞同意小篆从𠂤・按吳說非是𦣞非師字而仔字也此𦣞蓋層字異文古唯作曾左襄十八年傳曾臣彪是也層字或从重臣會意可識但層增音通不妨故今兩存云』(古籀篇十第二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吳氏元釋為增云古師字作𦣞可證誤也𦣞即仔字與此篆不相關因謂此層字異文也說文層重屋也从尸曾聲蓋从尸與屋宇同意也然竊按層字當爾雅釋親所謂孫之子為曾孫是為本義轉而屋重亦曰層元謂人子故字从尸尸人元同意也古層字多借曾為之故爾雅作曾又左傳襄十八年曾臣彪注猶末位曾臣亦曾孫之轉義而專指臣時字从

重臣誠如此。篆其會意尤顯矣。然則此篆之形由轉義而生者。非最古正文可知矣。夫如此重屋義別有一字元當作曾(今逸)而不傳耳』(古籀篇三十六第一六至一七頁)

柯昌濟曰『增字从臣从曾聲即今增字金文所見从臣之字除此字外尚有𦣞字見小子𦣞鼎𦣝字見曾宊伯鼎大聚从臣之字類合有多誼。故知此為增字也』(韡華一〇三頁增鼎)

張日昇曰『按字从臣从曾。說文所無。劉心源、方濬益、吳大澂、柯昌濟等並釋增。高田忠周釋𦣞。兩說俱無實據』

殳(a) 殳

趞曹鼎

〈0045〉「卑俾鳴殳好」

〈0656〉「史趞𩐌易錫弓矢。虎盧冟盧□□百十殳」(B)

林義光曰「說文云：殳，以杖殊人也。从又几聲。按古作殳，格伯敦作𣪘，敦並毀字偏旁，象手持殳形，亦象手有所持以治物，故从殳之字與又攴同意」(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亦以先驅。从又几聲。又杸下曰軍中士所持殳也。从木从殳。亦聲。疑元从竹作笅，後用木為之，故字亦从木。杸殳轉注字也。銘意即為杸字。此為省文段借也。或云元以木

為之以竹勹之故字从木為形意猶欑字之例耳』(古籀篇六十第一頁)

勞榦曰『殳說文小篆作𡕾但甲骨作𠬛金祥恒續甲骨文編三卷第二十五葉上收有此字釋作殳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曰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揆諸契文形似為有刃刺兵與許說不合而契文从殳諸文如殸毁均作𠬛與此相近金說應可从金文从殳之字作𡕾或作𠬝與契文異契文殳字似為人名其義不明

今案金氏所釋至為確切誠無以易之據考工記所釋之殳殳凡具有下列諸特性

(一)殳前後有銅質所成之首而前部者更長.

(二)殳與矛為同組之兵器。

(三)殳之首部與戈戟之鐓略相類似，亦即首部較矛之首部為重。

殳矛同類，但矛頭較輕而柄則較長(據考工記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即戈長六尺六寸，殳長丈二，酋矛二丈，夷矛丈八，以市尺六寸當周一尺，則殳長七尺二寸，酋矛丈二，夷矛一丈零八寸也)殳頭較重而柄則較短，以今尺度計殳長七尺二寸，正適於作標槍之用也。在古兵器中殳尚未發見，蓋殳首較矛頭為重，而形略同，凡發見之殳，世皆以之為矛矣。惟日本細川侯爵所藏大矛頭，周漢遺寶曾收入影片，容庚作鳥書考，梅原末治更覓得較清晰之影片寄與容氏，當時容氏辨認最前二字為越王，而最後一字為賜字。

就殳字之發展而言，自契文經金文以至小篆，亦可謂相承有

序契文誠象矛頭無可疑者許氏之从又卪聲而卪則為鳥之短羽者則亦必本於晚周以後之傳述因此越王矛从鳥形从屮之文可釋為殳而全部銘文則可釋為

越王作殳以賜

蓋越王及賜三字已經由容氏辨認作字及以字則字跡清晰亦無疑者惟第四字从𠂆从鳥以器之形質論當為矛或殳但矛字不从手更證以考工記之文則此字宜為殳今更證以金祥恒先生所釋及李孝定先生所申論則其為殳當不誣矣若世傳越王矛可正名為越王殳則侯家莊報告第二本下冊圖版249及250之大鐵亦當認為殳此與契文及考工記之文相互證明而後可知者也（集刊第四十本上五〇至五一頁古文字試釋）

馬叙倫曰「殳從又几聲，几乃伯也執殳之殳本字，而投之初文也，以金甲文從殳之字證得投之象形文實為◎，清代儀仗中有之，嬉劇中武士所持之錘即其遺制，特儀仗中之投，柄長，而◎亦長而細，嬉劇中之錘，則柄長而◎巨，北方俗◎形為骨朵，促之成投，轉聲成度，周禮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注「度謂殳也」，殳即投之省文，度為投之借字，廣雅釋詁「度杖也」，亦借度為投，古書皆以殳字為之，其實殳為打之初文，方言五「今江東呼打為度」可證也」(刻詞一二五頁號叔尊)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殳以投殊人也，礼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从又几聲」，金文殳象手持ㄏㄏ，蓋投

之象形。殳之為器。其柄曲。其頭尖。甲骨文殳偏旁作𠘧。盖捶物之器也。段字从石从殳。即以殳捶石。殳非刺兵。乃投之本字。亦猶聿象手持卜為筆之本字也。勞幹以傳世之越王矛為殳。其說可商。越王矛云「戉王者召(容庚釋旨)於賜」。勞氏讀作「越王作殳以賜」。

按博古圖卷廿二頁七越王鐘云「戉王者召於賜𧴪𦥑吉金」。「者召於賜𧴪」為戉王之名。若如勞讀「作殳以賜」。則文不可通矣。

<大19>「南淮尸(夷)遱(遷)殳」。

<大24>「乍(作)𡿨乙殳(肱股)」。

毆 从攴義與驅同

師寰簋 毆俘士女牛羊

〈1381〉 「毆」孚俘士 女羊牛 七(A·B)

商承祚曰『說文驅馬馳也从馬區聲毆古文驅从攴案甲骨文作毆金文師寰毀毆孚士女牛羊作毆石鼓文避毆其特作毆周禮夏官方相氏以索室毆疫又毆方良前漢鼂錯傳毆略畜產易比卦王用三驅鄭作毆孟子離婁為淵毆魚為叢毆爵為湯武毆民與此皆从攴不从馬攴為以手執策有駕馭之意从馬之驅為後起』(古考二三五頁)

a b c

毆

格伯簋

〈1362〉

「毆姓段及佗人從」(A·B·C)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毄擊中聲也从殳医聲段氏云秦人借為語詞詛楚文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毆薛尚功所見秦權秦斤皆作乜然則周秦人以毆為也可信詩之兮字傳詩者或用也為之三字通用也此說為妥當矣籀文尚增緐故以毆為也又為兮李斯善籀文知秦人元來尚籀文故也然則詛楚文權文斤文皆與鼓文相合誠有故也』(古籀篇六十第四頁)

〈大52〉

「行毆也」

段 c

段 段簋 〈1352〉 「王蔑段曆」「令龔𠭯遺大則于段」△

段 b

段 段金歸尊 〈2067〉 「段金歸」△ 作旅彝

段 c

段 段金歸簋 〈1057〉 「段金歸」△ 乍旅毀

朱芳圃曰「說文殳部、段、椎物也、从殳、耑省聲、按金文段象手持椎於厂中捶石之形、許君訓椎物、引伸之義也、云耑省聲、誤象形為形聲矣、孳乳為碫、說文石部、碫、厲石也、从石、段聲、為鍛、金部、鍛、小冶也、从金段聲、徐鍇曰、椎之而已、不銷、故曰小冶、急就篇鍛鑄鉛錫鐙錠鐎、顏注、凡金鐵之屬椎打而成器者謂之鍛、為腶、禮記內則、腶脩、鄭注、腶脩、捶脯施薑桂也、左傳襄公二十年宋褚師段字子石、二十七年鄭印段字子石、又二十九年經公孫段字伯石、古人名字相應、段以捶石為本

義與字形密合、是其確證矣』（釋叢一三八頁至一三九頁段）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段、椎物也、从殳耑省聲」朱芳圃謂象手持椎於厂中捶石之形、竊疑所从厂直是石字、手持殳捶石、乃碫之本字、朱氏所引經傳古人名字相應之例甚當、从殳耑省聲之說非是』

a [古文字形]

𣪘 金文以為簋字

頌簋 簋字重見

「皇母龍廾始寶隣毀」 〈1392〉

林義光曰「說文云：𣪘，揉屈也。从殳、皀。皀，古叀字。㲉字从此。按𣪘為揉屈，皀為古叀字，皆無考。古作[古文字形]（格伯敦）、作[古文字形]（段敦）、作[古文字形]（孫叔多父敦），即𦎧之或體，熟也。與孰同意。[古文字形]（孰）象兩手持𣅊，此象手有所持以治𣅊。𣅊𦎧同字，薦熟物器也。（見𦎧字條）或作[古文字形]（祖日庚敦）、作[古文字形]（函皇父敦）。盤敦之敦，古並作[古文字形]。亦或作[古文字形]（齊侯敦）、作[古文字形]（陳侯因資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𣪘，揉屈也。从殳从皀。皀，古文叀字。㲉字从此。然此借𣪘為敦，音義迥隔，亦當屬于象形叚借耳」（古籀篇六十第六頁）

a 殁 說文所無

北伯殁卣

〈2659〉「北伯殁作寶尊彝」

b 北伯殁尊

〈2087〉「北白伯殁乍寶障彝」

c 北伯殁鼎

〈0447〉「北白殁乍寶尊彝」

b 劉心源曰『从殳从𣎵乃𣪊字𣎵古文示字又从山古文火字亦是山此或𣪊之𢿈文』(奇觚卷五 七頁北伯尊)

b 高田忠周曰『按或此从山从殳殳攴通用攴又亦通用此𣪊字異文山上小横蓋係筆畫也然未見真拓本未可遽斷姑附之俟攷云』(古籀篇十三第二八頁)

b 柯昌濟曰『炇疑古叜字从火从攴取以火搜尋物之誼也 又或為古灰字說文灰死火餘𡗝也从火从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

執持與此字所从亦近』（韓華二二八頁北伯尊）

林潔明曰『𢦔字說文所無。字从殳从灭。疑乃烕之初文。从手持殳以撲滅火也。一在火上示烕火之意。說文烕滅也。从火戌。火死於戌。按火死於戌。乃漢陰陽家之言。無關造字之旨。金文𢦔用為人名。無義可說。』

0397 𢧁

𢧁 說文所無

𢧁 萹

〈1040〉「𢧁」 旅彙 𢧁之文庚

強運開曰『𢧁𢧁敢說文所無从戈同意當即𢧁之異文』(古籀三補卷三第九頁)

柯昌濟曰『𢧁字又見卜詞疑即揆字異文堯典使宅百揆則揆字訓甚古从手从攴於訓意亦相近說文載扶字古文作㪺字亦从攴文知古文从手之字可通从攴文也』(韡華二七一頁𢧁彝)

朩

殺　說文古文作朩　金文以爲蔡字

蔡大師鼎　蔡字重見

<0642>「蔡大帀師䵼媵（膳）」鄦許弔叔姬可母

飤　繁

<3020>「于亓事區希（杀）」

林義光曰「說文云殺戮也从殳杀聲按說文無杀字朱氏駿聲云疑从殳从乂會意朩聲按朩微韻殺泰韻雙聲旁轉」（文源）

參閱0069蔡字條胡吉宣說

參閱0017祭字條沈兼士說

a 鳧 仲鳧父簋 〈1062〉「仲鳧父乍寶毀」

c 鳧弔盨 〈1452〉「鳧叔作仲姬旅盨」「鳧叔其萬年永及仲姬寶用」

b 甬簋 〈1231〉「鳧生穠甬曆」

d 鳧弔匜 〈2934〉「鳧叔作旅匜」

a 徐同柏曰「說文隹鳥兩部多通用字此[glyph]从隹从几蓋鳧字異文」(从古卷三、三十頁周中鳧父敦)

a 吳雲曰「[glyph]積古齋釋作雛吳侃叔釋作雝謂雍雝古通恐即仲雍之器張尗未已从鳥从几釋為鳧較確今從其說」(兩罍卷三第十九頁仲鳧彝)

c 方濬益曰「吳子苾閣學釋首一字為雋按說文雋肥肉也从弓所以射隹長沙有下雋縣又疑為鳧說文鳧鶩也从鳥几聲此

文上从隹與雋同下所从似儿或鳧之別體今姑從闕學舊釋」

(綴遺卷九十二頁雋叔簋)

張廷濟曰「□」癸亥二月余客武林吳侃叔明經東發為余釋曰仲下一字有讀若飛者以鳥之能命之也惟帷等字从之有讀若咀者以鳥之聲命之也誰雖等字从之古字通借甚廣此為名字無由定其何音無已請讀為雖：雁鳴聲也或詁之曰何據曰晉姜鼎雖作□宗周鐘作□蓋□無雖音雖何从得聲乎雍雖古通恐即仲雍之器未可知廷濟案此當定為鳧字」(清儀一冊三五頁周仲鳧父敦)

林義光曰「說文云□舒鳧鶩也从九鳥九亦聲按古作□仲鳧父敦作□遹鳧叔作□、鳧生器乙不从九从人人所畜也取其近

人(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倠仳倠醜面也从人隹聲朱氏駿聲云字實與婎同此說是婎下曰醜也倠婎音義正同人女古字通用倢或作婕可證矣朱氏亦云淮南子脩務訓嫫毋仳倠注讀若虺仳倠一說讀曰莊維也按仳倠疊韻連語或以倭傀為之亦同此說與銘意合矣』(古籀篇三十二第三七頁)

C

柯昌濟曰『字又見再彝作隹人或釋皃案當即古隽字說文隽肥也从弓所以射此文从人疑古會意字隽蓋國族之稱考姓氏漢有隽不疑左傳有鄐魁累鄐隽字以疑古為一氏也』(韡華二一八頁隽叔簋)

d楊樹達曰「羅氏振玉釋為雋、按此器西清續鑑乙編、拾肆卷肆拾壹葉題為唯叔、寶蘊樓彝器圖錄釋作隹叔、捌拾壹葉上樹達謂三書之釋皆非也、說文四篇上鳥部云、雖、視鳩也、从鳥、隹聲、或作隼、云、雖或从隹一、此匜器銘字从隹一、其為隼字、較然明白。」（積微一六八頁隼叔匜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鳧、舒鳧鶩也、从鳥几聲」吳子苾柯昌濟釋雋、吳侃叔釋雖、高田忠周釋倠、楊樹達釋隼、鳧弔匜鳧字下从「誠與雖之或体相同、然據鳧弔盨鳧下从乁、匜銘作[illegible]乃从乁之減省」

0400 寺

a 寺

洹伯寺簋

〈1267〉「洹白伯寺自乍寶殷」

b 寰侯簋

〈1426〉「寰侯乍叔姬寺男媵簋」

c 吳王光鑑

〈2787〉「台以乍作叔姬寺吁宗彝薦鑑」

d 蔡乳為持

邾公牼鐘分器是持

〈0048〉「分器是寺」

e 又蔡乳為邾

邾季簋

〈1197〉「寺邾季故公乍寶殷」

f 又蔡乳為持

厲羌鐘武侄持力

〈0042〉「武侄寺力」

〈3009〉「𩙕司料東所寺」

e 徐同柏曰「寺郙省」（从古卷一、十八頁周郙季敦）

d 方濬益曰「寺為古持字石鼓文弓兹以寺秀弓寺射皆以寺為持國語越語有持盈注持守也呂覽慎大篇注并同」（綴遺卷二二十二頁邾公牼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按从寸無法度意古作𡬶（邾公牼鐘）作𡬶（洪伯寺敦）从又从之本義為持又象手形手之所之為持也之亦聲邾公牼鐘分器是持石鼓秀弓持射持皆作寺」（文源）

d 高田忠周曰「按叏是最古持字凡手部字古文多从又又手同意也持字已从又又从手為複矣又寺聲字古文从㞢時作旹

詩作詚持元作㧓作㞢可知而已。持下曰握也。从手寺聲。荀子正名猶引繩墨以持曲直注制也。漢書劉向傳及丞相御史所持注謂扶持佐助也夫審固也制也佐助也固當有法度也其得行之者即寺人也握持廷寺實一義之轉耳後人謂寺人義主於法度故改又為寸作寺寸又通用猶叔字或从寸作村也。寺字專行而㞢字廢由亦作持字以當㞢字本義猶有亩而後有稟字其後亩亦變作廩稟同（古籀篇五十七第二頁）

1856(3.698-0400)

a b

尃 蔡子乳為敷

毛公鼎 尃命于外

〈0680〉「庶出入事于外尃△敷命尃△政」「出入尃△命于外」「毋母又有敢惷尃△

命于外

c

克鐘

〈0053〉「尃奠△王令命」

a

王孫鐘

〈0060〉「余尃△昀于國」

c

[illegible]

〈1387〉「虔夙夙夜尃△」「溥求不暨德」

a,b 徐同柏曰「詩烝民明命使賦賦政于外傳賦布也敷與賦同義」（从古卷十六、二十七頁周毛公鼎）

c 方濬益曰「說文尃布也經傳作敷為古今字」（綴遺卷一、八頁克編鐘）

林義光曰「說文云𢼸布也从寸甫聲按古作尃 王孫鐘 从又象手形 甫聲或作𡍮 陳侯敦陳字偏旁 从而省 而古作𠀚 甫聲」（文源）

a.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尃布也从寸甫聲艸書寸與方並皆作寸故以近楷釋古艸者譌寸作方尃亦作旉甚非要說文尃篆形背古意今依此篆从又从甾又者手也甾古文圃字从田父聲也種菜曰圃圃與田為同意後又加口作圖又譌作圃甫甾形音近而義迥異矣即知尃古文从又圃省聲也又按凡手部字古皆从又又或从攴即知旉亦敷字古文班馬字類尃古敷字是說文敷施也从攴尃聲小爾雅敷布也書禹貢禹敷土馬注分也顧命敷重篾席康王之誥用敷遺後人休詩長發敷政優優皆與尃布也相同又與鼎文義合矣尃敷同字明明白白矣』

(古籀篇五十七第四頁)

a.b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詩大雅賦政于外商頌敷政優優按敷布也𢆉為本字从𠂇(手)甾聲(甾為圃之初字)後加攴與加𠂇(手)同

意作敳(實為𢾊漸改作𢾊隸定為敳俗作敳」(毛公鼎集釋八七頁)

C 陳邦懷曰「說文解字尃布也」玉篇「奠定也」尃奠王命是說布定王命廿三年克鼎「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命)于成周」按「尃奠王命」及「舍命」的意思就是詩經大雅烝民「出納王命」的「出命」鄭玄說「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見詩經大雅烝民箋」(文物一九七二年六期一六頁克鎛簡介)

〈大45〉「余既尃乃心」「女汝尃余于囏卹」「申尃盟刑」「女汝台以尃戒公家」「尃受天命」

〈大50〉「𠭯尃敷明井刑」

a b 皮

弔皮父簋

<1318>「作鑄叔皮△父尊簋」「其皮子用享孝于叔皮△父」

c

者減鐘

<0047>「工𫋽王皮△難之子者減」

d

孳乳為彼

郐諧尹鉦口彼吉人

<0012>「盤皮△彼吉人亯」

<0047>「工𫋽王皮△難之子者減擇其吉金」

林義光曰「說文云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按皮為不同音古作㞺叔皮父敦从尸象獸頭角尾之形ㄱ象其皮又象手剝取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㞺古文皮㞺籀文皮為省聲恐非㞺與革之廿同意即其象形也又

即手剝取之也』(古籀篇六十一第二四頁)

商承祚曰『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𥫱古文皮，𠶥金文者減鐘作𡰪，石鼓文同，王國維史籀篇疏證皮字注云，从𠬝者革之半字也……𡰪从又持半革，故為剝去獸革之名，古鉢文作𡰪，即此所本，而寫誤者，段氏云，从竹者，蓋用竹以離之，从誤形為訓非也』(古攷二八頁)

高鴻縉曰『說文𡰪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𥫱古文皮𡰪籀文皮，符羈切，

按此謂獸皮，象手剝取獸皮之形，字倚又(手)而畫獸(𠮛象獸頭及其身)皮(コ)剝起之形，由物形𠬝生意，故為獸皮之剝取者，名

詞原為獸皮、後亦謂人皮膚之皮」（字例二篇二二八頁）

朱芳圃曰「說文皮部、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為省聲、林義光曰、按皮為不同音、古作𡯁（叔皮父敦）从𠃌、象獸頭角尾之形、つ象其皮、又象手剝取之、（文源六二五）按林說是也、廣雅釋言、皮、剝也、剝者、裂也、謂使皮與肉分裂也、戰國策韓策、因自皮面抉眼、王褒僮約、落桑皮椶、是其義也、周禮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皮、虎豹皮、儀禮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注、皮、鹿皮、皆謂所剝獸體之皮為皮、引伸之義也、許君云、取獸革者謂之皮、蓋漢時俗語呼皮工曰皮、乃別一義、孳乳為柀、說文木部、柀、黏也、从木、皮聲、一曰析也、為詖、言部、詖、辯論也、古文以為頗字、从言、皮聲、為破、石部、破、石碎也、从石、皮聲、皮又有在外之義、故孳

乳為被衣部、被寢衣長一身有半、从衣皮聲為帔、巾部、帔、宏農謂帬帔也、从巾、皮聲為髲髟部髲鬄也、从髟、皮聲、被又有加被之義孳乳為彼彳部、彼往有所加也、从彳、皮聲。(釋叢七十頁至七十一頁皮)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手為省聲」皮為古音同在歌部、然从手為省聲與剝取獸革之義無涉、為說文訓母猴、甲骨文與金文並象以手役象之形、金文所从象作[illegible]或省其鼻作[illegible]、象頭與皮所从[illegible]形近、故皮實象以手剝象皮之形、示皮離肉之意、許謂為省聲實乃省形之誤。」

啟父 啟尊
串氏鐘 〈按此器之目失收〉
子先啓且子 聑𠦪啟貝 〈2122〉
啚生盨
子孫子于下 廣啟卹 〈1387〉
玊（戲）啟 〈2722〉
準事
許啟鼎 〈0349〉
旅鼎
王子啟疆尊
王子啟疆自 〈2102〉
啟从戈 鑇串鐘
旅啟啓卹井型 〈0057〉
皇考威義儀
廣啟朕身 〈0033〉
用廣啟士父身 〈0046〉
廣啟禹身 〈1360〉
右里啟鎣 〈3013〉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启開也从口从戶書堯典允子朱启明經傳皆借啓為之其實启啓元為同字也小爾雅廣詁啓開也左

僖二十年傳凡啓塞從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啓儀禮士虞禮記啓戶又夏小正正月啓蟄又詩閟宮大啓爾宇大東東有啓明又書金縢啓籥見書又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皆作啓不作启可證也若有之乎此為啓省文然則許書之启即啓教之啓而許書攴部之啓即開戶義之𢼄𢼄亦或作攸而啓即从口攸聲也許說相反今正因又謂說文肁始開也从戶从聿肁聲也从攴肈省聲又肈上諱从戈肁聲段氏云古無肇字肇者肈之俗字非金文肈肇兩見而肁肇同字猶啓启同字並皆从𢼄𢼄者開也又始也若夫肇訓字作肈从戈肇省聲許氏相反矣唯古文戈攴通用故肈肇混用其實肇即肈異文而肇為肁正文然啓肇並从𢼄取于開始之義而一从口一从聿必當有理聿者肇而口者言也啓訓教也釋名釋書契啓詣也以啓語司官所

至詣也即教以言語也以開發人智也又爾雅釋詁肇始也虞書肇十有二州大傳域也詩生民以歸肇祀箋肇郊之神位也此實許氏𢼄字義始以分畫所以創始而記識亦是所以啓導而開發人知識之理也即知启𢼄二字其意均皆主于開義以戶即𠬪為類首以口聿為分別即兩字同意相受此謂轉注也元當建𠬪部啓肇當收于部中後人泥启字訓教義字亦或从攴作啓絕不古矣（古籀篇四十八第三一頁）

e 陳夢家曰「啓肇皆是門戶之象爾雅釋詁初肇始也所以啓初義同」（金選八八頁西周銅器斷代召圜器）

b 楊樹達曰「陶齋吉金錄卷弐（拾陸葉上）載番生𣪘蓋（𣪘原作𣪕）銘文云不顯皇且考穆穆克誓（哲）乓德嚴在上廣啟乓孫子于下勵于大

服、按叔向父𣪘云、作朕皇祖幽大叔尊𣪘、其嚴在上、降余多福繁釐、廣啟禹身、勵于永命、士父鐘云、作朕皇考叔氏寶林鐘、用喜侃皇考、其嚴在上、豐豐熊熊、降余多福亡彊、隹康右屯魯、用廣啟士父身、勵于永命、彔康鐘云、ム余通彔、康虔屯右、廣啟朕身、勵于永令、此四器皆言廣啟、句例略同、左傳襄公十年記晉已滅偪陽、晉人以偪陽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光啟寡君與諸銘文廣啟孫子及廣啟禹身、廣啟士父身、廣啟朕身、諸句文例皆同、知銘文之廣啟即左傳之光啟、蓋廣字从黃聲、黃字从古文光聲、二字音本同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啟字義亦與銘文相近、然杜注訓啟為開、以詁銘文之廣啟其身、義似不洽、孟子滕文公下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

咸以正無缺、文以佑啟連言、禮記祭統記衛孔悝鼎銘曰、啟右獻公、亦以啟與右連文、右佑字同、余疑佑啟啟右皆以同義為連文、右訓助、啟蓋亦當訓助、而趙岐注孟子、釋佑啟為佑開、恐未是也。古書啓與右連文者、自上述二事外、又得二事、偽古文尚書君牙篇云、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此明係撰偽書者襲孟子引書之文、但又兼本祭統、倒孟子之右啓為啓佑耳、孔子家語在厄篇云、孔子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家語雖偽、要多本自古書、漢書谷永傳云、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文作開右、似足證成趙杜注義、然此特漢人避景帝諱、改啓為開耳、要之訓啓為開、於銘文不能密合、訓右啓為助開、以助而開之為說、尚可勉通、若釋啓右為開助、則決不可通、謂啓義與右同訓助、則古文無不可通矣、

以傳注未見启訓右者，故假設言之如此，俟達於訓詁者論定之。

（積微一〇五頁至一〇六頁番生𣪘蓋跋）

高鴻縉曰：「按字原為報告之意動詞，从口，戶省聲，或从口，戶聲不省。依上舉甲文次序

（一）曰乙乙卜爭貞雀獲亘启雀，即告雀也。

（二）曰貞□启王□我咎，即告王也。

（三）曰洗劃其启雀，洗劃為[illegible]乃武丁時將領之名，此即洗劃將告雀也。

（四）曰戊申卜㝑貞有保启（報告），此其構造表意甚明。前三形金文無覩，而說文訓小篆曰启，開也，从戶从口。康禮切。釋意與構造均誤。後一形金文或照傳，或改又為攴，或改為戈，意當無別。說文訓小篆曰啓，教也，从攴，启聲。論語曰：不憤不啓。康禮

蓋誤以借意為本意。第一次通段用啟以代启(開)第二次用開啟為教。乃段借

今日之時函達他人信封外稱某某先生台啟。此啟為開乃通段也。信內首云敬啟者。乃謂敬以報告也。啓為報告是其本意」(字例五篇一九九頁)

「楊樹達曰」說文二篇上口部云。启開也。从户从口。三篇下攴部云。啓教也。从攴启聲。今以甲文考之。疑許君說此二字之形皆誤也。甲文有攷字。从户从又。(甲骨文編三卷十五葉載四十二字。殷契卜辭文編十八葉載九字。)又有攷字。从户从攴。(甲骨文編三卷十五葉一字。附錄二十八葉四字。殷契卜辭文編一字。)甲文从又从攴多不分。此二文為一字。皆示以手開户之形。愚謂訓開者當為此字。以手闢户。故為開也。訓教之啓。許解為从攴启

聲。愚謂當解為从口攸聲。蓋敎者必以言，故字从口。敎者發人之蒙，開人之智，與啓戶事相類，故字从攸聲，兼受攸字義也。說文全書字之从攸者，四篇上目部有督，六篇上木部有棨，七篇上日部有晵，十三篇上糸部有綮，許皆說為从啓省聲。余謂此四字从攸，乃攸字獨為一字之證。又此四字實皆從攸聲，與啓从口攸聲者為例正同。因許君不知有攸字，故解四字皆為从啓省聲。蓋既誤解啓字，而並誤說此四字也」（小學八七至八八頁釋启啓）

〈大28〉

「攻敔王元啓。自乍其元用」

a [字形] 肇 不从聿 㪤方彝

㪤肇作文庚尊彝

〈2442〉「㪤攺△肇乍文庚障彝」

b [字形] 斐鼎

〈0417〉「斐攺△乍保旅鼎」

c [字形]

d [字形] 茍伯壺

〈2789〉「茍伯攺△作壴公尊彝」(A.B)

e [字形] 逐鼎

〈0475〉「逐攺△諆作廟叔寶尊彝」

f [字形] 興肇為一字 沈子簋

〈1391〉「休沈子肇△畋殷狃賓寓」

g [字形] 禹[字形]鼎

〈0460〉「□[字形]肇△作南宮寶障」

h [字形] 廿芭 西

〈2961〉「隹廿乜肇△自乍鼎其宅西」

〈2789〉「茍伯攺△作壴公尊彝」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肁始開也。从戶从聿。又戈部肈上諱。从戈肁聲。攴部肇擊也。从攴肈省聲。段氏削肈篆云古有肇無肈从

戈之肈。漢碑或从殳作肇，俗乃从攴作肇，而淺人以竄入許書攴部。玉篇曰肁俗肈字。五經文字戈部曰肈作肁訛。廣韻有肈無肁。段說未矣。今見此篆明从又。又者攴之省。启字亦作啓可證。又金文戴字或作戴，戟字或作戟，攴戈通也。然則肈肇同字無疑。愚案稱謂肁肇亦元同字。」（古籀篇六十第九至一〇頁）

楊樹達曰「字从戶从攴，明是說文啓、晵、棨、啓、綮諸字所以得聲之字。余昔撰釋启啓篇，據甲骨有⿰户攴字，謂⿰户攴从又从戶，為以手開戶之義。啓字當从口⿰户攴聲，許君从攴启聲之說為誤說。今得此器，知金文亦有⿰户攴字，與甲文作⿰户攴者同，又可加證余說矣。字从攴與甲文从又異者，甲文从又之字金文多从攴也。」（積微八十六頁遂⿰户攴諆鼎跋）

楊樹達曰「余頃重理周金文見文中多用肈字位於語首往往無義可求如陳曼簋云齊陳曼不敢逸康肈堇經德按堇假為勤經德者書酒誥云經德秉哲肈字無義可說其一事也他如彔伯𢦏毀云王若曰彔伯𢦏繇自乃祖考有捪于周邦右闢四方惠弘天命女肈不豕墜師寰毀云今余肈命女率齊㠱帀釐僰及左右虎臣征淮夷善鼎云余惟肈𩰫先王命命女左世㠱侯疐鼎云疐肈從遣征叔向父毀云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肈帥井判先文祖共明德師望鼎云望肈帥井皇考虔夙夕出内王命曾士商𠭯毀云曾士商𠭯肈作朕皇考叔猷父尊毀交君簋云交君子△肈作寶簋鑄子鼎云鑄子叔黑頤肈作寶鼎諆鼎云諆肈作其皇考皇母者比君𪔉鼎諸肈字皆無義或有釋肈為始為敏者非也

余更求之於詩書則亦有然書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肇字無義偽孔傳釋肇為始非也文侯之命曰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肇刑文武謂汝法文武此猶叔向父設云肇帥井先文祖師望鼎云望肇帥井皇考也詩周頌小毖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肇字亦無義鄭箋釋肇為始非也(小學二四二頁肇為語首詞證)

〈大5〉「𧻚肇從趞征」〈大45〉「女汝肇勄敏于戎攻」

敏 从又

師嫠簋 女敏可使 〈1388〉「女女敏△可使」(A·B)

盂鼎 〈0676〉「敏△ 朔」

夕入讕 諫「敏△」

諫敕罰訟」

〈3025〉「杞白敏△父作邾㜏寶盨」

高田忠周曰「說文敏疾也从攴每聲周書謚法敏疾也廣雅釋言敏亟也詩甫田農夫克敏傳疾也論語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皇疏疾速也禮記中庸人道敏政注猶勉也又周禮師氏二曰敏德注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左僖三十三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審當於事也然敏疾者勉而捷也即疾于行也故不从手而从攴」(古籀篇六十第一〇頁)

<大19>「内入伐洹鼎昂参泉裕敏△陰陰陽洛」<大45>「女汝肇勄▲敏于戎攻」

a 䵼

从攴　說文彊也　師望鼎　得屯亡䵼　即得屯亡彊也

〈0669〉「𩁹屯渾沌亡䵼」　亡䵼　愍

b 兮甲盤

〈2926〉「亡䵼」　亡䵼　㞠

c 虢弔鐘

〈0057〉「𩁹屯渾沌亡䵼」　亡䵼　愍

d 㝨公盨

〈1257〉「䵼」　新

e 毛公鼎

䵼天疾畏　詩旻天疾威　毛公鼎　無𠂤及十旻均作旻天疾威

〈0680〉「䵼天疾畏」　疾畏威

f 汈其鐘

〈0049〉「得屯亡䵼」　得屯純　亡䵼

〈0675〉「𩁹屯渾沌亡䵼」　亡䵼

C

徐同柏曰「䵼即坿增字从仅从土通附。附，益也增也。得純祚附亦詩天保俾爾多益呂葺不增之意」(从古卷六、四頁周虢叔大林鐘)

c
徐同柏曰「坿字从付从土通附」（从古卷十、三頁周虢叔大林鐘）

吳大澂曰「𤔲師望鼎㝨乇𨑃𤔲與虢叔鐘㝨乇𨑃𤔲同當釋作無斁」（古籀補補遺一頁）

c
孫詒讓曰「案此當為敃字即說文从攴民聲之敃也近時新出毛公厝鼎銘云敃天疾畏（讀為旻天疾威詳下卷毛公鼎釋文）敃字作[illegible]與此正同此民字上半殺有剝蝕遂不可識耳……敃讀為愍廣雅釋詁愍亂也」（拾遺中七頁）

虢叔大林鐘

ℓ
孫詒讓曰「說文心部愍痛也从心敃聲攴部敃彊也从攴民聲此从又者从攴省也愍天即旻天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則稱旻天爾雅釋天秋為旻天鄭注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是其證」（拾遺下二六頁毛公鼎）

高田忠周曰「㐁敃者諸家云敃與愍通㐁愍猶言無所痛憂也。說文敃彊也。从攴民聲此為本義」(古籀篇六十第一二頁)

于省吾曰「孫云敃徐讀為愍是也愍天即旻天爾雅釋天秋為旻天郭注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是其證」(雙選上二第七頁毛公唇鼎)

張之綱曰「徐同柏讀為愍愙齋云敃即愍省說文敃彊也愍痛也孫詒讓云說文敃从攴民聲此从又者从攴省也徐讀為愍是愍天即旻天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則偁旻天爾雅秋為旻天郭注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是其證」(斠釋三頁)

朱芳圃曰「䅯上揭奇字象手持民形當為播之初文說文手部、播、撫也、从手、昏聲、一曰摹也、段玉裁曰、今人所用抆字、許土部

墀下所用撋字、按土部墀下無撋字、巾部[illegible]下云墀地以巾撋之、此誤皆即揩字、其說是也、凡从民从文得聲之字、音同用通、如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穀梁傳作圍閔、淮南子氾論訓、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高注、湣讀汶水之汶、是其證也、(釋林叢一一四頁揩)

敄 毛公鼎（西）「敄鰥寡」孫詒讓曰敄从攴矛声此左从矛即古文矛字矛為刺兵故作是形敄務声類同爾雅釋詁務侮也詩小雅常棣外禦其務毛傳同左傳廿四年傳引詩務作侮

敄 解 〈2420〉「敄乍文癸寶舟」

敄 般甗 〈0680〉「敄侮鰥寡」龍井鼎（西）

〈0813〉「王宜夷方無敄」

寡 鄀公簠 〈1337〉「上鄀公敄人乍作障殷」

〈2726〉「毋念□□□勿敄（侮）鰥寡」

徐同柏曰郘古文沈（从古卷十一、二十五頁周鄀公簋）

a 吳大澂曰『敄字从矛从攴疑矜之古文說文矜矛柄也䂋刺也䂋與敄相似䂋字不見於經典當即矜之重文或云敄務省』(憲齋四冊七頁毛公鼎)

a 吳大澂曰『敄疑古矜字从攴从木木當即矛字古文許氏說矜矛柄也又云䂋刺也䂋字不見於經典或本从攴誤釋作丑疑䂋字即矜之古文毛公鼎𨑳敄鰥寡』(古籀補附錄二頁)

a 劉心源曰『敄務省詩外禦其務箋務侮也國語周語正作外禦其侮是務即侮也』(奇觚卷二四八頁毛公鼎)

强運開曰『敄毛公鼎毋敢龔櫜𨑳敄鰥寡運開按說文敄彊也敄務音同爾雅釋詁務侮也詩常棣外禦其務毛傳同左僖

廿四年傳引亾侮敄訓為彊非但敄侮音同義亦相近左昭元年傳不侮鰥寡亦可證鼎文蓋言毋敢私取人財以供苞苴而侮及鰥寡也』（古籀三補卷三第十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敄彊也从攴矛聲字亦作勄廣雅勄強也猶矛字或作鉾也牟矛古音同部然敄字亦當轉為勉強義逌敄鰥寡者言有所勉于救鰥寡之事也但審此篆形左旁作[illegible]與矛稍異然說文矛古文作𢦏[illegible]亦矛也矛戈同類故亦从戈又金文矞字所从矛形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又嵍字所从矛作[illegible]如此與[illegible]相近又楙字所从矛形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參互推覈此篆之[illegible]亦矛字無疑唯此等諸篆矛下殆為人字不能無疑於此因謂敄者人力所為从人从攴矛聲於會意為至順即

知敄為敄古文也。此乃斷不可與屮木下之卜亻混矣。又按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亦釋作敄，讀為務。从吳氏後說，果然此敄段借為懋也。務亦段借耳。（古籀篇六十第一二至一三頁）

a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敕，云戒敕，其不敢有侮。攈古釋敄，愙齋云从矛从攴，疑矜之古文。或云務省，以鰥寡為先務也。孫詒讓云徐釋敕非，吳釋敄是。王宜人甗（王宜人乃王俎姜之誤釋，此仍舊題）無敄，敄字作敄與此正同，从攴矛聲。此左从柔即古文矛字，小篆變作矛，失其形矣。敄務聲類同。爾雅釋詁：務，侮也。詩常棣外禦其務，毛傳同。左僖廿四年傳引詩務作侮。綱案古務、侮通。墨子非命毋僇其務，僞泰誓作罔懲其侮。愙齋以務為先務，非。（斠釋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敄彊也从攴矛聲」吳大澂釋矜徐同柏釋

敕（于都公簋則釋卿）並非孫詒讓釋敄是也高田忠周謂矛下从人敄

為敄古文按字所从[illegible]與誠與楙遹等字所从之卩有異疑非剌

兵之矛然亦不知其為何于毛公鼎讀作侮于義可通」

〈大36〉

「上都公敄人乍其餘鐘」

a

整

蔡侯盤

〈2923〉「齋嘏整△謐」

〈2149〉「齋嘏整△謐」

〈3012〉「整△肆爾宏容」

a 效 毛公鼎

〈0680〉「善效乃友正」

b 舀鼎

〈0679〉「我既賣(贖)女(汝)五[夫]效父……效□又□則卑(俾)復氒(厥)絲束」

「䪅效父迺誥𠭯曰……于王參門□□木榜」

c 效卣

〈2735〉「公易(錫)氒(厥)順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烏虖效不敢不邁(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d 效尊

〈2148〉「公錫(易)氒(厥)順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

e 效父簋

〈1179〉「休王易(錫)效父金三」

f 辛伯鼎

〈0625〉「效辛白(伯)[illegible]乃子克曆」

林潔明曰：按說文「效，象也。从攴交聲」。金文與篆文同，或从又，攴又古通用。毛公鼎「善效乃友正」，效，教也。書「王其效邦君」。

〈大18〉「女(汝)母(毋)弗譱(善)效姜氏人」

〈大25〉「譱(善)效乃友內(入)辟」

a 故 不从攴 盂鼎 古字重見

〈0676〉「古故天異(翼)臨子」△「古△」

故 壼 壺 它已 纯祀」

b 故 郘季盨

〈1197〉「寺(邿)季故」△

c 故 鄦𪊲尸鉦

〈0012〉「吾故△ 邪」

d 故 鄧公盨

〈1277〉「不故△屯夫人鈞 姞乍 遣 登井公」

公乍 寶殷」

〈0677〉「□□ 焚迺 即 嚚 遜 乎 故△」

d 郭沫若曰「不故疑即薄姑。漢書地理志下齊地分「殷末有薄姑氏為諸侯。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左傳作蒲姑。昭九年。漢志琅琊郡下复作姑幕。今山東博興縣東北地域也。蓋薄姑氏雖衰。後世子孫猶守其血食未墜。故此與鄧為婚姻也。鈞「乍彝公」與叔姬簋「叔姬霝乍黃邦」同例。乍遣省嫁也。適也。鄧國故地在今河南鄧縣」。(兩攷一七七頁鄧公殷)

ㄉ周法高曰案：「不」隸古音之部，「薄」隸魚部，韵部不同。薄姑滅於周初，距春秋的時代已遠，而且據郭說薄姑今山東省北部，鄧在今河南省西南，相距亦頗遙遠，非也。不姑疑即春秋時的不羹。

左傳昭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杜預注：「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

國語楚語上：「靈王城陳蔡不羹」

韋昭注：「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定陵，有東不羹。」補註：周壽昌曰：「陸氏釋文云：羹，漢地志作更，是唐本漢書有因羹音近而譌更者。」王先謙曰：「不羹見左昭十一年傳，續志同。一統志：東不羹城，今

舞陽縣西北」。

又「襄城有西不羹」補注、續志同。一統志「在縣東南二十里」。

關於「鄧」：

左傳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杜注「魯莊公十六年」。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故國」。應劭曰「鄧侯國」。王先謙曰「鄧侯吾離朝魯、見左桓傳。楚文王滅之、見莊傳……一統志故城今襄陽縣北」。案大系謂鄧國故地在今河南鄧縣、非也。

案不羹與鄧相距較近。在春秋初。二國都尚存在。又「羹」「更」同音。隸古音陽部。「姑」隸魚部。魚陽二部為陰陽對轉、聲紐同隸見紐。音也相近。

關於古音魚部陽部相通的例子很多。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上呂氏春秋「焉不知其所由」條云：

此以「雨」「景」「所」為韻（景字古音在養部，養部之音多與語部相通，故「景」與「雨」「所」為韻。樂記「和正以廣」與「旅」「鼓」「武」「雅」「語」「古」「下」為韻，淮南原道篇「翱翔忽區之上」，與「下」「野」「與」「後」為韻，繫辭傳「易之序也」，虞翻本「序」作「象」，考工記「陶旊」，鄭司農云：「旊讀為甫始之甫」，皆其例也）。

案魚陽通轉之例，又可參楊樹達古音對轉疏證第四「模」「鐸」「唐」（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卷三頁三二二—三七，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今不備錄。可見「不」「姑」即「不羨」，在音韻上，地域上，時代上，都可以說得過去（零釋一三六至一三九頁不姑考）。

〈大6〉「故。亾」〈大14〉「囟厌之釁。入令匋司匋辟皋召故。」〈大25〉「雩邦人正人
師氏人又有皋又故。辜」

a 毛公鼎 政

<0680> 「惷于小大政△」「𨑳出入事于外尃敷命尃政△」「女汝雝推于政△」「用歲用政△征」

b 虢季子白盤

兮甲盤

<2925> 「用政△征緐方」

<2926> 「王令甲政△征𤔲嗣治成周三方責積至于南淮𡰥」

a 齊鎛

<0062> 「[illegible]肅肅義政△」

a 南疆鉦

<0013> 「余以政△𤔲徒」

b 王孫鐘

<0060> 「惠于政△德」

g 蔡侯鐘

<0054> 「寉寉[illegible]政△」

<0678> 「政于井邦」

b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政正也从攴正正聲馬注論語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蓋政字从攴與教字从攴同意从正形聲包會意故古字正政互通書微子亂正四方史記作政此書用叚借字史記作正字爾雅釋詁正長也廣雅釋詁一正君也亦政字轉義

耳此銘義叚借為征也』(古籀篇六十第一五頁)

a 高鴻縉曰「政即征討征伐之本字从攴(小擊也古作攴从又手持杖以擊後世變作攴从又卜聲凡從攴或從又之字恒為動詞)正聲後世叚借為政治之政乃通叚征行之征(征之初字作足从止口(口即丁字之初形)聲足行字後書作正借為方正之正乃另加彳旁作征)以代政伐之政(甲文政伐之政逕用足彼時尚無政則足夷方之足為叚借字也』(毛公鼎集釋一〇八頁至一〇九頁)

〈大6〉「盂曰大政」〈大14〉「乃毋政吏」〈大24〉「盭勛屬踰雩于政」〈大45〉「嬰夙夜宦埶執而尔政事」「余命女汝政于朕三軍」「蔔肅成朕師旟之

政。德」「董袋其政。事」「簡々肅義政。」

0412

䡅

a

叀攴

𢾭 不从叀

毛公鼎 叀字重見

〈0680〉「庶出入事于外叀𢾭命叀政」「出入叀命于外」「毋又敢惷叀命」

a
戢 者作干
毛公鼎 干字重見
<0680>「㠯乃族干吾王身」（扞敔）

c
者沪鐘
<0058>「奎往⿰干戈庶戰績」（B）
「口⿰干戈口口」（A）

b
大鼎 从干
<0666>「王乎善夫騪召大㠯厥友入⿰干戈」

高田忠周曰『說文戢止也从戈咠聲而咠即干聲也又說文戢字从咠聲而鐘鼎古文作⿰干戈說文玕⿰王旱同字稈秆亦同字亦當證凡干聲字或當从咠聲要从咠者為籀文增緐从干為古正字矣』（古籀篇六十第二○頁）

b
吳闓生曰『⿰干戈扞同字謂扞掫也左傳羣臣扞掫又云親執鐸終夕與干燎』（吉文卷一第二六頁大鼎）

敒

仲敒卣

<26·4>「中仲敒△卜」

寶尊彝」

高田忠周曰『按申作乚見龜版文然則此為敒字明哲者也說文敒理也从攴伸聲蓋與敶字義稍近篆形說文作𦥷非』(古籀篇六十第二一頁)

a 吏 舀鼎

考司卜事方言更代也

〈0679〉「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卜事」

d 師嫠簋〈1386〉「既令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小輔」（A·B·C）

e 趩簋

c 〈1361〉「王乎內史冊令命趩更△氒且祖考服」

b 舀壺〈2834〉「更△乃且祖考乍作冢嗣司土司徒于成周八𠂤師也」

g 師虎簋〈1383〉「令女汝更△賡乃取祖考」

h 盠方彝〈2445〉「更△朕先寶事」

盠方彝更朕先寶事从辵陳夢家釋

〈2151〉「遹△朕先寶事」

e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叓見曶鼎虎敦阮釋曶鼎為叓云賡通續也瀚案叓从攴丙聲丙古文作內見薛書母乙卣兄癸卣

尹卣𡆥重内當是籀文丙石鼓文黃帛其鱖潘氏音訓引鄭氏云鱖即鯁字畀連反案鄭釋音是雨字小誤當云即鯁字說文鯁魚骨也从魚更聲鯾魚名从魚便聲又从扁作鯿是鯾乃得讀畀連切與𧼮鮮鯿為韻鯁古杏切不得讀畀連也便从人从更石鼓𧽜从便省而又省叓下之攴故為鱖𡆥即叓之上體而重之與此𡆥正同故知𡆥是籀文丙石鼓又有丙申不作𡆥者石鼓𨔁我𧽜奔互見不拘一體也」(據古卷三之一六十一頁至六十二頁趩尊)

林義光曰「說文云𢻰改也从攴丙聲按更丙不同音古庚或作𢊁(子父庚鼎)與丙形近疑从攴庚聲庚古亦作𢊁(庚季鼎)更之隸書猶與古合因庚篆作𢍾不復知𢊁為庚字而鞭古文作㝹从丙(見㝹字條)隸亦變為更遂謂更改之更亦从丙矣隸書有甚合古意者如韓勅碑之蒙畫壽

碑之買劉熊碑之季皆歷世相傳如是說文每字必推原六書則有穿鑿舊文以求通其說者」（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㝹改也从攴丙聲此从重丙即為籀文也吳氏釋作御謂為鞭省文亦通然釋為更為嗣續更代之義即為順適吳考失於穿鑿矣』（古籀篇六十第二二頁）

周名煇曰『彳部㝹馭之省古御字也詩曰以御于家邦師虎毁命女㝹乃祖考啻官 㝹 師𩵦父毁既命女㝹乃且考𤔲 吳氏定為御字古文 今考定為更字

強運開改定為㝹字古文是也而謂曶鼎命女㝹乃祖考司卜事方言㝹代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以㝹豕韋之後容庚說則義與銘文不協矣

名烊棨、叜即叜字、趩尊銘云叜乙厥祖考服、可證叜猶繼也、說

文糸部云續連也、古文作賡、从庚貝、廣雅釋言云叜償也、禮記

檀弓篇云請庚之、鄭注庚償也、是叜庚二字同義之證、續字古

文从庚貝者、庚亦猶叜也、詩大東篇云西有長庚、毛傳曰既西

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此以字義言之者一事也、國語晉語

姓利相叜、韋注叜續也、此其本字有繼續之義者二事也、然後

考之金文、陳侯因資𣪘銘云紹纑緟高祖黃帝、爾雅釋詁云、紹

繼也、成鼎即舊題之穆公鼎或改題戊鼎銘云、命成允口乃祖考政于井邦、允

即胤字古文、書堯典云允子朱啓明、今本作胤子朱啓明、史記

五帝本紀作嗣子朱開明、馬融注允嗣也、爾雅釋詁云、胤嗣繼

也、伯晨鼎銘云、王命䡖侯白晨曰、嗣乃祖考侯于䡖、師酉𣪘銘

云、𤔲乃祖啻適官、𤔲讀如嗣、同皆此義矣、豆閉𣪘銘云、用倂乃

祖考事長沙楊先生云𦙶當讀為承詩秦風云于嗟乎不承權輿宣十二年左傳云鄭師為承毛公傳杜預注並云承繼也義與此同案楊說是準此以讀師虎段銘師𤔲父段銘曶鼎銘及金文句例相同者比類以辨察之無不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此三事也而循容庚之說則牴牾不相入故為考正之如此』(古籀考卷上五至六頁)

楊樹達曰『𠬪即今吏字，字當讀為庚，詩大東云「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積微九十一頁師嫠段跋)

高鴻縉曰『按字初倚𢎘畫其端有革結形由文𢎘字生意故託以寄鞭策之鞭動詞(攴)後變為𠬪(攴)从𢎘丙聲已趨聲化矣其或作𠬪(攴)者丙形複作也字又叚為更改之改久而不返乃另造鞭字又𧦍庚鼎馭字偏旁作𢎘不嬰簋馭字偏旁作𡊮均與說

文所載鞭字古文同石鼓文馭字作𩣫右从更即鞭鑾車鼓馭字作𩣫右旁明明更字則金文鼓文馭字不从又乃从鞭馬會意也金文有㪅（曶鼎）㪅（師虎簋）㪅（趩尊）㪅㪅（師嫠簋）均可證丙聲有繁文』（字例二篇三〇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更改也从攴丙聲」高鴻縉謂字从攴丙聲乃象意字（攴）之聲化其說是也林義光謂丙更不同音疑从攴庚聲按古音丙更同在陽部而古文更字無一从庚者丙庚分別至顯未可謂形譌楊樹達讀作庚較容庚以更代解諸銘文為優』

〈大6〉「王令（命）毛白（伯）㪅號䣄公服」

敕

敕

秦公𣪘 萬民是敕

〈1382〉「遹萬民是敕」

敕

陳猷釜

〈3019〉「命左關帀發敕成左關之釜節于稟釜」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敕誡也从攴束聲字亦作勅如敕或作勑也虞書敕天之命傳正也今本作勅隸譌以勑為勅易噬嗑君子以明罰勑法崔注理也字亦作憖廣雅釋言敕謹也釋訓憖憖誡也敕亦段借為𢽎說文又云𢽎地曰敕又為勑爾雅釋詁勑勞也又為飭詩楚茨既匡既敕傳固也是也朱氏駿聲說如此」(古籀篇六十第二三頁)

〈大50〉「萬生(姓)是敕」

0417

[a]

取

沈子簋 隹考取丑

〈1391〉「隹考 𢑚又」

[a] 郭沫若曰「𢑚即取字，說文云：使也。」（兩攷四十八頁沈子毀）

[a] 鄭師許曰「案攷字作𢑚與甲骨文𢑚形近，葉玉森釋為攷，今繇變耳」（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一卷五期一〇頁沈子它毀蓋新釋）

敹 廿

陳財簋 敹擇吉金 〈1336〉 「敹睪吉金」

林義光曰「說文云：敹，擇也。从攴，罙聲。按罙說文以為罙之或體，與敹聲隔。敹本義當為穿，从攴从罙。詩罙入其阻，殷武傳訓罙為深，與穿義近。書善敹乃甲胄（費誓），鄭注：穿徹也。」（文源）

敶 經典皆以陳爲之

陳公子甗

〈0818〉「敶公子子叔遵父乍作旅甗」

陳侯壺

〈1438〉「敶侯

乍作孟姜嬗朕媵匜

陳子〻匜

陳之褱鼎

〈0510〉「陳之褱作飤鼎」

陳伯元匜

〈2967〉「敶白𥂍之子白元乍作西孟嬀婤母朕媵鈇匜」

〈2979〉「敶子〻乍作辥孟爲嬀穀母媵媵鎜」

陳侯鼎

〈0588〉「陳侯乍朕嬀因母媵鼎」

王仲嬀簠

〈1436〉「敶侯乍王仲嬀𢭶媵匜」(A·B)

陳侯作嘉姬壺

〈1217〉「陳侯乍嘉姬寶簋」

𨜶侯之孫陳之鼎

〈0443〉「𨜶侯之孫陳之鼎」

阮元曰。案說文𠂤部陳字解云。宛丘舜後嬀滿之所封。攴部敶字解云。列也。觀此銘知古文陳正作敶。經典作陳。省文耳。(積

古卷六、六頁敶侯敦）

劉心源曰『陳作敶與陳侯敲陳孖匜同說文阜部陳宛丘也舜後嬀滿之所封攴部敶列也即陳設及戰陣字經傳用陳古刻作敶惟陣為陳之譌字耳』（奇觚卷一、二八頁陳侯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敶列也从攴陳聲按古作敶（陳侯敦）作敶（陳侯匜）作敶（陳子匜）从阜敷謂圍纞陳列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敶列也从攴陳聲經傳皆借陳為之又金文借敶為陳銘義是也互通用字轉義為軍敶字亦譌作陣非』

（古籀篇六十第一八頁）

隞嬀姓國于宛丘（張日昇述）

a 救

周窀毛匜 〈2949〉

「口周窀毛」下

救△ 姜寏匜」

a 劉心源曰「救或釋敄。案石鼓文君子之求作𠦜，即此从𠦜者也」（奇觚卷八、三一頁周窀匜）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作敄，云疑𣪊省，非。今審篆形，左旁明是求字。此救變勢耳。但銘意未詳。疑為郝字段借。說文郝地名，从邑求聲，同音通用也」（古籀篇六十第二五頁）

0421

敓[a]

敓 屭羌鐘

〈0042〉「譜敓」 楚京」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攴兌聲此引呂刑文證字形字義也經傳多借奪為之、又手部挩解挩也、从手兌聲依手攴通用敓挩當元同字解挩義為脫字引申經傳為正』(古籀篇六十第二五頁)

a 郭沫若曰『敓、說文云、強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今書呂刑文、敓作奪、奪乃借字、說文云、手持隹失之也、然今奪失字通作脫、敓取字通作奪、而敓字廢矣』(兩攷二三八頁屭羌鐘)

a 徐中舒曰『敓古奪字說文敓彊取也、書曰敓攘矯虔、此尚書呂刑文、今本敓作奪』(屭氏編鐘圖釋四頁)

容庚曰「說文、敚強取也、周書曰、敚攘矯虔、今書呂刑敚作奪。」

(善圖第四頁厵羌鐘)

劉節曰「敓、卽奪字說文曰強取也。」(攷存九二頁驫氏編鐘考)

a

斁　詩葛覃服之無斁毛傳
斁厭也毛公鼎肄皇天亡斁

〈0680〉肄皇天
亡睪△斁

b

靜簋靜
學無斁

〈1366〉靜
學

斁無
睪△斁

c

與睪并擇為一字
欒書缶斁其吉金
〈2998〉□簠孫叔兄
斁△擇其吉金

吳大澂曰爾雅釋詁射厭也釋文射本作斁詩清廟無射于人斯釋文射厭也禮記大傳注作無斁于人斯葛覃服之無斁傳斁厭也禮記緇衣作服之無射振鷺在此無斁釋文斁厭也韓詩作在此無射詩泮水徒御無斁釋文本又作射或作懌大澂竊疑經典相通之字形聲必相近斁射字體絕不類何由得而相通以鐘鼎彝器文證之虢叔鐘㝵乇亾神與師望鼎㝵乇亾

𢍰當釋得純」無斁言德之純一不已也毛公鼎肆皇天亡斁

𢍰我弗𢍰當讀肆皇天無斁臨保我有周言天不厭周邦也即

詩無射亦保之意靜敦𢍰又𢍰無斁學無斁者言學之不厭也兮

甲盤休亡𢍰休無斁者猶言無疆惟休也𢍰𢍰𢍰𢍰五字異

體本非射字後人或釋作斁或釋作射字不同而訓則同也筠

清館載小子射鼎作𢍰疑亦斁字詩思齊釋文斁擇也𢍰从目

視弓下从兩手有選擇之意又與𢍰字相似許書斁猒也一曰

終也周禮大師無射注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

陽至亥而終九月在戌陽氣未終故曰無射」[b](字說二二頁斁字

說)

[a]劉心源曰「𠩺即𠤕省或釋𢍰非說文匕部𠤕未定也从匕𠩺

聲𠩺古文矢字𠤕即疑此銘以𠩺為𠤕耳」[b](奇觚卷二.四七頁毛公

鼎)

a 孫詒讓曰『竊疑即說文亣部之臭字臭古文㠯為澤字此讀為斁亾臭猶無斁』(拾遺下二六頁毛公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斁解也从攴睪聲詩曰服之無斁斁厭也一曰終也段氏云斁厭也見釋詁毛傳按此三字釋所引詩之斁以別於上文解訓此全書之一例也厭同猒飽也經典亦假射為之終也疑殬字轉義耳愚又謂古攴手収三部通用不分知斁擇𢍰皆元同字而手部字古文多从攴文知斁為古文擇其義即柬選也故字从攴為至當者而斁下云解也即叚借為釋也𢍰訓引給也亦擇字轉義故金文擇字皆作𢍰唯察許氏意此云解也疑懈息義懈則心倦即猒也其實亦解釋義之引伸

耳朱駿聲云詩振鷺爲在此無斁禮記大傳無斁于人斯段借爲襗一曰終也按終者綌字之誤又爲度後漢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斁兮注古度字也』(古籀篇六十第二五至二六頁)

a 戴家祥曰『余昔草商周字例發見[glyph][glyph][glyph]⊙古文均爲目之異體因悟[glyph]象眼瞼眼珠及瞳孔形[glyph][glyph]乃僅象眼珠在眼瞼中⊙則省去眼瞼獨象珠球此繁簡之通例也由是勾稽攷核知此鼎[glyph]字靜𣪘[glyph]字榰妃𣪘[glyph]字皆⿱罒矢之繁縟文也單伯鐘[glyph]字師⿱罒矢父𣪘[glyph]字無⿱罒矢鼎[glyph]字鄧伯氏鼎[glyph]字⿱罒矢生鐘[glyph]字皆⿱罒矢之簡省文也攷許書無⿱罒矢字即古文射亦無從目從矢之義

然則⿱罒矢果何字耶

以聲義繹之實即眣之異文原形移置字也公羊文七年傳眣

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又成七年傳郤克眣魯衛之使何劭公解詁以目通指曰眣說文目部無眣字而有從失之眣訓目不正也段玉裁謂淺人無識以謬體改說文字應作眣竊疑眣字從目從矢在六書為會意從目失聲則變為形聲此六書嬗變例也陸德明公羊釋文云眣本又作眣丑乙反又大結反則與失聲並相近是從失非誤字也古音失與寅同故聲類互易變為瞚廣韻玉篇眣同瞚是其證說文瞚開闔目數搖也莊子庚桑楚篇兒子終日視而目不瞚呂氏春秋安死篇其視萬世猶一瞚也高誘注潁川人謂相視曰瞚按瞚之古音與瞬相近故陸德明釋文云眣一音瞬是眣之本義為目動故其字從目從矢若以為射之本字則其義無取於從目矣

至眣字在金文則當讀為射同音段借字也師造殷靜彝及此

鼎均以亡睪為文。當從徐吳讀為無射。無射乃宗周成語。詩大雅車舝式燕式譽，好爾無射。思齊無射亦保。周頌清廟無射於人斯。又禮記祭統奔走無射。皆與金文同。無射本為無厭之義，故樂律亦名無射。淮南天文訓律中無射。無射入無厭也。國語周語無射所宣布哲人令德示民軌儀也。射之音義與斁相近。爾雅釋詁射厭也。說文斁厭也。故無射亦作無斁。（葛覃服之無斁禮記緇衣引作無射。振鷺在此然斁韓詩作無射。雲漢耗斁下土春秋繁露郊志作耗射下土）周頌振鷺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又駉篇思無斁。周南葛覃服之無斁。魯頌泮水徒御無斁。書洛誥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後漢書張衡傳惟盤盂之無斁兮。文選魏都賦復之無斁。字均作斁。蓋古人言語本無定名。經文多通段。無睪之作無斁。固不必求其孰正而孰段也。

睪字今既知其聲與斁相近。然則說文巾部臭字當為睪之字

誤亦可以肊訂定矣許書臭大白澤也從大白古文以為澤字蓋古文睪亦作臭（見薛氏款識）作臭（無斁鼎）作臭（鄦伯鼎）上文與白形近故誤為臭澤斁均從睪聲金文睪與斁通則許書云古文以為澤字知東漢經師尚能知古文古義以此例推金文無斁鼎無斁二字為人名知魏人田子方名無澤即無斁之義也（見莊子田子方篇及國策魏策）又變為無擇詩大雅思齊篇古之人無斁鄭箋作無擇釋文斁擇也故莊子讓王篇有北人無擇揚子方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太元元挩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此即本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為說無擇即無射之段字也（中山第六册四九一八至四九二一頁睪字說）

b 郭沫若曰『無罒即無斁，又通作無射，毛公鼎及師訇毀作亡㚖，無斁猶無厭也。』(兩攷五十六頁靜毀)

a 董作賓曰『斁，厭，詩思齊古之人無斁，振鷺在此無斁，釋文皆云，斁，厭也。』(毛公鼎考年註譯一八頁)

a 高鴻縉曰『(王靜安曰)詩思齊古之人無斁，振鷺在此無斁，釋文皆云斁厭也，皇天無斁，言天不厭周德也。縉按㚖古矌字，从目，矢聲，段借以為厭惡之厭』(毛公鼎集釋七九頁)

b 楊樹達曰『無罒，吳郭于皆以無厭釋之，余疑罒為睪之省形，當讀為斁，說文云，斁，敗也，無斁猶他器言亡尤也，蓋王于六月令靜嗣射事，歷月餘，至八月，會射于大池，會射者，所以考驗靜嗣射之效能也，及既射而王知靜教射有功，故以鞞剢錫之，靜教無罒，承

b 上文之會射而言其果，起下文之錫物而言其因，云無厭，則於義不剴切也。」（積微一九一頁靜𣪘跋）

朱芳圃釋臭，參閱昊字條）

a 劉節曰「甲文𥄳字从橫目，从交，這交字照一般的說法是从矢，例如毛公鼎上的睪字就是从矢从目，可是梢妃彝上的睪字，劉心源以為是見字就變作从大了，這同侯字一樣原先都是从交或从大，都有象正坐人形，後來纔變為从矢，古文字正在發展的程途中，所以字形不一致，這類例子很多，當另文討論，我們現在所應知道的是𥄳字，睪字下的交字與卒字都是人形，甲文見字也是从橫目下从人，靜𣪘上的靜學無斁字从橫目从廾，象夙夜警惕的意思，惟有小子射鼎作从目从弓从廾

吳大斁也以為是斁字从弓與从矢之義相同這就是無斁每作無射的原因但這個字本當作从交交字象正坐的人形我們可以再向古璽古匋裏去尋證據用來作比較古璽中有从縱目从羊的睪字古匋有从縱目从辛的睪字這是根據丁佛言的說法我以為都很可信就這兩個字的形構上看來从羊从辛與从㚔同義从羊就是从羌从辛就是从有䇂的辛所以辟字也从辛㚔字呢就是圉卒牧圉的㚔字所以說文一曰俗語以盜止為㚔从縱目與見字本从橫目後亦改从縱目相同圉人牧人就是周之祖先高圉亞圉並見左傳國語史記其實高圉就是高辛這種圉人古代很多在東方的謂之東圉後漢郡國志洛陽縣東南有圉鄉即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的東圉圉之有東圉如邑之有東邑萊之有東萊牟之有東牟詩經大雅

召旻的圍卒荒就是桑柔的贅卒荒．又說「孔棘我圍」如同說「玁狁孔棘」之比．都是說這種卒人或辛人爲災．而這種卒人或辛人都是羌人．畢之作數如同虞之作獻．無數這一個詞最初的意義原是說沒有這種野人騷擾」（攷存三六八頁古代成語分析舉例）

a 王國維曰「哭諸家讀爲斁．案無斁古通作無射．吳从目从矢．矢著目上．意亦爲射．殷虛卜辭有此字．殷虛書契前編卷五第九及第三十九葉」（觀堂二○○二頁毛公鼎銘考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斁解也．从攴睪聲．詩云．服之無斁．斁猒也．一曰終也」毛公鼎肄皇天亡哭．劉心源釋奊．[illegible]之省．非是．董作

賓釋斁王國維謂字从目从矢矢著目上意為射高鴻縉謂罠古瞚字从目矢聲段作厭戴家祥亦謂眣之異文讀作射劉節釋睪謂从目从矢矢乃人形之變匕斁即無奉人之騷擾按諸家皆以為字从目从矢或謂形聲或謂會意然目矢並無射意而矢聲與睪聲古音一在脂部一在魚部則眣若瞚皆不能段作斁竊以為罠乃睪之譌体𦅫書缶斁字从睪下作夲亦與矢字形近睪字邑子甗从睪王孫壽甗从睪已與古文吕為澤字之臭形似臭恐亦睪之譌故古文以為澤靜簋「靜學無罠」楊樹達謂罠為睪之省形是也然讀作殬則非上舉𦅫書缶斁字段作睪靜簋之睪自可段作斁靜學無斁蓋即教不倦之意」

〈大6〉

「匕罔不咸斁天畏威」

a 攸 从攴从人 井鼎

〈0630〉 攸鍚 渔

b 王占 尊

〈2114〉 王占攸田萉栽 乍父丁尊 彝

c 嫚尊

〈2130〉 攸貝 鮁簋

d

e 鬲攸 比鼎

〈0670〉 𤔲从邑攸衛牧吿于王曰 虢旅迺吏使攸衛牧誓曰 攸衛牧則誓 曰 鬲攸从其鍚鬲 李

攸鬲 盨

〈1447〉 攸 攸鼎 作旅盨

g 攸 鋚 乳為鋚 説文鋚鐵也一曰轡首銅 詩采芑鈎膺鋚革 作鋚革 笺 鋚革 轡首垂也 毛公鼎攸勒

〈0680〉 攸 勒

h

i

j 師酉 簋

〈1374〉 攸勒 (A.B.C) 勒

k 柳鼎

〈0664〉 易女赤市 幽黃攸勒

l 師𠭰 簋

〈1388〉 攸 勒

m 𢍰壺

〈2834〉 攸 勒

n 吴方 彝

〈2444〉 攸 勒

o 頌鼎

〈0674〉「勒攸△」

p

q 頌簋

〈1392〉「䜌鑾旂攸△攸勒用事」(A·B)

r 頌壺

〈2836〉「鑾旂攸△勒」

s 寰盤

〈2924〉「攸△勒」

t 無叀鼎

〈0668〉「攸△勒」

u 伊簋

〈1371〉「攸△勒」

v 師兌簋

〈1385〉「攸△勒」

〈0671〉「攸△勒」

〈1370〉「易女汝攸△勒」

〈2151〉「攸△勒」

〈2445〉「攸△勒」

七 阮元曰。錢竹汀宮詹大昕云。古器銘多用鋚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鋚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俅諸家並釋攸為鋚。此文亦但作攸。蓋古文之鋚勒。即詩所云鞗革也。詩鞗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轡。或云轡首。或云轡首垂。

毛公則訓鞗為轡，革為轡首，說文無鞗字而有鎥字，訓轡首銅，明乎鎥即鞗也，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景純曰轡靶勒也，明乎勒即革也，詩鞗革有鶬，鄭以鶬為金飾，古文鞗从金，與許叔重訓轡首銅合，孔氏疏謂以鞗皮為轡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積古卷四、三十頁無專鼎）

C 徐同柏曰「儹从攸从貝，當是古優字，讀如優賢揚歷之優，鄭氏古文尚書盤庚下」（从古卷七、二十九頁周𩰫尊）

九 劉心源曰「攸鎥省，鎥勒即詩鞗革，說文鎥轡首銅，無鞗字（奇觚卷二十四頁無叀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按以丨為水省，不顯古作𢼸（師嫠敦）作𢼸（攸尊彝丁）从攴从人，即修之古文，飾也，与象手

持物形，人所飾者也。或作攸（師酉敦）、作攸（伊㪤彝）、作攸（師兌敦）、作攸（吳尊彝），从彡（注：轉彡飾也）。或作攸（頌壺），省从丨。說文云「修，飾也。从彡攸聲」。按攸字古或从彡，不得復加彡作修，修蓋攸字之僞。』（文源）

8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从水省。秦刻石嶧山文作㳣」。然見鉉摹嶧山文，明作攸，不作㳣，即知今本說文有誤。元當作攸為本文，引嶧山作攸。㳣者攸之譌，篆文互倒耳。銘意段借為鋚，實為鋚也。說文鋚下「一曰轡首銅」。詩蓼蕭「鞗革沖沖」，傳曰「轡也」是也。又與悠、修、儵、迺、迪諸字通，字亦作浟。楚辭大招「弱水浟浟只」，注「流見」。又作滺，詩竹竿「淇水滺滺」是也。然亦按今本說文解釋有譌敚。原本「行水」上必當有一解，而後可云「一曰行水也」。若唯以行水為本義，字當收于水部。許收于本部，固當

訓置安義而其實許氏此條為誤謬攸字本義謂行水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行水攸攸也為是重言形況字也其形从水攸聲攸古文仆卜攸古音轉通耳抑是攸聲故或借攸為攸」(古籀篇六十第二六至二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汥秦刻石嶧山文攸字如此案徐鉉臨本作攸已改之此當是古文如乙及之倒也甲骨文作攸金文王自尊同頌段伊段作攸師酉段作攸頌壺作攸此从氵作者其氵之譌與」(古攷二八頁至二九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汥秦刻石繹山文攸字如此」甲骨文作攸金文井鼎王自尊䡈尊等同字从攴从人會意持兵護人被逐者乃處險境左傳昭公十二年傳「湫手攸手」注云「懸危之貌」即此誼也又或从氵蓋象人被血汗後

誤从水，遂有行水之說，由人之奔逃，變為水之急流，孟子「攸然而逝」注云：「迅走水趨深處也」人水固然不同，其言疾者一也」

𡰥

敉 說文或从人作侎 此从尸書大誥以于敉寧武圖功洛誥亦未克敉公功皆當訓繼 陳侯因資錞侎絧趄文猶言繼續趄文也

「侎緝絧嗣 趄文」

〈1503〉

α 吳大澂曰「𡰥古屎字呻也从尸从米詩曰民之方殿屎許書作吚引詩民之方唸吚陳侯因資敦」(古籀補四十九頁)

α 劉心源曰「侎為敉之重文見說文大誥敉寧武圖功傳訓敉為安撫、廣雅釋詁一敉安也」(奇觚卷四.十四頁陳侯因資敦)

α 孫詒讓曰「說文攴部敉撫也或作侎吳大澂釋為屎謂即詩民之方殿屎屎字又即說文之吚字(段校从詩爾雅音義改吚从口伊省聲)亦通又說文辵部徙古文作屎此或屎之省未能決定也」(餘論卷三第十六頁陳侯彝)

高田忠周曰『按古文尸人通用此亦佅字也說文敉撫也从攴米聲讀若弭或从人作佅是也廣雅釋詁佅安也書洛誥亦未克敉公功又竘健也為本義或轉為治也佅竘雖不見于經傳其意可解此古語逸而無傳者也』(古籀篇六十第二八頁)

a 容庚曰『敉說文撫也或从人作佅書大誥以于敉寧(文)武圖功又云肆予害敢不越即敉寧(文)王大命洛誥亦未克敉公功立政亦越武王率惟敉功敉義當如繼訓安撫者非也』(善圖廿五頁陳侯因資錞)

a 徐中舒曰『佅說文敉或作佅書敉字屢見如

以於敉寧(文)武圖功……肆予害敢不越卬敉寧(文)王大命—大誥

亦未克敉公功—洛誥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立政

書多以敉功敉命連文，偽孔傳及說文均釋敉為撫，大誥以於敉寧武圖功之敉，足利本即作撫，撫功撫命，義實牽強，廣韻釋安，義亦難通（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三頁陳侯四器考釋）

郭沫若曰「侎讀為弭節之弭，弭，低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弭節（非侎）回，索隱引司馬彪說，弭，猶低也，漢書相如傳注引郭璞說，文選子虛賦郭注均訓弭為低……侎讀為迷，亦可通」（兩攷二二○頁因資錞）

商承祚曰「說文屎古文徙，案金文陳侯因資錞作屎，口部唸吚，呻也，詩曰民之方唸吚，今詩作殿屎，則屎為本字，吚借字，此乃屎之古文，借為徙，段據詩爾疋音義五經文字云，屎，說文作吚，改篆為吚，謂作吚者，俗人妄改，今以屎證段說（古攷十三頁）非」

周名煇曰『𨑒部屎（陳侯因資殷）丁氏定為𨑒字古文以為即屎字
今考定為休字
名煇案此文从𠂊即𠂊人字从人米聲說文攴部云𢻎撫也从
攴米聲周書曰亦未克𢻎公功讀若弭𠈌𢻎或从人即此文矣
銘文云休𠊧似桓文朝問諸侯休猶終也（本章炳麟說見古文尚書拾遺定本承）
上文揚皇考邵緟高祖黃帝而言謂終當似齊桓晉文朝問諸
侯也惟余癸未秋曾從吾友饒固庵借讀容庚金文編重定本
似亦定屎為休時越兩載恍忽猶能憶及而強氏三補采容書
未及此文故猶存余舊論于此』（古籀考卷中三頁）
高鴻縉曰『按字倚乁畫其遺屎形由物形生意故為屎名詞
周人始誤从米後世多通段弓矢之矢以代之又說文亦載𦳊

字訓糞也。从艸胃省。乃屎字之晚出字。(字例二篇二三九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敉，撫也。从攴米聲。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侎，敉或从人。』吳大澂釋屎。商承祚从之，謂段作徙。劉心源釋侎。解作安。容庚訓繼。郭沫若讀弭。周名煇訓終。諸家解說不同。而以容說為優。」

a [篆形]

敦 不从攴

齊侯敦 𦎫字重見

〈1499〉「齊侯作媵寬廿口孟姜膳敦」

b [篆形]

陳猷釜

〈3019〉「敦者曰墜純」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𦎫怒也詆也一曰誰何也从攴𦎫聲朱氏駿聲說敦字訓怒也者段借為憝也訓詆也一曰誰何也者段借為譈也此字本訓擿也故从攴詩北門王事敦我箋猶投擲也傳訓厚謂借為惇失之又段借為諄爾雅釋詁敦勉也漢書陳寔傳遣人敦寔注勸也又為弴詩行葦敦弓既堅又為焞淮南天文敦盛也又為暾詩東山敦彼獨宿又為錞莊子列御寇敦杖蹙之乎頤注豎也又為奄方言一敦大也又為埻為篭詩行葦敦彼行葦傳聚也又為琱詩棫樸敦琢其旅敦琱一聲之

轉。又為自爾雅釋丘一成為敦丘注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敦器似盂穆天子傳注敦似盤音堆蓋所說為至精然愚謂敦憝元同字其實憝為惇字異文其訓怨也段借為敦字轉義也其又訓詆也訓誰何也者怒義之一轉誰何即敦訶也敦誰古音轉通耳其他論段借者皆可從矣唯又敦器字金刻古文作𣪘作[食攴]或作[𦎫皿]要𣪘[食攴]為本字从皀从食其所盛者从攴疑敦省聲故初先借敦為𣪘又取于器義以从皿[𦎫皿]出于敦而亦𣪘異文也金文即作[皀攴皿]可證矣（古籀篇六十第二九頁）

0426 敗

敗 从賏 「汝勿喪

南彊鉦 〈0013〉 勿敗」

林潔明曰「按說文云『敗，毀也。从攴貝，賊敗皆从貝。𧶽，籀文敗从賏』。金文與籀文同。」

寇[a]

寇 从人从攴在宀下 會意

曶鼎

〈0679〉「匡眾氒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余無卣(似)具寇」

寇[b] 寇[c] 寇[d]

虞司寇壺

寇[e]

揚簋

〈2823〉「虞嗣寇白吹」作寏壺(A·B·C)

〈1375〉「眾嗣寇」

寇[f]

司寇良父簋

〈1214〉「嗣寇良父」作為衛姬毀

寇[g]

司寇良父壺

〈2808〉「嗣寇良父」作為衛姬壺

〈0570〉「大梁司寇口作智釜」

銭 戈

〈0655〉「用又左右俗父嗣寇」

〈3095〉「墜(陳)御寇散」

林義光曰「說文云：寇暴也。从人攴完。按古作寇(曶鼎)象人在宀下或攴擊之之形。變作寇(虞司寇壺)」(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寇暴也。从攴完。易說卦坎為寇盜。書舜典寇賊姦宄。傳羣行攻劫曰寇。鄭注強取為寇。蓋盜賊之強大者

謂之寇故字从攴完會意擊破完全者而無不恣殘害也』(古籀篇六十第三三頁)

林潔明曰『說文云「寇暴也从攴完」高田忠周从之以為从攴完會意擊破完全者按金文字从人从支在宀下象人以暴力強入宀內見強取之意非从完會意也』

11428 斁

斁 斁狄鐘 〈0032〉「斁狄 不龔其供」

沇子 簋 〈1391〉「休沇子斁甲田 斁紐實壽」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斁盡也。从攴畢聲。凡經傳訓畢為終也、盡也者、斁為本字。畢為叚借字也。此銘文不完、分書耳」（古籀篇六十第三五頁）

0429 鼓

鼓

齊侯壺 鼓字重見

〈2835〉

一鼓鐘 鎛

攻　國差罎

攻帀即工師

〈2999〉「攻帀₂師佫盥鑄西亯寍罎三秉」

攻吴王監

〈2986〉「攻吴王夫

差擇吳吉金」

攻　攻敔王夫差劍

〈3156〉「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鄦王䣄戈

〈3117〉「右攻尹青其攻」

廿年距㝴

〈3150〉「廿年ㄙ回上長子𢦏六戟𩨿攻書」

攻　齊鎛

〈0062〉「余為大攻乙亿輇大史史」

攻敔王光戈

〈3098〉「攻敔王光自𪉖」

〈0030〉「余武于戎攻靁昏」

〈2986〉「攻吳王大差夫差擇吉金」

〈3012〉「口攻」

𨾊者都

〈3118〉「卬鬼方縊口攻亭」

〈3160〉「大攻君公孫棹」

阮元曰：攻字省攴從又。（積古卷四、二十三頁壴鼎）

孫詒讓曰「女肈敏于戎攻者卽詩江漢之肈敏戎公公攻字通後漢書宋弘傳引詩作肈敏戎功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楊注攻當爲功攻公功三字竝通毛傳肈謀敏疾戎大公事也鄭箋訓戎爲女與毛異紬繹此銘戎攻大當訓大事足證毛義矣」(拾遺上十頁齊侯鎛鐘)

容庚曰「攻工古通詩車攻我車既攻石鼓文作遊車既工周匋文多記匋攻某匋攻卽匋工」(寶蘊九三頁周國差𦉜)

戎攻

<大5>「攻删[illegible]無啻敵」

<大28>「攻敔王元啓自乍其元用」

<大45>「女汝肈勄敏于

𢿱[a] 𢿱[b] 𢿱[c]

𢿱 師寰簋

〈1381〉「今余肇令（命）女（汝）達（率）齊帀（師）㠱釐僰𡚬左右虎臣正（征）淮夷」

𢿱又从貝 說文所無故附于此

〈1381〉「今余肇令（命）女（汝）達（率）齊帀（師）㠱釐僰𡚬左右虎臣正（征）淮夷」

克鼎 錫𢿱贅無疆

義與釐同

〈0675〉「易（錫）𢿱贅 錫釐 無疆」

𢿱[a] 辛鼎

〈0612〉「多友𢿱 釐辛」

〈0563〉「敢〔對揚〕天子丕顯休𢿱贅」

a,b

吳式芬曰詩大雅具贅卒荒傳贅屬也疏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攈古卷三之二 五十四頁師寰敦）

c

方濬益曰𢿱贅从貝从𢿱是賚之異文古音來與𢿱同詩白駒三章與期思韻頍弁二章與期時韻可證也（綴遺卷四、三

十頁善夫克鼎

孫詒讓曰『𢿃王𢀛釋爲釐（舊釋及王俅姑同）今案當爲賚說文貝部賚錫也（書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詩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鄭箋釐賜也葢籀釐爲賚此敢實用正字也』（拾遺上二七頁至二八頁敔敢）

強運開曰『𢿃貝善夫克鼎錫𢿃貝無彊運開按說文賚賜也从貝來聲來之古音讀如𢿃同在一部來𢿃一也是𢿃貝即賚之古文也』（古籀三補卷六第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𢿃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謂之𢿃从未聲按古作𢿃（克彝釐字偏旁）本義當爲飭爲治从攴

从人人卜即人之反文與攸修同意來聲經傳以釐為之」(文源)

a

高田忠周曰『按銘本段借為賚實𠩺字也說文𠩺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謂之𠩺从未聲是也唯愚謂字元从厂从枝』(古籀篇六十一第五頁)

c

高田忠周曰『羅尗言君曰錫𧶜無彊之𧶜即賚字說文賚賜也大雅釐尒圭瓚傳釐賜也段氏曰古假釐為賚考薛氏款識敔敦中亦有尹氏受𠩺之語字作𧶜與此正同知古正作𧶜从貝从𠩺作賚者後起字也又考說文𢼊釐注家福也從里𠩺聲𢼊字注从未聲𢼊本刪聲字案𠩺非从未乃从𠩺古𠩺字𠩺从𠩺得聲作未者形近致誤也證之師𪒠父敦之𪒠字師酉敦之𢼊字

叔向敦之𢽼(叔)字並從來惟彔伯戎敦作𣫟从木乃來之變仍非从未甚明。按𢽼字辛鼎所从明从未寶𣫟釐字亦然又齊侯鎛及鐘𢽼釐字所从𢽼从來即知來未來三字形近音亦轉通故互通用耳依多从來似正然以禮以來為賚證之賚固為正字也其所从𢽼从來亦不為異焉又或有𢽼从禾者禾來古音同部故如此耳要以𢽼釐為賚賚𢽼釐合為𢽼賚字賚正𢽼賚或顯矣」(古籀篇九十九第一六頁)

高鴻縉曰「說文𢽼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熟有味亦坼故謂之𢽼从未聲許其切

林義光曰按古作𢽼本義當為飾為治从攴从人(卜即人之反文)與攸修同意來聲經傳以釐為之

按此即離別之離之本字動詞从攴來(古麥字)會意麥扑則其子脫離而下也卜聲卜反人字飭治清理等意之字作𠩺篆文作𠩺自段用理字而𠩺字廢後加聲符里作釐多書之作𨤲見者減𨤲再省變之則為釐故書堯典允釐百工傳曰釐治也是也動詞因其音同賚故通段以代賚(賚賜也)如詩既醉釐爾女士傳曰釐予也江漢釐爾圭瓚傳曰釐賜也又因其音同僖故通段以代僖春秋僖公亦稱釐公僖王亦稱釐王說文釐家福也則又禧字之訓矣史記曰帝方受釐釐亦禧字之通段然則釐或𠩺之本意只為治為理而此𠩺字坼也則為別離之本字」

(字例五篇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張哲曰「釐甲骨文中作𠩺(甲二六一三)作𠩺(後下二二八)象以手持杖打麥意在表示收穫收穫為儲糧之始在古人的意識上有食即

有福故說文釋釐家福也此字一旁象麥一旁象手持杖打麥麥脫穗離殼為粒釐聲或由此來殷代釐字字形變化頗大甲骨文中最習見最明顯的有兩個系統其一如□甲一六三七□佚一四□戩五十三□續一二三七一類的字當是金文中之□師嫠簋蓋小篆之□今之嫠字另一如□甲二六一三□甲二六一八□後下二一八□甲一七七三一類的字其中前二字作以手執物打麥狀意尚明顯後二字象一手執麥根一手持杖打麥執麥根之手與持杖打麥之手同在左方依殷代文字慣例同為左手兩隻左手顯然不是一人之手非二人合作不可不過殷代文字中有使用同一方向兩手操作之例僅不普遍絕大多數是一手在左一手在右今遍閱卜辭中諸釐字竟無一字左右兩手區分明顯者於是乃懷疑持麥根之手非手或為麥根之訛金文中有□向父敦

取把子收獲之意為釐[illegible]大克鼎加貝亦為釐有[illegible]小克鼎加聲符里亦為釐意皆幸福富裕也另[illegible]師嫠簋當是小篆[illegible]字之所本又有[illegible]陳財簋尚書釐字即此字禮記經解云釐氂通釐字其他自金文演變而來的斄廞釐皆釐字六書統釐邑从里从邑田邑皆所封賜故釐邑謂之福釐字形體的演變列表如次

殷甲骨文	周金文	秦漢之際文字	唐宋至今文字
[illegible] 甲三六 / [illegible] 鐵十三五 / [illegible] 甲二六一三	[illegible] 師袁簋 / [illegible] 叔向父簋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甲三六八 / [illegible] 甲三二五三 / [illegible] 甲二六九五	[illegible] 師嫠簋 / [illegible] 小克鼎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佚一四一 / [illegible] 續一三二 / [illegible] 後下二三八 / [illegible] 甲七七三	[illegible] 大克鼎 / [illegible] 陳財簋		[illegible]

釐字的字音說文里部釐里之切 玉篇釐力之切同為支韻平聲古音支韻音離力移切平聲詩大雅釐爾女士註音離寘韻

音利里儀切讀去聲曹植皇太子頌鍾天之釐釐讀如利又音
禧意與禧同蒼頡篇王篇皆云釐字亦音禧注說文者多從之
又音來漢書劉向傳詒我釐麰王先謙補注毛詩作貽我來牟
說文於來下引作詒我來麰詒貽通假字釐來異文而聲義同
今讀離(三)力怡切支韻平聲國音標準彙編注音ㄌㄧ陽平聲亦
讀禧百希切ㄒㄧ支韻平聲如年釐有讀年禧者是
釐字的字義說文釐家福也从里𠩺聲段注家福者家居獲祐
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漢孝文帝紀詔曰今吾聞祠官祝
釐皆歸福於朕躬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宣室是也如說
最合應劭注釐為祭餘肉失之師古直謂釐為禧之假借字禧
與釐雖同在古音第一部然義各有當釐字从里里者家居也
故許釋為家福與許訓禮吉不同春秋三經僖公史記作釐公

假借字耳有假釐為氂者經解云差若毫氂或作釐是也有假釐為賚者大雅釐爾女士傳曰釐予也釐爾圭瓚傳曰釐賜也有假釐為理者堯典允釐百工是也

總核段注釐字實有下列意義 一家福家慶家居獲祐都有富貴壽考福自天申的意念通禧字禧與福音異而意同 二釐為祭餘肉餘訖也祭訖之肉曰胙孟子所謂燔肉國祭訖賜臣下家祭訖賜子孫臣下受胙則飲酒食胙子孫受胙亦飲酒食胙謂為飲福受胙意指天地祖宗賜福臣下子孫故通賜字賜福且為成語 三差若毫氂通釐字如兩的千分之一稱釐尺的千分之一也稱釐 四允釐百工傳云釐治也詩周頌王釐爾成箋釐理也可知釐意即治理愚意亦未始不可申述為敬大臣體群臣重其位厚其祿君臣固結庶績咸熙此外劉向傳詒我釐

麰詩作貽我來牟釐通來詩小雅巷伯傳鄭之釐婦釋文釐寡婦也依字作嫠後漢書西羌傳兄亡則納釐嫂注寡婦曰釐釐通嫠爾雅釋草釐蔓華郝懿行義疏釐說文作萊云蔓華也來與釐古同聲釐通萊餘如釐定釐金又有規定之意但仍未脫亳釐治理的初義」（中國文字七册五至七頁釋來麥釐）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𠩺坼也从攴从厂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謂之𠩺从未聲」段氏改作故「从未」云「各本故謂之𠩺从未聲衍四字此說从未之意非說形聲未與𠩺不為聲也」段氏謂未非聲是也然謂未即味意則誤𠩺本不从未未乃來之形論甲骨文𠩺从來張哲謂象手持杖打麥形高鴻縉謂字从攴來「(攴人)聲麥扑子離乃離別之本字𠩺古音在一部與十五部

之匕不為聲。張說較勝。拲或从貝作贅。克鼎易贅無彊。義與釐

』同。

〈大19〉

「贅、敔圭暠図貝五十朋」

a 敔 不从攴

毛公鼎 吾字重見

<0680>「㠯乃族干吾△ 敔 王身」

b 敔簋

<1177>「敔敔乍 寶殷 殷」

c d 敔簋

<1329>「王蔑敔曆」「敔」對揚王休

攻敔王光戈

<3098>「攻敔王光 自鑄」

b 敔戈

<3089>「敔之 造」

<3156>「攻敔△ 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敔禁也。一曰樂器控楬也。形如木虎。从攴吾聲。朱氏駿聲云字樂器為本義禁也即御字叚借似是矣。古華山農石鼓疏云敔禁也。段氏云敔與圉御禦音同。釋言禦圉禁也。說文禦訓祀圉訓囹圉所以拘罪人則敔為禁禦本字御禦行

而敔廢矣然賴此而存本字本義也奔訓走大雅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此說精詳然禁也為本義者未矣又按書益稷合止柷敔鄭注狀如木虎背有刻鉏鋙以物擽之所以止樂周禮小師掌教鼓鼗柷敔敔名亦古矣要敔字有啎逆意敔御音義皆近故御敔通用耳」（古籀篇六十第三九頁）

商承祚曰「敔禦之本字攻敵曰攻自防曰敔毛公鼎以乃族干吾王身干吾即扞敔」（十二雙五頁光戈）

「王令敔追迎御于上洛悠谷」「武公入右敔告禽」「王蔑敔曆」「贊敔。〈大19〉圭鬲囚貝五十朋」「敔敢對揚天子休」「敔其邁萬秊」〈大28〉「攻敔王元啓自乍其元用」

a 改

改盨

〈1479〉「改作朕文考乙公旅盨」

〈0062〉「匃或有俞改」

a 方濬益曰『說文改更也从攴已聲段氏注曰或無聲誤李少監以為已有過攴之即改今此文从攴从巳說文巳巳也按古辰巳之巳與巳止之巳本一字凡事止則有更改之義疑古文改本从巳篆文分改改為二㱾改大剛卯以逐鬼魅新莽時語非古訓』(綴遺卷九、十頁改簋蓋)

吳大澂曰『』許氏說改更也改㱾改大剛卯以逐鬼魅也此漢時之異解疑古文改改本一字改簋蓋』(古籀補補遺一頁)

高田忠周曰「按元釋改吳大澂亦云疑古文改改本一字皆非是說文㪔毅改大剛卯以逐鬼鬽也从攴巳聲讀若巳是明別一字也但漢嘉量改字有作改者古音巳己同部故閒或用改為改此謂音通亦或係一時寫誤耳」（古籀篇六十第四二頁）

a 牧

牧 牧共簋

〈1113〉「牧△共乍父丁皿食毁」

b 作父辛鼎

〈0455〉「牧△亞」

c d 牧師父簋

〈1295〉「牧△師父弟叔侯父御于君」(A·B 蓋)

e 小臣謎簋

〈1357〉「才(在)牧△自」

f g 𧊒攸比鼎

〈0670〉「𧊒从𠂤攸衛牧△告于王曰」「女覓我田牧△」「䜌旅」「迺吏(使)攸衛牧△誓曰」「攸衛牧△則誓」

h 同簋 嗣昜 林吳牧

〈1367〉「嗣昜(場)林吳(虞)牧△」

i 免簋 眔 吳眔牧

〈1359〉「嗣奠還歠眔吳(虞)眔牧△」

j 柳鼎

〈0664〉「王乎乍冊尹冊命柳嗣六𠂤牧△」

i 劉心源曰「牧或釋牧非此从牛不从羊」(奇觚卷四四頁宂敔)

〈大14〉「公族𨚕入右牧，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吳冊令牧」「牧，」「牧，」「牧，拜頶首」「牧，其萬年壽考」〈大21〉「鞻嗣我西隔東隔僕馭百工牧，臣妾」

[a]

㢭 說文所無

㢭𥁰

〈0937〉

㢭乍

旅車

㢩 說文所無

盝駒尊王初執駒于㢩

〈2150〉「王初執駒于㢩」

㢩 盝又盖文

〈2150〉「王𤔲駒㢩」（盖A）

a,b 周𨈖生曰㢩字見麥尊有雩王在㢩語十五年大鼎載有王呼善夫騕召大與厥友入攼王召走馬雁令取譱騧三十二匹錫大之事是㢩音義均與攼同攼音翰與斁同止也周書曰斁我于艱今本作扞與捍同扞馬即悍馬亦即馯馬故疑㢩為馴馯之所（文參一九五七第八期五三頁郿縣周代銅器銘文初釋）

參閱1256厈字條于省吾說

〈大9〉「霸王才在㢩」

⿰鬲攴[a] ⿰鬲攴 說文所無

驫羌鐘 〈0042〉

「氒辟韓宗⿰鬲攴[△] ⿺辶率率征秦迮齊」

[a] 徐中舒曰「⿰鬲攴古徹字，說文徹古文作⿲彳鬲攴，此省彳，甲骨文同」（見殷虛書契前編九葉）⿰鬲攴人名（驫氏編鐘圖釋三頁）

[a] 吳闓生曰「⿰鬲攴从攴可擊者也，楚公豪鐘朁字亦作戛，尚書戛擊漢書作拮隔，搏拊荀子作拊鞷，史記作拊膈，是古樂器可擊者名鬲也」（吉文卷二第一二頁驫羌編鐘）

[a] 楊樹達曰「⿰鬲攴即徹字，說文攴部徹或作⿲彳鬲攴，甲文只作⿰鬲攴，銘文字與甲文同」（積微一六一頁驫羌鐘跋）

[a] 劉節曰「⿰鬲攴即說文⿰鬲支字，古文从支从攴从又皆可通，⿰鬲攴者編鐘之原始語義也，字當讀如鬲（今作魚綺切者乃一聲之轉）古者

鐘鼓皆從量出古量大者儲酒儲米小者可作食具故鍾鐘經
典皆相通而鼓从豆从支與敲之从鬲从支蓋同一語變方法
也晏子春秋齊舊量四豆區釜鍾管子輕重丁今齊西之粟釜
百泉則鏂二十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然則區亦可作鏂
而與從瓦之甌同節案說文敲三足鍑也方言吳揚之間謂之
鬲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敲又曰鬲曰鬴詩采蘋維錡及釜
釋文曰錡三足釜也說文又有鬹字曰三足釜也有柄喙廣雅
鬹鬴也然則區鏂甌敲鬲鬹錡七字實一器之異名其聲皆在
一類由是又可推知鬴鍑釜缶亦一器之異稱故方言釜自關
而西或謂之鍑廣雅鬴鍑也三蒼鍑小釜也區與釜之說既畢
然後論鐘左傳昭公三年釜十則鍾杜註曰六斛四斗爲鍾考
工記㮚氏量之以爲鬴鄭註六斗四升說文有鬷字曰鬴也臧

庸汪萊別傳謂孝嬰得漢陵陽子明釜鬷二、大者文曰蜀郡楊旦(夏燮跋曰實昌字)造傳子孫小者曰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鬷用沸是可證鬷鍾鐘亦一器之異稱則晏子春秋所謂區釜鍾者即⿰鬲支、鬴、鬷、亦可曰錡鍑鐘則鐘之原始乃由匋器出其初為食具可知故現存各鐘無商代器而甲骨文中有⿰鬲攴字上虞羅氏謂即徹之古文案从又从鬲乃卒食之意與从攴从鬲乃擊缶之意義亦相通蓋古代民族燕享畢必有謌舞即席鼓豆擊鬲為樂器此鼓與鐘之來源也」(攷存八八頁至八九頁馬氏編鐘考)

張日昇曰「按字从鬲从支、容庚謂說文所無、楊樹達徐中舒並認作古徹字、說文云「徹、通也、从彳从攴从育、𢇍古文徹」段注云、

「盇合三字會意文之而養育之而行之則無不通矣」段說傳會少當育恐乃鬲之譌徐灝箋云「戴氏侗曰敲疑自為字从攴从鬲屏去釜鬲徹饌之義也徹从彳敲聲鬲譌為育耳徹从彳本言道路之通徹故凡通徹者皆曰徹」按甲骨文有敲字从又古文字从又與从攴可互通乃卒食徹饌之本字劉節釋敲謂古文从攴从支可通按鼓字从支金文从攴若攴說文謂从屮又屮象𠂢飾又象其手擊之也𠂢飾之說恐非然其為會意字則無可疑敲為三足鍑从鬲支聲乃形聲字从會意言之支與攴可以相叚就形聲言之兩者斷不容相通劉說非也」

𢿢 說文所無

𢿢簋

「白伯氏寶𢿢Δ」「易錫𢿢Δ弓矢」

〈1305〉「來馬匹貝五朋」「𢿢Δ用從永揚」

a

隞

說文所無

敕

隞鼎

<0478>

敕隞作

侯尊彝

敷

a

𢿃 說文所無

𢿃 父辛鼎

(0229) 「𢿃父辛」

高田忠周曰「按𦳝蓋籒文苗从苗从攴字書無之古逸文也然愚謂此為春田夏苗之苗从攴所以擊殺而亦實苗字別出」(古籒篇六十第四六頁)

a 高田忠周曰「按銘云𢿃作父辛旅彝此字明人名也博古釋作萁妄亦甚今審篆形从四屮从田𦳝疑苗字籒文从攴必有會意苗字轉義與獠字相近爾雅夏獵為苗从攴獲得之意也猶畋字从田从攴也畋字說文訓平田也非本義韓詩内傳春曰畋文選畋獵題注引禮記王制馬注取獸曰畋此字本義也然畋亦古作田易師田有禽穀梁桓四傳春曰田夏曰苗即知田

苗本皆不从攴，後人泥轉義，田苗共从攴，而畋字獨存，敵字亡佚。今幸依此器得此字，豈千歲之一快事哉。（古籀篇七十八第三十七頁）

0441 駇

駇 說文所無

駇尊

〈2133〉

「王錫駇△土 御貝朋」

𢿱 說文所無

𢿱子卣

〈12718〉「𢿱治夫辛」

于[illegible]

方濬益曰「𢿱疑畋之異文从𤔔省說文𤔔治也幺子相亂爰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按畋獵所以講武治兵故从𤔔省以見義穀梁桓公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御覽引韓詩內傳亦云春曰畋此云王正月王格于雍畋與穀梁韓詩並合」（綴遺卷十二、十一頁 𢿱子卣蓋）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疑數字讀如左傳以數軍實之數然未敢定也亦未考篆形也今審此當有轉寫臨摹之誤左形元當作𤔔即𤔲字省文梟𤔲敦作𤔔正同可證此从𤔲與𤔔同意右从攴即𢿱字異文無疑者也說文𢿨煩也从攴从𤔔𤔔亦聲即

治亂正義正字。後人借亂為之。亂行而⿰𤔔攴隱。今於此器僅見之耳。但銘意却用⿰𤔔攴為亂。即理。修之意。書盤庚茲予有亂政同位。與此相類矣。』（古籀篇六十第三二至三三頁）

a 郭沫若曰『⿰𤔔攵殆𤔲之異文。讀為治。』（兩攷一九七頁 貉子卣）

a 柯昌濟曰『與金文𤔲字所从相類。或从𤔲省聲。或古祠字。』（韡華二八四頁 貉子卣）

[illegible] 說文所無 蔡侯尊[illegible]敬不惕即蔡侯鐘之有虔不易

〈2149〉「[illegible]敬不惕」

〈2923〉「[illegible]敬不惕」

a
⿰豐攴 說文所無
⿰豐攴狄鐘 ⿰豐攴⿰豐攴能能

b
井人鐘 <0056>「⿰豐攴⿰豐攴𥁕𥁕」

c
㝬鐘 <0061>「⿰豐攴⿰豐攴𥁕𥁕」

<0032>「⿰豐攴⿰豐攴𥁕𥁕」

d
士父鐘 <0046>「⿰豐攴⿰豐攴𥁕𥁕」

e
虢弔鐘 <0057>「⿰豐攴⿰豐攴𥁕𥁕」

<1496>「皇且考其⿰豐攴⿰豐攴𥁕𥁕」

e
徐同柏曰：「𩐁」古⿰豐攴字，古鐘鼓之鼓从支，鼔鐘之鼔从攴，此从金者，金即鐘也。攷工記鳧氏于上謂之鼓，注鄭司農云：鼓所擊處。銘云𩐁𩐁能能，謂鼓其鼓處，而其聲能能也。能能猶喤喤，能讀曰（熊熊喤喤，聲近義同）積古叁

一器作𩐁从金，同伊氏一器作⿰豐攴，叔氏鐘作⿰豐攴，又一器作⿰豐攴，宗周鐘作⿰豐攴，豈即鼓省，豈豐豊豈豐，又豈之變，从攴更可證也（从古卷六、五頁周虢叔大林鐘）

強運開曰『豐』⿰豐攴狄鐘吳愙齋云从攴从豐讀若豐運開按說文無此字⿰豐攴⿰豐攴熊熊蓋皆狀鐘聲之宏大或即為豐之古文也』

(古籀三補卷三第十一頁)

高田忠周曰『孫氏續古文苑釋為⿰豐攴以字形審之孫釋為允此豈右不从攴當即豐字也⿰豐攴字說文玉篇類篇諸字書並未收當即豐之異文此鐘用正字宗周鐘用別體耳孫說愈於阮氏然未悉是凡手部字古文从攴例見許書又艸部字或有从攴者攴部字或有从艸者金文見此例證又豐字段借為丰丰奉亦元同字然則⿰豐攴亦捧異文無疑捧說文作⿰手夆曰奉也从手夆聲朱氏駿聲云字亦作捧按當為奉之或體曲禮凡奉者當胸釋文本作捧釋名釋姿容捧逢也兩手相逢以執之也此說為

是此實奉別異體奉古正文作帇即知艸手攴三部通用之證

如銘意用為豐孫玫眞然』（古籀篇五十五第一頁）

徐中舒曰『數數雖不見經典但詩屢見其同聲相假之字如載馳芃芃其麥下泉黍苗芃芃黍苗棫樸芃芃棫樸采菽其葉蓬蓬卷阿菶菶萋萋生民瓜瓞唪唪芃蓬菶唪與數古同屬東部邦滂竝紐故得相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釋熊熊形聲俱誤[illegible]象缶在泉上之形金文作圖會形者（見金文編附錄上十四葉爵文子觶兩器）猶可見其朔義說文强分[illegible]缶為二實誤說文讀缶丑略反即[illegible]聲之轉甲文金文又有[illegible]字地名丙申角作[illegible]皆[illegible]之異文說文誤作[illegible]讀若寫[illegible][illegible]士父鐘作[illegible][illegible]又季[illegible]段稱其皇考為井叔與井季[illegible]卣當是同一人所作之器其器所繪鳳形又與卣極相似（見西清古鑑卷十三葉二十九及卷十六葉八）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並通之證石鼓乙其朗孔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𧼑𧼑𢑚與庶𧼑韻據此數字推之彙當讀胥篆文胥與金文彙形頗近詩蓼蕭零露湑兮裳裳者華車舝其葉湑兮湑並與寫韻胥寫庶𢑚𧼑古皆魚部字故得相通師酉𣪘彙夷京夷並言彙京即詩篤公劉之胥京篤公劉于胥斯原于京斯依于豳斯館三語全同京豳為地名則胥亦當為地名（此胡適之先生說）京與胥近亦與師酉𣪘合詩芃芃蓬蓬蓁蓁唪唪湑湑皆有盛意是𧯛𧯛彙彙即形容威嚴之盛也（集刊第六本一分四一頁金文嘏辭釋例）

張日昇曰「按字从鼓丯聲說文所無吳愙齋謂从攴从豐非是鼓壴原為一字𧯛豐疑亦一也擊鼓之聲丰丰然宏大故从壴丯聲據韻會丯丰一字丰有盛意遂引申為豐滿而以𧯛為鼓聲之專字其寓於目者為豐其聞於耳者為𧯛」

教 說文古文作𤕝

汗簡入攴部 散盤

〈2927〉

「散人小子眉田戈

散文、敹𡟰學文」

鄧侯

盨

〈1320〉

「教□

□□」

高田忠周曰『說文斆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𡥈𡥈亦聲古文作斆右从言又作效省𡥈為爻爻孝同聲也周禮師氏以教國子弟注教之者使識舊事也禮記學記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中庸自明誠謂之教周語教文之施也春秋繁露精華教政之本也虞書敬慎五教仁義禮知信也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周禮大司徒有十二教目禮記王制有七教目皆轉為義也』(古籀篇六十一第一頁)

何大定曰『斆說解曰上所施下所效也從攴𡥈下所屬僅有斆一字然斆今文不從攴斆金文作學(盂鼎)學(師嫠敦

斆（靜𣪘等斆字皆不從攴，甲文斆作𦥯𡥈𡦹。羅振玉曰：斆，卜辭諸文均不從攴，且省子，或省作爻。（殷虛文字類編第三）斆既不从攴，又不从𣪘，可皈入爻部而教字又可入攴部，是教不應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冊四一八七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商承祚曰：「說文𧥮古文教，𢽈亦古文教。案第一文从言孝聲，教誨也，故从言，與誨同義。汗簡𢽈敎，見說文，下出䚽云一本如此作，則䚽為後人所增入也。甲骨文作𢽈𢽈，金文郾侯𣪘作𢽈，散盤作𢽈，與古文篆文同，石經古文作𢼂。」（古攷二九頁）

竹姓正曰：「散氏盤云𢽈𥊤父，郭云斆一官一名，效蓋校人是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一三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高鴻縉曰「說文𤕝 上所施下所效也 从攴 从𡥈 古孝切

按字原从尹子會意 爻聲 動詞 亦作效 从攴爻聲（學字亦以爻為聲）故教之後起字亦作斆 从攴學聲 後變尹為攴 意亦得通 古者扑作教刑 扑子即所以教也 爻聲」（字例五篇一七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从攴 从孝……𢽳古文教 效亦古文教」甲骨文从尹子 爻聲 高鴻縉之說是也 金文从攴子 意亦相同 許說从攴从孝 非是」

[斆ᵃ] 斆 不从攴 盂鼎 〈0676〉「余隹即朕小學」

[斆ᵇ] 師嫠簋 〈1388〉「才(在)先王小學」

[斆ᶜ] 靜簋 〈1366〉「王令靜司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靜學無斁」

[斆ᵈ] 令鼎 〈0660〉「小口迺學」

[斆ᵉ] 者沪鐘 〈0058〉「孫心學趄趄」(A·B)

[斆ᶠ] 沈子簋 〈1391〉「我孫克又井斆」

林義光曰說文云斆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按古作學盂鼎从子在宀下宀尚矇之象𦥑兩手以去其蒙爻聲篆變从文轉注說文云斈效也从子爻聲按即學省說文云斆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孝按即學斆之或體古教學同字

故書盤庚斅于民。禮記凡學世子及學士（文王世子）皆以學字為敎。

古作𢽿（據古錄卷二之三鄦侯彝）省作𢼂（散氏器）（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敎部斅覺悟也从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斅省然金文悉如此古文巳省也且見卜辭文又省子以爻下乂兼介上入彼省之省者也然愚竊謂最古文从宀不从冂且如今鼎析為二形下明从字其會意形聲恐不如許說也許敘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云云六書者文字之謂也蓋學者小學之義故字从字从臼臼者兩手執之受而欲不失之意爻疑季省季下曰效也會意之恉亦同于此季之子與字之子相複故省一耳子曰學而時習之即季效之意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禮記學記學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即臼持之意也然則凡言敎學者小

學轉義也若夫字从敎从冂臼聲者字形之別說耳尚書大傳學效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莊子庚桑楚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古籀篇六十一第一至二頁)

商承祚曰「斅案字後出學云篆文斅省則斅乃古文也甲骨文作𢽳𢽳同小篆而省子如效惠也金文皆同篆文」(古攷二九頁)

楊樹達曰「學者孫詒讓云當讀為效尚書大傳云學效也拾遺下拾陸 今按孫讀是也……荀子議兵篇云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楊注云效驗也」(積微十七頁至十八頁令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斅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斅省胡覺切

按斆乃晚出之敎字，古亦作攷，从攴，爻聲。至於學字，古無从攴者。學應从臼，有模倣意，从子，有孳生意。模倣而孳生，由不知而知，由不能而能，是即學也。爻聲。動詞」（字例五篇一七六至一七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教部：斆，覺悟也。从教、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按許說字形，迂曲難通。余謂學从子，从𦥯，𦥯亦聲。結网為複雜之技能，非傳授不能獲得，故引伸為教訓，為放效。禮記檀弓云：叔仲皮學子柳。鄭注：學，教也。此訓教之例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此訓效之例也。蓋教以施言，使人曉悟，效以受言，任人自悟。从子，即長老傳授稚子承受之意。或增攴，即尚書堯典所謂朴作教刑也。」（釋叢一二八頁至一二九頁𦥯）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斅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斅省」許說字形迂曲難通高田忠周謂學為小學之義然則先民早有小學者耶高鴻縉分斅學為二斅為晚出教字而學从臼从字模仿而孳生也爻聲朱芳圃謂字从子从𦥯𦥯亦聲按學教一字猶受授一字也靜簋「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又「靜學無斁」前者訓效後者訓教甲骨文有𦥯字李孝定釋斅（甲骨文字集釋頁一〇九一）竊疑𦥯从爻聲段作教後增从子若孜乃教字之類化覺嚳鷽嶨礐鸒𣿅等字皆从𦥯得聲說文謂从學省聲（𣿅或作澩學不省）蓋學行𦥯廢已久許氏不知𦥯為一字今得甲骨文可補說文之闕」

0447 卜

ꝑ[a] 卜

曶鼎 <0679> 「令命女汝更乃且祖考嗣卜△事」

<0677> 「口口卜△以戕」

卜[b] 卜孟

𥁰 <1075> 「卜△孟乍寶障彝」

a

劉心源曰「卜作ꝑ說文卜古文作𠁽即此篆㳄从攴文之字亦作攴攴皆用古文也」(奇觚卷二二四頁曶鼎)

高田忠周曰「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𠁽古文卜蓋剝龜即龜版也象形許之後義是也又據下諸文𠁽亦卜之異文字無常形而唯從主橫直可知而已周禮大卜注問龜曰卜禮記曲禮龜為卜筴為筮此為本義」(古籀篇二十九第一六頁)

商承祚曰「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炙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也。儿。古文卜。甲骨文作卜卜卜丫亻丩。正象坼兆之從横。金文㠯鼎作卜。石經古文與此同」(古攷二九頁)

高鴻縉曰「按此象占卜時卜兆縱橫之形。故託以寄占卜之意。動詞。此字之創造。自在骨卜施用之後」(字例二篇二一一頁)

卟[a]

卟 經典作稽

明公簋 魯侯又卟工

〈1260〉「魯侯又𥃦△國工」

[a] 高田忠周曰『按古鑑所收彝銘同文 而彼作𤯔為合文 或釋曰壬 非 今審篆形口中ㅜ即云字 𠱳作𠯑 示作亓 皆一例也 唯此篆已从口 非最古文 銘意以為回轉 謂轉送工人作器以朕明公』(古籀篇二十三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卜辭有卜占貞兆 卟款字 而未見卦 毎卟字 竊謂固固為卦字 說見卦下 而因與毎稍遠 此疑卟字古文 日為日省 亦實𠙵之變文 𠙵為著韇象形 从𠙵 𠙵與𠙵从𠙵同意 𠙵省為日 日為日、 與耳口之口相似 故小篆日誤作卟从口移卜在于外耳 若夫从卜口與占字不可分 說文卦卟相次 卟卜以問疑也 从口卜 讀與稽同 書云卟疑 今本洪範作稽 為段借也 因

謂說文卟下貞每占⿰召卜兆次出而占訓視兆問也⿰召卜訓卜問也
占⿰召卜與卟義如相近然其不相次出貞每字介于閒者卟義與
占⿰召卜自別異故也蓋卟與卦義相近涉故卜部建首字下直出
卦卟二字蓋卟義重而占⿰召卜義輕卟義汎而占⿰召卜義陝矣又古
字通用者有音通而義不通者又有音義並近而通者卟之與
稽通當音義並近之通用稽下曰留止也轉為考治義洪範次
七曰明用稽疑孔傳明用卜筮考疑之事說苑反質篇凡古之
卜曰者將以輔道稽疑夫卜者龜也卦者筮也蓍也並皆問疑
之名也卟亦當與卜筮同即卜筮之一而自其專名與占之視
兆問⿰召卜之卜問謂其事者自別異矣卦卟均主于蓍故字从旨
與卦同意轉卜龜亦謂之卟耳文曰卟王卦又曰亡卟王卦卟
者輔道稽疑也而後王觀其卦也亡稽者無輔道稽疑之事王

直觀其卦也。又他版云某日王貞某事云云，亡巛王𠧟曰吉。其字从卟丿，即指事字。書所無，然按其義，王曰𠧟者，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其體也，即斷定之詞。卟蓋史定墨之事，而王觀其卦而後斷定之，故其義字从卟丿以視斷定意，其意可識矣」（古籀篇二十九第二〇頁）

a 郭沫若曰「𠧟字卜辭習見，每于辭末繫以亡𠧟二字，与亡尤同例。案此即骨字所从冎字，象卜骨呈兆形，卜辭讀為禍，本銘當讀為過，過謂優越，過工謂有優越之戰功。」（兩攷十一頁明公毁）

a 周法高曰「白川靜引郭沫若云『𠧟字卜辭習見，每于辭末繫以亡𠧟二字，與亡尤同例，余釋為繇之初文，乃象卜骨呈兆之形，

此當讀為謀猷之猷。工讀為功。工功攻古本一字。」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四三頁。認為因之初義解作繇。魯侯稱大祝，表示掌宗教儀禮神聖之職掌。單解作猷功則失去其本義。金文通釋一三、明公毁白鶴美術館誌第三輯一三七至一三八頁。又以卜辭「亡因」釋為「亡冎」讀為禍。故郭氏在大系改讀為過。然「過功」二字不詞。李孝定云：「綜之卜辭諸囚字釋為冎（骨）讀為禍，於諸辭均可通讀。至𡆥𠙴二字，則為从冎之字，當釋占。若卟與冎非一字也。」甲骨文字集釋一四九九頁。白川氏謂魯侯為大祝，表示掌宗教儀禮神聖之職掌。然則金文此字當援用說文卟之本義。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謂魯侯有占卜之功也。」



貞 散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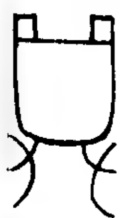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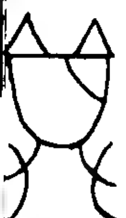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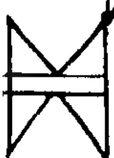
<3113> 「趞貞△口大口口用戈」

<2927> 「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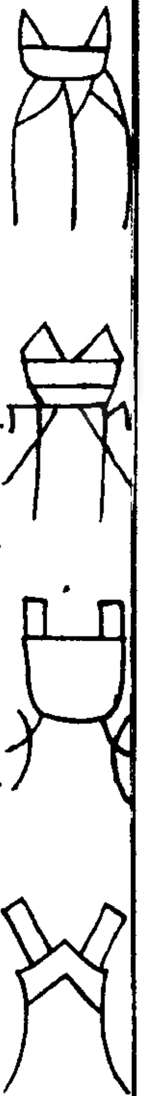


沖子鼎 以為貞鼎字

<0449> 「沖子鼎之行貞△鼎」

聞宥曰「古文字裏貞鼎二字的糾纏在許叔重說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的時候是早已感着迷惑的，如今在甲骨文字裏看鼎字有借做貞字用的例如壬午卜、壬午卜、系、我都是以鼎為貞而其餘時時用的貞字却又寫做很像金文裏的貝字所以大家又認為以貝為貞除了這個字以外另外還有好好的(貝)字於是這三個字鬧得一塌糊塗在普通看來都以為當時鼎貝兩字可以通用所以都借作貞字用(高田忠周的

見解便如此見古籀篇卷二十九頁二十五還有說文解字詁林所收髣髴也有一位姓王的這樣說)其實我們從型式上看來是截然不對的貝與鼎形體既不同聲音也極遠決無通用之理所以貝字只是一個單獨的與鼎貞毫無關涉(我們應該認清楚地的圓形是象形金文的也是圓形而甲文的却不然所以完全屬于兩個系統這個圓形的既從沒有借作貞字用過而且還有一辭的兩字並出哩)而鼎貞二字在最初却是一字因為這二個字在古音完全相同(貞現在讀丁母在古却只是丁母這是錢大昕所證明大家都曉得的)而古人貞卜的時候大概也需用到鼎所以關涉非常密切到了後來因為要使界義分明的緣故才漸漸地分化成了兩個這個分化的歷程畧如下表



這是第一期的形式完全象鼎形



這是第二期的形式已漸漸與鼎形小異



這是第三期的形式已正式成立為貞字



這是第四期的形式因為要使意義明顯的緣故于是又加了一個Y

從這樣排列的結果我們方才可以曉得京房說貝為鼎省聲不為無因而貝鼎通用的話却完全是不合現象的附會（中山第五冊三九四〇至三九四二頁研究甲骨文字的兩條新路」

參閱0928鼎字條田倩君說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聞宥謂貞鼎原為一字是也然謂古人貞卜時需用鼎而遂用鼎作貞則非李孝定云『蓋貞問一義既無形可象於文復難以會意出之故叚聲近之鼎以當之而[illegible][illegible]諸形契刻較難而貞字幾於每辭必有故略趨約易則為[illegible]矣』（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一一）李說至碻金文从卜乃後加意符以別於食器之鼎也沖子鼎「沖子𤖘之行貞」容庚以貞為鼒字並謂鼒字从才乃傳寫之譌見卷七0929鼒字條按詩經周頌絲衣紑俅基牛鼒叶韻鼒从才古音在之部若鼒為貞之誤貞在耕部則於詩韻不叶容說似非說文鼎字下云「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段注改貞為貝疏矣攷諸沖

子鼎文。許說信而有徵矣。

a 戍寅鼎 〈0552〉 用作父丁尊彝

b 公史簋 〈1189〉 用乍父乙寶尊彝

c 𢦏叔簋 〈1144〉 𢦏叔作騎用

d 丙申角 〈1867〉 用作父癸彝

e 乙亥鼎 〈0623〉 用作父丁彝

f 宰甫簋 〈1280〉 用作寶𪔛鼎

g 令簋 〈1377〉 用頧諮後人享 令用弃敢展揚于皇王 用乍作丁公寶毀 用障史使于皇宗 用鄉饗王逆遣造 用廏餿寮人

h 我鼎 〈0647〉 用作父乙寶尊彝

i 𨚕𨒪簋 〈1243〉 用作父乙彝

j 矢尊 〈2152〉 明公用牲于京宮 用牲于康宮 用牲于王 曰用禘 用乍父丁寶障彝 用光父丁

k 史獸鼎 〈0652〉 用作父庚永寶尊彝

l 師遽簋 〈1351〉 用乍文考旄叔障毀

m

n 師遽方彝 〈2[illegible]43〉 用乍文且祖也公寶障彝 用匄萬年亡疆

用

馭尊

<2133> 用乍文戊障彝

簋

<1354> 用事 用乍寶簋 其子子孫孫寶用

沈子簋

<1391> 用饗 載卿饗乙公 用各多公 用水元孳令(命) 用妥公唯壽 壽 也用懷妥我多弟子

小臣謎簋

<1357> 用乍

寶障彝

臣辰卣

<2730> 用乍父癸寶尊彝

周鼎

<0622> 用為寶器 其用高于文帝考

剌鼎

<0653> 用牲于大室 用乍黃公障鼎 彝 其孫子子孫孫永寶用

鼎

<0597> 用乍文大子乙家祀障

尊

<2130> 用作公日辛寶尊彝

召壺

<2834> 用事 用乍朕文考釐公障壺 召用匄萬年道眉壽子孫孫

其永寶用

盂鼎

<0676> 易乃且祖南公旂用遷獸 用 對王休 用乍作且祖南公寶鼎

鼎

<0689> 用乍

寶𩰫鼎「其子子孫孫永用」

用

曶鼎

<0679>

「用事」「曶用絲金乍朕文孝（考）宄伯𩰫鼎

牛鼎」「曶其萬年用祀」「用匹馬束絲」「用

後（？）延贖絲五夫」「用百乎」「才（在）載王人迺賣用□不逆付曶」「用致

茲人」「用五田」「用眔一夫曰𥚢」「用臣曰疐」「用茲三夫頟首」「迺或又即曶用田

厂」「凡用即

用

師奎父鼎

曶田七田」

<0667>

「用𤔲乃父官友」「用追孝于剌仲」「用乍𠬝彝

「用匄眉壽黃耇吉康」「師奎父其萬年子

子子孫永

用

史宜父鼎

寶用」

<0532>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用

應公鼎

<0548>

「用夙夕

用

頌鼎

𪔅鼎」

<0674>

「賓用宮御」「用事」「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

用

頌簋

寶尊鼎」「用追孝𫚔祈匄康𢆶屯右綽綰」「子子孫孫寶用」

<1392>

「緟緟金旅作（？）…」「勤用事」「用乍朕皇考龔叔

用

善夫克鼎

「用追孝𫚔祈匄康𢆶屯右」「子孫永寶用」

<0662>

「克其日用

𪔅彝朕辟

魯休「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用△匄康勵樂右 純佑」

用 K'

史頌盨

〈1356〉「用△乍鼒彝」「子子孫孫永寶用△」

用 𠆢'

虢季子白盤

〈2925〉「是用△左佑王」「賜用△弓彤矢」「賜用△戉」「用△政征蠻方」

用 ɒ'

師趛鼎

〈062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用 K'

冋盨

〈1367〉「用△乍朕文考惠仲尊寶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用 k'

追盨

〈1355〉「用△作朕皇祖考尊簋」「用△享孝于前人」「用△祈匄眉壽永命」「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用 ʒι'

師[illegible]父鼎

〈0137〉「用△享孝于宗室」「師[illegible]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用△祈眉壽黃耇吉康」

用 ʒι'

用 ∂

大作大仲盨

〈1330〉「用△喜于乃考」「用△作朕皇考大中尊簋」

用 ρ'

旂伯盨

〈1369〉「用△乍朕皇考武祈幾王尊簋」「用△孜孝宗朝廟」「用△蘄祈」「子孫歸文考其遇萬年日用△享于宗室」

用 ε'

師寰盨

〈1381〉「余用△乍朕後男巤

䑣障簋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t' 舍父鼎 〈0594〉 「用匜」 寶鼎

s' t' 我弔鼎 〈0616〉 「子子孫孫

永寶用之（A.B）

u' v' 師麥簋 〈1388〉 「用事」 「用乍朕皇考輔伯障簋」

w' 毛公鼎 〈0180〉 「用卬卲皇天」 「女毋」

「用乍障鼎」 「子子孫孫永寶用」

弗師用先王乍明井（刑） 「用歲用政（征）」

x' 魯伯鬲 〈0739〉 「其永寶用」

y' 格伯作晉姬簋

〈1254〉 「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z' 仲師父鼎 〈0643〉 「其用享用孝于皇祖帝考用錫眉壽無疆」 「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享」

a'' b'' 杞伯簋 〈1222〉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A.B）」

c'' 散盤 〈2927〉 「用矢𤸫散邑」 「迺即散用田」

a' 芮仲簋 〈1194〉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簋器）」

c' 己侯簋 〈1174〉 「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b' 虞司寇壺

〈2823〉「用△享用△孝」「用△旂釁壽」「永寶用△之」

用 g″ 由 x″

無㠱簋

〈1353〉「無㠱用△乍朕皇且祖釐季」「無㠱其萬年子孫」障毀

「永寶用△」

用 e″ 用 f″

封仲簋

〈1319〉「用△享用△孝」「子孫永寶用△」

用 k″

畢鮮簋

〈1294〉「用△旂眉壽」「魯休」「鮮其

萬年子子孫子永寶用△」

用 l″

虢季氏簋

〈1256〉「子子孫孫永寶用△」

用 m″

番君鬲

〈0750〉「子子孫永用△」

用 n″

㝬鐘

〈0061〉「用△卲各昭格不丕顯且祖考先王」

由 o″

不嬰簋

〈1393〉「用△追孝」「用△乍朕皇且祖公白孟姬障毀」「用△匄多福」

「子子孫子其永寶用△享」

用 p″

鄀嬰簋

〈1291〉「王子剌公之宗婦鄀嬰為宗彝𩰫彝永寶用△」

用 q″

毛弔盤

〈2903〉「口孫子永保用△」

用 r″

鑄公簠

〈1430〉「子子孫孫永寶用△」

用 s″

杜伯盨

〈1493〉「其用△享孝于皇申神且祖考」「用△奉壽匄嘏永令命」「其萬年永寶用△」

郜伯祀鼎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0587〉

南姬鬲 其永寶用 〈0728〉(A·B)

陳財簋

用追孝於我皇殷考 〈1336〉

曾伯簋

用自作旅匡簋 用盛稻粱 用 〈1446〉

鄦子簋

養孝用享 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享

用盛鑄其匡簋 用朕媵孟姜 〈1442〉

紀伯簋

秦京臏其子子孫孫萬年永保用之

萬年孫子其永用簋 〈1205〉

斑萬年孫子子其

用盛旨酒 用享孝于兄弟婚媾 〈2832〉

叔季良父壺

永用

簠 顏媾諸老 用祈眉壽

用錫純彔 用侃孝婦媿氏百 〈2921〉

子子孫孫子子孫孫永寶用

厚叔多父盤

國差缶

用 賓 〈2999〉

旨酒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伯簋

繼母 是用祀 〈1500〉

齊鎛

<0062> 用衛侯氏永命萬年 用享用孝于皇祖聖叔 用衛壽老毋死 用求考命彌生 子孫永保用享

齊侯盤

<2918> 用祈眉壽萬年無疆 永保用之

齊陳曼簠

<1434> 永保用匡

中鼎

<0632> 用征台 延以征

<1344> 其用享于朕皇考 用祈眉康龢 屯右通祿魯令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楚嬴伯簠

魯伯大父簠

<1246> 永寶

用享

覛簋

<1098> 覛乍寶簋 用日享

周窐匜

<2949> 孫孫永寶用

陶子盤

<2892> 用乍寶尊彝

陵子盤

<2892> 用乍寶尊彝

襄鼎

<0541> 永保用之

杞伯鼎

<0542> 子子孫孫永寶用

陳公子甗

<0818> 用征用行 用鬻稻粱 用衛眉壽

師旨鼎

<0567> 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

用 殼文䰙

〈0809〉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用 子禾子釜

〈3020〉如關人不用命

用 鷹羌鐘

〈0042〉用明則載

之于銘

用 王孫𧊒鐘

〈0060〉用匽以喜用樂嘉賓父兄

用 𨜓公鈢鐘

〈0040〉用敬卹盟祀用樂我嘉賓

用 黃韋俞父盤

〈2910〉子子孫孫其永用之

用 鄀公鼎

〈0651〉用追孝于皇祖皇考用賜眉壽子子孫孫永寶

用高

用 中子化盤

〈2906〉中子化用保楚王用征梠莒用擇其吉金

用 姑口句鑃

〈0068〉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用 王子申盞盂

〈3007〉永保用之

用 𦵏大子伯簠

〈1417〉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

用 吉日壬午劍

〈3159〉乍爲元用

用 邗王戈

〈3114〉邗王是埜乍口口口用

用 末距悍

〈3164〉用作距愍

江小仲鼎
自作用鬲

<0484>
江小中仲母生
自乍用鬲

曾姬無卹壺
後嗣用之

<2828>
用乍用作宗
彝尊壺

逸嗣
甬用之

吳季子
之子劍

<3155>
吳季子之子
逞之元用劍

壽(?)公
劍

<3158>
其臣(?)[illegible]
為用元

劍
用戈

<3058>
用

楚王
戈

<3120>
台以鄧(?)旨文武
某木鉼(?)用

口之
用戈

<3086>
口之
用戈

子賏
戈

<3097>
子賏之
用戈

玄鏐
戈

<3108>
玄鏐口
口用之

自作
用戈

<3085>
自作
用戈

越王
劍

<3148>
自乍用
劍
(A.B)



ㄙ可 文

〈3096〉「ㄙ可其 用之」



口用 文

〈3087〉「自口 用口」

〈0021〉「魯遽乍作作龢鐘用高耇孝」〈0022〉「用綏賓」〈0024〉「子孫永寶用」〈0029〉「用自乍作其龢鐘口鈴鈴」「用處大正政(下泐)」〈0030〉「用樂嘉賓父雉大夫朋友」〈0033〉「用富光我家受」〈0034〉「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用侃喜前文人」「子孫永寶用享」〈0035〉「用保奠(下闕)」〈0036〉「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濼好賓」「用邵大宗」〈0037〉「用乍朕文考釐白龢舊鐘」〈0038〉「歠用遏匃釁壽多寵福福」〈0039〉「用口其口鐘口口口債保」「用高」「子=孫=永口用口口口口」「用祈釁眉壽無彊」〈0041〉「用匽已喜」「用樂父雉兄者諸士」〈0043〉「用喜饎于其皇祖」「子=孫=羕保用之」〈0046〉「用喜侃皇考」「用廣啟士父身」「用高于宗」〈0049〉「用天子寵」「用乍作朕朕皇且祖考龢鐘」〈0044〉「昊生用作隱公大鐘」「用降多

福」「用△喜㳄胥文人」「用△饉康𧇿屯魯」「用△受〔下泐〕」〈0045〉「用△高孝

「用△匽用喜」「用△樂嘉賓」〈0047〉「用△蘄祈𩑈眉壽緐釐」「子々

孫々永保用△之」〈0050〉「孫々用△之」〈0052〉「用△盤歓飲酉酒」〈0053〉「用△乍朕皇

且祖考白伯寶劃鐘」〈0056〉「責屯渾沌用△魯」「妥不敢弗帥用△文且祖

皇考穆々秉德」「肄用△乍龢父大𪔂鐘」「用△追孝侃前文人」「子々孫

々永寶用△高」〈0057〉「用△乍朕皇考叀弔大𪔂龢鐘」「子々孫々永寶用△

高」〈0058〉「用△𡧊剌烈疾」「女其用△茲」〈0059〉「用△𩁹鑄乍龢鐘」「子々孫々

永保用△高」〈0067〉「用△蘄祈萬壽」「子々孫々永保用△之」〈0299〉「叔我乍用△

〈0401〉「遣叔乍旅鼎用△」〈0414〉「鯀還乍寶用△鼎」〈0431〉「乍文已寶鼎其用△

〈0442〉「用△幻永福」〈0465〉「小臣氏樊尹乍寶用△」〈0473〉「其永用△」〈0474〉「其永寶用△」

〈0479〉「永寶用△」〈0481〉「其萬年永寶用△」〈0488〉「其萬季用△」〈0489〉「其永寶用△」〈0490〉「其

永寶用△」〈0491〉「其萬年永寶用△」〈0492〉「用△乍口彝」〈0493〉「叔姬乍陽白旅鼎

永用△」<0494>「萬季、永寶用△」<0496>「𤼈拎用△乍文父甲寶⿰阝尊彝」<0497>「用△」<0498>「其萬季永寶用△」<0499>「子孫永用△享」<0500>「其永寶用△」<0502>「用△乍作寶⿰阝尊

彝」<0503>「從用△乍寶鼎」<0504>「用乍作且祖癸寶鼎」<0505>「用△言王出内入使人」<0506>「子＝孫永寶用△」<0507>「其萬季寶用△」<0508>「其萬年用△享」

<0509>「用△乍寶彝」<0510>「孫子其永寶用△」<0511>「子々孝々永寶用△」<0512>「子＝孫＝永寶用△」<0513>「用△乍旅寶⿰阝尊彝」<0514>「子々孫々用△亯」<0515>「子孫永寶

用△亯」<0516>「子、孫々永寶用△」<0520>「用△乍作⿱絲鼎彝父己」<0521>「其用△盟⿱絲鼎寛嬀日辛」<0522>「其萬年子孫永用△」<0523>「其萬季永寶用△」<0524>「用△

口王逆归叓入」<0525>「其子孫＝用△」<052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0527>「其永壽用△之」<0528>「用△作父丁尊彝」<0529>「用△乍且乙尊」<0531>「其萬年子＝孫

寶用△」<0533>「其子＝孫＝永用△」<0534>「用△乍寶彝」<0535>「豆小中仲叟口口叚用△乍作口口寶⿱絲鼎⿰阝尊尊」<0537>「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0538>「其

萬年眉壽永寶用△」<0539>「其萬年子々孫永寶用△」<0540>「其萬年子々孫

永寶用△」<0543>「旂用△作父戊寶尊彝」<0544>「子々孫永寶用△」<0545>「其萬秊子

孫永寶用△高」<0546>「武生毀用△乍其羞鼎」「子々孫々永寶用△之」<0547>「子々

孫々永寶用△」<0550>「子々孫々永寶用△」<0551>「子孫永寶用△之」<0553>「其萬年子々

孫々永寶用△」<0554>「其子々孫々永寶用△華」<0555>「子々孫々永寶用△」<0556>「鄫

𨌲子口用△作𥁑鼎」「用△享于祖」<0557>「永寶用△」<0558>「永寶用△」<0559>

「用△作𩰫尊彝」<0561>「其子々孫々永寶用△」<0562>「永寶用△之」<0563>「用△作父

乙寶彝」<0564>「其子孫々用△享孝于宗老」<0565>「子々孫其眉壽萬年

永用△享」<0566>「子孫永寶用△之」<0568>「子々孫々其萬秊永用△享射口」

<0575>「子孫永寶用△之」<0571>「用△作父庚彝」<0572>「口口豐用△乍父丁䵼」

<0573>「子々孫々永壽用△之」<0574>「其用△夙夕𩱦享」<0576>「孫々永寶用△」

<0577>「用△作皇且文考寶鼎」<0578>「用△作公寶尊彝」<0579>「其永寶用△」

<0580>「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0581>「用△乍父口口口口」<0582>「子々孫々永寶
用△亯」<0583>「其邁年子々孫々永寶用△」<0584>「用△鑑用△鬻」「用△旂眉壽無
疆」<0585>「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0586>「子々孫々永寶用△」<0588>「其永壽
用△之」<0589>「用△乍(作)婚(姒)寶隮彝」<0590>「用△乍(作)丁戾隮彝」<0591>「用△
匃永福」<0592>「對王休用△之」<0593>「用△朝夕饗厥多倗友」<0595>「口者生口
口用△吉金乍寶鼎」「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亯」<0596>「子々孫々永
寶用△」<0598>「用△亯于宗室」<0599>「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0600>「子孫永寶
用△亯」<0601>「用△匃偁魯福」「用△綏眉彔」「用△作文考宮伯寶尊彝」<0602>
「用△乍尊鼎」<0603>「龢用△乍寶彝」<0604>「羿用△作父己寶尊」<0605>「祈用△作文
父日乙寶尊彝」<0606>「其子々孫々永寶用△之」<0607>「子々孫永寶用△之」<0608>
「用△作父丁尊彝」<0609>「易用△作寶旅鼎」<0610>「用△享孝于文且(祖)」「子子
孫孫永寶用△」<0611>「永寶用△」<0612>「羅用△甚(豐)乍(作)則」<0613>「用△乍(作)父甲鼎

彝」<0614>「用享孝于朕文祖」「子子孫永寶用」<0615>「子孫子永寶用享」<0616>「用
為考寶尊」<0617>「用乍父乙盤」<0619>「邾王糧用其良金鑄其鼎」「用
衛 脜 𦟝 腊」「用雝饔賓客」<0620>「用糴 登 用嘗」「用孝用享」「用匃眉
壽無疆」「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0621>「邁其萬年子子孫子永寶用」
<0625>「用乍父辛寶尊彝」<0626>「用作鼎」「用從井侯征事」「用饗多諸
友」<0627>「我用𩞁厚眔泊我友」「饎其用習友」「是用壽考」<0628>「公貿用
口休口盤」「用乍寶彝」<0629>「永保用之」<0630>「用乍寶尊鼎」<0631>「用乍寶
鼎」<0633>「用棄壽匃永福」「乃用卿饔 王出入吏人」<0634>「曾子中 仲 宣遑
用其吉金」「用雝饔其者 諸 父者 諸 兄」「永盂用享」<0635>「用乍己公
寶尊彝」<0636>「趞用乍 作 朕文考父辛寶尊盂」<0639>「旅用乍 作 父尊
彝」<0640>「用祈眉壽」「永保用之」<0641>「霝用乍 作 饔公寶尊鼎」<0642>
「用」「祈匄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之」<0645>「用作召伯父辛寶尊彝」「光

用△大保」<0646>「用△乍作且祖丁寶障彝」<0648>「用△作朕文考𥫗叔尊鼎」<0650>

「自乍後王母厚商乍文母魯公孫用△鼎」「用自念于周公孫子」

<0654>「其邁萬季孫々子々永寶用△」<0655>「用又在右俗父嗣寇」「用△乍寶鼎」

「其萬年子々孫々永用△」<0656>「用△乍寶鼎」(A·B)「用△卿饗賓倗朋友」(A·B)

<0657>「用△乍朕文考𥫗白伯寶障鼎」「子々孫々其萬季永寶用△」<0658>「用△

乍䵼彝」「子々孫々永寶用△」<0659>「用△乍寶𥂴」<0661>「用△事」「用△乍朕交

文考𨛚白伯障鼎」「子孫永寶用△」<0663>「用△乍障鼎」「其邁萬

季子孫永寶用△」<0664>「用△乍朕剌考障鼎」「其萬年子々孫々永

寶用△」<0666>「用△乍朕剌考己白伯孟鼎」「大其子々孫々邁萬季永寶

用△」<0668>「用△乍障鼎」「用△啻于朕剌烈考」「用△割匄𩰲眉壽」「萬

季子孫永寶用△」<0669>「用△辟于先王」「王用△弗䜌忘聖人之後」「用△

乍朕皇考完公障鼎」<0670>「子々孫々永寶用△」<0671>「用△夙夜事」「用△

作𣪘文考㵒公宮𡑪鼎」「子々孫其𦨶萬季永寶用△」<0672>「用△作𣪘

文且祖辛公𡑪鼎」「𡧊其口口萬年世子々孫々其永寶用△」

<0673>「用△事」「用△乍宗室𩱧𡑪」「唯用△妥綏福唬乎𨑔文人」「今用△𠭯

屯魯純𩕔雩𦨶萬季」「今其用△各格我宗子雩与百生姓」

<0675>「敬夙夜用△事」「用△乍𣪘文且祖師𡠁父寶𩰫彝」「子々孫々永

𩱧用△」<0677>「口口用△牲啻禘周王口王成王」「口口口用△[乍]口白伯𩱧

𡑪彝」<0678>「用△天降大喪于二國」「用△乍大寶鼎」「子子孫孫寶用△」

<0715>「永寶用△」<0719>「永寶用△」<0722>「永寶用△」<0727>「其永用△口」<0729>「其萬年永寶

用△」<0730>「榮白鑄鬲天𣏟其萬年寶用△」<0732>「其永寶用△」<0733>「其𩕔壽

萬季無彊用△」<0734>「子=孫永寶用△亯」<0735>「用△亯[illegible]厥文考魯公」<0736>

「用△作又母辛尊彝」<0737>「其子孫永寶用△」<0738>「其萬年子々孫永寶

用△」<0740>「其子々孫々永寶用△」<0741>「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0742>「子=

孫=永寶用▵」<0743>「其子=孫永寶用享」<0744>「子=孫=永寶用▵」<0745>「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0746>「其釁萬永寶用▵」<0747>「用▵乍父口彝洗」<0748>「陳

夌作畢季口口口萬年子孫永用▵」<0749>「永寶用▵」<0751>「其萬秊子=

孫=永寶用▵」<0752>「子=孫=永用▵享」<0753>「其萬秊子=孫=永寶用▵享」

<0754>「其邁萬年子=孫=永寶用▵」<0755>「子=孫=其萬年永寶用▵享」<0756>「其萬

年子=孫=寶用▵」<0757>「子=孫=永寶用▵」<0799>「其萬秊用▵」<0804>「永寶用▵」

<0806>「永寶用▵」<0807>「其萬年永寶用▵」<0808>「子=孫=永寶用▵」<0810>「其子=孫=永

寶用▵」<0811>「口征用▵行」「子=孫=永寶用▵」<0812>「子孫永寶用▵」<0813>「用▵作父

己尊」<0814>「其永寶用▵鼎」<0816>「子=孫=永保用▵之」<0817>「用▵乍作旅獻」

<1101>「旗乍寶障彝用▵鐘」<1120>「其永寶用▵」<1129>「其壽考寶用▵」<1133>「其

永用▵」<1135>「其萬年用▵」<1137>「其萬年用▵」<1138>「永寶用▵」<1141>「用▵追孝」

<1143>「用▵卿王逆朌事」<1145>「用▵乍且癸彝」<1146>「其萬年永用▵」<1148>「甘

其邁萬年用△」<1150>「永寶用△」<1151>「用△乍鑄毀」<1153>「用△卿王伇逆彵」<1155>
「其用△萬年」<1156>「其萬年永寶用△」<1158>「歔鍨敔用△作訇辛覯盨」
<1159>「其萬年用△饗賓」<1160>「用△卿王逆造」<1160甲>「子=孫=永寶用△」<1162>「用△乍
作禪旅彝」<1163>「其厲萬年永用△」<1164>「用△乍𨑃寶彝」<1165>「子=孫=永
用△」<1166>「其萬年寶用△」<1167>「彶姞氏永寶用△」<1168>「用△乍文丁尊彝」<1169>
「世子孫=寶用△」<1170>「子孫=永寶用△亯」<1171>「其萬年子=孫=永用△」<1173>
「子=孫=永寶用△」<1175>「其萬年子=孫=永用△」<1176>「其子子孫孫永用△」<1177>
「用△鑄斥厥孫子」<1178>「用△貝十朋又四朋」<1179>「用△乍乐寶隮彝」
<1180>「其子=孫=萬年寶用△」<1181>「𢦏用△作文丁尊彝口」<1182>「其子孫永
用△乁」<1186>「其子=孫=萬年用△」<1187>「子=孫=其永寶用△」<1188>「子=孫=其
萬年用△」<1190>「用△乍宗室寶隮彝」<1191>「其萬年子孫寶用△」<1192>「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1193>「其子=孫=永寶用△亯」<1195>「其子=孫=永

寶用。」〈119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197〉「子々孫々永寶用。亯」〈1198〉「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119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00〉「其邁萬季
子=孫=永用。」〈1201〉「門用乍作父己障彝」〈1203〉「用乍且丁彝」〈1204〉「子=孫
其德季永寶用。」〈1206〉「其萬口子=孫=永寶用。」〈1207〉「其子=孫=永寶
用。」〈1208〉「其子=孫永寶用。」〈1209〉「子=孫=其永寶用。」〈1210〉「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亯」〈1211〉「媿氏其眉壽萬年用。」〈1212〉「甘其子=孫=邁萬年永
寶用。」〈1213〉「用作鏤尊彝」〈1214〉「子=孫=永保用。」〈1216〉「子=孫=其萬季永寶
用。」〈121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19〉「子=孫=其永寶用。」〈1220〉「其萬季
孫=子=永寶用。責」〈1221〉「用饗孝」〈122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1224〉「子=孫=永寶用。」〈122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27〉「旛嫼其萬
季子=孫=永寶用。」〈122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29〉「用。乍父乙寶
彝」〈1230〉「永保用之」〈1231〉「用。作季日乙𣪕」「子=孫=永寶用。」〈1232〉「用。作父

丁尊毀」〈1233〉「子=孫永寶用▲」〈123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35〉「其孫=子=

永寶用▲」〈123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八」〈1237〉「其萬年子=孫=永寶

用▲」〈1238〉「其萬季子孫永寶用▲」「其萬萬季子=孫永寶用▲」〈1239〉「其子

孫永寶用▲丁」〈1240〉「其邁年永寶用▲」〈1241〉「青生其其壽考萬年子孫

永寶用▲」〈1242〉「用▲乍且癸寶隮」〈1244〉「福嫼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45〉「永

寶用▲高」〈1247〉「己姜石用▲(㝬)」「用▲句犒萬季」〈1248〉「其萬季寶壽永寶用▲

〈1252〉〈1249〉「用▲朝夕享孝宗室」「其子=孫=永寶用▲」〈1251〉「用▲乍作父戊寶隮彝

「子=孫=永寶用▲」〈1253〉「用▲乍大子丁彝」〈1255〉「其萬季子=孫=永寶

用」〈1257〉「永壽用▲之」〈1258〉「其萬季子=孫=永寶用▲」〈1259〉「𡨦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高考」(盂)「𡨦其萬季子=孫=永寶用▲高考」(器)

〈1260〉「用▲乍旅彝」〈1261〉「用▲作旅寶尊毀」〈1262〉「克其萬季子=孫=永

寶用▲高」〈1263〉「其用▲格百神」「用▲綏多福」〈1264〉「用▲匄世高考」「其子=

孫=其=[永]寶用△」<1265>「子々孫々永寶用△亯」<1266>「子=孫=永寶用△享<1267>「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亯」「用△錫眉壽」<1268>「用△亯用△孝」「其子々孫々

永保用△」<1269>「䢅其子孫萬年永寶用△」<1271>「子=孫=永寶用△」<1272>「子=孫=

永寶用△亯」<1273>「用△乍作文戊寶䵼彝」<1274>「鬳用△乍齍寶彝」<1276>「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1277>「用△爲屯夫人䵼設毀」<1278>「其夙夜用△亯孝

于皇君」「其萬年永寶用△」<1279>「子々孫々仮及永用△」<1281>「用△乍宮中念

器」<1282>「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283>「𠭯其壽考萬年孫子々永

寶用△」<1284>「用△乍父丁尊彝」<1285>「用△乍作乍厥文考䵼尊毀」「甘其

萬年子=孫=永寶用△」<1286>「用△追孝于其父母」「用△易錫永壽」

「子々孫々永寶用△亯」<1287>「用△易錫眉壽黃耇萬年子=孫=永寶用△

亯」<1288>「子=孫=永寶用△」<1290>「用△乍寶」<1292>「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1293>「用△乍父乙寶彝」<129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1297>「用△乍尊

毁」「其萬年□□□用侯」〈1298〉「用△追孝于厥皇考」「唯用△祈萬年」
〈1299〉「遹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300〉「其朝夕用△亯于文考」「其子=
孫=永寶用△」〈1301〉「用△作𩰫彝」〈1302〉「用△作寶彝」〈1303〉「用△為寶器」「其
用△亯于厥帝考」〈1304〉「子孫永寶用△亯」〈1305〉「𣪘用△從永揚」〈1306〉「子=
孫=永𩰫用△亯」〈130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于宗室」〈1308〉「子=孫=其
萬年永寶用△享」〈1309〉「用△孝于宗室」〈1310〉「用△享于皇祖文考」「用△錫
眉壽」「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1311〉「用△作文父丁尊彝」〈1312〉「子=
孫=永寶用△」〈1313〉「隹用△妥綏神褱懷唬乎肯前文人」〈1314〉「用△作文且祖
辛公𩰫簋毁」〈1315〉「用△作父乙𩰫隣彝毁」〈1316〉「宴用△作朕文考日己
寶毁」「子=孫=永寶用△」〈1317〉「用△作寶毁」「子=孫=其萬年永寶用△」
〈1318〉「其虔子用△亯孝于叔皮父」「皇萬年永用△」〈1321〉「其用△追孝于朕皇
且祖啇帝考」「用△錫黃耇眉壽」「買其子=孫=永寶用△亯」〈1322〉「用△保

喜百姓倗友眔子婦」「用夙夜享孝于宗室」〈1323〉「用𢆶茲彝對令命」

〈1325〉「用作父乙寶彝」〈1326〉「子=孫=永寶用」〈1327〉「永保用享」〈1328〉「隹白家

父部迺用吉金」「用享于其皇且祖文考」「用錫害眉壽黃耇」「子

孫永寶用享」〈1329〉「用作文考父丙彝」〈1331〉「用饗朋友」「用鋒王父王母」

「用夙夜無斁」〈1332〉「用追享孝」「用匄釁眉壽=無疆」「子=孫=永寶

用享」〈1333〉「用乍辛公殷」〈1334〉「用作祖考寶尊彝」〈1335〉「用𣂔眉壽」「光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1337〉「用享孝孝于乍皇且祖」「用賜錫

釁壽」「子=孫=永寶用享」〈1338〉「用乍文父丁䵼彝」「子=孫=其

永用之」〈1339〉「令用乍鑄弘中寶敦」「子=孫=永寶用」〈1340〉「用保

乃邦」「用自作寶器」「萬年以厥孫子寶用」〈1341〉「用作尊簋

季姜」〈1342〉「用乍朕文考寶障殷」「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

〈1343〉「用作厥文考尊簋」〈1345〉「尹弔用妥綏多福于皇考德尹叀姬」「用

蘄匄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享」〈1346〉「用△以(似)乃祖考事作司土」「用△作(作)寶段」〈1348〉「用△作(作)乙公尊彝」「其萬年用△鄉(饗)王出入」〈1349〉「用△作(作)文考父乙尊彝」〈1352〉「用△作(作)段」「孫子子孫孫萬年用△享祀」〈1350〉「厥敖用△口用△璧」「用△眉首」「其右子吹吏(史)孟厥敖莫用△牧友于吏孟」「用△作寶段」〈1358〉「用△事」「用△作尊段」「兔其萬年永寶用△」〈1359〉「用△作旅鬻彝」「兔其萬年永寶用△」〈1360〉「用△鬻匜綢繆奠

保我邦我家」「禹其邁萬年永寶用△」〈1361〉「用△作寶尊彝」〈1362〉「用△典格伯田」「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1363〉「用△事」「用△作季姜尊彝其子子孫孫邁萬年寶用△」〈1365〉.「用△事」「用△作朕皇且(祖)白因父寶鼎段」「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1366〉「用△作(作)文母外姑尊段」「子子孫孫其萬年用△」〈1368〉「用△倂乃且(祖)考事」「用△作朕文考釐吊叔寶段」「用易錫眉壽」「萬年永寶用△于宗室」〈1369〉「用△作寶段」〈1370〉「用△作朕

文考叀白𩏂毁」「諫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371⟩「用△事」「伊用△乍朕

不顯文且祖皇考徲吊叔寶䵼彝」「子=孫=永寶用△亯」⟨1372⟩「用△獻

諫為白伯」「用△乍朕剌烈且祖盨公嘗毁」「其萬年子=孫=寶用△」

⟨1374⟩「用△乍朕文考乙白伯完姬𩏂毁」「酉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375⟩

「余余用△乍朕剌烈考富白伯𩏂毁」「子=孫=其萬年永寶用△」⟨1376⟩「用△

乍朕皇考剌白伯𩏂毁」「其子=孫=永𩏂用△」⟨1378⟩「用册册王令命」

⟨1380⟩「用△乍朕皇考斖王寶𩏂毁」「令其永邁萬年寶用△」⟨1383⟩「用△

事」「用△乍朕剌烈考日庚𩏂毁」「子=孫=其永𩏂用△」⟨1385⟩「用△乍朕皇

考斖公𩰫毁」「師㒸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386⟩「用△乍皇且

祖𩰫公𩰫毁」「師㒸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387⟩「用△𩱛繝

繆大令命」「用△諫三方」「用△乍毁」⟨1390⟩「用△乍寶𩏂毁」「子=孫=永

寶用△」「用△喪」⟨1404⟩「𠙶交中仲乍旅盨寶用△」⟨1408⟩「永寶用△」⟨1409⟩「永

壽用△之」〈411〉「用△𠈇旨飤」〈412〉「其子=孫永寶用△」〈414〉「子=孫永寶用△」

〈416〉「子=孫永寶用△」〈418〉「其萬季眉壽永寶用△」〈419〉「其萬季子=

孫永寶用」〈420〉「其萬年眉壽永寶用△」〈421〉「永寶用△」〈422〉「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42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424〉「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425〉「永寶用△」〈426〉「子=孫=永寶用△享」〈42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429〉

「其萬季子=孫=永寶用△」〈431〉「用△享用△肴孝」「用△旂祈眉壽」「子=

孫=永寶用△之」〈432〉「用△錫眉壽萬年」「子=孫=永寶用△之」〈433〉「用△盛

[illegible]稻粱」「其子=孫=永寶用△享」〈435〉「其子=孫=其永用△之」〈436〉「用△

[illegible]眉壽無疆」「永壽用△之」〈437〉「用△追孝于皇取·祖皇考」「用△腸

釁壽萬季」「子=孫=永寶用△」〈438〉「用△[illegible]釁壽」「永壽用△之」〈439〉「用

享用△孝」「用△匄釁壽」「用△為永寶」〈440〉「嘉子易白口用△其吉金」

「子子孫孫永壽用△之」〈441〉「用△盛稻粱」「用△速先後諸𩛩」「用△[illegible]眉

考無疆」<1443>「子々孫々永寶用△」<1444>「永寶用之」<1445>「用△乍文之考日丁

寶彝」「其孫子=永寶用△」<1449>「登白乍[illegible][illegible]用△」<1451>「中白伯乍孌姬

旅盨用△」<1452>「其永寶用△」<1453>「其永寶用△」<1454>「子=孫=永寶用△」<1455>「其

萬年永寶用△」<1456>「其永寶用△季」<1457>「其萬年永寶用△」<1458>「子=孫=永

用△」<1459>「子=孫=永寶用△」<1460>「用△追孝」<1461>「用△征用△行」「邁萬歲用△尚」<1462>

其邁萬季丕永寶用△」<1463>「子=孫=永寶用△亯」<1464>「子=孫=永寶用△[illegible]

<1465>「子=孫=其永寶用△」<1466>「子=孫=永寶用△」<1467>「反子=孫=永寶用△」

<1468>「其子=孫=永寶用△享」<1469>「其子=孫=永寶用△」<1470>「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1471>「子=孫=其永寶用△」<1472>「萬季永寶用△」<1473>「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1474>「其永寶用△亯」<147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147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1477>「子=孫=永寶用△」<1478>「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1479>「子=孫=永寶用△[illegible]<1480>「其子子孫永匋用△」<1481>「其

子=孫=萬年永寶用△」〈1482〉「𡻮叔其萬年永及仲姬寶用△」〈1483〉「延其萬年永寶子=孫用△」〈1484〉「其子=孫萬年永寶用△」〈1486〉「子孫其萬年永寶用△」〈1487〉「用口眉壽無疆」「其用△享用△孝于皇祖文考」「其子孫萬年永寶用△亯」〈1488〉「用△亯孝宗室」「子=孫=永寶用△」〈1489〉「用△亯孝宗室」「用△匄眉壽」「子=孫=永寶用△」〈1490〉「其子=孫=永寶用△」〈1491〉「用△亯孝于姑公」「用△蘄眉壽純魯」「子=孫永寶用△」〈1494〉「用△亯用△孝」「用△匄釁眉𧟃壽多福」「子子孫孫永寶用△」〈1495〉「用△對剌烈」〈1496〉「用△乍旅盨」「隹用△獻于師尹倗友𩛥遘婚媾」「克其用△朝夕亯于皇且祖考」「子々孫々永寶用△」〈1497〉「其子=孫=永寶用△」〈1498〉「永保用△之」〈1499〉「其萬年永保用△」「子々孫々永保用△之」〈1502〉「用△乍平壽𢓜器𩫖錞」〈1503〉「用△乍作孝武𧻚公祭器鐘」〈1507〉「用△亯于宗室」〈1508〉「用△卲昭洛格朕文祖考」「用△旂祈多福」「用△匄永命」「㢈其永寶用△亯」〈1509〉「子=

孫=永寶用之」〈1845〉「用作父甲寶彝」〈1847〉「用𬯀鼎 茜遂亶 臨盟」

〈1849〉「用作父口𬯀彝」〈1850〉「用作作父寍𬯀彝」〈1865〉「用作父辛彝」〈1866〉「用

作父癸尊彝」〈1868〉「用作父丁尊彝」〈1896〉「用作母癸尊彝」〈1935〉「白 伯 □

自作用鑄 盉」〈1940〉「子=孫=永寶用」〈1941〉「其萬年用饗賓」〈1942〉「萬年

永寶用」〈1943〉「其口年口孫=口用」〈1944〉「用萬年用楚保眔叔才」〈1947〉「其

萬年子=孫=其永寶用」〈194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1949〉「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1950〉「用從井侯征事」「用旂徙佃夙夕」〈1951〉「用作作父癸

寍𬯀彝」〈1952〉「用肇作𬯀彝」〈2108〉「用旅」〈2112〉「用永壽」〈2116〉「用萬年事」〈2119〉

「四殺四戉事用作父乙旅𬯀彝」〈2121〉「用作父甲寶尊彝」〈2122〉「用作文辛

尊彝」〈2124〉「用作父己尊彝」〈2127〉「用作父乙𬯀彝」〈2128〉「用作口口祖

缶尊彝」〈2131〉「用作父癸寶𬯀」〈2133〉「用作考妣父尊彝」〈2132甲〉「用作父辛尊

彝」〈2134〉「能匋用作文父日乙寶𬯀彝」〈2135〉「用作父乙寶尊彝」

〈2136〉「用△作文考尊彝」〈2137〉「叀伯賓用△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2139〉「用△

乍姑寶彝」〈2140〉「用△作寶彝」〈2142〉「用△𠷎⊗尹人配」「用𩰫侃多友」「用△

寧室人身人」「用△作念于多友」〈2143〉「用△𢑚不伓」「召多用△追于炎」「兒

「用△作圓宮旅彝」〈2144〉「用△乍文考乙公寶尊彝」〈2145〉「用△乍𩰫彝」

其萬年永寶用△」〈2147〉「用△乍父乙𣪘旅𩰫旅彝」「其子々孫々永用△」〈2148〉

「用△作寶尊彝」〈2149〉「用△詐作大孟姬𡢁彝盥」「永保用△之」〈2151〉「曰

用△嗣六𠂤王行」「用△乍作朕文祖金益公寶𩰫彝」〈2278〉「用△作父乙尊

彝」〈2279〉「午𩰫婦貝于玥用△𨿅日乙尊𠷎彝」〈2432〉「用△乍作𩰫𩰫

彝」〈2433〉「用△𠷎于皇天」〈2444〉「用△乍青尹𩰫𩰫彝」「吳其世子孫永寶

用△」〈2445〉「曰用△嗣六𠂤王行」「用△乍朕文且益公寶𩰫彝」〈2446〉「𩰫公用△

牲羁京宮」「用△牲羁康宮」「用△牲羁王」「曰用△禘」「曰用△禘」「用△乍父丁

寶𩰫彝」〈2674〉「用△乍彝」〈2676〉「用△乍父辛于彝」〈2677〉「用△旅𩰫」〈2680〉「其用△

萬年」〈2687〉「孫子用言出入」〈2689〉「用乍父乙彝」〈2690〉「用匕彝旹」〈2691〉「用乍父癸障彝」〈2692〉「用萬年事」〈2693〉「用作父辛尊彝」〈2694〉「用乍且丁口」〈2698〉「㪔宷用作丁師彝」〈2699〉「用作祖乙尊」〈2701〉「用乍父己尊彝」〈2702〉「用乍幽尹寶尊彝」〈2703〉「用乍父乙寶障彝」〈2704〉「用作父乙寶尊彝」〈2705〉「用𩰫于乃姑𩜁」〈2707〉「用作父丁寶尊彝」〈2708〉「用乍父己寶彝」〈2709〉「用作𥎦且丁障」〈2710〉「用作父戊寶尊彝」〈2711〉「用乍作祖癸障彝」〈2712〉「用乍父乙寶障彝」〈2713〉「用乍姑寶彝」〈2714〉「用乍寶彝」〈2715〉「用享文考庚仲」「用匄永福」「孫孫子子其永寶用」〈2716〉「用乍寶障彝」〈2717〉「用乍文考癸寶障器」〈2718〉「用乍作𩱧障彝」〈2719〉「用乍宗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2722〉「用乍㪤宮旅彝」〈2723〉「召多用追于炎」「用𠦪不𠦪」「用乍作圓宮旅彝」〈2724〉「畬用作母辛彝」〈2725〉「用乍作文父癸宗寶障彝」〈2726〉「用作大御于𫝀祖妣父母多神」〈2728〉「用乍文考乙公寶障彝」〈2729〉「用乍

隮彝」「兕其萬年永寶用▲」〈2731〉「用▲乍作乍文姑寶隮彝」「其子=孫=僞萬

年永寶用▲」〈2732〉「用▲乍父乙寶隮彝」〈2733〉「用▲乍朕考日甲寶」〈2734〉「用▲乍日

乙旅隮彝」〈2735〉「用▲乍寶隮彝」〈2744〉「甫人父作旅匜其萬年用▲」〈2793〉「永

寶用▲」〈2795〉「其永寶用▲」〈2796〉「子孫永用▲」〈2797〉「其永寶用▲亯」〈2802〉「子孫永寶

寶用▲」〈2803〉「子々孫々永寶用▲」〈2805〉「萬子孫永用▲享」(蓋)「子=孫=用▲」(器)〈2806〉

「子孫永保用▲」〈2807〉「子々孫々永寶用▲」〈2808〉「子=孫永保用▲」〈2810〉「其萬年

孫子=永寶用▲」〈2811〉「其用▲亯」〈2812〉「姬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13〉「僕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2814〉「其邁年子=孫=永用▲」〈2815〉「其萬年

子=孫=永用▲亯孝于大宗」〈2816〉「其萬年子孫々永寶用▲」〈2817〉「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2818〉「羕保用▲之」〈2819〉「用▲興亩口」「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享」〈2821〉「子々孫々永寶用▲亯」〈2822〉「其用▲享于宗」「其子=孫=

萬年永寶用▲」〈2824〉「王子剌公之宗婦鄁嫛為宗彝將䵼彝永寶用▲」

<2826>「用△賸(媵)乍元子孟妃𦙶(乖)」「子々孫々永寶用△」<2827>「子=孫永寶用△之」
<2829>「佳曾白陭迺用△吉金鐈鋚」「用△自乍(作)醴壺」「用△鄉(饗)賓客」
「用△孝用△亯」「用△腸覺壽」<2831>「用△乍文丁寶壺」<2833>「其永用○之」<2835>「于
上天子用△璧玉備一嗣」 乙器無「一嗣」二字「于大無亟嗣折誓于(与)大嗣命
用△璧」「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用△從𢇍(縱)爾大樂」「用△盥鑄爾羞銅鐘」
「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乞(乞)嘉命」「用△旂釁壽」<2836>「監司
新造貯用△宮御」「鑾旂肇勤用△事」「用△作朕皇考龔叔」「用△追孝
「子=孫=寶用△」<2837>「用△台(以)口口辪師」<2853>「子=孫=永寶用△」<2854>「其萬年
子孫永寶用△亯」<2887>「子=孫永寶用△」<2888>「孫孫子子其寶用△」<2890>「用△乍
中寶器」<289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93>「用△萬年用△楚保眾弔才」
<2894>「其永寶用○」<289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2896>「其萬年子=孫=永寶
用○」<2897>「媿氏其眉壽萬年用○」<2898>「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899>「用○靳

眉壽」「萬年用▲之」〈2900〉「用▲媵之麗妃」「子=孫=永寶用▲」〈2901〉「用▲夙饎飽仲

氏饔」〈2902〉「其子=孫=永寶用享」〈2904〉「子=孫=永寶用▲之」〈2905〉「子=孫=永

壽用▲之」〈2907〉「子=孫=永寶用▲」〈2908〉「其萬季子=孫=永寶用▲享」〈2909〉「子=

孫=永受口福用▲」〈2911〉「子=孫=永保用▲享」〈2913〉「其萬季子=孫=永用▲之」

〈2914〉「王子剌公之宗婦鄁嬰為宗彝將彝永寶用▲」〈2915〉「其萬年無用▲」

之疆」〈2917〉「用▲乍般盤盉」「其萬季寶用▲」〈2919〉「用▲祈眉壽萬季無疆

「子=孫=永寶用▲之」〈2920〉「用▲乍且祖乙障」「其毗子=孫=永寶用▲勿遂

望」〈2922〉「用▲乍朕文考日丁障般」〈2923〉「用▲詐作大孟姬嬛彝盤」「永保用▲

之」〈2924〉「用▲乍朕皇考奠白奠姬寶般盤」「褱其邁萬季子=孫=永

寶用▲」〈2926〉「敢不用▲令命」「子=孫=永寶用▲」〈2940〉「匽白伯聖乍正匜

永用▲」〈2941〉「用▲」〈2942〉「永用▲之」〈2946〉「其穡萬人用▲」〈2947〉「永寶用▲享」〈2950〉

「萬季永寶用▲」〈295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2952〉「其子孫=永寶

用△」〈2953〉「子孫永保用△」〈2954〉「其永寶用△」〈2955〉「用△之」〈2956〉「其萬年子孫永寶

用△」〈2957〉「永寶用△」〈2959〉「其萬年子々孫々永寶用△」〈2960〉「其萬季子=孫

永寶用△」〈2962〉「媿氏其眉壽萬年用△」〈296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喜」〈2964〉「其萬季子=孫=永寶用△」〈2965〉「用△賸之麗奴」「子孫=永寶用△」

〈2966〉「其萬季子=孫永寶用△亯」〈2967〉「永亯用△之」〈2968〉「其萬季子孫永

寶用△亯S」〈2969〉「子=孫=永寶用△」〈2970〉「子=孫永寶用△」〈2971〉「唯由[illegible][illegible]用△

吉金乍自寶它匜」「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喜」〈2972〉「其萬年子孫

永用△享」〈2973〉「子=孫=永寶用△」〈2974〉「子=孫=永寶用△」〈2975〉「用△祈眉壽」

「子=孫=永保用△之」〈2976〉「其子=孫=其萬年永寶用△井」〈2977〉「用△亯用△

孝」「用△旂祈釁眉壽」「子=孫=用△為元寶」〈2978〉「其[illegible]萬季子=孫永寶

用△之」〈2979〉「用△旂釁壽匽」「永亯用△之」〈2980〉「子=孫=永保用△之」〈2981〉「永𩁹

用△之」〈2982〉「永保用△之」〈2987〉「用△亯用△孝」〈2993〉「子=孫=永寶用△之」〈2994〉「用△征

用△行」「用△祈眉壽萬年無疆」<2995>「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2996>「其萬年
子々孫々永寶用△」<3005>「其萬年孫＝子＝永寶用△享」<3006>「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3008>「孫子永壽用△之」<3010>「曾大保𪒠弔叔亟用△其吉金」
「子々孫々永用△之」<3011>「子孫永用△」<3025>「其子々孫々永寶用△」<3094>「右買之用△
戈」<3103>「蔡公子果之用△」<3106>「無鄦白伯彪之用△戈」<3113>「趞貞口大口口用△戈
<3118>「沕梁白伯乍宮行元用△」<3119>「秦子乍造公族元用△」「左右帀口用△
逸宜」<3147>「秦子乍簉造公族元用△」「左右帀鮂用△逸宜」<3150>「弔宫
之元用△劍」<3152>「寶用△之」<3156>「攻敔王夫差自乍其元用△」<2801>「用△乍寶壺
<0038>「永保用△亯」<0053>「用△匃屯段純蝦永令命」<0577>「子＝孫永寶用△」<0669>「師望
其萬季子々孫々永寶用△」<0673>「其永寶用△之」<1499>「用△祈眉壽」<2829>「用△受
大福無疆」<2180>「余用△乍朕文考大中寶𣪘彝」

劉心源曰『用字說文云从卜中先輩呂从用不佀中疑許說未允心源案冎乃古刻凡字詳鄭同媿鼎用盖从卜凡凡亦聲也』（奇觚卷一十七頁寶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用古文用段氏云卜中則可施行故取以會意朱氏駿聲云六書故中字注引衛宏說中聲蓋疑元有中聲二字今本奪之又中說文作中一本作中中从口丨口者四圍之象亦是一種象形又凡旁字古文作旁亦四方之意即口字也然則中作用亦同意明矣或變作中作中』（古籀篇二十九第二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用可施行也从卜中按用非中字古宁字作用（頌敦貯字偏旁）宁藏也（見宁字條）用古作用（學貞駒尊彝乙）作用（曉陀尊彝丁）作用（邾公

華鐘象引出之形，有所用自字中引出之也』（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用古文用，案用象龜甲形，合于制乃可用，衛宏卜中之說非也。甲骨文與篆文同，又作用用，金文或同篆文，或同古文，或同甲骨文』（古攷三十頁）

高鴻縉曰『說文用可施也，从卜中，衛宏說。用古文用。余訟切。按卜兆向中即為可用，用為中形，非中字，字倚卜畫其兆現於中形，由文卜生意，故託卜兆現中可用之形，以寄可用之意，動詞』（字例二篇三一六頁）

李純一曰『用字古作用，說文引衛宏說謂从卜中，然古中字皆不作用，故人多疑之。宋戴侗、元周伯琦以為用庸等字乃打擊

樂器鐘鏞之象形字而人多不以為然故此說久無進展至清

徐灝方注意及此而予以發揮徐說略如下引

用之从用絕非中字古鐘鼎銘多作用……其非卜中甚明且事之施行豈皆待卜乎衛宏說乃望文生義不足信也戴氏侗曰用宣盞文以此為鐘一說此本鏞字象鐘形借為施用之用又曰庸大鐘也灝按古文用或作[illegible]两旁象欒銑中象篆帶上出象甬短畫象旋蟲絕肖鐘形又鐘甬字古篆作[illegible]（純一案此庚字）形聲亦皆與用相近金部鐘或作銿尤其明證商頌那篇庸鼓有斁毛傳大鐘曰庸又周礼眡瞭疏儀礼大射疏并引尚書笙鏞以間是庸即古鏞字而用為古鏞字無疑用本象鐘形因借為施用別作庸而庸又為功庸所專別作鏞皆以借義奪其本義也（說文解字注箋轉引自說文

徐灝所論未盡可信。而其誤認庚字為用字。尤為失當。然其謂用字本象鐘形。用為古庸字。庸為古鏞字。用庸之本義為借義所奪。諸說則頗多發明。

唐蘭曾對用甬二字做過新的考釋。其說略如下引

用象盛器。从用之字如葡字本作𤰈象矢在器中。與此可以互證……甬即筩桶鏞之本字。礼記月令角斗甬。呂覽仲春紀作角斗桶。谷口甬之甬。說文作鏞。并可以證說文筩斷竹也。是為甬之本義……

漢書律歷志。伶倫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淮南子作十二鐘。按周語載六律六間之名。有黃鐘。夾鐘。林鐘。應鐘等名。則宜總稱為十二鐘矣。而漢志作筩者。蓋其始以竹為之。及以金為

之則為鐘故鐘字之別構即為鏞矣(古樂器小記燕京學報十四期)

唐氏用象盛器甬之本義為斷竹及鐘始以竹為之諸說實為卓識并可與上引諸說相互補充相互發明

後來郭沫若又對唐說加以補訂并對鐘的演變做出可貴的論述郭說甚詳不便全引今僅摘錄較為簡要的一段文字于下以見其概

鐘鐸之類大率起源于竹筩或中空之木今世丐者猶有擊竹筩以乞討之習其孑遺也由竹木器直演而為金屬器中間并無必經之任何階段古之鐘鐸類其器甚小均有柄執而擊之此即由竹木器轉化之進一步而已周人加大之遂為手所不能持鐘乃倒懸矣(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 二三七

頁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新一版）

今采以上諸說并參以己見試對用庸甬三字略作考釋并試論鐘名之演變于下

甲骨文的用字有多種寫法如用等等不一而足其非从卜中是極其明顯的疑此字本象斷竹即一段竹筩故初無定形字中的橫劃乃表示竹節故初無定位定數字中的竪劃乃表示裏面已被打通古人本以斷竹的用當做盛器故日後引申為施用字又逐漸以斷竹或由其制成之盛器當做打擊樂器故遂亦名此種打擊樂器為用日後隨着社會的發展用之借義日繁乃另造庸甬筩等字以為區別于是用之本義漸失而為其借義所奪（考古一九六四第六期三一〇至三一一頁試釋用庸甬并試論鐘名之演變）

楊樹達曰：說文三篇下用部云：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衛宏說。按卜中之說，後人多疑之。宋戴侗六書故謂用象鐘形，即鏞之古文，說頗近似。今以龜甲金文觀之，不惟衛宏卜中之說為無稽，即戴氏之說亦不相合，皆非也。今謂用者，桶之初文也。唐本說文木部云：桶，木方器也，受十六升。今本作木方受六斗。从木，甬聲。按許君說桶受十六升，呂氏春秋仲春紀及史記商君傳皆以斗桶連文，桶似為量器之專名，實則凡可以受物之器皆可名桶，不限於量器也。方言五云：箸筩，自關而西謂之桶檧。是受箸之器可名桶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云：受黍者曰桶。是受黍之器可名桶也。漢人訓詁輒云如黍桶。觀甲文用字之形，皆以三直畫為幹，其橫畫或正或邪，或上或下，其數或二或三，或右三而左二，或右二而左一，絕不一致，蓋橫畫第示為飾之橫欄，器無定形，故

字亦無定式也．此以字形為證者一也．金文番生段毛公鼎並云簟弼魚□．此即詩小雅采芑篇之簟茀魚服．箋云．魚服．矢服也．□象矢在用中之形．近人吳大澂羅振玉皆謂即說文弩矢箙之箙字．由此字變為今之葡字．其說碻不可易．□用之下截即用字．即變為今之葡字．下亦从用．此由箙葡字形可以為證者二也．桶可以受器．其為用至廣．故引申為一切器用之用．由有形引申為無形．則為行用之用．此用字引申之次第顯明可說者也．許君以引申最後之義為初義．宜其與字形不合矣』（小學四○至四一頁釋用）

蔣禮鴻曰『戴侗六書故以用為即鏞字．但引其耑未竟其委．近楊氏樹達謂用之初義為桶．桶者據唐本說文木部呂氏春秋

仲春紀史記商君傳似為量器專名實則凡可以受物之器皆可曰桶方言五箸篇自關而西謂之桶檧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受黍者曰桶是也桶為用具行用之義衍之於是所以謂用為桶者甲文用字皆以三直畫為幹其橫畫或正或邪或上或下其數或二或三或右三而左二或右二而左一蓋橫畫第示為飾之橫欄器無定形故字亦無定式此以字形為證者一也番生敦簟弼魚箙毛公鼎亦云即小雅采芑簟茀魚服箋云魚服矢服也象矢在用中之形羅振玉謂即說文弩矢箙之箙字變而為今之葡字其說至確之下截即用字變而為葡下亦作用此由箙葡字形可以為證者二也楊說如此案之殆不其然彼謂橫畫示為飾之橫欄既已肊說無徵又謂器無定形故字亦無定式然則直畫曷為必三而不二不四此其第一證

之不可信也又以甬字證之謂下截即用字宲甬象矢在箙中今截去矢足則中間一直畫象所受何物乎子父已爵有箙亦即矢箙字孫詒讓釋見契文舉例方國篇若如楊說則用字何以無作者則以用為之下截又不可信也予謂用即鏞字戴說為得其實請申之曰用部甬字許君說為男子之美稱男子美稱本但當為父春秋邾儀父羽父衆父楚語觀射父之類可證也甬當為从用父聲即鏞鎛之初文金部鏞鎛同訓大鐘明用甬為初文鏞鎛為後起矣用之與甬猶盾之與瞂舟之與船目之與眼也說文鎛不與鏞同訓其實乃即一字儀禮大射禮其南笙鐘其南鏄又其南鐘其南鎛周禮春官眡瞭注並作鎛又鎛師疏鎛與鐘同類晉語戚施植鎛韋注鎛鐘也是其證也鎛訓鏄解為懸鐘橫木說文鎛鎛鱗也鐘上橫木上金華也從桂氏引玉篇說改之猶以甬為鐘柄耳說見下不

寧唯是用部寧下曰所願也从用寧省聲所願之義與寧訓願詞不異當即屬之於寧甯字自有本義其義當為丁寧許所訓非也左氏宣四年傳著於丁寧杜注曰丁甯鉦也正義曰晉語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淳于丁寧儆其民也是丁甯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錞和鼓鄭玄云錞淳于也其形圜如碓頭以金鐲節鼓鄭玄云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是鉦即錞于鐲即丁寧故先儒皆以鐲為鉦之別名丁寧即是鉦也（以上正義）韋昭說同鄭玄蓋雙字曰丁寧單字則曰甯猶口為悉口鈴為令丁矣（見說文全部）據國語曰儆民故為丁寧告誡字也其字从用而依鄭說形如小鐘則用之本義為鐘之明證也考工記鳧氏為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鄭注此二名者鐘柄又以其鉦之長為甬長鄭曰并衡數也是別之曰甬衡統稱曰甬

也實則甬即鐘之全形下象鐘體（二字亦本鄭注）上象鐘柄為柄不可象故附於體以示之考工記之用乃以全體名其偏耳故說文鐘之古文作銿从甬則以為鏞之重文也薦侯鐘鐘字作甬从甬鐘之象形初文也从金加形旁也从重聲也（銿字雖云古文實即甬之後起形聲字之加形旁者也）至說文弓部甬字訓艸木華甬甬也者乃別一字不與考工記及銿所從之甬同耳是知甬即用字同象鐘形而有繁省戴氏之說斯有徵矣然則揚說可置矣乎曰不盡然也禮記月令仲春甬斗甬鄭注甬今解也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鄭注量鼓量器名荀子富國篇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量器以甬名與以鼓名其事類耳抑今存新莽律嘉量斛其制用銅而作圜形蓋以形質並與鐘近故以甬名斛未可知也推是言之量器之甬受名金奏之甬變其形材則有木而方形者而

有桶字，見唐本說文木部殘卷說解，廣雅亦云方斛謂之桶。云方，別於斛之本圓。推廣其義，則為凡受物之器，而用具行用之義出焉，此則擬之事理而可通，而予所取於楊氏者也。遂約其說而備諭之爾」（說文月刊第三卷十二期八三至八五頁讀字札記）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衛宏說』。金文中不作中，許說非是。高鴻縉修正其說，乃謂中象中形，字从卜中，亦非。李純一據唐蘭、郭沫若等說，謂字象斷竹，其橫劃乃表示竹節，豎劃表示裏面已被打通。如其言，則此竹筩無底，豈能盛物？將禮鴻从戴侗舊說，謂即鏞之本字，似較平實可从」

〈大3〉「王曰用先」「用乍父乙寶尊彝」〈大4〉「用乍父乙䵼彝」〈大5〉「用乍寶尊彝」〈大7〉「𤰞用乍作䵼尊彝」〈大8〉「用作旅彝」〈大9〉「用王乘戰車馬」「用

龏義寧矦覭考于井」「用乍寶障彝」「用爯矦逆盘造」「冬終用寶

造德安綏多叉祜」〈大10〉「用乍作障彝」「用爯井矦出入」〈大11〉「用乍作寶

鼎」〈大12〉「用乍文口寶障彝」〈大13〉「用乍文考日乙寶障彝」〈大14〉「不用先

王乍井型」「女汝母敢〔弗帥〕先王乍明井用」「用乍朕皇文考益白伯

寶障𣪘」「子々孫々永寶用」〈大15〉「用乍寶𣪘」「其永寶用」〈大16〉「用囚事」「用

自乍寶障𣪘」「徒其罘卑子々孫々萬年永寶用」「〈大18〉「用乍寶障

𣪘」「子々孫永寶用」〈大19〉「用乍障𣪘」「子々孫々永寶用」〈大20〉「用乍朕穆考

後仲障壴壺」「克用匄𦼛壽無疆」「克克及其子々孫々永寶用

亯」〈大21〉「敬乃婴夙夜用事」「用乍朕文考乙仲將𣪘」「毀其萬年子々

孫々永寶用亯」〈大22〉「用乍寶𣪘」「子々孫々其永寶用」〈大23〉「𦅫用亯

孝于朕皇考」「用易錫康勵樂魯休」「𦅫子々孫永寶用亯」〈大24〉「用

夾𥂴氏卑辟㝬大令命」「用乍朕剌且祖乙白咸益姬寶𣪘」「用

乍(作)朕宮寚」〈大25〉「用辟(弼)我一人」「用乍寚盨」「弔(叔)邦父弔(叔)姞邁萬年子々孫々永寚用」〈大26〉「用事」「用乍朕文考寚𣪘」「其子々孫々永用」〈大27〉「用事」「鄦用乍朕皇考𦥑白𩰫𣪘」「子々孫々永寚用亯」〈大28〉「攻敔王元𢼸自乍其元用」〈大30〉「子孫永保用之」〈大31〉「其永時用亯」〈大32〉「用蘄釁壽邁萬年無彊」「子々孫々永寚用之」〈大33〉「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34〉「用」「蘄釁壽萬年無彊」「子々孫々永寚用之」〈大36〉

〈大36〉「用追孝于學」皇且(祖)可公」「用易(錫)眉」壽(萬年)無彊子々孫々永寶用亯」〈大37〉「用追亯丂孝于皇且(祖)考」「用乞釁壽」「子々孫々永寚用」〈大38〉「用匽𠮦喜」「用樂嘉賓大夫」〈大42〉「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43〉「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44〉「羕保用之」〈大45〉「尸敢用拜𩒨首」「余用登屯(純)厚乃命」「尸用或(又)敢再(再)拜𩒨首」「尸用攸作鑄(鑄)其寶鐘」「用亯于其皇祖皇妣」「用旂(祈)釁壽」「子々孫々永保用亯」〈大46〉

子々孫々羕保用△」〈大47〉「用△郘呂匹辝予辟」「用△乍作寚[阝尊]鼎」「用△康

夒柔妥綏褱懷遠埶迩君子」「晉姜用△旂綽綰覺壽」「用△亯用△

德」〈大48〉「其萬年永寚用△」〈大49〉「用△禪追孝于皇考叀仲」「永寚用△亯」〈大52〉

「用△兵五十人呂上」〈大53〉「用△之勿相」

a
甫
甫人匜
<2946>
甫人父
乍作旅匜

b
穌甫
人匜
<2944>
穌甫人乍孄
妃襄媵
媵匜

c
殷句
壺

<2519>
甫口
周興

d
穌甫
人盤
<2552>
穌甫人乍孄
妃襄媵般

e
爲甫人
盨
<1461>
口口爲甫
人行盨

f
黃甫
人匜
<2969>
黃甫人余余王口
獻孫丝乍寶它匜

g
匡
甫盧
<1445>
匡甫象
樂二

h
甫丁爵
以甫
爲父
<1833>
乍父丁
寶尊彝

i
宰甫簋
金文尊圖
字从
殆亦甫字
<1280>
王光宰甫
貝五朋

j
孟甫
<2707>
乍旅
甫(蓋)

k
父乙
尊
<1988>
甫父
乙

〈2744〉「甫人父作旅匜，其萬年用」〈2819〉「用興甫口」

林義光曰：「說文云：甫，男子之美稱也，从用父，父亦聲。按用父非義。古作[glyph]（王孫鐘尃字偏旁），从田，父聲，即圃之本字。或作甫（穌甫人匜），作[glyph]（伐徐鼎）。說文云：圃，種菜曰圃，从囗甫聲。按古作[glyph]（御尊彝），作[glyph]（辛子乙彝），與甫同字」（文源）

α 馬叙倫曰：「倫按甫從用父聲，用為墉之初文，甫實圃之初文也。」（刻詞一五六頁甫人匜）

ㄱ 楊樹達曰：「于省吾君釋甶為甫，愚按甶字既與他甫字形殊異，器為甶而銘曰甫，亦於事理不合，殆非也。余疑甶即今由字，說文無由字，而从由得聲之字至十九文之多，其為遺漏顯然。由甶二字古音同，此器銘乃假由為甶也。虢叔旅鐘云：追天子多錫旅休。

假卣為由、與此正可互證、盉銘多作盉本字、而史孔盉假和為之、器名用同音假字、與此器正同也。」（積微九十三頁盂卣跋）

高鴻縉曰「說文、甫 男子美稱也 从用父父亦聲

又 圃 種菜曰圃 从囗甫聲

按 由 从田父聲古人尊他人曰某父漢人皆過以甫字代之而戰國時變其下體田為用故許訓甫曰男子美稱 由 既易為男子美稱故又加囗（圃）為意符作圃（字例五篇一九一頁」

王獻唐曰「契文復有甾字作由（藏一四四、二 由 前四五五、七 由 同上六六二、七 由 同上四五五、六）金文作 由 甾父乙尊 作 由 卣盉 作 由 母丁鼎 羅叔蘊釋圃甚是、見殷虛書契考釋 筆畫同甾實為異字一凡 甶 下線鍾形皆橢圓如 () 此從田作方匡一則由上線繫 ↓ 形類與線穗聯接此皆隔離甚

遠丙字見於卜辭無慮數十試一較論均整釐然可見而甾字確
知為圃者御尊王在圃作圃辛巳段在小圃作圃正從甾加口
也入後方匡逐漸變圓甾父乙尊為商器未變盉卣為周初器微有變意御尊辛巳段為商周間器約
在周初已變矣與由易淆西周中葉以後器銘乃彎其上筆為別作⿱屮田
毛公鼎尃字偏旁作⿱屮田齊侯鎛尃字偏旁變為從田父聲形聲字田形後演為
匚簠之⿱屮用猶金文周字本從方匚田初作田繼作田後作⿱田口也形短其上筆譌為穌甫人
盤之⿱屮用體製相承容氏金文編有甫丁爵⿱屮用字爵文見三代吉金文存及殷文存為商周間器彼時不應有
此體細論吉金文存攝本末數筆乃剔時誤加殷文存本乃未剔所攝祇為丩字容氏失檢耳降為小篆之⿱屮用
今文之甫傳世金文如尃鎛諸字從甾者甚多甫字亦不少試
依其時次校其筆畫正一一不爽故契金文圃体最初作甾為
象形字金文或加口為圃入後作由為形聲字譌為甫字甫又
音假他用說文甫男子美稱也從用父父亦聲即係借字田譌為用用義意不明段注遂說為可為人父矣以

團當之契金文所昭示吾人者固若斯也甾甾形近孫氏釋甾為甫本屬疑詞近唐立庵氏用其說謂甾即甫釋甾為苗以羅說為誤見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其書晚出容有據以疑甾為甫者似不可不辨也』(中國文字三十四冊六至七頁說捷線)

王獻唐曰『㝬甫人匜器主名余余上甫人二字是她的身份稱謂傳世有甫人父匜有穌甫人盤匜有甫人盨這些甫人何无解釋甫人父匜是西周晚期器余為春秋器似乎這一期間甫人為習用名稱甫人父匜的甫人是器主它說甫人父作旅匜穌甫人盤匜是甫人給他姪女作的媵器銘為穌甫人作嬨改裹媵盤汗簡集韻謂嬨同姪改為姓而裹為名甫人盨是旁人給她作的銘為口口為甫人行盨作器者名字漫漶所有甫人都是固定名稱于下加名固可不加亦可

古音甫夫兩字均屬魚部聲讀相同詩甫田戋甫之言丈夫也說文夫丈夫也音義既皆相合甫人就是夫人殷代卜辭金文沒有夫人名稱只稱妻稱婦周代王后和列國君主嫡配始名夫人夫人的本義也很平常婦和甫夫同音夫人又就是婦人把婦字寫作夫以後演變為封建高貴身份把婦字寫作甫致使考釋金文者多費一些話

周代曾姬无卹壺銘有夫人鄧公簋銘也有夫人乃夫甫兩字并行殷代的婦稱周還沿用器銘稱為某婦或婦某到了後期如晉邦盦等也稱宗婦它們的稱謂并不一般整齊也不可能一般整齊

周代國君嫡妻稱夫人最初只由婦名演出加上一個人字猶男稱男人女稱女人但是女子必在嫁後稱婦由婦而孳生的

夫人也是嫁後名稱般代婦名不限嫡配約从西周後期適于
春秋戰國則為嫡配專名春秋僖公八年左氏傳注夫人者正
嫡之稱只改變了字面遂分等級夫人既然如此把它寫作甫
人當然同樣是正嫡之稱這樣前引器銘一些甫人便得到解
釋㠱甫人余就是㠱國夫人名余穌甫人就是穌國夫人□□
為甫人行盨就是某某給他夫人作的行盨甫人父以女子名
父似乎刺目那時并不計此(黃縣㠱器一二八至一三〇頁)

a

葡 西中角 〈1867〉「王錫葡△服亞器美貝」

b

褱乳為犕，犕服古通。易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毛公鼎簟弼魚葡，詩采薇作魚服。

〈0680〉「魚葡△箙」

c

番生簋 〈1387〉「魚葡△箙」

a 吳榮光曰「吳子苾云甫用之古文甫微省小雅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用以也或是望至之古文也」(筠清卷二第五十二頁周父癸角)

a 方濬益曰「葡从丫从曰象矢在箙中之形毛公鼎簟弼魚葡作葡經典通用服古葡備及服一聲皆音扶逼反詩楚茨五章

備與戒韻采薇五章服與戒韻可證又說文牛部犕下引易曰犕牛乘馬今繫辭作服左傳王使伯服如鄭請滑史記鄭世家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抵手言曰義真犕未乎北史魏收嘲陽休之義真服未正作服玉篇亦云犕服也是葡即矢箙古本作[古文]形變為[古文]小篆作[古文]而矢箙之形失矣（綴遺卷二十六、二十七頁丙申角）

吳大澂曰[古文]葡為盛矢之器後人加牛為犕又通服今經典通用服而葡字之古義廢說文解字牛部犕下引易犕牛乘馬今本作服左氏傳王子伯服鄭世家作伯犕後漢書皇甫嵩傳注犕古服字大澂所得銅古葡有[古文]四字[古文]即[古文]即葡毛公鼎[古文]之[古文]與[古文]字相似魚服即詩采芑之簟茀魚服采薇之象弭魚服也按盛矢之器名不同而制作亦必不同有

从竹从革从金之字周禮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鄭注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又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凡乘車充其籠箙說文解字籠笭也笭車笭也陳氏毛詩彔芑傳疏曰矢服繫於笭故曰籠箙許書籣所以盛弩矢人所負也信陵君列傳平原君負韊矢韊字从革文選西京賦吳都賦魏都賦皆云蘭錡劉逵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錡字从金知盛弩之器有用銅者國語檿弧萁服韋昭云萁木也服房也然則盛矢之服或用革或用銅或用竹間有用木者矣」(字說二四頁葡字說)

吳大澂曰「葡盛矢器也小篆从牛作犕今經典通用服服犕古通許氏說葡具也毛公鼎簟弼魚葡」(古籀補四頁)

b 孫詒讓曰『讀為犕說文牛部犕易曰犕牛乘馬从牛葡聲今易繫辭作服牛又史記鄭世家周襄王使伯犕請滑左氏作伯服古服犕通用此箙葡即詩之箙服』(拾遺下二九頁毛公鼎)

b 强運開曰『[glyph]毛公鼎金簟弻魚葡說文車絥也或从革葡聲葡即鞴之藉字也』(古籀三補卷十三第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葡具也从用苟省按古作[glyph]毛公鼎作[glyph]亘子器備从苟用苟古敬字見苟字條』(文源)

b 張之綱曰『徐同柏釋為犕云說文引易曰犕牛乘馬葡即犕省二吳孫並从之愙齋云葡古服字亦作犕盛矢之器也詩采薇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也孫詒讓云徐說是史記鄭世家周襄王使伯犕請滑左氏作伯服古服犕通用綱案後漢書皇甫嵩

傳義眞犕未乎注犕古服字此亦服犕古通之證（斠釋十六頁）

參閱0583箙字條高鴻縉說

王國維曰『葡鼎文作𤰈，古箙字。殷虛卜辭作𠙹，丙申角作𠙹，象矢在器。此作𤰈，𠂤亦矢之變形。其形似葡字，故易傳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犕牛。左傳伯服，史記引作伯犕矣。……既夕禮記犬服注云：笭間兵服。說文：𨏿，車笭間皮篋也。古者使奉玉所以盛之。从車珏，讀與服同。東京賦及續漢志皆有𨏿弩。蓋古者矢箙在車笭間，後或以盛玉，或以盛弩。雖易其字，而猶存其音。然則箙𨏿一字，實車上物也』（觀堂二〇二一頁毛公鼎銘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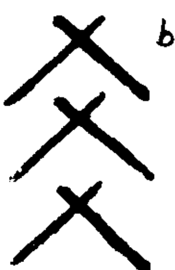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葡具也从用苟省」字象矢在箙中乃箙之本字从用苟省之說失之李孝定謂箙以盛多矢故引申有全具之義（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一二七）許書所說非本義也毛公鼎詩采薇作魚服服為箙之段箙說文謂弩矢箙也鼎文葢用字之本義而箙乃後起之形聲字葡為引申義所專而本義反晦小篆从用苟省與毛公鼎作[illegible]相近乃[illegible]之譌變金文編卷五容庚收从二及三矢者于箙字下以別於从一矢之葡然矢之數目並不構成字義之差異葡箙一字箙下當云葡之重文」

爻



a 爻 六畫相交 盂爻

〈1898〉 爻△



b 小臣系 卣

〈2699〉 爻 兩手 執中形



e d 爻父乙 盂

〈0898〉 爻父△ 乙(A·B)



e 爻乙父 角

〈1861〉 子史父 乙爻△



b 爻丁 盂

〈0909〉 爻父△ 丁



g 孫乱為較 粗戾鼎較較

〈0671〉 較爻△ 較

〈1762〉 爻△ 妣辛

〈1885〉 爻△ 且丁

a 吳式芬曰：籀莊釋積。爻形。爻讀如交。自陰之陽之象。積之至三。三畫成卦也。

許印林說：爻古皆釋世。謂三十相承也。而亦取象於系。（攈古卷一之二．四十二頁祖丁斝）

2

方濬益釋上文[illegible]為手形奉中而釋×××為筭曰「蓋寓賓拜受矢司射度壺反位設中東面執筭之義又曰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注馬勝筭也爻即三馬之象形蓋以兩筭為一馬也故疑此文為紀投壺行禮之儀節又爻者爻字也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易繫辭曰爻法之謂坤坤為馬故名㐅為馬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爻在其中矣虞仲翔注六畫稱㐅㐅蓋古文爻字本六畫由坤之三而變體為爻與交字同形故廣雅釋詁曰㐅效也易繫辭釋文爻法本作效逸周書王會解外臺之隅張赤帟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爻閭即行馬也周禮掌舍設梐枑一再重注梐枑謂之行馬按行馬之式與爻字同形今宮府門前所設者皆是蓋猶沿古之制也」（綴遺卷二十六、二十四至二十五頁 手奉中爻乙角）

吳大澂曰『爻許氏説文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古文字六畫相交不省爻乙角』(古籀補十八頁)

9 孫詒讓曰『此爻字當爲較之省説文車部較車輢上曲鉤也字亦作較詩淇澳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拾遺下十八頁周韓侯白晨鼎)

高田忠周曰『按爻字最古文也説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爻者必省文也易卦乾作☰坤作☷三者天地人之道也爻形亦應重三數也繫辭傳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陸績曰天有会易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也此三才極至之道也初四下極二五中極三上上極也然則会易交乂剛柔交乂仁義交乂此爻字形也朱駿聲云乂古文五

字是五即爻字也爻爻故動也傳又曰六爻之義易以貢韓康伯云貢告也六爻之變易以告吉凶也傳又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崔憬云言文王見天下之動所以繫象而為其辭謂之為爻傳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虞翻曰象謂三才成八卦之象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在中故八卦成列則象在其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是也又云謂參重三才為六爻發揮剛柔則爻在其中六畫稱爻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傳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虞翻曰動發也謂兩三才為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又云爻象動內則吉凶見外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故曰著由是觀之爻字元當作爻而其形義顯然可見矣（古籀篇十八第二〇至二一頁）

馬叙倫曰『倫謂此說文爻之異文、甲文學字或止從㐅作𠓛𠓛、而說文之㐅爻、效實一字（詳疏證）㐅為枑之初文』（刻詞五四頁祖丁爵）

高鴻縉曰『按爻為假象、象其交也、指事字、動詞、亦用為名詞、學字从之得音』（字例二篇六七頁）

朱芳圃曰『說文爻部、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馬叙倫曰、爻五一字、此枑之初文、象形、爻枑雙聲、故轉注為枑也（六書疏證六一六八）按馬說非也、重㐅為爻、字之結構與重火為炎重木為林相同、蓋象織文之交錯、甲文网字从此、是其證矣、孳乳為𣪊、說文𠬪部𣪊、相雜錯也、从𠬪、肴聲』（釋林一二八頁㐅爻）

薛尚功曰『按說文世字從三十故以此為世字以世為銘者蓋
欲世〻傳之子孫不絕而已且三乂又意其為五字從二一而
交之象陰陽交午之義天數窮于九地數終于六九六之數為
十五而天地之數備三乂者十五也古之聖人極其數遂定天
下之象故以之制器而天地之數寓焉是則制字之妙未易以
一理推也』(款識卷三第三九頁 世母辛卣)

a 爾 齊侯壺 〈2035〉「碁碁𠟭爾碁」「爾其遵（躋）受御」「用從（縱）爾大樂」「用盤鑄爾羞銅鍾」「萬年無疆御爾事」

b 晉公𥂴 〈3012〉「整辥爾宓容」

a 徐同柏曰「爾禰省 說文無禰字 亦叚爾爲禰」（从古卷十、二十三頁周陳桓子鉼）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 从冂从㸚 其孔㸚 从尒聲 此與爽同意 蓋麗爾猶爽明之義 曰麗爾猶曰離婁 囧下云窗牖麗廔闓明也 囧之从口从㸚猶爾之从冂从㸚也」（古籀篇十八第二二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 爾麗爾猶靡麗也 从冂 㸚 其孔㸚 从尒聲 按古作爾 洹子作爾 王子申盞蓋（嬭字偏旁）實禰之古文 絡絲架也 象形 下

象絲之糾繞易繫于金柅姤卦以柅為之 說文云尒詞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按入丨八非義尒即爾省不為字

(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爾 丽爾猶靡丽也从冂从㸚其孔㸚尒聲此與爽同意 兒氏切

王筠曰丽爾字鑑引作爾爾 非嚴氏曰靡丽當作丽廔據下其孔㸚知之

林義光曰按古作爾作爾作爾實檷之古文絡絲架也象形下象絲之糾繞易繫於金柅以柅為之說文尒詞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按入丨八非義尒即爾之省不為字

按爾為絡絲架象形名詞後世借為第二人稱代名詞用同女

同汝又叚為語助詞用同耳爾又省作尒借為代詞者或又加人旁作你（字例二篇一六二頁）

0455 爽

a

爽 𢀛卣「遘于妣丙彡日大乙爽」〈2720〉「遘于妣丙彡日大乙爽△」

b

肄簋「遘于妣戊武乙爽」〈1325〉「遘于妣戊武乙爽△」

c

矢尊 爽詹〈2152〉「令我唯令女二人亢眔矢爽△ 詹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d

散盤〈2927〉「有爽△」「余又有爽△ 䜌變」

e

曶 从䜌 免簋 王在周昧爽〈1355〉「昧爽△ 昧爽」

經典作爽 書牧誓 甲子昧爽

〈2446〉「令我隹令女二人亢眔矢爽△ 詹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d 阮元曰「爽差忒也」（積古卷八、八頁散氏盤）

吳大澂曰「𡨄古爽字从日昧爽象日將出上有雲氣蒙翳也宂敢」（古籀補十八頁）

劉心源曰爽从喪从日字書所無然非昧爽為文亦難言矣（奇觚卷十六三二頁宂敢）

孫詒讓曰「下半从日明甚上半與穆公鼎之𡨄字寅簋之𡨄字（見薛款識）並从之𡨄字（見阮款識）亦相侶二字薛阮皆釋為𡨄（玉篇𠮦部𡨄古文𡨄）此上从之當為从日从𡨄省聲蓋即爽之異文爽𡨄音近古多通用周語晉侯爽二韋注當為𡨄𡨄子非命上韓𡨄厥師僞古文仲虺之誥用其文𡨄作爽是其證也」（拾遺下六頁周宂敢）

強運開釋𡨄曰「𡨄免敢昧𡨄說文所無經典則段爽為之書牧誓甲子昧爽」（古籀三補卷七第二頁）

b 强運開釋赫曰『𤕟戊長𣪕𨘢于妣戊武乙𤕟羅振玉云从大从㞢㞢火之變形省二大為一誼已明也此字即召公名之奭奭乃𤕟之譌有妃之誼殷卜辭中凡王賓之以妣配食者則二名間必間以𤕟字此雖在二名之下義亦相同運開按赫篆下段注云皕部曰奭盛也詩中凡訓盛者皆叚奭為赫而采芑瞻彼洛矣二傳曰奭赤皃即簡兮傳之赫赤皃正謂奭即赫之叚借也爾雅釋訓奭奭本亾赫赫二字古同音矣羅氏之說蓋實本乎此也』(古籀三補卷十第五頁)

a 高田忠周曰『說文爽明也从㸚从大𡙁篆文爽又㸚二爻也徐鍇曰爽大其中隙縫光也蓋㸚者猶囟之㐅囧之仌也作㸚作𠕋皆同意此字本義經傳罕用唯書云甲子昧爽左昭七年傳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皆近于其本義』(古籀篇十八第二三頁)

e

高田忠周曰「字从日从嗇省聲古文奇字爽也古音嗇爽同部故爽亦得从嗇為聲而从日猶與昧字从日同意也說文昧訓昧爽旦明也昧爽兩字義相涉屬並當从日也書牧誓時甲子昧爽文例與銘正相符合」(古籀篇十八第二四頁)

b

高田忠周曰「按夾大二形作𡴀較此卜辭或作𡴀似至自別此上从山實火省文下作𠄞形即下基也此當燎燭象形而燎大燭小此𡴀當燭字二燭相並亦與赫字同意此奭當奭字古異文奭為盛大義字固當取于火義也且燭奭古音轉通此从燭亦兼聲又或𡴀為赫異文乎形義殊與奭相近奭赫通用字也但此奭非字之本義求之音理疑段借為礿礿亦作禴周禮大司馬獻言以礿祭是也○愚說見上後得羅君箸書契考釋云說文赫从二赤此从大从𡴀者省二大為一證已明也石鼓

文盭字盂鼎作盂省三夭為一是其例矣此字即召公名之奭。爾雅釋訓奭奭釋釋文本作赫赫說文奭从皕从大盛也詩出車傳赫赫盛皃常武傳兩云赫赫盛也節南山傳赫赫顯盛也赫从二火故言盛从皕則無從得盛意知从皕者乃从𠃊𠃊之譌奭乃爽之譌字卜辭从𠃊𠃊或變作ㅂㅂ ㅂㅂ 𠀤𠀤 等皆為火之變形許書亦變从百愈變而愈失其初矣此說亦詳存參但奭即爽譌文其云爽字以外無奭字非是此一字兩體並行耳」（古籀篇四十七第五二至五三頁）

郭沫若曰「爽字亦見卜辭作爽若爽異文頗多有爽爽爽爽諸形其用例均為祖某爽妣某金文戊辰彝言妣戊武乙爽語雖略異而例實同義則當為配偶羅振玉釋為赫形義俱難通余以為乃母之奇文象人胸頭垂二乳也卜辭亦有爽母通用之

例如大乙之爽為妣丙、亦稱大乙母妣丙(卜辭通纂 别一 新三)祖丁之爽為妣己、亦稱祖丁母妣己、(通纂一三六)即其証、又說文林部𣡒豐也、从林爽、爽或說規模字、然古文無字如般甗作𣡒、大于盂鼎作𣡒、乃舞之訓文、象人執物而舞、字不从林爽、義亦非豐、唯存一爽字、又存一或說以為規模字、尤足証爽母為一事、爽即卜辭或作之爽若爽、古蓋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然、母模同紐、例可通假、礼記內則淳母鄭玄云、母讀為模其証也、故由卜辭知爽爽等為一字、而通其意、由說文或說而得其音、爽爽爽等為母之奇文無疑也、本銘爽字冠於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上、當讀為敏。(兩攷第九頁令彝)

2 郭沫若曰「爽字作䨗、从日㒸省聲、此為尋字、爽乃叚借字。」(兩攷八十九頁免毀)

b

郭沫若曰戊辰彝[注]遘孖于妣戊武乙奭，盖言遘于武乙之配妣戊也。例於卜辭，至多見，字作□□□□等形，均介在於上祖下妣之間。羅振玉釋赫，云說文解字赫从二赤，此从大从㚇（原注卽二火字）者省二大為一，誼已明也……此字卽召公名之奭，爾雅釋訓奭奭釋文本作赫赫……知从皕者乃从㚇之譌，奭乃㸚之譌字。卜辭从㚇或變作□□□□等皆為火之變文。羅亦引戊辰彝文云作□亦炏之變形，又云㸚有妃誼，許書皕字召公名，又引史篇召公名醜，二說不同，疑召公或名奭，而字醜，古人名字誼多相應，醜訓比……意㸚亦有妃誼。余按羅謂赫奭一字，塙有所見，然謂卜辭之□□等字，金文之奭，卽是赫字，則不免孤證單行矣。蓋卜辭□之一列，類似从二火，安能於□□□□□□若□之諸形均說為火形之變耶，至召公名奭字醜之說，尤屬自我作古，盖奭醜

雙聲、故不同耳、余曩說此為母之奇文、象母之胸頭有二垂乳。與母字同意、並舉卜辭與母字通用之例為證、（詳見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及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中之戊辰彝考釋）學者狃於羅說、於余所見似尚無人置以可否也、余今於許書復得一證。

說文林部𣞤字下注云、豐也、从林𡘲、𡘲或說規模字、从大卌、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𣞤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繁𣞤（據段注本）。案古金無字作𣞤（般甗）𣞤（無憂卣）𣞤（盂鼎）𣞤（曶鼎）諸形、寔舞之初文、象人兩手各垂一物而舞、並不从林𡘲、本義亦不當為豐庶、然許於無字說解雖失之、而存一𡘲字、且存一或說以為余徵、則甚可感謝者也、𡘲亦不从大卌、以金文無字之較古者按之、寔當作𡘲、與卜辭[illegible]字同、蓋古有用為規模字者、故或說云然也、母模同紐、音亦相近、舊文獻中亦有用母為模之例、禮

内則淳母鄭注母讀為模是也是知爽雖不必即規模字而爽音与模音相近則漢人猶能得其實故由古文以知其形由卜辭以知其義由許書或說以知其音形音義三者俱相合無間則爽若爽之為古母字竝非向壁虛構矣。

金文亦有作爽者矢令彝之爽𠂇左右于乃寮吕与也乃友事是也此与卜辭之作爽者同字在此當讀為敏。

又羅振玉之貞松堂集古遺文有叔爽父作文考尊卷七十七葉爽本作爽与戊辰彝文無二致案亦假為模若敏字字亦竝非从㸚也羅不書作爽而書作爽殆亦自知其爽字說之不足信耶（金攷一八三至一八四頁釋爽）

商承祚曰說文爽明也从㸚大案下出篆文爽則此為古文段于爽下注云此字淺人竄補當刪爽之作爽爽之作爽皆隸書

改篆取其可觀耳散盤作𤕤』(古攷三十頁)

a 丁山曰『𤕤于省吾先生釋爽云爽相字通相之通詁為輔相為佐助與匹配之義相因(詳殷契駢枝四二葉)於形較安訓詁猶待商討蓋卜辭凡祭妣為主而以其夫陪享者為𤕤𤕤之言傳也合也余曩釋𤕤通其誼未能讀其音』(中央三七卯其卣三器銘文考釋)

b 高鴻縉曰『說文爽明也从㸚大按㸚窗格孔後作櫺窗格孔大則明也徐鍇曰大其中隙縫光也徐灝曰从㸚者取疏窗通明之意爽字以同音通段為表爾雅釋言爽忒也爽差也方言爽過也廣雅釋詁二爽滅也國語周語實有爽德注亡也本銘兩

爽字皆用其通段意（散盤集釋六〇頁）

高鴻縉曰「說文叕二爻也力几切徐灝曰疑象門户疏窗之形非卦爻字義爾下曰叕其孔是也按散盤爽字从※※正象窗櫺之形重之者謂其孔不一也象形非从二爻說文爽明也从叕大徐鍇曰叕孔歷歷然大其中隙縫光也叕大即疏窗孔大故為明也形聲字有兩體穿合例會意字亦然爽字為會意字之兩體穿合者也凡言叕叕猶歷歷麗爾離婁而陸也叕後世作櫺說文櫺窗楯間子（孔）也从木霝聲即謂欄干間孔王逸注楚辭縱曰檻橫曰楯按即直曰欄橫曰干」（字例二篇一一四頁）

b,c.

高鴻縉曰「按此字說文所無其意當為配稱之配之初文動詞亦用為名詞从大(人)而左右手持相等之物兩物之形狀大小輕重相等左右手持之可謂配稱矣兩物相等而不拘為何物也故以適象象之象其等也配也是為指事此字殷人用以稱君夫人如

(一)癸酉卜貞王賓祖丁奭妣癸劦亾尤(後上3.十四)

(二)庚午卜貞王賓祖乙奭妣庚劦亾尤(後上3.一)

(三)庚辰卜貞王賓示壬奭妣庚翌亾尤(後上1.七)

(四)辛口卜貞王賓大甲奭妣辛彤亾尤(後上2.五)

周人用字以酒之顏色之配字代之久而成習而奭字廢」(字例三篇九頁)

e 高鴻縉曰按[illegible]免毀昧爽之爽作此免毀在西周懿王時(依郭說)字應為形聲从日[illegible]聲[illegible]古穠字穠豐穠也象枝繁果密之形金文西周厲王時有[illegible]字即後世爽明也之爽从卌大會意卌即說文㸚字為爾字之初文窗牖間子(孔)也此字先為形聲後變為會意構造取意不同 而均在西周(字例五篇一八七頁)

b 郭沫若曰[illegible]字於卜辭極多見其異形在十五種以上均於人形(即大字)之腋次各夾一物左右對稱有[illegible]諸形羅於卜辭釋赫、以為從大從二火又以為即召公名之奭從皕乃二火之譌、奭乃爽之譌字、字於卜辭除以祖妣相配外無它用、揆其義確有配比之意故羅氏又謂召公一名醜醜有比義、疑名奭而字醜、意奭亦有妃誼云云.

余案羅釋實有未安、卜辭此字固不从皕、然亦不從二火（雖偶爾有近似從火者、然僅一二例而已）新出矢彝亦有此字、曰、爽⿸𠂇言（左）右于乃寮以（與）乃友事、故羅以奭字釋之遂不得其解、余謂字固非赫、亦不是奭、乃古母字之異文也、左右所夾者乃二乳之象形、與母字之二點同意、此於卜辭可以證之、

卜辭、大乙之配為妣丙、

丙寅卜貞王賓大乙奭妣丙翌日亡尤、

丙申卜貞王賓大乙奭妣丙⿱丰口亡尤、

丙午卜貞王賓大乙囗妣丙……

然新獲卜辭寫本有一片、

乙巳卜⿻木乂㞢大乙母妣丙一牝、

祖丁之配為妣己、

己丑卜貞王賓四祖丁夾妣己□日亡尤、

□卯卜尹貞王賓祖丁夾妣己□亡尤、

而殷虛書契後編別有一片

□辰貞其𠦪生于祖丁母妣己、

是則奭與母同為一字之明證、字形從大且專用於祖妣之相配、可知必含有尊大之意、蓋猶母權時代之遺文也、原注云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央亞細亞及歐非諸古代民族、其所崇拜之生殖女神、多特大其乳以寫、尊崇之對象、可為此字之一旁證、余意如彼西方之生殖女神像將來或有由中國地下發現之希望故終至母行而奭廢[8]（青研二十三頁至二十五頁戊辰彝考釋）

[2] 朱芳圃曰、按[7]上揭奇字、从日、霝聲、免毀銘、昧霝、王格于大廟、昧霝為表時成語、經傳作昧爽、書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乃誓。是其證。蓋⿱㗊日為本字，爽為音假。⿱㗊日从日㗊聲，而讀為爽，與喪从亡㗊聲而讀為[illegible]，正可互相印證』（釋叢一九三頁⿱㗊日）

平心曰：卜辭金文屢見奭字，字作[illegible]諸形，諸家考釋不一。惟張政烺先生釋奭，並舉詩賓之初筵「賓載手仇」，鄭箋讀仇為⿰奭斗為證。形聲義最為相近。經我考定，奭即最古之后字。於六書為會意。象左右配稱，而配稱均有好義。好與仇（逑）又有妃匹義，與后、姤（訓耦）聲義相通。奭即后、姤、好、仇、逑等文的詞源。此字許書讀為皕，亦聲。大徐本音詩亦切，小徐本作希式反，乃是後世音變。甲骨文奭字變形甚多，與⿰奭斗（音仇）同从朋得聲之奭與奭必同出一源。奭字讀音，段玉裁以為在三、四部，即幽、侯二

部之間治說文諸家或讀此字為朋 亦聲朋訓左右視亦與棚

耦意近而朋說文云讀若拘正足旁證爽有拘音與后同聲字

之从后从句者每每相通句本从丩得聲故拘與后最古音當

在幽部而从后从冓从句之字往往通假是后本在見紐後來

才變入匣紐爽爽讀后（這是我的推定）音拘正如斢讀仇音朋

班簋銘惟作邵考爽爽假為簋正如詩江漢作召公考考假為

簋（郭沫若先生說）周召公爽史篇名醜自來是一個疑案我以

為爽本讀仇音因聲義與醜近故譌為醜原來醜亦屬幽部也

有匹敵儕等義孟子公孫丑今天下地醜德齊禮記學記比物

醜類醜與齊比並為同義字故爽與醜通爽為古后字后有匹

配義亦有首長義后與後通故後得訓長例如後男即是長子

矢令簋銘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爽讀后聲義同于書洛誥

王命周公後之後為動詞命周公後即成王令周公總率宗周與成周文武百官(舊訓皆不可通)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友事當讀有司)即明保命矢令與亢師為寮屬與有司之長奭仇逑好醜后後等字在聲義上實為同族為匹敵配偶的同義詞古稱人君或神君為后卜辭常以毓為后皆指先王言稱天子之配偶為后則是很晚的事但商王之妻稱奭卻與後世的皇后字聲義相同故商人祭先妣恆云王賓某某先王奭妣或㞢于某某先王奭(中華一輯一三六頁奭字略釋)

聞一多曰『金文昧爽字作[illegible]免殷金文編二釋⿱曹日云从日从嚞郭書作⿱曹日云从日壴省聲(考釋八九)案隸定作⿱曹日可也字實從日從桒當釋⿰日桒集韻眼⿰日桒暴婁也別一義』(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七二頁釋⿰日桒)

周同曰』這是甲骨金文的解釋中最異說紛紜的字。如釋「夾」，唐蘭先生說釋「爽」，張政烺先生說釋「爽」，于省吾先生說为離題甚遠，而沫若先生釋「母」。……在所有諸家考釋中，這是最為接近事實的解釋。按「夾」字在甲骨文中的變體甚多，但無論千變萬化，總是不離「象一人挾二物于腋下」。究竟是什麼「二物」呢。張政烺先生以為「象一人挾盬」（六同別錄上爽字說），于省吾先生以為「象人左右腋下有火形」（雙劍誃殷契駢枝釋爽），而沫若先生以為「象人胸頭垂二乳」。盬、火和乳頭相去甚遠，而均可以相象，可見這裏面還有問題。我以為相象必須和可能結合起來。腋下既不能挾火，也不能挾盬，而胸前長物只有兩乳。沫若先生的解釋是合乎情理的。在字義上解作配偶，也非常正確。但如果解作「母」字，也有可商量處。因為這樣不能解釋和「夾」字相關的所有辭句。

字應當釋作「弼」。古文弼作「㢸」。左旁不是「弓」形而是「人」形的譌變。由亻變作彡是很容易的。原來字作「𢐀」演變作「㢸」譌變作「㢸」。于是後人不知「弼」是「𢐀」的變形。釋作「弼」可以解釋任何「𢐀」字的用途。弼有輔弼義。因而可以解釋「爽」詹右珩乃寮臣乃友事。而「弼」和「配」字在古音上也可以通假。所以用作配偶義也沒有問題。那麼解𢐀作弼在形音義上全可以解釋得通」(歷史研究一九五九年四期六六頁令彝考釋中的幾個問題)

大6 郭沫若曰「班非敢覓唯作邵(昭)考爽益(謚)曰大政」……爽字在此意難明。照一般銘文慣例。當是「唯作邵考㢸毁(或障彝)」但此毁却是例外。而且在有長篇銘文中是顯著的例外。或謂「爽」乃邵考之名。班為其亡考作謚云云。于理亦難通。頗疑「爽」假為鼎字

甾段「王兕宰甾貝五朋用作寶鼎」鼎與爽音相近」(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九至十頁班段的再發現)

林潔明曰「奭」、奭、奭字亦見卜辭異文頗多有奭奭奭諸形諸家或釋為爽(容庚于省吾)或釋為赫(羅振玉王襄陳夢家強運開)或釋為配(高鴻縉)或釋為夾(葉玉森)或釋為夾(唐蘭)或釋為母(郭沫若楊樹達从之)或釋為奭段為仇(張政烺李孝定从之)揆諸字形文義皆未能盡適 諸家說詳集釋第四頁一一六一奭字條下 郭沫若據卜辭及說文奭或說規模字而定為母字奇文謂字象人胸頭垂二乳也按郭說於字音確為卓見模母古音固可通揚樹達說是也然謂字象人胸頭垂二乳則殊覺難安蓋人之乳固有定形若取象於乳不應紛歧若是張政烺謂奭等並奭字異文古音當讀仇甲金文諸奭字皆段為仇匹也據張氏分析

卜辭奭之用法有二，一為「祖某奭妣某」義為祖某之匹耦，二為黃尹伊尹亦稱黃奭伊奭，引詩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好仇」毛傳疏「仇，匹也」為說，按張說於卜辭銘義畧雖適用，然於字形稍覺牽強，甲金文奭字至多，而人腋下所从者从無一字稍近目形者，是不得遽謂為奭字異文，且奭音擧朱切，卷于切，乃从眀得聲，今字既不从眀，則無眀音，張說叚為仇之說亦失其所據，是則文義雖通，而實非字之確詁也，竊疑奭奭若奭奭奭字並無字異文，說文「𣞤，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唐蘭謂奭即古文舞字，其說是也，古文無字作𣞤（般甗）𣞤（大盂鼎）𣞤（曶鼎）諸形，字不从林奭，實象人兩手各持一物而舞，乃舞之初文，意以為跳舞本古代氏族社會最常有之事，舞之際，或手執羽毛，或持火把，或持獵獲物，戰勝品，而舞，故字或作𣞤或作奭或

作𡗜以其所持物之不同，而字有不同之象也。字在卜辭蓋殷為傅字。無傅古音韻部全同。無讀明母，而傅讀幫母。然撫字从無聲，而古讀幫母，是古音無傅聲紐亦可通也。卜辭黃尹伊尹亦稱黃奭伊奭。蓋黃與伊並曾為保傅之官，故稱黃傅（張政烺謂當即保衡，殆是）伊傅。又傅有副義，詩崧高「王命傅御」，箋「貳王治事。謂冢宰也。」伊黃並為王之副貳，故可稱伊傅黃傅。卜辭「祖某奭妣某」之例至多，其義殆為匹配。奭字亦應讀為傅，通附。蓋謂祖某附妣某並祭也。附音侯部，魚侯部古音可通。禮記祭統注「傅，著於鐘鼎也」。漢書五行志「傅以洪範」，並用傅為附意。殷人祖妣雖並祭，然仍有主从正副之分，故每云「祖某奭妣某」也。周初銅器矢彝「今我惟令女二人亢眔矢奭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奭讀為副亦可通也。」

周法高曰「此字過去惟張政烺釋為爽。段為仇能貫通其三種用法。李孝定從之。林潔明謂為舞字之初文。段為傳若副。亦能通其讀。或以甲文既有無字為舞之初文。何得復有此字為舞之初文乎。案古文字一形分化為二字。彼此用法各不相混。亦有其例。如高鴻縉謂戌自借為地支之名。乃另造戚字。參1893戌 即其例也。班毁銘郭沫若釋作爽。亦不能通其讀。兩攷二二頁。班毁據宋人著錄並云「爽蓋讀為皿。亦不可通。」若據張政烺或林潔明說。解作「唯作卲(昭)考逑(或副)」皆可通」

〈大6〉「隹乍卲考爽」